武俠世界

幻影劍（活死人傳奇故事之二） 淩波・著

幻影劍是失傳已久的世上三大神劍之一。

幻影劍殺人於無形，可是，幻影劍譜主者爲陰謀所中，誰想到，陰謀中還有陰謀，而連環的陰謀中顯示了江湖、武林之驚險風雲——



$4.00

第26年

41

編者話 凌波先生繼在15期刊出的「太原風雲」後，今期又續寫活死人傳奇故事之二「幻影劍」。凌波君的作品，素以描寫刻劃入微，情節變化莫測見稱，是篇也不例外。「幻影劍」是以一柄世上失傳之久的神劍爲主題，聞說該劍能殺人於無形，神秘莫測。可是，該劍譜主者爲陰謀所中，詎料那陰謀中還有陰謀，在連環的陰謀中，就引起了武林中、江湖上陣陣險惡風雲……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司馬洛故事「末路英雄」今期已告終結，過程發展曲折緊張，請勿錯過。由下期另一故事「天地雙煞」繼續刊出，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敬希垂注。

*　　*　　*

「江湖路」是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馬行空執筆。故事敍述一雙少年男女，初涉江湖，他們不知道上兇險，人心詭詐，人性貪婪，仇怨遍佈，因而屢遭險厄詭騙，荊棘滿途……但他們本着信義之念，排除萬難，化險爲夷。故事題材深具警世性，正確中肯，敬請留意下期本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26年
第41期
（總號13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四元 ·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活死人傳奇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幻影劍

山墳圍住的姑娘

這兒是一片叢葬地。連陽光也有些避忌的，令此地散發出極不自然的光芒。

這裏有一所極自然的山屋，一連兩大間，門開着，門口有隻小櫈，坐着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極可能是此地的情景關連，所以，看起來有着股不自然的神色，她的膝頭放着一隻小竹籃，看得出，織籃人是頗具心思，否則，也不可能令這籃的蔑條如此細緻，而籃又織得如此的緊密，文雅，籃中放着些菜蔬，嗯，少女在揀菜，不過，她的頭不時抬起，眼神盯着前面的山路。

少女生得不像個山居野人，斯文，並且，微微的吐露出些書卷氣，大概是避居的閨秀，世上，該有些人，會嫌城市的囂鬧，也會嫌城市人的銅臭氣，因此，令他們遠避世人，而避居山地的，少女大概是這種人，也因此是如此清麗脫俗，宛如仙露明珠的姑娘，祇能陪着些山墳，聽些山獸的嚎叫，何況：姑娘的眉頭打了結，望着前面的山路。

前面的山路沒人沒踪，哈，左側邊山路却來了一個人，一個年約廿開外的少年，本來，此君生得英挺、有氣度，不知什麼攪的，一身車夫的打扮，將他蠻好的氣度，可掩了個乾乾淨淨，再說：走得吃力，氣喘吁吁，流着汗，越看越不是個味兒。一股不調和的，不相配的味兒。

「姑娘！」他看見了人，還能不高興！還能不求指點個迷津：「請問，前面可有路?」

姑娘是微微一驚，因為，她一顆心望着前面啊，她不會防到有人在左側說話的，不過，少女是立即回過了神：「前面？得看客官想走什麼路！」

「這個——」少年可被問僵了。什麼想走什麼路?他不太明白：「可有人走的路?」

「人，唉，也得看什麼樣的人啊?客官想走的山徑捷徑，沒有。想走陽關大道，也沒有。想走從未有人走過的荊棘路，有的是，如果想走死路——更方便！」

少年傻住了，少女善談！可自己問一句，而她還了我幾句，這……

「你覺得我奇怪了，唉……我啊，可以說是獨坐窮山啊，我有一個可憐而又不幸的爸爸——我——眞怕我連說話也會忘了——」

少年有些明白了，姑娘一定過得挺清靜，也可能是太清靜了，所以，她是極希望有人來，來與她說話，解個悶。少年看了四週，然後，他問了：「姑娘祇有一個父親陪你?令堂呢?」

「死了。」姑娘面上立即浮上一層極深的哀痛之情。

「沒有兄弟，姊妹?」

「娘生下我才三天，瘋了！病得很重，然後，她——死了！」

不必再問，越問可能越會引起姑娘的傷心事。

「看來，我該走回頭路?」

「依我看，是的！」

「那，多謝你了！」

「也不必，其實，我該謝你——」突然，少女一聲歡呼，她放下了菜籃，站起身來：「爹！爹——」少女像飛的向前走去，落日餘暉下，祇見山道上，有一個盲人！手拿明杖，點點停停的走來，少年的眼光不壞，看得出此人的氣度不凡，可惜，盲了！並且，可能是太多的憂愁，令他早生華髮。刻劃似的皺紋，更增加了他的哀愁！此人，一定是飽經憂患，此人，一定有令人心酸的歷史。

「若卣啊！我依稀聽得你與人說話，難道華大嫂今年來得早?嗯——」

「不，爹，是個過路人，也可能是走錯了路的人——他在問路！」少女一邊回答，一邊却流露出些怨望的神色，少年可明白，姑娘聽說的華大嫂，可能令她不開心。

盲人聽說完了，他在女兒的引領下，走入了自己的家門。少年覺得萬分奇怪，為什麼?女兒是喜歡說話，而老人，問了他該問的話，一句話也不說了，哦！明白了，老人是個極端討厭說話的人，所以，令女兒不得不找機會就多說幾句，回憶前情，少年是恍然有悟，但是，他看了看落日餘暉照着的山屋，怔怔的，流下了兩行清淚。

城中，與山地墳場簡直是兩個世界，多熱鬧，又多興高采烈啊！人們是你呼我笑的，勾肩搭背的，上酒樓的上酒樓，上茶居的上茶居，那怕是下個窰門兒，也是無傷大雅。對啊，時間已是酉初申末了，是個起市的時候啦！

「聽說單家今年得大熱鬧一個月吶……」有個人在高談闊論，看他的樣，是個掌櫃的。他在宴請幾個伙計：「到時候，我說老洪、老蘇，老胡啊，我可是全拜託您們啦！全仗您三個替我兜着，否則，我還眞不敢接這檔子生意。」

三個之中，有個年約六十開外的老人可犯了愁：其實，其他兩個也有心事。不過，他倆全看着老人的說話……

「我說曹掌櫃，本來，我是不該說掃興的話，但，不說也不行啊，我是眞怕，到時候凑不上人手……」

他一說開，好，其餘兩個也順勢而上：「眞，洪老的話，可說到我心眼中，我也怕，人手難凑……」

「掌櫃，其實，你也該知道，單二員外，他作事作得絕啊，雖然十幾年過去了，唉，人們心中，可不易忘記啊！」

「我能嗎?三位，我能不忘記嗎?我

是掌櫃的，打開了店門做生意，我能推生意出門？」

「裕祥，寶泰！他們可推啦，曹掌櫃！」那個洪老人說了。

「就因爲他倆推了，我才更不能推啊！一個推，二個推，那個單府大總管何理圖還糊塗着。我這一推，他可揪住了我啦！他說：『好啊，原來你們是結了伙的要弄我啊！告訴你，老曹，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今天是十四，十七開盤挑箱籠，廿是正日，你看着辦！』我，我還能推嗎？一推，好，我這紹原，怕不讓他們給拆了？三位！你說，我該怎辦？啊……」

哦，眞是個難題。單家而今是越來越顯赫了。可是，人們對他家也越來越不憤。有不少人在拜天拜菩薩，有不少人在問天：「那會專佑惡人，不佑善人？」乂有人問：「幾時，這些口蜜腹劍，吃人不吐骨頭的傢伙能遭報？」可惜，你們罵你們的，可壞人嘛，越來越發達。

最近，單二員外的愛子，單超衆要成親了。娶的是福州大豪紫天王的獨生女。試問：這不是錦上添了花？這是不是惡人得天佑？好，你們大喜，與我們窮哥們無干，最多，你拜你的堂，我看我的戲。至於要掛燈結綵，吹吹打打，贊禮唱詞，抬箱挑籠的，別照顧我們，咱們不伺候。就因爲這個道理，大總管發了茅，而强壓硬迫的，要紹源貰器店辦妥……人家生意上門，歡天喜地。祇有紹源的曹掌櫃是怨天怨地。現在，他不得不本着三位老行尊，希望有三位出來壓個台。

這一來，三位老人可頭痛！商議再三，唉，恨祇管恨，也不能恨出了面。一城中的人，低頭不見抬頭兒。單二雖非是一時三刻死不了。自己窮人，總不能與富人門，一個不留神，弄了雙小鞋穿，那可是死了還不知是爲了誰，多冤枉！

別以爲單二員外不會幹這種缺德事，人人心中明白，十幾年來，他們就看見過一份人家，糊裏糊塗的例子。並且，還算是至親呢！唉？

有不少人是無可奈何點了頭，可是有個蠻牛他不成！第二天的午飯時分，他一個人在流浪飯店吃飯！不，他是在罵座：「不看你洪老人，我啊！哼，我是死也不抬這個籠……我心中有火，我恨不能照着他的門牆罵十八聲他媽的！來，喝酒，算我的！」

可惜，蠻牛的盛意沒人領。誰不知道啊，就算這一次抬箱抬籠，有了三倍工錢，徐蠻牛乂是一個人開了三，因爲他既善於紫花牌樓，乂氣力大，所以，他是有了幾個人的工錢。但是，誰也知道，他家負累不輕啊。誰好意思吃他，喝他，再說，目前他已開始醉了，再喝下去，那不是讓他嘔吐，倒地……所以，人人在避他！

嗨，他可找到了生人，所謂生人，就是生面人。其實，城中人是見慣見熟，稍稍陌生，他們可全認得出。這人，年約廿開外，唉，一身車夫打扮，啊，一定是那個車行中的伙計，也可能是最近走鏢來此的驢馬夫！不理他，徐蠻牛心中壘塊未消，他是找上了這個少年。

「我請你！」

「不，我請你！」少年可套上去了！

看的人個個在搖頭，這還能有個完？

「哈，你是客，我是主，那有客人請主人？」蠻牛並不蠻，至少，他還懂得主客之分。

「我不當你主人，你也不當我是客，我當你是朋友，四海之內皆朋友！」

看的人不能不走了。因爲，一成爲朋友，不是你醉的扒下，就是他醉得不省人事。更可能一對全扒下——不必看，看着看着，看出些禍殃來也不出奇。

「別理他們，他們怕事，我，我蠻牛不怕……什麼單二員外，單他媽的員外。不是看在洪老人面上，我，早就摔了他娘的鳥籠鳥箱……

「大哥，看來，你與單家有仇？」

「我可不是與他們有仇？實在……心不順，氣不服！唉，唉，對了，大哥，你貴姓？」

要死快了，酒已喝了二壺，他才想起人家貴姓，於此可見，他說話是流利，可不能算是淸醒。很明顯，祇要此君舌頭一滾了邊，他就該躺下了。

「小姓王，徐大哥，你喝！」

「我喝，當然喝，你可知我！我這心——就像有盆火。在燒——眞，我……」

他站起身，拍打着他健碩的胸部。就在此時，有幾個壯漢進了門。好，店家可已看出來，他們這幾個，不是個好相與，更可以說，不是來喝酒，他們是來打架！店東在所供神位前裝香，默禱：「神佛保佑，別……在我店中打，別在我店中打——」

可惜那個徐蠻牛，不能體恤店東誠心，他還在叫、喊、罵、吵！「什麼單二員外，鳥，眞，說出來，比鳥還不如——眞他娘的邪火！越惡越發，好人，唉？嗚——」哭了，莫明奇妙的哭了。

姓王的是明白了徐蠻牛的心情，實在，他是個忠直人，他看不過單二員外。據徐蠻牛說，老大，是單二的嫡親哥哥，也給氣瞎了眼睛，可憐，帶了個姑娘，住在個荒山山屋中。多好的姑娘！斯文，好心——不，徐蠻牛說：「我怕這個好心的姑娘沒好報……因爲，天，他媽的天！沒眼，沒眼，專護惡人，不佑好人——」

「不喝了——」徐蠻牛起了身，不對了，一站起身，他的眼前金星飛舞，人，一個看成了三個四個……隨他喜歡。他在笑，笑人能變！口中說沒醉，可是他在視察自己，是不是也變成了三個或者四個！

姓王的扶着他，姓王的付了賬——想走，不對了，這幾個壯漢已圍住了兩人！

「你，與我滾開！」挺有氣派的命令着那車夫。

「姓王的車夫可能也醉了，他傻笑了：「爺們，幹什麼來的？俺可不會滾！」

「他媽的，小子，給我走吧！」好，那個壯漢將姓王的一推，不壞，車夫是推開了，他可將個徐蠻牛也拖走了。

「放手！」一個人來撥他的手！姓王的手舞足蹈的說話——眞巧，沒頭沒臉的，一個反手巴掌，「啪」的一聲清脆響音。而此位壯漢是；被打了個頭暈眼花，面前祇覺得有股大力擁來，將他推出老遠。最不可理解的是，他一個倒退，好，一帶就帶跌了三個。

「攪什麼啊你……」

「你他媽的算是打自己人？」

「算什麼來的——打昏了頭啦？」

你一句，我一句，全在編排那個捱打的不是。試問：他能受這個氣？糊裏糊塗的捱了下重的，對，十分重啊，還得受你們的說話。他可氣啦！一氣可就亂說話：

「你們倒是會說，可你們也捱捱看！」

什麼，捱打也得均分啊，大哥你可是說糊塗了，還是氣糊塗了？嗨嗨，十分可能，給打糊塗了！放屁嘛，要我們陪你捱打！他三個剛想說，唉，先生們，該留神四週啊，什麼，「啪」的乂一聲，乂一個打了個沒頭顚倒！這小子，是眞的，還是假的？你們——當他發覺該招呼別人，嗨嗨，個個扒在地下在叫苦——而自己，不對，那會越痛越厲害的！這痛能順了經筋走，啊！他！慢慢的也扒了下來，該如此吧，人人扒下，不該有個人鶴立鷄羣的吧！他想。不過、痛，痛到了心頭——祇有叫，不叫，更痛，叫得越響，這痛可以減輕——也不知什麼攪的，叫的喊的，躺滿了個飯店大堂！店東在暗中謝神，因爲，打的是人，沒打了他的傢俱雜物。他想到，一定是神靈庇佑，明天，三牲謝神，至於其他，他不必理——也不該由他來理！

徐蠻牛讓車夫扶出了門。

× × ×

「老大，我是專誠來請你，看，你侄兒也來啦……」一個身穿古銅色長袍的，挺舒泰的中年人，對着個盲人，低聲說着話，神色是不勝其忿怒。

一個年才十八的少年，生相不壞，唇紅齒白，劍眉高挑，獨惜兩眼沒神，而且，太喜歡轉動。還有，太瘦削了，依相書來說：「非載福之相也。」他的神色也極燥急的，「大伯父，侄兒超衆，大禮叩拜——」其實，他是跪也沒有跪。盲人，冷冷的笑，看來，他非但是眼盲，連口也啞了。兩人的說話，他祇是聽，並不回答。

「老大，你未免太固執，也太絕情了吧！」

「是我絕情？」

「不提前事，不提前事，再有兩天，是你侄兒大喜日子，你是單門之長——」

「我是嗎？」

「老大，你要我也跪下叩頭——」

「我敢當嗎？」

「那麼，轎子已在外面，請大伯移玉步——」

「你大伯說過的話，能當放屁嗎？」

盲人，他是祇問不答，但是，誰也該聽得清，他有他的分寸，說話不多，可是字字如冰彈，冷而脆。他那滿佈皺紋的刻板臉上，是這樣的靜，不，可以說：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絲毫的表情。

「我們得逼你了……」

「十幾廿年了，逼得還不夠？」

這一句問，將這一對父子，反逼到了死角落。兩人面面相覷，說不出半個字來。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却傳來了一個少年語聲：「啊，多好的馬啊，多精緻的轎啊……誰來啦，單伯伯，誰來了……」邊問，邊已踏進門坎。來的也是個年紀十八九歲的少年，生得挺俊，挺美，不過，年輕人，可顯得有些輕佻！

「你是誰？」那穿長袍的中年人在問他。

「別理他，大侄兒……」是盲人在阻止……

「爹，我們走！」那個單超衆說着火氣話。

「唉……」他老子祇有嘆氣的份。兩眼也在骨碌碌的轉。

哈，有其父必有其子，兩對眼誰也不想太安靜的。

祇剩了那個輕佻的少年，與盲人對了面，少年是恭恭敬敬的叩拜見禮。盲人可挺高興的扶起了他。不過，突的，他面色微變：「大姪兒，你娘呢？」

不知爲什麼，那個大侄兒一聽到盲人問到他母親，他的面色是挺尷尬，可惜；盲人看不見。但是，裏面有一對佳麗脫俗的俏眼睛在看着，她是看了個清楚。

盲人不喜歡說話，但是，他見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人時，他講的很多。祇是，大多數是問少年的母親——華大嫂。問她可辛苦，可淸減些，可受氣！可……但是，少年祇是隨口敷衍，而且，有幾句聽得出是言不由衷。盲人眼盲心不盲，漸漸的，他發覺了不對，他起身走向裏間，半晌，半晌，才見那位俏麗冷艷的姑娘出來了。少年一見姑娘，首先是一喜，接下來，他的神色變得莊重了。

「華大媽呢？容哥兒，可不准再和我說假話。爹他雖然眼盲，他可也聽出了些意頭來。而我，相信你是知道，你可以騙你生身之母，你也可以騙我溺愛你而又盲目的世交，但是，你永不能瞞過我。」

姑娘是喜歡說話，也善於說話，因此，她可以令那個容哥兒面色大變，半晌，他一咬牙，他是站起身來道：「若卣妹子，你我借一步說話。」

姑娘是點了點頭，跟了那個容哥兒出了門！

前面是一片荒凉，遠處有荒墳起伏，容哥兒突然走了幾步，哭了！是孩兒不孝，是孩兒該死……」

簡直是莫明其妙，也簡直是石破天驚，這一陣哭，可將個姑娘懵住了。是的，姑娘是秀外而慧中，不過，她那能想到，那個自幼訂親的未婚夫，她是萬分萬分的不喜歡。會路遠遙遙的走到此地來哭。男子漢大丈夫，哭些個什麼？她一直卑視着他，現在，她有些可憐他，更可憐自己。唉，自己那會有這樣子未婚夫！

「娘，給我賣了……」

「你說什麼？你賣了華大媽……爲什麼？」

「你總記得，去年不是有個朋友，我的朋友……」

突然，姑娘的眼睛瞪得好大，而且，透露出極銳利的光芒。她低聲呼叱道：「別再說下去，華嚴容，你不是出賣你娘，你是賣我。我明白了，那個什麼玉面小孟嘗，那個什麼聲威震八方……根本是你有意的引他們來，什麼誤傷，什麼誤走七十三彎，全是鬼話。本來，我已有疑心，想不到，你是賣我……這個玉面小孟嘗是特地來看我！」

「聰明，果然靈慧……可惜，我不敢冒犯你，項大哥說得對，你，這樣的美人，我華嚴容無福消受，我祇能讓賢！」

「你與我滾，我不想再見你！」
「我娘呢？」
「啊……你……」
「我娘對你可是情如海深啊！」
「是你出賣你生身之母！」
「那你就不肯救她！讓她在苦牢中掙命……」
「啊，你……」姑娘可說不出話來。
「若卣！」一聲極威嚴的呼聲，原來，是盲人站立在自己女兒的身後了。「是我的不是，我……有負爾母生前重託，我依然是個感情用事的人……」
「爹……你不可……切不可……」
「我不會自殺，我祇不過，大侄兒，不，我那配稱呼得你如此近？華大少爺，請你走，再別讓我聽到你的聲音。」
「大叔！我是無可奈何，但，對你父女，却是個極好的機緣，事實俱在，我與我母，再加上你與大妹子，別說今生，幾輩子也報不了這個仇。如今，得項家的青睞！大叔，我們可以借刀殺人，然後……」華嚴容說得興高彩烈時。
「呸！」盲人已阻止了他的說話。「走吧！若卣！想不到……」一陣急驟的咳嗽聲，盲人是心痛啊，而姑娘十分柔順的代父親撫摸心口！走了，依然是個落日餘暉的場面，但是，是這樣的蒼涼，凄然。加了這幾聲咳嗽，更顯示出衰老與孤弱的一對！是如此的可憐，也是這樣無助！
「華大嫂，那會生出個如此不孝之子——」盲人的說話，宛然是狼嗥，雁鳴……在這秋夜，更令人聞之鼻酸。任何人該知道，人之一生所望，是下一代，如果下一代不好，那會令老一代的傷感，如果下一代的爲非作歹，那麼，老一代寧可他們從未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倒不如死……早死！
今夜，盲人有着如此的痛心感受。
「他也是爲你啊，單青峯！」依稀有人在提醒他！但是，盲人更感到了悲痛。借刀殺人，然後再圖謀其他。自己，豈不是與單家人一個樣！自己落得如斯地步，爲了什麼？爲了什麼？他眞想大聲號叫：甚至於，他想死：但是，華大嫂又該如何？這個小畜生說，在苦牢中！八成不會假。女兒是靈慧的，她已推想出，華嚴容爲求逼使自己與他母親的點頭，定會將華大媽扣押起來！早巳說過，華嚴容的一舉一動，那怕個細小關節，她全是看在眼中，記在心中。如今，祇要拿出來，稍爲併合一下，就可將華嚴容的眞正面容描劃出來……一直來，她暗藏在心中，爲了活着的人，更爲了死去的娘……她打算犧牲自己，不想，她將不是犧牲。而是被出賣，然後墮落。
她不甘心如此，她寧可死！她不能爲人賣！姑娘是俏麗的，秀慧的，但是，誰也沒看見她剛强的一面。
老父不叫，她還可冷靜默思。老父叫，她心痛了。是的，老父問得好，以華大伯生前爲人，爲了朋友，不辭千里送行。爲了朋友，他雖然沒死在半路，但是，最後的關鍵，他依然是死在這一次護行中。臨死，據老父說：他什麼也沒怪，祇怪自己的無能，祇怪自己無法護送朋友平安抵達。他說：「我，死得用七層面巾遮住我的面……否則，我怎敢面對好友……」
華大伯死得可憐，他可以說是寸骨寸斷的死。他不在乎，他祇担心死後，有何面目見好友。
華嚴容……大媽是要他記住嚴父之容。而他，好高鶩遠，不求自己長進，而眼紅別人的一切。他希望是武林至尊，却不肯死下功夫！他希望雄霸一方，却又不肯老實的埋頭苦幹，他希望時機，他期望暴發……他曾經遠走邊疆，因爲，聽說那邊有寶藏。他希望掘到一個或者幾個，他的一切，華大媽却說：孩子喜歡作白日夢，他喜歡作不切實際的幻想。唉，我巳勸過大媽，這是危險的，祇怕他會越走越陡，最後，墮入個無底深潭。
現在，他巳步入了危地……
姑娘在糊裏糊塗中，進入了夢境。但是，她在想念着父親，哈，父親，好好的睡吧，任何事，明天，唉，明天再談吧！
可惜，第二天的早餐，她不見了父親。她以爲父親爲了這個刺激，又到了母親的墳前懺悔，默禱，她等吧，事實上，她巳等慣了。
咦，有車輪聲……奇怪！那會有人駕車到這個絕地來。這裏是絕地，再走過去，你會進入武夷山中的最難走的地區：七十三盤！還有，山路崎嶇，車子，也太不方便……
姑娘看見了，是有輛車子上來。一匹馬，唉，可憐的馬啊！姑娘是個好心腸的人，她希望阻住了車子，她要求人，到現在她才看出來，沒個車伕——走回去。眞？別讓匹馬也受這個可以避免的苦難。
這匹馬可能懂得人的心思，辛辛苦苦的，走到了姑娘面前，牠可是搖頭又擺尾，挺親熱的，用顆馬頭向姑娘的肩頭拱！姑娘看見馬是一身汗水，她是用了自己的手巾替牠抹汗！小小的手帕，能抹得多少？哈，馬老爺可高興了，聽，牠「希聿聿」的叫了一聲，兩只大眼睛盯住了姑娘。
「眞好的馬，也眞乖的馬！車中可有人？」
「沒人趕車來幹啥？」啊，聲音可冷得很，也挺不客氣。
「好吧，大叔！前面沒路！眞，我，不騙你，本來，我是可以取些水來，讓馬喝些，可，唉……」
「對啊？我們就是要水——看，馬出了太多的汗……我，也口喝了，好，代我取些水吧！」
本來，姑娘對人家的命令是極之討厭，今天，她看見馬可憐，她才說了句：「爺台，本來，我可不是個受人驅來喝去的丫環使女。如果，不是看在您那匹馬份上，我才不給您水呢。」一邊說邊走，很快的，她提了一桶水來。就手在水桶邊取下個水瓢，勺了一瓢水遞進了車窗，低聲問了：「夠不夠？」車廂中人嗯了一聲。她把水桶移近了馬面前，拍了拍馬頸子，柔聲道：「這是很好的山泉，放心喝吧！」
馬是乖乖的喝水，而車中人還了水瓢，水瓢中有着塊赤金，約重五兩，姑娘冷靜地：「爺台，你掉了東西。」
「不，是我給您的。」
「我不是賣山泉什麼的！」
「爲了你的好心！」

「我對你沒好心，我祇是看在馬的份上。」
「就因爲如此，才給你那麼多，否則我會給個天呢！姑娘。」語聲是眞誠的。可姑娘笑了：「爺台，天下比我好心的人多着呢！我怕你給不出那麼多的天呢！」
不知爲什麼！車中有了嗚咽之聲，姑娘手足無措了。「大爺，我……說笑呢……我決不有心……」
「太好心啦……好心，可不見得有好報。」
姑娘怔了一怔，不對了，後面有人步聲，她回頭一看，是華嚴容！她可惱火了：「華嚴容，你還好意思來見我，你非得逼死我爹！」
「不，妹子，我是一片好心！」
「你能有好心？」
「單大叔呢！」
「上墳去了吧！」
「爲什麼不去找一找？」
姑娘面色變了，她是個聰明的人，她看得出有了些陰謀的氣味了。是的，父親上墳，一定在午飯後，他會走到母親的山墳邊，他睡了。人家午睡，他也午睡，他是陪着死去的妻子睡，十幾年了，他沒變過自己的習慣，而今天，他走早了，滿以爲是爲了華嚴容，現在，不可能……
「你們將我父親怎樣了？」姑娘發急了，一手可將這赤金擲入車廂中，一面巳走近了華嚴容，她不希望讓這個滑頭小子走脫，她自信，她是有力可以扣住他，雖然，她沒有什麼大本領。但是，得拚命處且拚命嘛……
「大叔，給人請走了！」
「誰？」一面說，她一面俏眼回顧，果然，還有人，祇見一個面清目秀的青年，手執紙扇，步履逍遙的，由另一邊走了出來。走到姑娘面前，他是雙手一恭倒地：「單姑娘你……別來無恙……」

活死人的出現

姑娘一見那個少年，面色大變，變得既恨又卑視，怒憤復可懼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但是，在那少年的後面，却不知什麼一來，嘿，多了四個老者。而那四個老者看來老態龍鍾，不過，個個目光如炬，面色紅潤，對了姑娘在笑。姑娘心中明白啦，這四個老人是少年的保鏢。而老態也是裝出來的。
姑娘本來巳被僵在個壁角落裏，現在她是更吃準了，自己巳爲人所賣，至少，父親之失踪，與此有關。她想拚命，可捨不得父親——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不拚命，她又該怎辦？隨他們去，還是讓他——
不知什麼一來，嗨，背後有活東西在拱拱自己，姑娘正在心事重重的時候，她以爲還有人……人巳走到了她背後，她想不出個好主意！她想出手——可是長嘆了一聲，自己同自己商量：「我配嗎？我有什麼資格？華嚴容他不學上，不肯下功夫，自己可能對付得了，而前面幾個——那一個是自己的靶子……不打！不打又怎樣？」她一手下意識的想拍去後面的斷門」—她當後面有人在與她開玩笑呢！呃！不對；手好像爲個大東西阻住了。自己依稀打了這東西一下，不得不回頭看——啊——是那匹馬——哈，姑娘一見那馬，饒是她心事重重，可也讓牠引得發笑。
天下那有這樣的怪馬，不，簡直可以說是古靈精怪。看官，你們可看見過馬，嘻皮笑臉，又打眼神又掀唇的，大概；我相信您們見的機會不多，可能絕無僅有。可是姑娘今天她看見了——嗥，那麼長的一只馬面，那麼大的眼睛。嗨，牠會閃一眼，閉一眼。而掀唇露齒，「希聿聿」的叫。像是在笑，馬會笑？當然你分不出是眞笑，是假笑，冷笑，惡笑。然而馬可咬住了姑娘的衣袖，是的，這馬可挺仔細的，祇牽住了衣袖，要姑娘退，退到了牠馬的身後。
姑娘可莫明其妙。
「小可項青選！來遲一步，幾乎讓手下與伯父鬧了個大誤會。伯父的火氣大，所以，我——先來一步，先說個事由來去……若卣姑娘——你——」
姑娘是氣得說不出話！不料，有人代她接了口：「你是人不是？」聲音是清脆的，但是語氣是生冷的，而且，將個項青選嚇了一跳！誰！啊，事中有人，哼，我們的事，與這個車中人何干？
「車中是那一位！」
「還不與我滾下去山——」
「我問你是誰？」
「活死人——！」
「朋友！你罵我是活死人？」項青選可是語氣變，面色也變了。「可是，我是有爲而來，不達目的，誓不下山！」
「喔，看來，你得死在山上了！」
「也不知誰死誰在手？」各位，可不能怪項青選的大言不慚，實在，他是有他的實力在，玉面小孟嘗這五個字，不能說是名播天下，可是，在南七北六十三省，却是赫赫是名。他的家傳武藝因龍十三訣，可說巳得祖藝之六七成。何況；在他十五歲那年，又巧碰上閉門巳久，偶然靜極思動的雁山雙老出山。雙老游戲風塵，隨遇而安，隨緣而施，好，他們看中了項青選的人才，武功。雙老這才居住三月，各人傳授了一套驚世駭俗的武功。百步劈空掌，寒蟬遁。
這兩門是江湖失傳巳久之功夫。百步劈空掌，還可憑仗本身正氣的調馭得法，破體而出。這寒蟬遁，却是天下輕功潛踪術第一。他可以揣度地形，不論山樹草木，那怕是屋宇樓脊，他全可取得藏身之所。你不易發現他，他却可以將你們洞若觀火，而一切瞭如指掌。如果他出手，至少，他可佔得八成之上風！
項青選成爲小輩第一個英雄人物。也因此，他受盡各路英雄的抬擧，難免有了些驕態。十多年來，他走得好順風。廿來歲，巳受盡了江湖同道的吹噓與抬捧，一直來，項青選是生活在雲端裏。
他會受這個氣？他是沉住了氣，摺扇打開！看，他是瀟洒斯文，他是風度不凡的說着更刻狠的說話：「在場人，大概沒幾個不知道小可之爲人！決不狂言嘶吠，也不敢看不起江湖任何一個好朋友，如果，眞有人指出小可之不是，也不必人教訓，小可是當跪地叩頭——不過，大言不慚

，自命不凡——我可也見過不少——」

「我看你該跪地了。否則——唉——！」這一聲嘆氣是充滿了調侃之意味。

「你說什麼？」

「還好意思問？」

「啊！出來——」他可是眞的發脾氣了。

「徒弟，出去吧！」

一聲邅命，車廂突開，一開即閉，而一個行動不算俐落，還有，人，看來也畏畏琑琑，再看清了打扮，項青選幾乎氣煞，而姑娘差些急煞——因爲，是個車夫，年紀廿七八，一頂破氈帽，遮住了眉毛！走啊走，嘿，他走一步，那匹瘟馬是嘶叫一聲——

「是大少爺逼我出來的啊！」

「是你？」

「不論是誰，我看，你也眞該跪地叩頭——」

「憑什麼？」

「憑你爲人啊，唉，小伙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又出鬼計，又使奸計……好了，看準了個小忘八蛋的弱處，向他下了手。抓了人家的老娘，逼他來攤牌。不想人家父親眼盲心不盲啊，氣了個發昏章第一百一十一。罵了小畜牲，當然也牽涉到你，這個小王八——如今，又擺什麼闊呢，請了四個老不死，你是奚伯靈，你叫門世紳，你叫管登，還有你——呃，對了，自命爲拳法天下第一的苦煩先生！其實，你的眞名字是四大不要臉的邪無奇。還有，不少小朋友，唉，什麼小孟嘗，小孟嘗，簡直與下三流的採花大盜毫無分別，小孟嘗，項青選，該叩頭了吧！啊——

這個車夫眞不知有多少大能耐，敢一口氣得罪了那麼多的人，尤其是穿黑袍的老人，被車夫直指鼻樑，罵他爲天下四大不要臉中之一個。苦煩先生的伏魔金光拳，允稱當代第一，可讓個小輩指說，胡鬧，他能受得了？不，老頭子第一個跳了起來。

「呃……老不要臉，對你，我話也未說完呢！你自以爲多讀孔孟之學，而且，又說在龍山讀書思過卅年，唉，我就不相信，你會讀漏了這一段話？」

「什麼話？」邪無奇是恨極而靜了。

「當眞年老，戒之在得——你，老不老？你貪不貪得？」

要死快了，看來這個貌不驚人的車夫，他什麼事，連人的隱私事也打聽了個一字不漏。此人可惡，殺！邪無奇是出了名的天煞神君，年輕時，他可以因一時興起，連殺十三個寨砦。不殺則已，一殺，就如屠……血屠一般，殺了個鷄犬不留！難道不講理？理！他說的就是理！後來，在廿年前，他不知怎麼一來，閉戶思過了，要懺悔自己的血孽了，說退就退，人們莫名其妙，可也讓白道黑道人物透了口氣。因爲，他們可不必再提防這個天煞神君。

今日，他不知爲了什麼出的門！當然，他做夢也想不到會捱這頓臭罵。因此，他決不會忍得下，他在笑，誰也會看得出，這笑是懷有極大的惡意。

「大哥，小心！」姑娘在叫。

「搶了走！」不知從那裏傳出了這三個字！果然，有人出現在姑娘面前！姑娘怔住了，傻眼了。實在，她從來沒打過人，並且，從這些人的出手勁力來看，自己根本不能擋得住其中任何人的一招——她，幾乎是束手待斃了，又是個笑話，兩個傢伙，來勢最兇，並且出手最怪，可莫名其妙的雙雙慘號中，跌出了老遠。而那匹死人馬却在得意地嘶鳴，馬臉上顯示出充份的得意樣！

姑娘不禁對牠看了一眼。嘿，做馬戲呢！馬在掀唇抖咀的，笑！姑娘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一匹馬那能對付得了兩個江湖人！

「別看，出手！」

姑娘耳邊傳來了森嚴的四個字。這就弄得她沒了主意。因爲，她始終以爲車中人是那個車夫，車夫在打那個老人——老人的殺法，她不懂，可是，慢而穩重，這是看得出的，她眞怕車夫因爲自己事而吃了虧。她根本沒將自己的事放在心上。

現在，叫她出手，還有個人在車廂中，她……不能再想其他，因爲，面前有人來……來的是個大漢，十指似鈎，幾乎已分抓自己左右肩。她是莫名其妙，也是糊裏糊塗一個印掌——這可以說是滑天之大稽，人家雙掌抓肩，至不濟也得卸肩沉勢，掌分左右，相格相擋，那來的印掌——印掌印掌，出手慢而沉，這才能進門着招，可還得看對方之功力是不是比你低——一個不巧，掌在半途，就得變招改式。這還是你在佔上風的時候，祇有佔上風時可發印掌。姑娘現在是居處下風啊！出印掌……除非你不想活，或者，根本不理自己，讓對手擊中了你。

你說滑天下大稽，就有荒天下之大唐事發生。沒人可以解釋！明明大漢的雙龍爪，應該先將姑娘扣住，奇就奇在大漢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雙手會停住不發，更像是專等姑娘的玉掌到。而且，更說不出個道理是；姑娘竟然印中了這傢伙的中脘」穴！中脘與胃相聯，是爲木穴，木性柔，好，大漢是眼中充滿了奇怪的神色，笑了——不，是穴道牽涉啊！所以笑得十分古怪的，倒了下來。

姑娘比大漢更驚駭！她那會想到，木木呆呆的一掌，並且——會後發先至……自己根本沒功沒力——祇憑着山居日久，有幾斤蠻力，可……怎麼能打倒了個人？這個人……看來是個好手啊——姑娘幾乎笑出來啦。

現在，打起來了，姑娘這才看到，自己爲馬老爺拖到了個好方位，也就是說，不必有後顧之憂——其實，她是有了個護身所在，前後左右全不必怕，而且，祇有她打人，人，那怕有十、百個好手，也決難近了得她的身。近身，哈哈，祇有如第一個那樣，笑，倒下——

姑娘莫名其妙的，談笑用兵的，打一下，指一下，哈，她打低了有四五個人啦。還有，馬，也踢傷了三個。看看，戰場，車夫是冷冷的，兀立在前面，地下躺了一個。手中，他又扣住了一個。啊，是項青選。

其餘三個老人在向車廂說話！

「咱們認輸，閣下可否說一說尊姓大名！」

「活死人！唉，老人，眞是沒用。」

「就算老朽無用……但，請您放下項青選。」

「單青峯幾時平安歸來，項青選幾時平安下山！」

「你，好霸道。」

「是我霸道？是我來暗刼別人，是我挾勢欺人，是我上門凌弱——」

「你與我出來——」

「你三個必需要見棺材！」

「啊，你說什麼？」

「我說，老年人，別攪了個不見棺材不流淚！」

「老夫可得領教領教！」

一聲龍吟，一條墨綠人影，快，不能輕易形容的快；似輕烟，似幽靈，並且宛如一股旋風般，啪啪啪三聲清脆响音，而綠影一晃入了車廂。姑娘根本沒看清了此君之面目神情，然而，她可是看清了三個老人，那三個江湖上已極難得一見的名霸，他們是面色慘變，而且，個個托住了右手腕，哭笑難分的，向車廂道：「好身手，但是，你，你究竟是誰？活死人——江湖上——幾時有這個名號？」

但是，車廂寂然。也就是說，他根本不理會三老，四老，也可能說，他根本看不起這班人！他的意思挺明顯，要他們滾下山去。當奚、門、管、三老命令傳出後，那些是人打傷的也好，馬踢傷的也好，一個又一個，你扶我携的，扶下山去——就算那個爲車夫擊成重傷的邪無奇，他也在三老挾持下走了。不過，當三老一看邪無奇的面色，再一按脈息，三老個個面面相覷：「活死人先生……請問，邪老弟，他犯了什麼罪！你要震斷他的百脈！」

「自己事自己知——」是那個車夫說着話：「我師父說的話，比鐵板刻的字更不可磨改！你們走吧！」

「可是——可是——」管登與邪無奇是至交，他無論如何想不出啊，邪無奇是喜歡殺人，但他殺的是黑道中人，他濫殺，可他不該受到如此殘酷的報應——他想問個清楚明白。但是，邪無奇却在說：「報應，管兄——是報應——」

「現在，項大公子在我們手中，而我師父是講究十倍還報的。你們該明白了！單青峯前輩他缺了一根毫毛，哈哈，大少爺大可能失了一根手指……依此類推，你們該明白了——」車夫說得十分平凡，但，將三老震住了。可憐，項青選是面色大變——他希望走，因爲，他明白——單青峯在自己人手中是少不免會受些衝碰——他！坐以待斃？不能……

「項大公子，我勸你乖乖的聽天由命，你如想逃去，哈哈，你大可試試——就怕你功不成，志不就，到那時，嘿嘿，抓回一次，先摘掉你的眼珠——然後——」

項青選也不必你再說其他，他已嚇暈了過去。可憐，一句話說完了，少年得志；而能謙以自牧，尙且不能保得後運之暢通。而今，依項大公子的予取予携，從未受過逆境的人，他能受得住這些？

「車中……大叔……」姑娘是結結巴巴，實在，這個稱呼難啊……「這些人……是你打的！」

「什麼？打了人，怕天譴了！」

「不，我不信天——」

「喔——」車廂中人看來有了個極大的激動。

「眞，大叔，我不怕天譴，其實，我什麼也不怕——」

「他們來欺凌你，壓逼你，你怕不怕呢！」

「是我命中所招！」

「什麼命中所招，信命不就信天？」

「唉，大叔，能不信命嗎？再說，天，根本不顧那個跟那個的命……祇是，好人死了——一個又一個，我看見的，沒見的——奇怪，我總是記住他們——」

「你記住誰了？」

「第一個記住的是我娘，唉！第二個，我大舅……多好的大舅——死得又有多慘……」

「你娘死了——你大舅也死了？」

「是啊……娘對我說『記住，學大舅！』娘到死，可不能忘記她的哥哥，一個太好太好的哥哥——啊，大叔，你可知道我的姓名！」

「我又不是仙人！」

「對，我講給你聽，我叫單若卣，那個卣字，可是個怪字，不，至少很少人用。尤其是個女娃子。這個卣子是從前的盤——是祭器——瞧，我倒像個村中學究了……娘說，大舅就是個學究，可惜，我沒見過！爹說大舅好，好得幾乎是個聖人了！可惜，我沒見過！所以，娘取我名叫若卣。她是要我不忘記大舅舅，要我學大舅舅！可惜，我沒見過大舅舅啊……爹在娘墳旁，掘了個坑，準備葬自己。在他倆墳前，葬了大舅舅的一件血袍！」

「一件血袍？」

「是啊，是華大伯在青龍山邊抓住……大舅舅……他摔下了懸崖——華大伯就因爲這樣，他中了毒——致命的毒。不過，他還是回來了，帶來了那件血袍！我見過……不過那時，我很小，才三歲！可我懂事啦！我看到那件袍——長，大——我相信，我的大舅舅啊，是個高尙的人——我哭過了。後來，娘死了——我也算死了一半。爹盲了，我看着心痛，所以，我爹十天半月不說一句話，我，就自己對自己說，如果，爹死了……我，也會死……其實，我是也該死了。」

「爲什麼？」

「沒個親人了，活着有什麼趣！」

「華大媽呢——」

「她有兒子。」

「她不是把你當作了兒媳婦了——」

「我能嫁給這樣個——這樣個——唉，我也說不上來！」

「華家的孩子不爭氣，如果，他爭氣，變好！你不是還有個親人了！」

「大叔，我不知爲什麼，挺喜歡和你說話！我，把我的事也給你講講吧！我心中，祇有死人，眞，我眼中的活人，好的——簡直是沒有。就說華嚴容吧，他，自私啊……祇有自己，想獨霸武林啊，又想發大財啊！淨是些想欺壓人的主意。人，自食其力有多好？您說是嗎？大叔——」

車中沒回答。

「大叔，我說話令你厭倦了？」

「不——可是，姑娘……你該吃飯了吧！」

「啊──」姑娘好像發現了一件重要事，而為自己忽略了那樣，她再三致歉，她奔入了山屋……

車夫在說話呢：「師父，她是個單純，好心，可又深情的人啊！」

「一個可憐的人！」

「是啊！多可憐，她，活在孤寂中，她喜歡講話，並且，她有不少話是具有玄哲之理──」

「青峯，你為什麼不教她習技……」

這是車中人最後一句說話，又過了半晌……姑娘奔出了門。

「大叔，這可是我以為……吃飯、喝酒！不能在車中，對吧？大叔──」

「你怕不怕！」

「我怕什麼？」姑娘覺得挺不可思議。光天化日，有什麼可以怕的呢！

「我的面容──神色！」

「大叔！你以為我好傻嗎？哈，我還怕你看見了我，你會大叫，啊呀，一個丑丫頭！」

「你是不怕了──」

然後，車門打開，一個身穿墨綠長袍的人，出現了。姑娘是看見過這件長袍，因為，他會經出來，不知他用什麼身法、手法，一股旋風，將三個老人打成重傷。現在，她看到了，此公之面──一張毫無血色的，白得可怕的臉。即使在陽光普照下，可也讓此君帶來三分陰森之氣。還有，早就說過，此地有着三分死尸山墳的荒涼景，出現了他，讓人懷疑自己在遊地府呢──

此人之面容並無表情，但是，他的一雙眼睛，本來，比匕首銳利，比冷電凜人的眼神，變了，變得如此的慈祥！他盯住了姑娘！

「大叔──你──自己不好啊！」

活死人可讓個小姑娘講了個莫明其妙。我，自己不好在那裏！

「少見陽光啊，其實，大叔，你生得可挺俊啊，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你──啊，夢中！」

活死人幾乎讓個姑娘嚇得魂飛魄散──這個丫頭在攪甚麼鬼？可是，姑娘卻搖頭了，「不是，可是你……我大舅舅啊──不說了，大叔，請吧！」

活死人挺聽話的跟了姑娘走！他一進門，就聞到了菜餚之香味。姑娘是個家務能手，沒有多大時間，她竟然菜是菜，湯是湯，還有一瓦壺的酒！兩副盃筷！

「大叔，你是個好人，你不會叫你的徒弟，那位大哥挨餓的吧！」

他笑了，這孩子心靈，純粹，天眞，活潑。這樣的姑娘該死，我可得跟天公打架，與閻王講數。如果不讓她活下去，快快樂樂的活下去，那，不敢保證，自己會不會變得更不可理喻──不，孩子，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車夫進來了，他坐在師父的對面，他可看出了師父面色的陰晴不定，他明白啊，師父動了眞情啊。其實，若卣實在太好──不過，他可怕了，因為師父為人，喜怒無常，現在，他對若卣是萬分的關顧，那麼，誰對她稍有冒犯，他會十百倍的還報！看得出，他老人家在怪責自己了，為什麼讓他們全力而退，該殺──

「大叔，您吃不慣吧！」

「好！我什麼也吃過，可從來沒吃過這好的菜！不過，孩子──」記住，從現在開始，他可稱若卣為孩子了！「酒，不太好！那麼好的菜，沒好酒──」

姑娘在流淚了。從來沒有的事……他震驚了！「孩子，幹麼哭啊，是我說錯話啦！不說不說──」

「不，大叔！你越來越讓我記起娘──還有娘的說話。她說過：『大舅舅生平好酒！他……』突然，姑娘走了，走進了內屋──活死人可眞變成了個死人了。

不一會，姑娘快步走出，手中有一罈塵封極久的酒罈！她首先對車夫說：「大哥，請您原諒，這酒，祇讓你師父，您沒有──」

姑娘是背對活死人說話，可是，車夫卻已看出師父眼中有兩顆豆大的淚珠！車夫是機靈的人啊，他捧住酒罈，故意的摩挲了一會，「哈！一定是好酒，師父，我是吃飽了，我去招呼馬匹，還有那個大公子，您慢慢的欣賞品嘗名酒吧──」說罷，見師父已彈去淚珠，他走了！事實上，他該去放青啦！姑娘是送了車夫出門。然後，她對活死人道：「大叔，我……祇能給你三盃──」

「多謝了──」

姑娘斟了酒，酒香四溢，這是眞正的古井特麯啊！活死人幾乎又忍不住他的洶湧之情！尚幸有明杖着地聲，並且，有人在叫……在號！在怒斥：「若卣，你，你發了瘋啦，將這酒……胡亂給人……」

「爹──是──一位好人，爹，也該知女兒的個性──」

「可是，你舅父呢──」

「欠他一次──」

「欠他一次？」

「或者，我們早死一年。」

「孩子！」盲父親一把抱住了女兒，他嗚咽了。活死人可怔住了！他看了眼前的一切，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明白──為什麼罈中酒不少，而他們如此的矜貴，連三盃──三盃是三個小酒盅而已。也不願浪費。分明，他們有着某種血誓默契。他想到，他們祭墳，每年一次，每次三盅，酒完了，他──至少盲人會死……他不禁長嘆了一聲。

「是誰！」

「爹！是大叔……那位救你出來的大叔！」

「喔！」盲人沉思了半晌，接道：「恩公！」

「不敢當！」

「我，我請求你一件事！」

「講！」

「救救我的親家！」

「還是親家？」

「不能說不是。恩公──孩子不好，不能拖翻老一輩的交情。恩公──華大哥死得慘，為了我那──唉，華大哥是個肝胆血性的漢子……他中了毒！」

「什麼毒？」

「千年一花！」

「是西域毒聖──！」

「我們也不必再理這些，先得將華大嫂救出來！姓單的不能忘恩負義！」

「若卣呢？」

「這！孩子……唉！」

「好，我答應你……不過，我可有個條件──」

「一百條也行。」

「你捨得了？」

「捨命也敢！」

「先，飲完了這罈酒──」

姑娘幾乎傻了眼！你，未免得寸進尺，不，簡直是强人之難！突然，她不得不恨自己了，你，發的什麼瘋，好，把家人望死裏趕。

「第二，你們不准死──」

「哈，閻王下了牌，判命點了帖，不死成嗎？」

「老而該死，可以，自己找死却是不行！」

「這個──」

「還有一個難題，孩子跟我走！」

「大叔！你請便吧！」姑娘犯了性了。

「你趁火打刧，未免過了份。」

「我是趁火打刧？不，若卣，我問你，你有什麼本領可以保護自己，更不必說保護你父親了。」

「我們父女也過了那麼多年了啦！」

「十來年，你們幾時見過江湖人物的出現？」

「這個──！」

「還有，華大嫂大可能在逆子的出賣下，以她的個性為人，她能忍得住了？如果她施展娘家的反穴功夫！好，十成有九成，成了個殘廢，那可算是你們父女害苦了她。對啊！你們全說過，華老大是個好人，好人已沒個好報，就不能讓個好人後裔看惡人的報應。」

「你……是誰？」盲人突然激動地說。並且，他是抖抖索索的在走，走向活死人面前！盲眼發出了奇樣的光彩！「你是誰？是誰？」

「活死人──」

「若卣，看……代我看──他！身材高大！」

姑娘莫明其妙了，她從來沒看見過父親如此激動過，為什麼？她還沒有所表示時，外面却已傳來了一片鬨吵聲！聲音中依稀可以聽出來，「四面封住，不准有個人下山，單青峯，乖乖的，交出你的女兒，萬事皆休，否則，看我們不將你的一切毀了──」

姑娘大叫一聲：「是二叔，二叔──」

幻影神劍

是的，是單家二員外又來了。這一次，他帶同了不少的人，並且，全是江湖道上的人。不是說過了，單家同福州大豪柴家聯了親，為了這件事，令當地的居民有的咒詛，有的幾乎與天吵上了架。

還有啊，單二員外帶了他的寶貝兒子單超衆專程來敦請盲人單大先生下山的啊，那會一翻面就翻面的？這不是透着些邪門來的？柴天王是天王級的人馬，能為江湖人稱之為天王，不有着些眞材實料，不有些特別的技能，配得上嗎？不過，天王的親家，如此來去匆匆的，與大哥已相互不通慶弔，已有十幾廿年了，又再低頭下氣請老大，老大拒絕了個乾脆俐落，而今，打開旗號，要老大交出個女兒來，什麼？他的女兒有什特別的好處，或者，有着與衆不同之處來？人們在喊，在叫，二員外單英偉已走到了山屋門口：「大哥，到此地步，咱們也不必打什啞謎，打開天窗說涼話，您是罰過了誓，不再進單家的門，但，侄女可沒罰過誓，至不濟……她是姓單的，她能不理單家的事，看單家死了個絕……老大，你祇此一女，而我也祇超衆一個孩子，咱們人丁單薄，做兄弟有千錯萬錯，可老祖宗沒罪啊！老大，你能讓單門絕後？讓老祖宗香燈無繼？老大，請你把侄女交出來──」

這可令山屋中的父女既驚且怒；他倆可不明白，事情那會牽涉到祖宗頭上了。人，不能忘本，人，當然不能不理祖宗──尤其是在舊法，封建禮教控制人心的時代。不過，問題在乎，他們是眞的，還是假的？單英偉實在害得盲老大太苦啦！所謂創鉅痛深。再說，目前還有一件事得攪清楚，即使是個「大不可能。」他也得弄個清楚，可惜，他已找不到那個活死人了。老夫更恨了，那怕是假，那怕是一會兒的歡悅，可惡的老二也不能賜給他啊！還有，十幾廿年的不通往來，最近，可來了兩次，兩天中來了兩次……他恨了！他走出了山屋！一片歡呼聲傳來；嗯，他明白，他女兒扶了他，一起面對了這批人！

「搶了走！」「不必多說！」「對，二員外，搶回府上再說！」你一句我一言，說得好不熱鬧，但是，單英偉不愧人稱九頭鳥，他是冷靜的，至少，他祇看見二人，他是大有機會可以挾制住老兄，他壓止了手下，他搶步上前，他是說着萬分苦惱的話：「老大！我是知道老大您心疼做兄弟的！」

「放屁！」

「何必呢！咱們人多，再說，老大，你也不是當年啦，功夫一擱下，就算廢了，咱們人多！」

「大可殺了我！」

「我可不敢殺自己的大哥──」

「哈哈哈！」盲人突然一陣大笑，笑得如此蒼涼，如此落寞：「你已殺了多少自己人啊，老二──」

「今天，我祇是來請侄女啊！」

「二叔！我與你何仇何怨？」姑娘開了口，她也看出，二叔今天這件事，作得有些出乎情理之外，當然，她是不明白二叔的眞正動機，但是，她一直聽過世的母親，氣盲了的父親，還有華大媽的數說，十幾年來，二叔是幹盡了喪天良，昧道義的事。所以，她一開口，就問二叔，有何仇怨而非害她不可！

其實，不是──目下，他兒子的婚事也停止了！柴天王，如此人物，嗨嗨，他也在苦煩之中──

柴天王親自送嫁，並且，還帶了不少自己的心腹門下，至親好友。由於陪嫁的箱籠太多，故而，另有一號大船在中間，由柴老之女黑牡丹柴香吟守船，更請了江湖三女俠中的鐵煞手梅天娥，青竹仙子林素娥，千手龍女陳紫娥相伴。老柴請來這三位女俠作伴，已可看出他的面子不小，何况，暗中還有一個金面比丘慈慧師太作

接應？

柴天王年老謹慎，他怕太過招搖，會引起黑、白兩道的好漢垂涎，所以，即使是朋友，也是方今有名的英俠人士。一路上延閻江逆上……那想到，到了葫蘆山，就已發現不對，自己的船會莫明其妙的，被人釘了暗記。

一行七隻大船，那一隻船沒有好手座鎮，誰，敢吃了豹子胆，獅子心的，來老虎頭上拍蒼蠅？當時柴天王是秘不宣揚，可是，暗中已留了神，更命手下三大弟子，商一揚、查二郎、金山樂小心。

可眞是碰了個大頭鬼，明明被釘的暗記已給自己去了，嘿，天一亮，那個半截鬼頭，尤其是那兩隻眼睛，狠狠的對住自己，似笑非笑的，釘在老地方，七隻船一查，老地方，照舊的一個不缺！

柴天王是動手去拔！哦，鬼頭下有着張黃紙：「今晚，先取三人性命，以示警誡！」

柴天王幾乎氣了個眼前發黑，自問廿六歲出道，一直打下了片江湖基業，而今，年近六十，什麼？反而越活越不像話了？自己陪個女兒出嫁，也會鬧出場風波來？再說，我嫁女兒，與你們又有什麼關係了？

如果，自己的女兒艷壓江湖，因之而得罪了江湖上好朋友，而今來找個二場，那也無話可說。怪就怪在，自己的女兒，雖有黑牡丹之稱，其實是一個揶揄的花名。女兒實在是又瘦又乾，非但不能稱之爲美，實在，當得一個醜字，再加一個陋字，也因爲如此，他才會親自送嫁，到延平上門做親！因爲，自己的事自己知啊！好，既然如此，那會引起爭風呷醋的？

半截鬼頭作暗記，他實在不知道是何方神聖，可是，要先殺三人示儆，那倒要試試看，他們有何本領，有何人物敢來出手？還有，殺的是那三個……

總以爲殺的是自己的，或者至友的門下……不料，第二天，他的船還泊在水口，剛想開船，岸邊有人大叫大號，有三口棺材抬來了……柴天王不禁心神大震，一上岸，打開棺蓋一看，柴天王差一些一跤跌了爬不起身。三具棺材，三個死人面孔在笑，笑得七分詭異，三分淒然，而三人是柴天王依之爲長城靠山的衡山三劍！

衡山三劍，英名播四海，而且，這個媒人還是他們三個，好了，這一下，連個媒人也沒有了，小夫妻拜堂，可得大費週章呢。但是，三劍幾時被殺，那會上岸，而上岸一些也不讓自己人發覺……還有，到底中了什麼妖法，而死得如此的詭異古怪——

自己一行人是送嫁，是大紅大喜之事，抬上了三口棺材，可不像個樣吧！可是，不理，更不對啊！無可奈何之下，柴天王祇能派了個幹練的門下，帶了幾個下人留在水口鎮上，照料三具棺材。待等寄厝之事辦妥，再行自己趕到延平。

此事已無可隱瞞，柴天王與幾個至交好友，嵩山派四大金剛之一；陰陽神掌戚子先，慈慧師太，天下一孤司徒燦，金獅飛鉈裴對江，玉面笑天君閔神行幾個人商議對策。這幾個全是奔走江湖數十年的老前輩了。所以，他們決不會輕易視之。尤其衡山三劍，三劍合一，所謂三陽一炁，也不知誅殺過多少江湖成名英豪；如果，對方祇有三幾個，那是決不可能之事。多過三個，試問；這多江湖人物，自己人會一無發現！那豈不荒天下之大唐，無稽夾滑稽之事？

不想，船艙外可傳來了一聲清脆而怪厲的冷笑，這可震動了所有的人，連那幾個小輩人物，也開艙窗窺伺。果然，岸上站立着一個青袍高冠的中年文士，他在笑，但是，你無論如何看不出他是狂笑，還是微笑，他笑聲凌厲，可惜那一雙倒掛的眉毛啊，令你是哭笑難分。

「不必大驚小怪，也不必你眼看我眼，說實在話，我還不想殺那麼多人呢……如果，你們不拆去了我的暗號，我，眞不會動手。至多，到了將近延平，那些吹吹打打的雜役上船，抬新娘，抬嫁粧時，我請新娘子去住幾天，如此而已。因爲，該死的，祇不過是有限幾個人，我是極體上天好生之德的。不料，唉，這三個傢伙，原來與那個主兒，也有勾結。殺人，害人，他們也插了一手。那，不太好，該死了！該死的人是，不該留在世上的。佛說：留一魔頭，勝造千萬魔障。好，殺就殺吧！就這樣，讓我一開手，三個照面，滅魔無影掌下，唉，全死了，我，還買了三口棺材，叫人送來，共銀八兩七錢四分，好，柴天王，還給我吧！」

讓他一個人說，實在是不明來歷，不知深淺，更可能他有着後援四伏，不想；越說越不對，如此厲害的衡山三陽化一炁的三才神劍，死在他一個人的手下，滅魔無影掌？沒人聽說過啊，還有要死的呢，來討索棺材錢……

那些老前輩，比較的愼重，至少，也得看一個眞正清楚明白才出手。可那些個小輩英俠，他們能忍得住？尤其是江湖三大女俠，更是不能就此算了數。好吧，衡山三劍，你一個人殺，我們不信。三女是互施眼色，好，但見三朵火雲，三女已如勁箭脫弦般，分三角向那說話人投到。並且，三個人如自展開自己的拿手，必需要打那傢伙一個大狼狽。

梅天娥是先到後出手，陳紫娥却後到先出手，她的外號是千手龍女，分明是打暗器的行家。也不見她如何動作，幾縷光影，幾股勁雨、錢鏢、菩提、飛刀、鐵釘，向那人沒頭沒腦的打到。

林素娥是綵影紛飛中，靈山天女竹法，已抖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旋風，向此君捲到，於此可見，鐵煞手的後出原由來，她是一聲冷笑中，人隨綵影擺動下，掌影如山，向對頭連擊十三掌。掌法看來飄搖無力，既如大雪紛飛，又如輕絮風飄——其實，這十三掌正是損心掌的絕學。別看飄搖無力，而飄搖之間，十三股陰損無比的至柔掌力，已直絞而入……

試問；在如此的三股剛柔相濟，暗器與兵刃、掌法合圍之下，那怕你是大羅金仙，鐵鑄的羅漢，總得顧東失西，顧此失彼……唉，天下，就有這多身懷異技，而又不願爲虛名所累的怪人。他們或者沒有嚇人的聲譽，但是，他們有的是驚天動地的技藝。此君就是其中之一個——眞不知他是什麼攪的，斯文淡定，似笑似哭的，

雙手先是將林素娥的靈山竹，莫明其妙的抓在手中，不知是打結，還是別有用意的，而乘他絞結雙竹時，手肘有意無意的一點一撞，一推，一沉……明明是極勁，極狠的暗器啊，哈哈不明白，這些暗器被點，被推，被壓……一個轉折，全阻在梅天娥鐵煞手的中間空檔，試問，這是什麼眼光，也是何等的功力？

鐵面比丘她是看得清楚，而且她是冷而狠，一看此人談笑用兵，如果再加强力一壓，可能會得出個意外之喜事。她是悄沒聲的伏手中鐵拂塵，宛如一縷輕烟般，突入圍中，唉，老師太，你可忽略了此君手中尚有兩枝竹條啊，他看來左絞右結，而林素娥也不肯就此失去師門重物，當然拚運全力，希望能奪回來。發覺前面的勁力已有放鬆之象，還有不拚力一抖……嘩喇喇，竹枝清脆，綵影揮舞中，發覺已擊中對頭，就此一絞，一抖，一絞，希望能令對手損傷；一抖，是靈山竹杖法中的破擊手法，大可將對手的功勁抖散……

唉，林素娥，你急於搶回竹杖，你急於順勢擊敵，可惜，爲對頭的大轉移神功下，你擊中了的是自己人。絞損了的是自己人。就算抖散了的，也是自己人，那個自己人，就是鐵面比丘慈慧師太，她竟然首當其衝的，作了個替死鬼。而且，傷得極重了，如果沒有柴天王的出聲，並且，奮力搶圍？鐵面比丘，眞可能就此爲靈山天竹法，毀了個遍體鱗傷，甚或一個不留神，連抖傷了師太的功穴，也大有可能——待得林素娥看清時，鐵面比丘已在柴天王的臂彎之下，而退出重圍了。

至於千手龍女，她是發了狠，也犯了性。不到性命相拚決不輕用的七種重暗器：子午來復玦、閻王勅令、鴛鴦胆、金光紫金芒、龍骨刺、七煞刀、紅雲針……其中紅雲針壓後，那是背城借一的殊死門了。

玦而能來復似浮飛，已是擾人心目，閻王勅令是小令牌，可却是重型的暗器，鴛鴦胆更重，紫金芒又是擾亂之用，龍骨刺可是劇毒的陰魂不散，加上七煞刀，輕重相輔，陰陽交攻，紅雲散花針，却將個對頭，團團圍住。試問，又有誰能脫出了這個暗器陣？

這是峨嵋長老木天君所創的陰陽來復，誅魔滅絕陣。木天君就是憑仗這一個陣式，擊斃了當年五台雙煞，多臂韋護，千手天王兩人——除了武林一大害。木長老是不想將這個如此陰狠滅絕暗器流傳世間。却是爲掌門師兄天乙子勸阻，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爲喻，勸其留下了這一個惡陣。今日，不想由他的再傳弟子打了出來。

誰也不敢再看，誰也會想到，這個傢伙，勢必會被打成了個刺蝟般，雖然，此人可恨，不過……

從來沒有過的事，因爲，決不能聽到的清脆的撞擊聲：「嗆啷啷」——又是一片金屬相擊聲中，黑虹，金光裂處，那張笑哭不分的臉現了出來……

「是有些名堂，可惜功候太差……」

陳素娥直恨不能一頭撞死……如此的絕滅大陣？如此的峨嵋鎮山大法，却在自己的手中斷送……她根本不去考慮此君的說話，至少，她祇是想着最差的一面……她，斷送了，如此而已——她該死……她——竟然拔出了峨嵋的法刀來。

峨嵋弟子決不能見法刀，一見法刀，就得自刎以謝師門——陳素娥在做傻事了——慈慧師太是受了傷，柴天王必需照料師太，他眞怕師太會看不開，那想到，第一個看不開的是千手龍女陳素娥？他大聲疾呼，但他不敢出手搶法刀，這是江湖的慣例，誰搶別門的法刀，那麼，他必需担當峨嵋門中的如山壓力了。

法刀，祇有峨嵋門中人搶……

梅、林兩人與峨嵋有淵源的，兩人可也不敢搶陳素娥的法刀……

陳素娥面向西——峨嵋山之方向，遙拜八拜——不料，刀，不見了……陳素娥祇覺得身邊有一股勁風掠過，可是，她決想不到有人敢搶刀——看一看清，陳素娥幾乎嚇得跳起身來……因爲，那個哭笑難分的傢伙，手中拿了她那柄法刀，在對她——可能是笑吧！

「我不是說過了？眞厲害，可惜，你的功候不到……好，清法刀，想死了？唉！木天君這老混蛋死也還得害人哪！」

「你這是幹什麼？我問你，你可知……一取此刀，你是與整個峨嵋爲敵？」

「爲了救人，而且，還是個不錯的女娃子，你老爺是承了。」

「你有幾顆腦袋？」

那個哭笑不分的傢伙，好好讓個女孩子問糊塗了！他左看右看，他又摸頸顴，又摸腦袋，十分尷尬的還了一句：「我，我好像祇有一個腦袋的——」

本來一肚是火的陳素娥，可讓個對頭弄了個啼笑皆非……「你！你！」

「我啊，反正是一個人，法刀我是拿定了，再說，我也不會還給你，聽說峨嵋有個六合大陣，到時候，我是捨命陪君子，陳素娥，唉，如果不是三七得個一，那能有你兄妹二，走吧！我，不想殺人，祇是，我得摘朵牡丹花——」

什麼三七得個一，可是，陳素娥的面色變得蒼白而可憐了——「你——你——那知道——」

「沒時間和你說……我該走了……不過，我說話，一是一，二是二，從來沒個通融——」

「且慢，朋友，姓柴的得罪了你什麼呢？」

「你沒得罪我，可姓單的得罪了我的朋友！」

「啊，單英偉！得罪了你……」

「對了，說句實話，姓單的，我還想殺他滿門！」

「他與你結的什麼仇？」

「他那有資格與我結仇！」

柴天王可怔住了——不是與你結仇，可你爲何得殺他滿門……這……可從何說起？

「殺不殺他滿門，得看他改不改得快，至少，能將個侄女兒請到了府上，記住，是單二的家中，好，侄小姐說：『大叔……看在我的份上，別令咱單家無後。』那就成了……唉，我看——單二，不能請到他侄女兒呢……」

柴天王可變成了個傻旦一般，他親眼

看見啊，一個人，誠如陳素娥說的：「就憑他的臉，可不得人緣……但是，他的本領——防不勝防……」

那麼多好手啊，可看他在玩魔術變幻的，也不知什麼攪的，令他們會有了一種旣驚且畏又佩服的感覺，即使爲其出手借力，弄得遍體鱗傷的慈慧師太，也不怪他出手古怪可惡，祇怪自己技不如人，人家的一對四，而且，他可是擧重若輕的撇開了三人，借力還力，幾乎毀了自己。憑這一份謀定而動，不，在瞬息萬變的生死之鬥的場合下，能眼光獨到，不差分毫的，連敗敵人，他，到底有多大本領，還有更令人吃驚的是：到現在，可沒個人知道此君之來龍去脈，正式姓名來歷，江湖上奇人異士不少，這不可否認，不過，總該有些綫索啊……

難道此人天外飛來的怪客？

不睬它，對，這半截鬼頭，誰是用這種暗記的！柴天王他們可不是小人小物啊……你問我，我問你！糟！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他們昏昏沉沉的來到了延平，果然，不見了黑牡丹，反正是必然之事，算了，要找回女兒，根可在單二員外身上——箱籠陪嫁物是抬了上去——可不見了新娘。尙幸女眷不少，一混可混了過去——一進入單府，眞是不知什麼攪的，福建有名的武術世家，以八套大降魔棍而威震天下的單家，竟然會如此疏忽，正門正派廳上，就釘了個半截鬼頭在向那些人笑——而單英偉，不，幾乎可以說，單家那麼多的人，會沒半個人發現。

柴天王不能不講出沿路的事來啦，單英偉是發了呆，單超衆可年少氣盛，他是少年公子，出名的名宿之後，試問：自己的妻子還沒洞房，半途不見，你說他該着急不着急？也因此難怪他們專誠來到了山屋求老大出面——明知老大不會出面，唉——總希望他能爲了侄兒的婚事，免爲其難。其實，倒不如實說實話，比較乾脆俐落……可是，他們還得顧住了臉，因爲，單二父子心中，估計有八成是單大先生出的主意。

一直來，單大先生說過，他會死，不過，他一定會報了仇，代人報了仇之後，一死了事……

因此，單英偉是一直嚴密監視着單大，看住他，不讓他走遠一步。

至於華大哥的遺孀，多年來，他已佈伏了不少棋子，更將個華嚴容敎壞了，讓華嚴容變成了個一無用處，賤、淫、貪、狠可又黑心的小伙子，華大嫂你管個孩子還管不過來，即使有江湖異人，看個不憤，打個不平，但是，這樣不爭氣的小子，又有誰肯化心血來敎導他？更厲害的一着是：華嚴容的面具盡撕，扣囚母親，毀親賣親……什麼賤行全表露無遺，哈哈，單英偉，咱們的二員外是掀髯大笑，報仇……除非日從西出了……

在單二員外的心目中是大功告成，那會想到，有這樣個驚人變化，就在單二父子來求拜大先生之時，單二員外家中，莫明其妙死了兩個人，兩個心腹，死狀極慘，好如爲人剖心絞肺的……開膛破肚……還有一張紙……「每日酷殺二人，除非若卣來臨。」

今天，他們祇能來搶，來刧……他們實在怕死……連那些平時伏在單府不出面的江湖煞手，也露了面。

大先生是不明所以，無論如何猜不出有這樣的曲折來，也所以姑娘詢問二叔何仇何怨，更是不對？目下，二叔對她不會有仇怨，他可把當作她了護身符。

「無量壽佛……」一聲佛號，從小路上，來了三位一體的道姑來，這三個道姑，看來年紀不少，大約是卅開外，但是，有着一股令人畏懼的精神，走着從容的路，很奇怪，看她們走得慢，其實，一轉眼之間，已來到了姑娘的面前：「姑娘好！」爲首的一個——拿拂塵的大概是最大的吧。

「師太，你與他們一起來的？」

三人全不說話，個個是含笑的搖了搖頭。

「你們來……幹什麼？」

「貧道走失了路，可又忘帶水壺，口渴了，求姑娘施捨一瓢水……」

姑娘是好心的人，看三位師太，果然額頭見汗，唉，天也眞熱，她是低聲與老父講了幾句，然後走進山屋，這一下可亂了營了。

「蘑菇什麼？動手！」

「對動手！」一叠聲的催促，單英偉也看時間不對頭了，他想發號施令了。

「孽由己作！」

「罪由己淸！」

「天道好還！」

三位師太一人一句，最後是木魚、引磬聲中，三人一聲合唱：「無量壽佛……」一不言不動，宛如死人般！呆呆的看住那麼多的人。

姑娘却捧了三盃茶出來，還有一把茶壺，放在個托盤上……她是很小心的請三位師太用茶——三個永不會笑的師太，可也笑了出來：「姑娘太好心！也太不嫌麻煩——」

你們還在客氣講禮，後面人已來了三個，一分左右，他們根本看不起三個師太，因此，就手一推，糟，三位師太是具有十分怪僻的人，如果，你們不去冒犯她們，她們不會出手，說實話，她們祇不過保護着盲人父女兩個而已。你們千萬別冒犯這三個魔頭，你們以爲順勢一推而已，那想到，手掌用勁，剛着三人之身，眼前微微一花，而三人的右手手彎間，突有一股勁風砍倒，就因爲他們不在意，更想不到三人會打，還有，三個人最不喜歡男人來冒犯她們，好，一人一條右手，算是完了。「格」，「啊」聲中，三位好漢是又覺眼前一花，一股莫明其妙的勁風，將三人捲起而直摔出去。

單英偉是個江湖大行家，多年來的功夫並未荒廢，喪心昧良的，又巧取豪奪到的幻影劍譜，最近剛巧煉成。發現三位師太，出手狠辣，他那敢怠慢，雙指駢點，一聲勁風，「嗤」一聲響中，向三人回了一招「鳳抬頭」，劍氣由下而上，向三師太阻了一阻。

三師太不由面色微變，可是，三位好漢是祇有乾嚎的份，而盲人突然怒吼一聲道：「你還賴，看你還狡賴——曲大弟……

……你！死得慘，原來，果然是他——」

姑娘是抱住了盲父，她問道：「爹，你說什麼？這勁風……這……」

「是曲家的幻影劍譜，是你大舅舅的幻影劍譜，我，對不起他……不，單家全家對不起他，大弟，剛才你好似來過，你……唉，不可能啊，大弟……我該死，我不該氣……對，你說得對，不該氣苦了自己，而讓別人逍遙快樂，該殺！」

「爹，大舅舅講得對——這是血的話！每個字，是血……」

「住口！」單英偉發了火，也犯了性，「跟不跟我走！」

「殺了我……大可殺了我！」

「我何必殺你們——我會好好的對待你們，至不濟，你還是我的哥哥，她依然是我的侄女——」

「呸，單英偉！你是禽獸，你是鬼魅！我——恨不能殺了你，我養虎爲患，我對不起你，大弟，我對不起你！」最後的一句，他是死命的叫出來的。

「幻影劍譜，還有幻影指，幻影十八式！我可以點了你們的大穴，用幻影指點的穴，你們該知道，會如何？哈哈哈——求生不能，求死也不得，是嗎……」單英偉是一回頭對三位師太道：「我不想多惹是非，我希望你們，最好是一走了之，否則……」

那想到，一聲木魚，一聲引磬中，三條黃影宛如個大風車般，圍住了單英偉在走——

是的，單英偉的幻影劍是厲害的，也令人防不勝防。可是這三位主者，更是江湖上極難纏的健者，她們個個精擅小無極神功，即使不如單英偉的指使劍的靈幻多變，但是，三人合圍，到底是善於互補其缺，又何況：三人心意相通，還有抱着極大的原故而來，她們能一走了之？她們肯吃了虧就怕了……不，那怕死，也得阻住這個惡魔……

鐵拂塵、木魚、引磬，全是奇門暗器，並且，越壓越近，越近身，可就越令單英偉的優點盡失，劍氣及遠不利近啊，單英偉自煉成了幻影劍譜，自以爲是天下無敵，那想到，三個名不經傳的道姑，就令他險乎爲三人擊出的勁氣所傷，他不禁一聲怒嘯中，雙指並出，大開大闔中，一瞬時，劍氣縱橫中，將三主者，漸漸的逼出外圍，這可不好，三師太如果不能搶入內圍，那麼，時間一長，她們勢必爲單英偉的劍氣所傷。

「你們還不與我搶！」

看得出，單英偉實在不願用到搶，他想逼、求、哀、懇之情形下，將老大父女騙進府內。他更不想施展喪心昧良而到手的劍譜，但是，事已如此，不如此，他眞怕自己會爲人暗算送命。自己一死，這單家莊算是毀了。自己安置下多少的田產，自己又打平了多少的大盜巨魁，每年，自己可得到多少的贓物——自己與柴天王的聯親，哈哈，柴天王祇此一女，將來，柴家的一切，還不是落在自己手中……他不能死……他，本來是裝成個大豪模樣，一個馬馬虎虎，扳得上一流大豪而已。可是，誰又知，自己實在是個心懷大志的人。

而今，可算無可隱藏了，曲家的幻影劍譜是由自己出了手，對……哈哈，如果不是爲此，我會令大哥去娶個曲英，不是爲了幻影劍譜，我會幹？可是，大哥太笨，本來，以爲他是同氣連枝，不，他簡直是手指拗出外，好吧，他死我更好，那想到現在，出了事，突然，他又想到我不能本相大露，讓柴天王有所發現啊，此地的人全得死，決不可風聲外洩。

大俠與梟獍

可惡的單英偉，他要刧走大哥、侄女，然後，再殺自己人滅口了。否則，他，勢必會被拆穿西洋鏡，這可不太好。因此，他叫了，他希望能將三位師太的精神引開，然後出手誅殺。

三位師太本是武林上第一流的人才，非但自恃，簡直有些自傲，那想到，一個不甚出名的江湖大豪，也會是個硬對頭。難怪龍頭要再三分說，這個世界上，有不少埋名隱姓的，臥虎藏龍人物。祇要看差一分，哼哼，就會應了那句老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現在，又該怎辦？想她三個，出道迄今，幾時做過虎頭蛇尾，臨陣脫逃之事？三主者預備拚命了。

不料，正在此時，遠處傳來一聲極曼長的龍吟……三主者一聞龍吟，相互微微一笑，身形微動，好身法，就是好身法，也不見她們有什動作，祇見三朶黃雲，宛如奔馬般，分三邊退下，而且，在臨走之時，沉聲道：「看你如何打發這些人？」

單英偉不禁一凜，他自己心中明白，三主者分明已看出自己用心居意，他會殺死那些人。但是，殺人，不能一無技巧啊！還有，即使殺了這批人，自己的大哥又如何？殺……那麼，自己一輩子得與侄女結了個死仇，不殺，風聲依然要外傳，對付親家，就難脫得了梢，如果不怕，什麼也不畏懼，好，自己變成了出頭的椽子，自己得與江湖上的人士打個正對面吧……不打交道則已，一打上交道，哼哼，自己是半分的安逸日子也難過。不是自己去挑撥江湖間的血鬥，反而是自己捲入這些血鬥，並且，還得成爲這個血鬥的中心。

單英偉可發了怔，他狂怒了……突然，他是一聲狂笑中，人如一朶黑雲般，飛入了人羣，那些人是護住在四週，他們有些莫明奇妙，也希望能問出個頭緒來。他們那裏想得到單英偉來個裝瘋扮傻，而且，出手了，這出手是快，更且挾住了一股怨憤氣，單英偉首先出手是連刺三人，而這三個正是以輕功見長的江湖客，他們剛想問單英偉，也想捧抬單英偉，那會想到殺手已到，嗤嗤聲中，好個幻影劍，三人的喉間，立有一股血箭激射而出！

當三人面露驚怒之色，戟指還想問個道理時，可是，喉管已斷，音帶被損，命也保不住了，還能問個三長四短？而其餘人是猝然遇變，個個呆得一呆，對不住，單英偉就利用你們這一呆，蠻好，劍氣縱橫，立即展開了天羅地網的殺手神招，「嗤嗤嗤」，一連聲怒叫狂吼中，輕快的，將單英偉帶來的十八好手，一個也沒漏下，有的劍穿心臟，有的太陽穴中劍；好一個單英偉，他竟然身形一動，看清四週，奇了，不見了老大與侄女了。

「是那一個，是那一個與我單二員外作對？出來，別掩掩藏藏，別見頭不見尾，出來，出來……」他是奔前奔後，奔出奔進，可就是看不見一個人影。斜陽西下，此地，本來是個不太爽朗的地區，而今，斜陽似血，而今，有十八條屍身，還有一個形如瘋魔的惡漢……在叫、在嘶吼，聽來令人不悅，而看來，令人更有愁煩之意。突然，單英偉是一聲慘號，他翻跌在地……他昏死過去……但是，有一聲極清寂的語聲傳來：「好厲害——！」

然後是空山寂寂，然後是一片靜悄！此地，變成了一個修羅道場，此地，滿地屍身……血，一片又一片，一灘接一灘……不知道的，簡直是想破了頭也想不到，兇手在屍堆中，難怪有人要說好厲害——唉——

× × ×

「那會有這樣的事……」

「爹，爹——」是單超衆的驚叫聲。子呼其父，並且，不知其生死情況。因爲，單英偉是渾身是血——也不知是他的，還是別人的……祇不過，他本人的受傷不小，一樣在激流鮮血……他醒過來了，他看清了，來了不少人，是的，自己一行人那可逾時不歸，當然得來看個明白。現在，他們是看到啦，至少，柴天王啊，江湖三女俠……啊……等等，等等——

「我……大哥呢……」

「單二兄，且別說話，你傷得極重，倘幸，傷在心房稍偏……否則，你也與這些弟兄一樣，救也無法救了……」

「可是，可是——我怕我大哥——」

「哦……令兄不是回來了！他們是在墳上……」

「呃……啊，回來——這——」單英偉可說不上是喜，還是憂了。

「這位可是單大先生……」是柴天王在招呼，「喔，這位想必是令千金，唉，大先生，看，血，死人……而且，令弟也幾乎死……」

「哦！」盲人是冷冷的，也莫測高深的應了一聲。

「聽說大先生與令弟有些誤會！」

「不是誤會——」

「啊——唉，我是應該明白的啊，家務事，本就是難應付的帳。可是，大先生啊，您該看到了，人，是死了不少……」

「他們該死！」

好，柴天王可眞讓個單大先生噎了個白眼翻倒。人，有不少人是不通情理的，人，也眞能有幾個難以說話，難以相處的。不過大先生，他是特別的令人難以下手！總以爲，見了那麼多的血……對，他是盲人，他看不見，但也該聞到了血腥味吧？可是他置之度外。二先生與他就算有十怨九仇吧？但，在你門口，他即使沒死……做哥哥的，總該有個問長問短，他，竟毫不在乎……

「看來，大先生是不心痛了！」

「我，心痛的日子，早已過去，哼，後悔的日子，可能會纏住我一輩子。」

「那會出這檔子事？」柴天王的意思是：誰出手，有多少人出手？柴天王的估計，即使有過前車之鑑，但是，現在是打羣架，好手，沒有三個四個，也辦不到。何況：他查勘所得，脚印就有四個……不過，好像是三個打一個……而三個圍攻者，身手不弱，至於那個被圍攻者，更是不容忽視，可惜，他看不出三個出手者的來歷。當然，也更想不出被圍攻者是誰？

「你可以問單二員外！」盲人冷漠的回答着。

「二先生此行出事！唉，也可以說是與大先生有些關連，我們請二先生來請兩位赴宴……」

「如果我想去，不會死那些人？啊，雖然該死，可惜，不値得啊！」說完後，他在姑娘的引扶下，走了。更拋下了那些屍首！但是，在這個時候，可將個單超衆引翻了！他一聲怒吼，身形一動，在場人個個看出，單超衆的功夫，不太好……不過，他已可阻住了盲人父女的去路！

「慢走！我聞『人必自敬，而後人敬之』。相反，『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你，是自絕於單氏……」

「倒也不錯，我，是自絕於單氏！」

「如此，我就打！」單超衆見父親垂斃，而且，又有幾個至交好友，死在此地，他是實在恨盡恨絕，說實話，爲了請盲人父女，竟然會出這樣個大兇殺來，如果不是爲了怕殺手，如果不是怕血染單家，如果不是怕自己的聘妻不能回來，他們會一而再的上此地來？看盲人的驕狠、毒絕的神色？他發了少爺脾氣，他要打盲人了，不理他是自己的伯父與否。

出手是快，不過，浮而不實，快而無力。盲人是根本不動，不避，但是，姑娘不肯看自己的父親被辱，她是出了手——衆人看出來，姑娘的出手更不成，在山中居住，防身是有餘，想出外在江湖上跑，那是大大的不夠了。

雖然如此，超衆的出手還是讓若卣格住了，超衆還想變招格擊，柴天王是老江湖，江湖人最怕以下犯上啊，老人是哈哈一笑，身形似風的一晃已來到了兩人的面前，起左手沉聲說道：「賢婿不可無禮……」喏，這就是老江湖的厲害了，他不願讓人家說他祇帮親，而不帮理！所以，他是阻格女婿，現在，就看姑娘懂不懂了。如果，她依然出手，如果她一個不小心而還了手，那更好，可以押，那個沒家教的孩子走！既免了爲人說嘴，更落一個一帮兩便。

不想若卣姑娘是比懂禮的更懂禮，有個老人出現在面前，她祇求父親的不受辱而已，有人代出頭，她是一個檢袵萬福，一面已扶了父親走了！單超衆還在大叫大吵，盲人父女已不再聽他的狂吠，步入自己山屋中，門一關，哈哈，可是「關門成一統，何論四季時。」

夕陽已下，人，也已走了。祇留下十三來家丁下人，他們在整理，埋葬死人……可就怪，不知什麼一來，面前，多了一個人，有二個胆小的，幾乎磕頭叫祖宗了——因爲，他們看見一個身穿長袍，這顏色因陽光已沒，月光未上的尷尬時分，看不出是黑，是灰……而那只面孔……就和那些死人沒個分別。

「鬼！」字尙未出口，可那個——也不知該叫他什麼——他，嗯，就是他可在翻來翻去，翻那些死屍，看他們的創口，

他是似笑非笑的，說了聲：「狠！」他放下了死人，對那些埋屍者道：「不可提說。」手揚處，祇見一道金虹，飛在那些人面前，是赤金塊：「每人一份，如果說出我之行踪，你們死得會比他們更慘酷——」說完，也不再理他們，他走了——而前面遠處，依稀走來一輛車……

「師父，我們到那裏去？」

「去救人——」

沒有說話聲了，祇有馬在踱着方步，不知她怎麼攬的，明明沒有路的，哈，走着走着，豁然開朗，走着走着，有條捷徑，月亮掛得很高時，馬車已走出了延平城外了，時已深夜時份，而大道在望，馬，突然四蹄飛騰，向前帶了車子，宛如箭樣的，走出老遠。可以說，誰也不知道，延平城中有如此一車一馬。他們可以稱得上來無影，去無踪……車伕是根本不必鞭韁，而且，如果你也是個車把式，可以看得出，他，根本不提韁，收韁。他眞正當得四個字：「信馬由韁。」

車中人，從來沒有表情的面上，今夜，看得出有兩行清淚，不過，別以爲他在哭，看得出，面色是透着些笑意。這個笑意是你該用心辨認，才能看出。

一片平原，一陣陣秋風，趕夜路，放夜站，實在是個好時光，但是，車中人突然坐起了身，他敲了敲車廂，分明，他是在關照趕車的，前面，可能有事！

其實，月亮也該下去了，金星——又名啓明星該上升了，一天已過去了。事實俱在，這個時分，極少極少有人趕路，這是最好睡的時候啊！嗨，有人，是兩個少女，看來十分的俏麗，曉風吹來，衣袂飄揚，可眞有些飄飄欲仙的味道。

「曲大俠！」

這三個字一出口，駕車的車伕幾乎跳了起來。

車門打開了，一張比死人還難看的臉，可是這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却別具一股懾人之光華。

「你們一路辛苦了！」

「奉師主之命，屬下不敢有嫌！」

「你們一路辛苦了！」

「奉師主之命，屬下不敢有嫌！」

「我不是你們的龍頭啊，使者啊，主者啊的！何必來這一套。唉，我是早知道，人，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缺漏，讓你們抓住！」

「師主命屬下報告，不，是與大俠說個明白。如果不是大俠手下容情，咱們，可得跌了個沒頭沒臉的跤！人，終得有個死，因此，死，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怕祇怕死得不淸不白，不乾不淨——」

「我以爲，過去的事，大可不必再提了！」

「對，師主決不是向閣下討好。不過，閣下至性至情，人中英傑——」

「我聽不慣——」死人面是流露出些討厭的情緒來。

「唉——」其中一個少女嘆了口氣：「使主是再三關照，我們，祇是來補報，決無別意……」

「好，有煩兩位小姐轉言！」

「什麼？你稱呼我……爲小姐！」二個少女分明是受寵若驚，也可以說，她們從來沒人稱呼她們爲小姐過。

「爲什麼不？某，本來是獨來獨往，一無牽掛，而今，不錯，我會有幾個親人，唉……」他的嘆氣，可眞能令一切籠罩上一層苦惱之愁緒煩意。「我會令他們遠避人世，我會代他們掃清荊棘，我會代他們找得個世外桃源！因此，我，不必叨蒙大德！也就是說，我的事，自有我自己來料理。」

「人手太少啊！祇怕顧得頭來，顧不得脚啊！曲大俠！」

「何不冷眼旁觀！」

「我們能嗎……哪，請看……」對面聲到人到，而又一輛馬車，看得出，這車、馬全與他的一樣，當然，車內不同，而馬的神力，機智也不同，奇怪的是，連個趕車的，也是一模一樣……

死人面孔陡然一凜，他看出來，來車一定有大事，而且是與己關的大事，他不由一聲淡淡的笑：「有煩師主大神，更且化裝爲下人——此恩此德……」他搖了搖頭！

那個車夫却笑了，因爲，她知道，她的一切奔走，並不白費。這種冷人，從她的暗中觀察——當然，此公那會不知，因爲，他是藝高人胆大，自己又不是設阱害他，所以，他是大大方方的置之不理——他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人。而今，他可說出了大恩大德這四個字，她，所以笑了。

她是打開了車廂——天亮微明下，何況：活死人是十五年來處於黑暗中，他可以在黑暗無光之情況下，洞察一切。他那會看不清楚……車廂中，睡了一個花白頭髮的婦人——他立即明白了，她，代自己去救了華大嫂……可是，即使華大嫂功力因受挫而損耗不少，可也不至於悶聲不知啊！

他如一陣風般來到了車邊——不過，如果有眼光的人，可以看得出，目前，他是週身已佈滿了功勁。他一手扯起了那蓋身的錦被一看，他幾乎昏了過去。天下，有這種畜生——他記得華大嫂……在窮山間，在黑暗中，他一直在想，那些惡人，他日夕的祈望他們別死。他更記住自己的朋友的臉，將他們一個又一個的銘錄在自己的心頭。他更祈求天——唉，他是個不信天的人，也不得不要天代自己照顧他們，別傷別苦——更別死。

而今，他看到了自己畢生唯一的良友的妻子，落了個如此的下塲……沒死，但是，她比死更苦，更不幸。血，已乾了，可以說遍體鱗傷……他突然笑了。他莫明其妙的點了點頭，對，對，對，是該這樣——不這樣，他那會十倍，百倍的還報他們？

「大——嫂——」從來鎮靜如恆的人，這一聲叫喚，竟然會叫得如此凄然、抖戰——

「畜——生，畜生——你——死後，不，我——死後，如何見可蘊？」

「大——嫂——」

「我——反穴……哈，我可以反穴……」突然，那個婦人一個翻身——「我死了——我——見到了誰？是，凌卣，是曲凌卣——啊，對，死了，可——卣弟，代我——蓋上衣幅——蒙住我面——我不能

，我不能——見可蘊，我，沒將個孩子敎好——」

「大嫂，你沒死——」

「我……沒死？我，還活着？我還活着做什麼？」

「看他們的報應——」又冷了，又狠了。

「你——你是誰？奇怪，我不死，我見的不是凌卣弟？」

「大嫂！我是曲凌卣！」

「啊——你——沒死？你——」

「我死不了！但是，我已把我自己早已當作了死人。因此，我，以活死人的名字在走，在走——」苦笑了：「其實，我走什麼？走江湖，闖武林。不，我在找人，想不到，他們祇是搬了一個窩——更想不到你會走出了故鄉……」

「凌卣弟，我——該怎說……畜生，我那個畜生……」

「我自會安置他——不過，大嫂，我，祇能說，他，不配做若卣的丈夫——」

「他那配，他那裏配啊？」她哭了，誰也會聽出來，她說不配，還是希望能配……但是，孩子實在太壞，連娘也能出賣，這，又該說什麼？其實，也眞沒的可說的啊。

活死人，想將華大嫂移過自己的車子，但是，那個女扮男裝的車夫在說：「你，遇到了這種事，也會亂了心神啦。請問：你車上有這些被褥寢具了——你不怕她吹風了？」

是的，活死人實在是爲情所激動，他混忘一切。而且，他自以爲這多年辛勤刻苦的鍛鍊，世上已無可以令他棘手之事了，可，對付個女傷者，他不禁搖了搖頭。目下，她渾身是傷，再加上她自動反穴，身子根本已弱得不能再弱；血傷、破口，最怕就是吹風。現在，他算是看清了，當華大嫂一個翻身坐起時，那個車夫已代她裹了個實。自己——男女授受不親。自己，他看了那個假扮的車夫一眼，而看出她眼中，露出一絲狡獪的眼光來。

女人，是天下最弱者。然而，至柔可以尅至剛。女人是不可思議的，如果，當其有所求時，她是會不顧一切的求到，那怕是死，她們祇求死前的一息。

他突的又記起了那個可怕而又可敬，可憐而又可怖的師父生前的敎訓。但是，他下意識的看，看自身，突然，他眼望遠處，不禁喃喃自語道：「活死人，你的眞正的對手到了。」

突然，遠處傳來了一聲尖哨音，假扮的車夫微微一笑道：「可否前去一敍。」活死人是傲然的點了點頭。他進了自己的車廂，馬蹄聲，車輪聲，此起彼落，彼落此起的，向遠處走去。現在，活死人的車，跟隨了那輛摹倣自己的車前進。不多久，前面的馬車，已走入了一條長草沒脛的，看來無路可通的小路上——走着走着，哦，前面有一支火箭射起。立即，一朵黃雲飛起，在前車前，出現一個頭大身短，雙臂特長的老者，拜伏在地。當前車走過，他可是對後面一輛車的車夫呲牙笑了一笑：「少鏢頭——」

車夫一見此人，尙幸他是在高人門下，已有些日子，所謂日久有功，他也是笑了一笑：「衛天君！」不對，又聽得那匹馬在笑，希聿聿的，車夫是眞正明白，這匹馬是匹通靈的神駒，牠在笑，是一定有道理，他不得不留了些神。因爲，事實俱在，要麼前途坦蕩，要麼，打了個天翻地覆。

走着，走着，前面突見一個大火圈，而圍住火圈的有不少人，火圈之中，却有個人，一個滿面驚惶，渾身抖顫的人——

前面的車，突然的車廂打開，祇見那個半百老婦，已坐了起來，她是看得清清楚楚，車子一近火圈，那火圈中人一聲鬼叫：「是你……娘……是你——」

不問可知，此人正是華大嫂的獨生兒子華嚴容。

「畜——生——」華大嫂在抖顫——她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會在這個地方，見到了自己的兒子。那個出乎自己意外的兒子。不錯，她爲兒子所賣，她讓兒子用了迷藥——那裏想得到，自己親生的兒子，會用這種下三流的蒙汗藥。當她發現自己被扣住了的時候，她恨不能一頭撞死。何況；兒子所求的，祇是一個分舵的舵主，夠他揮霍，如此而已。現在；那個所謂第三香主紀平，祇是在對自己要求，其實，說是要求，還不是要脅——他要自己乖乖的認了，成全了兒子，也成全了聲威震八方的項欽。他的兒子項青選是看中了單若卣，他必需娶得她。要她出面提親，說親，當然，她如不肯，他們也不會在意，他們會殺了她，然後，由華嚴容代說。不過，如果由她說麼，項欽是決不食言，他會傾全力，代華家報了大仇。

華大嫂幾乎讓自己的兒子氣了個半死！她怒斥兒子，她希望兒子能明白，他不能這樣沒骨頭。

孩子走了，她開始受了罪。項欽還想希望華大嫂能回心轉意。還有，她得交出華家的最後一部神訣。

現在，澈底明白了，項欽，還有別的野心。華大嫂是個剛强的女人，她恨自己的兒子，也恨自己的敎子無方。她施展家傳的獨門反穴大法，她求死——奇怪的是，她依稀聽得一聲不可，身後有一股暖氣護住自己的心脈，她不知後事，她昏死過去了。

一睜開眼，看見張陌生、却又相熟的臉。是自己的好友——一個已經死了很久很久的好友——但是，她醒過來，却看出個奇跡，她並未死，祇是身上已支離破碎。因爲，自己的反穴法，震斷了週身大脈，奇怪的是，心脈怎會不斷？還有，自己一直以爲死了的好友，他沒有死……

現在，她看到了自己寶貝的兒子。一觸眼簾的是；他那怕死、可憐、可恨的神態。華大嫂是恨不得這個畜生立卽死了的好。

他在叫娘！你，畜生，你還有面孔來叫我？我，可沒面目來應你啊。

「你——你——爲什麼不死——」

「我，捨不得娘——」

唉，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騙娘啊——華大嫂再也忍不住了——「嚴容——你來？你過來——」

「我，不能——娘，這是他們的七煞神火……我，我如果，越火而過……我——就會死——死得像個……嬰兒……」

「大可一死——」華大嫂是恨極的，迸出了這四個字！

「娘啊——你生我，養我——你就忍心——我死——」

說得挺不錯，華大嫂可眞想反問他一句：「你用蒙汗藥時，你爲什麼就忍心我死了？喔，對了，我老了，我是該死。如果我死，能令你有個快樂的一生——」突然，一朶彩雲飛起，祇見那個青衣——穿綠色衣裙的，在半空中一個「雲裏觔斗」，人似一隻彩雀般；跌入了火圈中。華嚴容連看還沒看清，祇覺半身一麻，人已爲一股大力擁起，又感一股重力推出，人，就如枝利箭般擲出——面前微聞有股腥香味的熱力撲來，祇一下，已脫出了火圈。驚魂甫定時，「嘭」的一聲，眼前一花，祇見一隻掌影兜頂打下：「畜生，去吧！」一聽出是娘的聲音，而頂門已中掌，想到娘的玄女掌的厲害，剛慘叫一聲：娘，這個沒用的傢伙，已一口氣還不過來，就此昏厥過去了。

「畜生——你——」華大嫂也以爲擊斃了逆子。到底是自己骨肉，不禁悲從中來，號啕大哭起來了。

「大嫂，你也氣糊塗了吧！」那個車夫嬌滴滴的說着話。令個華大嫂一時間，摸不着個頭腦！

「您自己倒反了經脈，雖然，心脈爲人護住，但是，渾身無力，試問，你有什麼勁能打死他？此子心思極快，並且，更善於隨機應變，他，可是裝死給你看，要你上他的當，中他的計——！」

華大嫂立即恍然大悟，一想，自己眞是想扁了。唉，孩子，我是捨不得你——到了如此地步，我還是捨不得你，我該死，我是實在的該死。

不想，她這裏還沒想完呢，自己突然已爲人扣緊了頂門、心門兩大穴。耳邊又聞得一聲極陰狠的說話：「列位前輩，叔伯……我，是個逆子，那是變也無法變，改也改不了啦。如今，我祇能一不作，二不休，扳倒了胡蘆，潑了油。請您們高抬貴手……」

「你是要放你一條生路而已——」

「不，我要你們放我的朋友項少當家走！咱們一塊走！」

「如果不放呢——」

「我，反正是死了，娘，你是沒給我半天好日子過，我陪你一塊兒死，死了見死去的爹，我得問問他，爲什麼祇顧自己逞英雄，要我過那種苦日子？我過不慣，我過不慣——」最後三個字，他就像隻餓狼般乾嗥，可憐的華大嫂，她非但無力制敵，現在，她是更無力反穴自盡。她眼怔怔的看着自己的孩子，他可以爲了別人，那個什麼項少當家扣住自己生他的娘——世上唯一的親人。並且，他更說出了，他要過好日子。

她流下了兩顆酸辛的淚珠。她眞希望，孩子，你殺了我吧——別叫我在這個世界上現世了！

眼前一聲極陰極狠的冷笑聲，更不知什麼一來。她看到了一張雪白的臉，那張一無表情的臉上，却有着兩行清淚。而又聞得一聲極凄厲的慘叫，自己的孩子，明明扣住自己心、命兩要穴的孩子，四肢凌空的在抖戰，在號叫。還有一聲冰冷的說話：「大嫂，本來，我想救他，敎他，甚至於，我會給他世上的一切……但是，我能嗎？大嫂，你自己說，我能嗎？如果，你說……該……給……他……」

「不，曲大俠，即使大嫂說給，我也不能。我寧可爲你殺了，我也會殺了他。立即殺了他——」車夫說得似斬釘截鐵。

「娘——娘——」華嚴容祇會叫。

「大弟，放了他——」華大嫂說着。現在，她是心平氣和的說着：「大弟，祇讓他活！是啊，該叫他活下去啊！你大哥祇此一子——」華大嫂突然哭了出來。

誰也該明白了，在從前，一家人的香燈後代，可是看得十分重。做妻子的不能爲丈夫生下一男半女，那可說是犯了七出大條的。華大哥是死得可憐啊……而他，

華嚴容道：「我要你們放我朋友項少當家走！」

祇此一子——多不好，是個男孩子。

「師主你好。」

哦，又來個少婦！啊，是賀三嫂，她可是個見多識廣的女子。她出來，一定有話要說。有時候，有關世間法，她的計算，眞能比師主，主者高明得多。

她附住了師主的耳朵說了又說，師主是點頭又點頭。然後，她對活死人看了一眼，不想，活死人是阻住了她的話頭，他。是搖了搖手，嘆了口氣，手一鬆，將個華嚴容投擲在地。可是，你這兒才放手，車夫却已一個旋風轉起，向那小子撲去，死活人是長嘆了一聲道：「誰也不准出手……」邊說邊巳與師主——那個喬裝車夫的，連對了七招，這七招是快如閃電，疾如勁雷，但，活死人是神定氣閑的連還七招。既不緊張，又不匆忙，眞可說是舉重若輕，也可說初寫黃庭，令在場人個個看得心曠神怡！說不出的舒服，開心……不過，賀三嫂姚玲，可巳扣住了華嚴容。她是突的一聲喝：「殺你這個禽獸不如的畜生，勝造七級浮屠！」

對，在場人個個有這樣的感受。

陰謀中之陰謀

照理，這是一個極好的偸襲機會，不！應該說，活死人該有個缺口破綻，讓對方抓住，因爲，姚玲——賀三嫂是扣住了他的人，這一聲斷喝，或多或少該令他有所分心分神，而且，他的對手又是個江湖上一流一的好手，那怕你有千百萬一之可乘之機，她也不會放過，唉，事情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議，至少，與其對手的玄天仙女，牠就一些也沒覺得，活死人有甚心情不寧之處，更令其感到難能可貴的是，活死人分明放了牠一馬，他的出手是這樣的大方，乂是這樣的從容……不過，從眼神中可以看出來，第一，姚玲眞的出手，對華嚴容有什不是，那麼，他的還報是決不會輕……她開始有了怯敵之心。

車上的華大嫂是流了淚，多年的壓抑，多年的不幸，令華大嫂看清了多少的人情世故，她想不到自己的兒子是個如此的人，一個犯了衆怒，而且，乂是可恨可悲的人，至於目前，自己就算有了個靠山，這個靠山，人祇一個，最多也不過二個，對手可起碼有十來廿個，饒你本領高強，武藝非凡，人家是爲了自己，插手在這場是非中，何必呢！孩子該死，讓他死吧！

「大弟——大弟，住手！」她簡直像是在哭號。

好個活死人，他對喬扮車夫的師主看了一眼，嘆了口氣道：「對不起！」

師主，幾乎忍不住爲這個三字，勾出了淚來——是的，玄天仙女是出了名的冷酷無情，然而，她祇覺得這個世界根本無眞情之可言。因此，她無情，她孤傲，而今，祇有她明白，要如此精明，利害，而乂武藝超凡入聖的活死人的口中，吐出這三個字，可眞該有萬鈞之重，也可以說，他向你認了不是，他能？他能請人寬恕？不，分明，他是爲了這一對毫不起眼，根本不算得什麼的一對母子……

由此三字，可看出此人之外冷內熱，由此三字，可算是他將自己的缺點，交了給你，人，所以可以橫行無忌，就因爲如著棋般，你看不出破綻，而今，他爲了一對母子，他將自己的致命缺點顯示……他寧可自己死，他不能令這一對母子，在他眼底，吃了虧去。

「値得嗎？」玄天仙女低聲的說。

活死人無可奈何的笑了笑，玄天仙女不知爲了什麼，她會覺得一陣暈眩，她突的看到了一張淸秀，脫俗的臉，一個如此震人心弦的笑，也祇有她，感到了活死人的美，原來，活死人的笑，是美，是可愛的。

「大嫂！我不會令你失望。」

「不，大弟，讓我說幾句話，還有，大弟，你是我的兄弟，你不會令我失望，你不會要我無面去見你的華大哥？」

大嫂說一句，他十分虔誠的點頭，問一句，他點了一次頭，然後，大嫂她笑了，她對姚玲說道：「這位大娘，暫請放下那孽子！」

姚玲是十分聽話，果然放下了那個華嚴容，當然，這個小畜生，試問，他乂能走得到那裏？

「大弟，我能望得到您來，我，巳經是喜出望外，當然，老天是公道的，決不能賜了這個，還得賜給了另一個……她賜給了我個好大弟，就該有個忤逆子來對銷……當然，這畜生是我生，是我養，怪，該怪我沒有好好的敎……我，有愧於你的華大哥，不過，我求你饒了他，讓他活，可決不能讓他害人啊……」大嫂哭了……

「這位大娘尊姓……」

姚玲可讓華大嫂點名道姓了——她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事實上，不是活死人，她早巳死在太原城外的冷香小築內，今晚，她是爲了大局，可是無論如何說……她對活死人是有些個恩將仇報。

江湖人可最要不得的行爲是，恩將仇報，姚玲那會不有些羞慚之感。

「我……姓姚，夫家姓賀……」

「我那孩子，實在是不像話，誠如你言……該殺了，以免他將來，爲禍武林……大弟，我可是看得比你還透澈啊，孩子巳無藥可救了，讓他爲禍武林！你肯嗎？如果，他有了你的本領，那麼，他……」

「娘，我有了大……大……叔的本領，我變好啦，我……再也不會……看人而色，我……會娶了若卣……我……」

「放屁——」華大嫂可口出粗言了：…「你能去糟蹋了那好的姑娘……如不看在你父生前……」華大嫂說不出口，「賀大嫂……」半晌，她說：「毀了他……」

姚玲是個聰慧多智的人，她當然明白華大嫂說這三字用意，但是，她，能嗎？老實說，一舉手，就可將華嚴容的全身功力散了！然後，他祇是個男人……當然可以生兒育女，不過，他決不能再涉足江湖……那是個好辦法，可，該由我來出手？

「大弟，你答應過我，不會不聽話……不會令我失望，更不會要我無面去見你大哥……」

活死人他點了點頭，突然，他是一個騰步，不，他眞正的像一縷輕烟，誰也沒有看淸他是什麼走的，一瞬眼，可說是眞正的一瞬眼啊，他巳到了華嚴容面前。

華嚴容他巳見到了那張白得可怕的臉

，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神，他大叫：「大——大……叔……饒……饒我……」

看，華嚴容那副可憐樣——護頭縮身，活像個小孩怕挨打那個樣……可是，他聽到了一聲嘆息，是如此的失望，乂是如此的怨恨……突的，華嚴容祇覺得他的頂門，莫明其妙，自己保護得好好的頭面，手臂不知什麼一鬆勁，而頂門一涼！哦，倒蠻舒服的，眞想睡一覺，好吧，你就睡吧！華嚴容是睡着了——呼嚕呼嚕的凈打呼，睡得可眞香甜啊！

「大嫂……」活死人突的向華大嫂跪倒了：「我……不忍見華大哥有——這樣個……」他說不出口了。

「沒用而乂心黑的畜生！」大嫂代他接了下去。

「唉……」那聲長嘆，可眞令人聞而心酸：「我，來遲了！」

「不，大弟，你出的手，那更好！」

「我，令他再不能够習武，還有，大嫂，我得將他收在身邊，我怕他會讓人抓去。」

「如此無用之人，還有誰要他……哦……」華大嫂依然不脫她的機警，她明白了，孩子會拖累了活死人啊……

「曲大俠。」是玄天仙女在叫他。

活死人正在踱着方步，此地祇有兩個人。

「我明白你的好意，可惜，曲某素來是獨來獨往——」

「能嗎？」她笑了。

「唉，我會退出江湖的啊……」

「但有太多的人會找你——」

「我想……我，自衛之能力，還是有的！」

「拖了一堆人，怎辦？」

「哈哈哈——」一聲爽朗的笑聲中，活死人道：「我不怕拖累，至少，我會令他們自守門戶，除了貴敎之外，還有誰能對付我？至於貴敎麼，咱們恩怨巳了……後會無期了。」

「能嗎？」

「爲什麼不能？」突然，他看到了師主的眼神，他不由苦笑了笑，說道：「應該能的啊……」然後，他回身走了！而玄天仙女她看住了此君之背影，突然，覺得他是那麼的孤傲，却乂是如此的可憐！她眞想——

遠處，却傳來了三聲鐵板聲！這三聲鐵板響，令玄天仙女凜然一震，她依然是看了又看，然後，她咬了咬牙，向鐵板聲來處，走去，走去，沒入了暗中……

一車一馬……哈，車夫有了兩個了，一個是原來的，一個是穿墨綠色長衫的文士，尚幸在深夜——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臉色，沒人見。

延平城中，那個爲人咒詛的單家，這幾天可又有了事，那些閑人可多了不少的閑語，說什麼娶新婦，娶新婦，新婦沒來，死人到……乂說什麼，人啊，死了幾十個，有些人更是亂說亂講！說什麼，來賀的親友，喜酒還沒喝着，人巳死了有幾百個。

眞有可能，由幾百個上了千……誰家有那麼闊，請人喝酒，請了千個以上？延平城可不是個大城市啊，來了那麼多的人，還得了？

可乂有人說，單二員外將近死了，這是從來沒有的好事！如果這個傢伙死了，哈哈，一天大白！但是，單二員外與他們有什麼關連？什麼也沒有，就是爲了曲家……那麼好的人家，給單二員外一手給拆散了，他們是代好人出氣，如此而巳。

× × ×

「爹，你在看什麼？」是那個姑娘！最近，她的眼睛可特別大了，當然，這顯示了她，人是越來越瘦了。

事實上，祇有她父女倆是眞的明白，單二家中事。現在，逢到單家出事，她的家中，就有一份血帖，上面寫着，死人的名字，有幾個死了……

爲什麼不來對付自己父女倆……姑娘可犯了愁，現在，祇有他倆明白了單二的陰沉可怖，幻影劍的出手，老大是怕了，即使有人在暗中對他說，要他放心，單二的幻影劍是不必怕，但是大先生他能信？還不是你說你的，我聽我的……還有，幻影劍出手，他的心是碎了，本來，他還有一些的希望，眞，他是實在的希望不可能成眞的事，竟然能成了眞——死人復活……現在，他說，即人他沒死，乂有什麼用處，在幻影劍下，他沒死，還不是讓老二再逼他死一次。

那位好心朋友說：幻影劍不怕，這個世界上，說大話的人還少了？就算是老二，他罰過了多少咒啊，說他如果見過幻影劍譜，如果自己是爲了謀奪幻影劍譜！還有，他如習煉幻影劍譜……他會死啊，不得善終啊，千刀剮，萬刀斬啊……而今，乂如何？還不是使出了幻影劍來了。

大舅子實在是爲了幻影劍而死。自己，却是個首禍者，他不是中了計，他可是逼大舅……那麼，大舅能說出藏譜之事？他不說給老二聽，曲家能完？大舅子會死？還有華大哥——而今，除了西域的佛門般若劍，中原老怪的聖心劍之外，根本沒其他劍法可以對付幻影劍……

世上三大神劍……幻影劍居其一。

即使其他兩種劍法另有傳人，也祇能並駕齊驅，世上決無可以破此劍法的人。

單二在殺人，將殺人的帳，劃給了對頭。

單二是眞正的魔頭啊……他殺人，他自傷……然後，再殺人！柴天王他們決不會明白，眞正的殺手，就是與他稱兄道弟之人！他會殺多少人？這是個謎！

本來，希望曲凌卣未死，現在，唉，死了的好。至少，他不必看見惡人當道，憑仗了自己祖傳劍譜，而殺人無算……大先生在担心，而若卣是明白了老父心意，她能不担心？所以，難怪她眼大而面瘦了啊。

酒香撲鼻，最近，大先生有些狂態了，不理什麼大舅子專用的酒啊，酒完自盡了的，他祇是在担心，該有多少人，會死在老二的陰謀中。

柴天王也瘦了，事實上，他的女兒不見，而今，乂死了三個專誠而來，代自己料理婚事的好朋友，最担心的是！親家！單二是傷得極重。最近一天，他看來是奄奄一息的，在託咐後事，要自己好好的看顧超衆，因爲，即使還沒成親，超衆總是

柴老的女婿啊——看，柴天王能過得舒坦了嗎？

他眞想與自己的好友戚子銳等有個商量，奇怪了，他—還有裴對江、閔神行，司徒燦連江湖三女也不見了，這可有些不對勁，柴天王自從經過闖江一役後，他是不敢自命不凡了。老了，他才眞正的理會到，江湖，有着高人，而高人之上，還有高人……何況，一到了延平之後，死人又死人，紅事沒成，白事接連而來，他是一直在企求，別再死人，別再死人，所以，當他不見了那些好朋友時，他能不担心？

奔進走出，最後，依然不見人。去看什麼名勝古蹟，唉，延平有什麼大不了的古蹟。還有……不能你去我也去的，等吧，唉，希望能在吃飯時分，該見他們了吧……不對，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鐵面比丘慈慧師太，她是個尼姑，還有，她好靜，更有一個不對處，她有傷，她爲林素娥的天竹法，幾乎被傷得死去活來，她那會出門？

他搶步到慈慧師太的靜室內一看，苦，慈慧師太在笑，而身前，一片殷紅，她見到了柴天王時，她祇能吐出一個字：「二……」二什麼？柴天王當然不能明白，他必須先便看顧老師太，最先得看她傷在何處，可惜，他是男的，雖說，老得可以落棺材了，但是，老師太是個比丘尼啊，她生平極重戒律，因此，她即使殺人，也得訪明了此人之劣行惡跡，否則，不輕易出重手，也所以她有個慈慧的法號。請教，如今，他能代她解衣視傷嗎？

柴天王跳了脚，總算驚動了內廳人，連素來不該下佛樓的單二奶奶也出來了，首先，她按住師太的手腕，可惜，師太是吁了一口長氣，她已魂歸極樂，再也不會說東道西了，柴天王可忘了！忘了檢視師太之行李，師太的行李雖小，却有着她本門的佛門重物……那部法華三藏論。

單二員外得悉慈慧師太死耗時，他已昏死了幾次，再得如此兇訊，單英偉是死了。單超衆在跳脚，單二奶奶，那位聽說與丈夫不太融洽的女人，今天，她是十分鎭靜，喝止了超衆的大叫小號，她是走近丈夫身邊，她按住了單二手脈，冷冷一笑道：「死不了！」然後，她放下了單二的手，命人準備了苦艾、藥末，在她的薰炙之下，單英偉又悠悠甦醒過來。可憐，他是滿頭渾身是汗……他苦笑，他氣喘，他流着淚對柴天王道：「小弟——如何——說……才……對。」

柴天王祇有搖了搖頭，說實在，辦婚事，弄得如此狠狽不堪的，也祇有他了，再稱爲天王，天王能役使神兵神將，可是，現在，他是變得一籌莫展。而且，在人間世啊，這個天王可憐不可憐？

還有可憐，可震驚的事發生呢，那幾個好友直到了深夜，不見歸來，攪什麼鬼？天王不禁有了煩燥之感。柴天王目前是十分需要有個人，陪他分說分說！可要人之時，一個也不見了！您說，煩不煩？

第二天，柴天王醒來時，却莫名其妙的，看見了一張柬帖，上書兩個大字：「速歸。」既沒有上欵，也沒有個下欵，什麼意思？老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不過，叫自己回去，事實上，他是十分的希望能回去。早些回去，眞的，自己還有大片基業在啊。目下是交付了續弦玉面天鳳鄧芙苓掌管。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天王砦還可能出些事呢！可惜，那幾個好朋友又該怎辦？

總得向親家有個交待，唉，單英偉如今傷得如此厲害，自己既不能相助一臂之力，那麼，自己……還有，這托孤之事又該如何？婚事鬧了個不清不楚，柴天王幾乎想自殺了。眞，那會有這麼多的煩惱事找上了他？

他算是讓人請到了單二的房中，一股的藥味未散！單二他是比昨天不對了！

「親——家——聽說，您有——事——找我——」

「是啊！您先請別太担心！我說，你聽，事情該怎辦，還是該怎辦！對嗎？不過，這婚事，看來，有些……有些不吉利……而今，戚兄、司徒、裴、閔，唉，不知什麼一來，不見了……連三個女娃子……我是弄不明白，可能……」

「且慢！」

「呃，你，親家！」柴天王可看出有些不對了，爲什麼？因爲，單二這兩個字，可十分有力。

「他們幾時不見的？」

這，很流利嗎，攪什麼鬼啊！

「昨天……大概是吃了午飯之後……」柴天王越看越不對了，親家可不像個傷得將死的人啊，他算是在玩什麼把戲？

「他們什麼也沒說？」

「我可是感到十分奇怪！」

「他們跑了？溜了？難道，他們——看出些什麼來了？」單二是自言自語的在和自己商量呢！這可引起了柴天王萬分的不滿。柴天王一生爲人，有個好處，坦誠，磊落，他最恨打小算盤，用小計謀。至於陰謀害人，他更加反對。而今，單二的行動，可令他有了個大反感。

「老二，你這是玩把戲啊？」

「和你？我會和你玩把戲嗎？你也配嗎？」

「啊！那你……你這是對付誰？柴天王以爲單二是有心對付別人！」

「我不是對付，我是得瞞人處且瞞人。再說，遮掩世人眼，也是不可不用而已！柴九，你看着辦吧！」

「你——」柴天王轟然的站起身來：

「單二，你與我也來這一套？」

「越是走得近，我是越得小心……」

啊，這是什麼事？呃，記得了，記起司徒燦對自己說過：「這件事，其中有些說不出的古怪味！」

是的，當時，他們幾個是圍繞住這個古怪味，你說我講的，但是，誰也說不出個古怪味在那兒？最後，司徒燦是有意無意的說過：「苦肉計」三個字，對，有那麼心頭一凜。但是，自己是個草包，自己祇是看着單二的死樣，想不到是他在做戲！而今，他哈哈一陣大笑道：「單二，起來，咱們老親變寃家，可以——咱們玩幾手——」

「你配！柴九，如果不是看在你蠢得可憐，你能活到今天？但是，走了他們這幾個倒是個難題……」單二又沉思了。柴天王能受得了這個，一聲厲嘯，洪洪發發的，戟指對單二道：「你是假裝有傷，我也不必佔你太多便宜，咱，坐在這椅上，與你推幾手！」邊說，人已坐在太師椅上，雙掌一圈一揚，柴天王實在有他不乏的造詣，這揚之一力，說不上是排山倒海，却也是力發千鈞！

「這就是天王掌！」單二笑着說，而右手一個反手上掠，奇怪，天王掌的掌力，竟然爲這一掠之力，「嗤」的一聲中，劃斷了！就如單二這手指是一柄無影長劍，而劍氣透出，掌力立斷。

「劍——劍氣……」柴天王只能覺得這「嗤」的一聲是劍氣。他決想不到是幻影劍！可是，單二冷冷的笑了笑，「嗤！嗤！嗤！」的一連串勁風中，柴天王分明覺得，自己爲單二的出手所困。並且，饒是自己全力推擋，可憐的是：這勁風又勁又直，因此可看出來，自己的掌力分明是隙漏太大，因此，單二他可能是指下留情，這就令柴天王大驚失色，突然的，有了個恍然大悟，人，是他殺的、爲什麼？當然有他個極狠的陰謀在。

「你——意欲何爲？」

「我……要以你爲餌！」

「你說什麼？」突然，柴天王祇覺得左肩一痛，而一股鮮血，似箭般激射而出，這一來，壞了。柴天王可算是聽人宰割了。「嗤嗤」連聲中……可憐，柴天王是遍體血傷，更可惡的是，聲脈均斷，柴天王是成了個啞巴。而兩手的筋脈爲嗤嗤勁風割中，柴天王心中明白，他成了殘廢，他再不能用手，用口了。

還有可惡的事呢！柴天王渾身血跡模糊中，單二可掀被而起，眼前一亮，祇見一柄耀目生輝的匕首，單二是手握匕首，滿面冷酷已極的神色，用匕首一刀又一刀的刺入了柴天王的傷口。柴天王更加明白了，單二在掩飾自己的傷口，可以說，他的劍氣傷口，還是怕眞正的有心人看出來！然後，他笑了，他臥倒了，將被褥蓋得密實，現在，又是個半死不活的人了。

他得騙瞞所有的人！除了他自己。也可以說，死人是明白兇手是誰？否則——啊，慈慧師太也可能知道了他，可惜，她祇能說個「二」字！突然，他心中一喜，哈哈，不是沒人知道，至少，自己的好友已走脫了……這就不壞，這就能令他永難安枕！

「你以爲有人會看出是我？我比你更鬼，不殺死你，將你的傷勢消息傳出去，哈哈，就會有人出現！就會有人帶了你，或者帶了我找到他們……」

嘿嘿，這個單二，他依然不死心，他將自己當作了餌，他會逼使他們露面！那倒不錯，至少，這幾個全是自己的至交，他們會赴湯蹈火，他們會不顧生死。何況，我如今的傷勢……他們沒一個人能忍得住，那麼，他們勢必會上當！他們勢必會被陷……

柴天王心痛極了。說實話，他自己受傷了，不在乎。那怕叫他死，他也不在乎。老江湖那會想不開？福也享過了，厄、艱、困也經過了。名也有，利也有。哼，還算得了什麼？祇是累親累友，那可不能啊！

一陣重物墮地聲，又是幾聲慘叫聲……柴天王眼前又見一片光影射來，落在自己的身邊，然後，有人來，大叫聲，驚叫聲，亂成一片。柴天王苦笑，好個單二眞會做戲啊……可惜，他是無法將他的劣行，宣諸於衆。當他發覺爲人扶起時，他是幾乎急暈了過去。因爲，出現在他的眼前的，赫然是他的女兒，黑牡丹柴香吟。這一來，父親毀了不够，還得饒上你女兒。再說：有了她，更多了一張嘴，對外宣揚！

他想叫，他想點破單二的機關，可是，他發覺自己的聲帶已廢……當他再看了看床上的單二時，眞善做作啊！而今的單二，又是那副氣息奄奄的死樣，柴天王眞想一頭撞死，可惜，他是爲了女兒死命的抱住了。

一燈掩映，滿屋愁氣，柴天王是睡不着。他的女兒更加睡不穩。她根本沒提說，她從那裏來，還有，她那會回來的。

本來是等新娘的，現在，新娘來了，公公却受了重傷，而自己的父親也幾乎不成了，試問：這個婚該如何結法？誰也知道，新娘可不漂亮，而今，爲了父親之傷啊，把她又累又愁的，鬧成個越來越不像人樣。

新郎又如何？單超衆他是只知一，而不知二。所謂一；他知道柴家這片基業可觀，還有是：柴家在江湖上，頗具聲譽。這門親事對自己有不少好處，並且，哈哈，老頭子已對自己說過了，有了名，有了利，還怕沒漂亮的女子作他的二房，三房——眞，大丈夫三妻四妾，又不是犯了天公的規，對，就這麼辦！單超衆可是未結婚，已有了二心。不過，他想不到，自己的妻子，原來是這個樣，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唉，他也怕結婚了，能不結婚可最好。所以，他眞希望，老子死了，或者是泰山也死了，哈，有服在身，還結什麼婚？

就爲了這個原故，他是不來探視外父之傷！其他事，反正他是大少爺，自有下人來催辦！苦就苦了個黑牡丹，當她看着受傷如斯的父親，她不禁哭了。而且，她，又記起了那位先生的說話：「當心啊！一個不留神，你會死得不明不白，你怕不怕？」

黑牡丹她可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也因爲她有這樣個性格，所以，她有不少好朋友，連聞名武林的江湖三女俠，也能與她訂交。也因此，她對於美不美的，她是毫不在乎，說句實話，她是根本沒嫁人的念頭。可是，在當時年代啊，父母之命，比什麼也具權威性，老頭子要你嫁，你敢說不嫁……

好了，不訂這門親事，天好地好，哼，一訂了這門親事，瞧吧，事情是一件跟了一件來。而今，更好了，將個老父親也陷入了深渦之中。

「有多不値！」她，突然迸出了一句怨氣話。

「對，是不値！」可是怪，有人接了一句！

勁風起處，哦！來了個老人。黑牡丹是認得的啊。分明是老父的至交之一，天下一孤司徒燦。

這個司徒燦是生就了一個孤相：光禿禿的腦袋，八字眉，小眼睛，一個又高又

起節的鼻子，兩顴是又削又怪，看年紀沒個七十，也離不了六十加上個五六，但是，薄咀唇上，有那麼橫七豎八的小鬍髭，薄咀唇還掩不了那幾顆又大又焦的大門牙。這個相，恁是你多不會看相，也透給你十分的孤氣。不過，千萬別看不起此公，他是個心靈機巧，且又心思愼密，但是，你那會來，至少，柴天王一見了他，他的眼淚來了——心中有話啊，你，你是來幹啥啊！

司徒燦可也有個心中話呢！唉，天王啊，我不來，成個朋友嗎？可是，當他一見老朋友的傷勢時，他……眞傷了心。是啊，風聞老朋友中了暗算，遍體鱗傷，可是，做夢也想不到，他，會傷成了這個樣——他詳細的看了看傷勢，他可嘀咕開了：「世上，有什麼匕首能將老天王傷成這個樣？對，有老神偷的雙出鋒，但是，雙出鋒……也不能出手狠得如此個樣！還有，他可決不會殺人不死，而遺下個如此的痕跡來……」

「老朋友，別哭啊！」司徒燦嘀咕，嗚咽的說着。

老天王心中有話，我幹嗎要哭？還不是爲了你們，你，不來有多好，這一來，我眞怕你們……沒一個能討得了個好啊……老孤兒的本領是不錯，但是，與那個單二比，差得可太遠。不是我柴九看輕你們，你們，誰也與我相差無幾，至於單二——他，祇能哭了。因爲，到如今，他既不能寫，又不能說，實在，無法可以洩露太多的消息啊！

唉，司徒燦可眞冇個辦法啊，你看，他手中有着不少紙，紙上有字！第一張是：「傷你者是誰？」然後，一張又一張的名字！可惜，司徒燦是寫了不少的江湖健者之名，但卻沒有個單二的名！

但是，來了，有一張寫的是單超衆——近了，柴天王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不對，「噗」的一聲，眼前一黑，這一只燈，不知爲誰擊滅了。

一聲怒吼中，好個司徒燦，身法如風，極快極靈的，已全身而出。外面立即傳來撲擊聲，好，一瞬時，四週鑼聲大起，殺人啦，有刺客啊！叫聲如雷！柴天王可明白，司徒燦是難逃一死了！

不對，你鬨我叫中，慢慢的，慢慢的靜下來了。柴天王的眼前亮了，祇見自己女兒十分緊張的看住自己。咦，什麼事啊……老天王是萬分緊張的看住了女兒：「司徒伯伯幹什麼來啦？他爲什麼不理你，一走了之？」

老天王心中一鬆，看來老孤兒到底是走脫了——唉！

活死人的大對頭

柴天王想回答女兒，司徒燦之不得不走。可惜，他有口難言。他祇能看住了自己女兒，心中在想，如果，你是聰明的話，你也走吧，別在我眼前。我，瞎了眼，你可千萬不能再上當！突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塡房。嗨嗨，對了，自己之所以上當，自己之所以把只老虎當了人，全是她的傑作。自己那會把她當作了親人的？還不是她委身下嫁，總以爲一只床上，睡不出二個人，嗨嗨，偏偏是同床異夢，而鄧芙苓，她可能與單二有什勾結，對！柴天王眼神一亮，對啊！其中定有着個局，而將自己引入了彀中。可憐，自己縱橫江湖一生，到頭來依舊得倒在個「色」字上。

心事似亂蔴，柴天王苦於說不出。司徒燦看來是走了，他會不會引鬼上了門？還在兩可之間啊！還有，單二這驚人的功力！他打了幾個冷震。

後面傳來了一聲又一聲的號叫：「主人不對了！」「主人傷勢轉重了！」「老主人！老主人！」的叫聲，由風中傳來。但是，柴天王的眼中吐出令人吃驚的光芒。突然，他迸了全身之力，由鼻端哼了一聲。這一聲怒哼，可令個黑牡丹有所警覺了！她發覺不對，而老人的面色，有着大怒之神容，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柴天王是恨單二的詐巧可怖，什麼傷勢重，什麼不對了，不成了，假的，全是假的。更可能，連這個所謂傷者，是不是單二本人，還値得懷疑呢！不過，他叫不出來，他無法說明一切。

然而，在單二的宅外，卻有着輛馬車走過。很慢，也很逍遙的走着！

「唉，厲害的客人，更厲害的主人，還有更厲害的客人。徒兒，看見了沒有，所謂螳螂捕蟬，唉，黃雀在後，黃雀自命爲高着，那想到還有個人在後面！」

「那麼，閣下又算是什麼？」

「一個局外人！」

「眞能走出局外嗎？」

「希望能夠！」

「那麼，你我總得一見！」

「哈，那你我算是螳螂還是黃雀！」

「我們是兩個人。」

「那也說得是，閣下花了這大心思，不見，也眞死不了那條心！依你之見，悉聽尊便！」

「我早就知道閣下是個爽快人，不過，我，可不希望有閑雜人等！」

「這話該我說的啊！我，祇有一個徒兒，一個不成材的徒兒，還有些親戚朋友，全在閣下的保護之下啊！」

「好眼光！不過，不怕我暗中別有計算。」

「有計算，你會多說這些廢話？」

「唉！」暗處，有人嘆了一口氣：「閣下爲我生平第一大對頭！」

「這樣，可令你不感到寂寞啊！」

「啊，此地有個寂寥峯！」

「看來，你比我更熟悉了啊！寂寥峯是我們鄉人的稱呼！其實叫三元山。」

「明日，你我在那裏一聚！可惜，你那寶馬，好車，不能走得上。」

「那也不見得。」

「好，午時恭候！」

「敢不從命！」

車又動了，馬又走了。然後，是四下一片寂寥。

× × ×

車，進入了山地，車，慢慢的踱到了山屋前，奇怪，這是深夜時分啊，哈，車輛聲才傳入山屋，屋中已有了光亮，車還未走到，門已開了，黑夜中，可以看到盲人父女倆，恭候在門口。馬才打個響鼻，姑娘已飛也似的跳了過來！「大叔！我，

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代你們帶了對母子來！」

「誰！」盲人是匆忙的走來：「是華大嫂！是華大嫂？」

「是我！青峯！我，眞不能再以親家稱呼你了！」

「大嫂，大嫂！你受了傷了？你……若卣，扶親家奶奶！」

「孩子，叫我聲媽吧！從今後，我就是你的乾媽！」

若卣是看見那個華嚴容已爲車伕背了出車廂，她立即扶了華大嫂向山屋走去！

「大叔，該怎樣謝您！」

「孩子，你稱呼什麼？還有親家，你……不知道，他是凌卣弟啊！」

啊，二個驚叫聲中，靜了！若卣是先把大嫂安置好了，而盲人單青峯是在摸着活死人的面容。他抖抖的手指，可是十分的仔細的摸着每個部位！盲人在流淚，咀唇在抖動，他想講多少話，可惜，他講不出口。

突然，他猛的用勁，將活死人摟得死實死實！一聲長號，宛如餓狼嗥月。「我……對不起你！凌卣！我對不起你妹……」

「舅父！」若卣的凄涼叫聲，可夾雜着幾分興奮。凌卣，如此冷酷無情的人，他也忍不住自己的感情。「我，來遲了，我令你們受苦了！」

「不，你受的苦還少……凌卣，你……沒死啊！」

「與死了的也差不多……我早已忘了我姓曲，我更忘了我還有名！我祇是個活死人！如此而已。我回來了，我卻想不到，老二，他是有着個循序而進的計劃。他會殺不少人。幻影劍，其實，幻影劍也不見得是天下無敵……不過，讓他突然的施展出來，那，會殺死不少人。本來，死幾個江湖人，我又何必管，他們喜歡殺來殺去，讓他們去，可不准動我親人一絲半毫！」最後兩句話，活死人突的變了，變得如此的嚴肅，又是如此的不可冒犯。

有酒香，有山餚田蔬，早已說過，若卣是個巧手，更是快手。一會兒，她已端整好了吃的東西，她祇是笑笑，眼淚還在眼窩裏轉，可是她祇是。活死人看了自己嫡親的甥女，並且，他是個察微知著的人，因此，他是十分滿意自己的小輩。突然，他幾乎標了一身冷汗。他想到，萬一，若卣比小華更壞，或者，小華與甥女換一個位，那該如何？他不禁怔住了。

「明天，大舅父，該先去看看我娘的墳！」

不錯，該去看看妹子的墳，可憐的妹子！

「凌卣，該殺我了！」單大先生莫明其妙的吐出了這一句。

「唉！青峯，難道我回到人間，就是爲了來殺人？什麼事，我全清楚明白。老二比你精明，哈哈，精明人就能迷糊人，作弄人一輩子？青峯，妹倩，你聽着，我見過佛門高人，他勸我得放手時且放手。當然，也得看看清楚，老二，唉，不能放。因爲，他，是個魔頭！而你，又有什麼罪了？你讓人迷弄了十來年！你毀了一對眼睛，你已夠苦了，難道，我一回來，你死，我再揹了半死人走天涯？你能這麼狠心？」

若卣「噗」的一聲，跪在了舅父面前，滿面是淚，可充滿了感欣之意。娘說過，該學大舅父，大舅父如何如何好，這不就表露無遺了。大舅父多麼的關顧，迴護自己的親人啊！這樣的人還不該學！

「是我害了你！」盲人深恨痛絕的說着。

「爲什麼不說，是你成全了我？」

好，封了個密密實實！他撫摸着甥女的頭髮：「讓孩子看了多不好啊，她已沒了個娘，還眞忍心要把沒了個爹，青峯，別說這些成不成？啊，對了，我該介紹我的那個不成材的徒弟，仁山，來，見見師伯，哪，這是你的小師妹，該見過啦！」

王仁山——那個車伕是十分端肅的向盲人叩了頭，又向若卣躬身一揖。可在小師妹的耳邊，說了三個字：「學本領！」

然後，借意的去安排着宵夜！

「曲大俠，不速之客，可歡迎否！」

聲到人到，是玄天仙女來臨。若卣可從來沒見有這樣美麗的女子。再看看這位來客，雖說是不速之客，其實，她是帶物上門的人，反客爲了主。因爲，把所帶來的酒具啊，什麼的，那一樣不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別以爲我闊，世侄女，你舅父比我更闊呢！」邊說，邊從提籃中，取出一盆又一盆，一碟又一碟的小菜。誰也該看出來，這些小菜是山珍、海錯中的精食。那怕一碟熊掌，這刀工之精之美，選料之純之眞，簡直可算是厨藝與美技之結合！

活死人祇會搖頭！

玄天仙女卻直對他笑。反而，她在招呼了主人！盲人以爲來人是舅老爺的客人，他能不竭盡地主之誼。若卣不知爲了什麼，一見了她就對了緣，冉見她笑着盈盈！對自己是十分親熱，更有了好感。有問必答，本來，若卣是喜歡說話，祇是沒人相伴，今夜，來了個如斯佳客，還能不暢言無忌，逸興耑飛的？

「你舅父身懷絕技，你可不能再失之交臂了！尙幸你沒走錯了路，好好的，咬牙苦練三年，記住，這三年可能非人能耐，但是，爲了以後，這三年啊，一定得挺過來！我看得出，你是個好姑娘，所以，我才提醒你！」

玄天仙女乘曲凌卣與單大先生，華大嫂說話敘舊時，她是提醒，指點了若卣。因爲，祇有她是眞正的關心着這個好姑娘。也是她，看出了若卣的秉賦極佳！她怕活死人擇材太嚴，還有，越是自己人，他會越小心！

玄天仙女是斯文大方，可也豪爽坦誠。所以，也引起單青峯，華大嫂對她的好感。活死人心中可越來越難以開口，多年來的孤身獨處，養成了他的孤僻性格。當自己在送師父之終時，師父祇給了自己四個字：「美人禍水。」活死人對自己的師父，可說是五體投地，他明白，師父的見解，理論，有些是血的精華，有些是淚的積累。可以說：師父非但教了他一身曠世絕代的武功，並且，令他能獨行江湖風浪中，而不受絲毫之失累。

他眼光獨到，他機智百變，他更善於反客爲主，而能反明爲暗。他是個令人畏

懼的怪俠，但是，他却永不會主動去招惹是非！

他不得不想到了明午之約。

「曲大俠，你在思考如何對付明午之約？」

活死人突然面色一變。「仙女是奉命來掏聽的？」

「不，我是此君之屬下，但是，此君從來不約人比鬥，依我所知，閣下是第一位！」

「喔！」活死人這一個「喔」字中，已打了三個來回。並且，他已轉了三個不同的念頭。

「其實，我是担心你！」

活死人又得搖頭了。人，最怕受人關懷，何況；玄天仙女曾經爲自己所傷，幾乎送命！而今，她！活死人看了她一眼：

「多承關顧！」

「或者，你不會相信，唉，不信也祇得隨你。說實話，你是唯一令我心服的敵人。而他，是我唯一敬畏的主者。你有你的絕活，而他，何嘗沒有他獨門的功夫！你，是獨行大俠，他，是一個眞正的江湖主者。我，是誰也不希望有事，可怕就怕，箭在弦上！」

箭在弦上，不錯，這四個字是說出了不少武林中的風波，慘事來。比武，那會是件好事了？不分個勝敗，能叫做比武？並且，越是本領高的，越是兇險！不比則已，一比就得出人命！

活死人是看出了玄天仙女的誠意。突然，他有了個更担憂的想法！爲什麼要自己授藝？不對，別爲了自己，這位玄天仙女，做出些傻事來。

「閣下可看得起我？」活死人冷冷的問着。

玄天仙女也是絕頂聰明的人啊，她會不明白對方言中的最後意圖？她不能看不起活死人，可是，她眞的說看得起的話，那麼，她決不能半途有什麼舉動！她的確有着一個可怕的念頭，不過，她又不能說出口來……如今，活死人的一句話，就此將她釘煞了！

「你要我怎樣講！」玄天仙女如此剛强好勝的人，也會流了淚！

「我祇要你明白一件事，活死人走東到西，決不會受人半點好處，更不能爲人看不起。你說我是個剛狠的人，可以。你說我是個好勝的人，我也承認。但是，我決不會，也不能爲人背後說一句笑話！何況，這件事會令你觸動門規。試問，因我而令你四處亡命，你以爲犯得着，我又如何？哈哈，別說孩子話！對了，天下是法無第一之人，我更明白，除非不出手，出手了，不能說不會輸。眞正的武林中人是不怕輸，而是該知道爲何而輸！

「我說過，我有個不成材的徒弟，而今，還有個至親至近的人。如果，你是眞正的看得起我，好，待我倆勝負已分明，或者你能代我料理後事！」

說罷，活死人已出了門，上了車，走了……

這裏是座山峯，不算高，可也算崎嶇難行！

太陽開始當了頂！哈，有車輪聲，馬蹄聲，越走越近，這裏是個平坦的所在，而此地，站立着個身材頎長的白袍人，袍袖却有鮮紅兩條滾邊，看一看清，是每一袍袖上，綉了一條龍形的邊！

此人生得個好清秀的面容，雙眉高挑，而一對鳳目，光芒四射，鼻正口方，兩耳垂珠。此人，不怒而畏，手中執了一支紫光泛泛的尺——也可算簫，不過，比簫管更古。面六孔，旁一孔，長一尺八寸。其實，令之簫管，爲古之豎笛！

當車馬搖晃而到，門開處，活死人出來了。他手中却捧了一張琴，不，這張琴有些奇怪，琴無金玉點飾，烏沉沉，却隱現些金光：「這是玄玉古琴！」白袍人叫了一聲，活死人却笑了，笑此君之博雅！

「我倆是一定得比一比了！」白袍人笑着說。

「大概是吧！」

「幻影劍譜是你的？」

「什麼是你的，我的？執着，並非是福！」

「好！如此說來，你是認爲幻影劍可破！」

「尊駕也看出可破了啊！」活死人在笑。

「不錯，我是認爲可破的，而閣下認爲——」

「借三還七，退七進三，幻影劍是缺了這一章！」

「哈哈，怪不得你說可破！」

「如果中五神訣全了，閣下破他，比較難……」

「不錯！你我合奏一曲如何？」

「是啊，否則，你帶尺八，我携琴，又爲何來？九天魔音不在閣下的奇門古陣前打個觔斗，閣下也不甘心啊！」

白袍人笑了，活死人也笑了！

白袍人將尺八漸漸的湊近了口邊，活死人也已席地而坐，將那張長三尺六寸六分的古琴，手按在膝彎間。白袍人管尾一點，這是說明，他將吹奏了。活死人點了點頭，一聲穿金越石的「簫」音起處，活死人是一手按弦，一手勾弦，「嗡」的一響，好，簫音飛天，餘音娓娓，而琴聲「仙翁」，後發先越，漸漸的，有蓋越簫管之勢。白袍人再不怠慢，身形一動，雙足不丁不八，雙手按簫，刻徵轉羽的，邊吹邊走！活死人是雙手揮動，左按右揮，右按左揮……琴聲簫音，簫聲琴音，鬥了個好不熱鬧。

兩人誰也不敢輕視誰，漸漸的，漸漸的，琴聲是越來越高，越高越遠，越遠則顯示了琴聲之無遠不屆。別以爲，它的聲音會因遠而歇，突然，琴聲四處響應，看來，已成了個合圍之勢，而簫音却東越西奔，看來，簫聲被圍了，再聽聽，也不對，簫音好似在誘敵，其實，它是在分散了琴音，令琴音由厚而薄……嗚嗚嗚之聲急響，琴音宛如被簫聲刺穿了一般，簫音突圍，然後是一叠聲的尖急之音，簫音變成了勁箭利劍般，四處反合，看來有反尅反圍之勢，琴聲該絕，琴聲該絕，不，琴聲一個波濤洶湧，又一變，變成了只反兜的地網，反而一包，將簫音再包入內。

活死人，那裏是死人了，比精靈更活的，在按弦撥弦，而且越揮越快，兩隻袍袖宛如兩只鼓足了風的風帆般，上下飛舞

，額頭見汗。面色也不再是煞白的陳死人色了，一股股的紅光透出，兩眼神光烱烱，看住着琴弦的變動，誰也該看出，他非但全神貫注，簡直是全副心、靈、神、均已融合於琴弦之中了。

至於白袍人又如何？更是可驚可畏，地下，是一只又一只的脚印，可是，這脚印是不大不小，難分深淺。全身的衣袖，與活死人異曲同工，宛如鼓足了氣般，簫音是尖、勁、激昂，琴簫合奏，不，簡直是生死之搏鬥。突然，不知什麼一來，簫音變，琴聲換。簫音越來越魁奇磊落，而琴聲也越來越和柔祥順，漸漸的，琴弦錚的一聲，其聲清越激石。而簫音也「嗚」的一煞，「合」！與琴聲剛好合成，宛如天衣無縫的，你停我歇！

半晌，半晌，兩人幾乎是同時開口：

「好功夫！」

「這是先師所遺的洞靈七寶丸！」

「這是家師所遺的九花凝碧珠！」

然後是哈哈一笑，兩人是交換了珍如性命的丹藥。

「果然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閣下好修為！」

「閣下好神罡！」

然後，又是一陣笑聲後，沉默了。

「時間到了，該比劍了！」

「嗯，不比，閣下是不愜意的啊！」

活死人邊說巳邊起了身，將面古琴放入了車中，現在是兩手空空了。白袍人也將尺八插在腰間，好，兩人四隻空手，試問，比什麼劍？看來，兩人不想比了？

可是，兩人各立了個門戶了。而且又各道了聲「請。」攪什麼鬼，嗨，兩人巳身法奇快的在轉動。如果；閣下是個劍術高手，那麼，你勢必會看個目瞪口呆。因爲，兩人俱是以手指作利劍，這點、撥、刺、封、劈、絞、煞……人言，兵刃之道，一寸長，一寸狠。一寸短，一寸險。而今，兩人以指作劍，試問手指有多少長？這不是近身相撲，近於埋身肉搏了？

不，兩個人誰也不敢離得太近。這「嗤嗤」的勁風聲，也不見得响個不停，反而，嗤嗤相交之時，兩人皆會眼神閃現出驚惶之色。並且，倒身退步的，各自對視着……

爲什麼？唉，實在是兩人的劍罡巳煉得太狠太煞了啊。誰也怕對方的劍炁會突破己圍的，爲敵所傷，所以，劍炁是你來我往，各展殺手，希得一逞，可是，你有殺手，人家首先不會捱打，一個四格，立即反招！所以，誰也不敢妄發一招，誰也以爲有十分把握而出招，而出招之後，一定能加倍還護己身！

事實上，誰也對付不了誰，而且，誰也怕了誰！

突然，兩人在轉大風車……兩人的汗，幾乎全身皆是，兩人越轉越近，誰也明白，祇有這一招，可以貼近敵人之身，待到兩人發覺全在轉時，兩人更加的怕了，最後，兩身貼近了，四手相對了，四目相視，你看出我的面色，我也看見了你的尊容；汗，一滴一滴的在流下來！

「你看顧我身後！」

「我看顧你身後！」

然後，兩人互數一二三，好，撤手！

爲什麼要互顧身後？於此可見兩人是眞正的能手。他們即使深信百無一失，但是，不怕一萬，祇怕萬一。所謂「小心不爲過！」老實說，萬一，有人偷伏身後，萬一有自己對頭，不顧生死的埋伏在側，別以爲九天魔音，奇門神簫，可以對付不少的武林人士，如果他們學得了峨嵋的玄門心法，崆峒的黑玄神經，他們可以抵擋琴簫之合奏，對啊，琴簫合奏，巳經抵消，雙方的厲害勁力，好，等自己雙手撤手回氣之一瞬間，來個偸襲，哼哼，大船翻在陰溝裏，那可大大犯不着！

這種事不是沒有，白袍人之所以單打獨鬥，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沒人知，自己對付了個天下第一能手，好處，不至於爲自己人出賣……

現在，兩人得透口氣了！

「這該算什麼？」白袍人苦笑：「不比還好嗎？」

「眞的比出個輸贏來，那可索然無味了啊！」

「哈哈哈，好一個索然無味，而今，該你我分頭辦事了。」

「可惜，我可不知道閣下的法名大號啊！」

「曲凌卣，我也是化了好多好多的心血，才打聽出來的！」

「又是一個可惜，我，那來閣下那麼多的好屬下！」

「哈哈……你這是罵我人多欺人少了！其實，我最得力的一個，她可是歸心於你了啊！」

「豈有此理，那有此事？」

「哈哈哈！你不信，那也沒辦法，不過，你啊，唉……」白袍人嘆了口氣道：

「你信緣嗎？」

「信者有，不信者無！」

「看不出，老兄，你對佛法造詣，也不淺啊！」

「信佛是逼不得巳！老兄！」

「倒要請教！」

「不在地獄門前打過觔斗的人，不會懂這些！」活死人突然變得萬分的蒼凉寂寞了，「我不來問你，我想，你也不必問我，誠如君言，你我該各辦各事了！」

「好，看來，你我有緣！」

「但願無緣！」

「哈……」狂笑聲中，白袍人是疾如長箭脫弦般，向山下走去，一晃眼，不見了！

活死人呢，他走入了車中。他不知什麼的說了一聲：「阿秋，咱們走吧！」好了，車轔轔，馬簫簫，一車一馬，便向山下走去。不過，却走得十分慢！斯理慢條的，而天邊，巳開始抹上了暮靄，他倆這場打，可打得時間不少啊，足足有三個時辰。

馬才走到了山下，嗨，有人阻住了，什麼人？一個生得孤窮落索的老頭。他向馬車在拜！是天下一孤司徒燦，奇怪了，他來拜個什麼？

馬可不理他啊，你喜歡拜，好，由得你去拜吧！你拜你的，我走我的！

「喂，我說大爺啊，你就看，我這個孤老頭兒可憐忑不成？死的死了，傷的傷

了，就算我們武林道中人，亩他娘的糊塗，該死，可，你也得伸伸手，瞪瞪眼啊，不理不睬的，又算那一門……」可惜，司徒燦越說，這馬走得越快，很快的，走了有一個時辰左右，司徒燦算是走上了山，見到了山屋……

司徒燦聽得有人在叫啊，呼號的，什麼一回事？司徒燦是生就一副孤僻性格，老實說不是爲了柴天王，不是看到了柴天王的慘狀，他可受不了活死人的氣。而今，他又聽到了那些人的歡呼，熱鬧……他的孤僻心情，油然而生。說眞格的，他受不了這個，他寧可去死，他，本來，他已經向山下走了，可是，自己的朋友，還有不少，不能因爲自己而拖累了好朋友，這就是司徒燦，他自己，可以率性而行……但是，爲了朋友，他能折墮了自己，而成全了朋友，他，回來了……

「好吧，任你們糟塌吧！我向你們跪下了，就不成？不成，說吧！你們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要我死，也成，祇求你們救救我的朋友們！」司徒燦不是個江湖無能之輩，並且，今年的年齡巳近七旬，他爲什麼自卑自賤到這步地田，爲了朋友，說實話，他不是個木頭人，他更加不是個反應遲鈍之輩，他明知柴天王被陷入陷阱中，而自己這般朋友們，看來是一個也難逃脫厄運。

有人來說，有一車一馬，他相信，因爲，太原一件事，已鬧得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這一車一馬，可以說是最近崛起的一位怪俠。此君機智百出，還有，他到底有多少本領，沒人知，總而言之，此人是神出鬼沒，又有人來說，今天，他會在三元山出現，果然，他見到了，他要求大俠出手，至少，他得救朋友！

「老爺爺，起來啊！」

呃，來了個姑娘，生得挺美，挺精神。司徒燦自己明白，他這副「尊容」，可實在不討人喜歡，尤其是女孩子。而今，自己在求人啊！哼，誰也該明白的，求人的是賤幾分，而受人求的，那個氣焰！而今，是個姑娘，看得出啊，她是十分的誠懇，並沒有半點嬌人之勢，司徒燦可眞想不到，那會有這樣個好姑娘！

「老爺爺，起來啊，你！幹麼啊？」

「我求人救命啊！」

姑娘是不懂這江湖事，老實說，所謂救人，這裏面有許多許多的曲折，但是，姑娘以爲救人是好事，再說，他又看見司徒燦那麼老年紀了，跪在地下，她可憐這樣個老人啊，她一口答應，還拖了老人進了門！

「舅父啊，救人是好事啊！」

「若卣，我從來不想罵你，或者，令你不開心，可惜，你，太不懂事，如果，你是我的好甥女，那麼，從今之後，不許多管不是自己的事，明白了沒有！」

活死人的說話是冷而狠的，姑娘可不懂了，爲什麼舅父會這樣？而且，又是這樣的陰狠？姑娘是個剛强的人，所以，她不會哭，不過，她開始對舅父有些不明白了。

「至於你，老人家，我該說什麼好呢？回去，不過，別回到自己的巢穴中。那麼，他們可以得救，其他，我不想講，走吧！」

司徒燦可不明白，他看了那個活死人一眼，突然，他是一聲長笑道：「好，我不去見他們，我……」手中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柄匕首！而一個反勁，司徒燦的心口，已對準了匕首的尖口撞去！

姑娘又看在眼裏，但是，她祇能乾着急。姑娘即使是個好心腸的人，不過，她是個更怕得罪了親人長者的人。又何况；目前這個大舅父是個失去又檢回來的？她，面色也急得變了色，眼睛張得比荔枝還大似的，充滿了同情，苦痛的看着老人！

「唉」的一聲長嘆，姑娘不知什麼一來，祇見一條人影，已劈手的將司徒燦的匕首奪去。「我明知你是做戲，可我不想在孩子面前，落下個壞印象。現在，我叫你走，你即刻走，否則，你非但救不了朋友，更可能害了你的朋友！」

司徒燦十分聽話，可是，當他走的時候，他可向姑娘叩了三個頭，姑娘可弄得手足無措的看着老人……

現在，屋中祇有姑娘！

「你可明白了沒有？」活死人在問。

姑娘祇是搖了搖頭：「那麼，你依然覺得他，很可憐？」

姑娘可說不出個感受來，祇道：「你恨我了……」

「不，不，舅父，別這樣說！」邊說，姑娘已跪了下來：「我，是太喜歡說話，還有，我，太不檢點。爹早已說過了……女孩子；該像個女孩子……不……我……眞，大舅父啊……我實在不明白，女孩子該怎麼個樣……我，祇覺得……我，令您不喜歡了……」姑娘在飲泣了……

活死人深沉的看着姑娘，而眼前，却浮起了妹子的倩影。妹子命苦，難道，我還得逼個小輩往死角裏鑽！「若卣，你是我唯一的親人……唉，你父親何嘗不是？祇是，我，又該怎樣說啊！若卣，你怕不怕吃苦？可能有三年，你得生活在黑暗之中……」

姑娘對於活在黑暗中，她起了一個寒顫。但是，立刻的，她轉爲平常了。也就是說，她怕生活在黑暗中，不過，她會忍過去！

活死人是何等樣人，任何人的一擧一動，能走得過他的眼光？在他愼密的思維推敲下，他已將若卣的眞正爲人，看了個一清二楚。他難過，不過，他着實的欣慰！孩子是個忠厚，大量，却又謹愼，孝順的人。這種人易教，而她也肯學，成功了，唉！自己，眞正的有了個傳人。他那不輕易笑的臉上，顯示了一絲笑容……

單大先生出來了，華大嫂也出來了，連王仁山在內，祇是不見華嚴容。他心中明白，當他在教訓自己的甥女時，他們不願在場……但是，當他看清了他們的面色時，不禁一凜！又出事了？可是，他對若卣是看了又看，奇怪，她沒事……這又是誰？有這大的胆？還有，白袍人的手下呢？難道都已撤走了？不可能啊！突然，他又有了個想法，莫非是白袍人親自來下毒手？

那可得防範！自己得看清了情形，再出手！當然，拔除這些毒……得消耗自己太多的精力，可是，目前，華大先生們分

明已開始現形了，這說明也不能拖太多的時候！

他輕描淡寫的，從容不亂的問：「我走之後，有人來過？」被問者個個面面相覷，誰也沒聽說有人來過。啊，有個人問路，如此而已！有若卣出門對答了一陣！活死人已不禁更担了心。難道孩子是個深藏不露的人？難道孩子——活死人開始詳細的看了一眼，不，決不能！

「是個何等樣人問路？」

「一個叫化婆婆……」

「挺可憐的……」

「是啊，挺可憐的……」

「你給了她些什麼？」

「水……一瓢水……」

活死人立即看了看若卣的雙手！奇怪，她的手心中，有一圈極淡的綠影，好似巳爲什麼解法，將她的危、毒尅制住了的！突然，他又看到了姑娘腕上有一個烏黑的玉腕！幾時來的？

「啊！是井姨給的啊！」

所謂井姨，就是玄天仙女！活死人可難以明白了。可是，遠處，却傳來了一聲呼天搶地的哭叫：「我的老天爺啊……」這六個字音，是如此的驚心動魄，又是令人作嘔。在夜間叫來，實在，令人感到鑽骨椎心難受……

可是，華大先生他們，却是各各一聲悶哼，一個又一個的彎身捧腹的吟呻……外面的叫聲，一聲接一聲，裏邊的人是無法忍受的，一個接一個的由呻吟變成了號叫！

「你看如何？」

「厲害，厲害……」

「他們的命，已担在我的手中，我們走，別怕，他是想保全這幾個飯桶，該聽咱們的話……我說……活死人先生，你可想不到吧，此地，也會有神蠱出現？而且，是難養、難收、難落、難治的心蠱！哈哈哈……」笑聲比哭聲更刺人耳，不過，誰也不明白，這種遠處雲貴邊區的苗人至毒之王，敢來闖中地區？

「我說天南乙炁啊，這可是你將功折罪的好機會啊。」

活死人微微一笑，有人來了，當然，由專家對付專家，省事得多。他可借此機會看了若卣一眼道：「現在，是她可憐，還是我可憐了？」

若卣是個聰明的孩子，她那會看不清目前的一切，她更明白了，自己是上了當，中了計。不過，她無論如何想不出，那個看來畏畏縮縮的老叫化婆，她幾時出的手？還有，又怎會害了自己人？

眼前又一亮，祇見井姨來了！

「今天，是我的值，我該暗中護住你家中人……我，魂不守舍，我，也會看走了眼。這個桑神姥厲害，不愧天南乙炁說她是潛神之王。她走了，我才發現若卣中了算計。水，是最難應付傳毒之物……給了她玄玉辟毒環……我去找人……曲大俠，是我防範不週……」

活死人可阻住了玄天仙女的說話，祇淡淡的說了一句：「可眞難爲了你的手下……至少，六龍女——她們可疲於奔命了吧。也可說，他們命不該絕，這個天南毒門之祖，總算在附近……」

外面，突然傳來了一陣苗語相罵之聲……玄天仙女在笑，活死人也在笑……

若卣却另有心思，至少，她明白這玉鐲可以辟毒。她就褪了下來，她要戴在其他人手上……孩子，你可好心犯了惡孽了……你，本來是受毒最深的人，全仗這玄玉辟毒環鎭住了。而今，你這一褪，毒物是一迸而散，待到玄天仙女發覺不妙時，若卣已是痛極而暈了。還有，全身的皮膚，宛如被火燒一般，將個如此美好的姑娘，燒成了個黑、枯、瘡、癩的姑娘……

玄天仙女一發現，她不禁頓了脚。活死人是更變了色……他一手狂風指……還想封阻蠱毒陰火的蔓延，但是，饒你功力通神，也難阻得了這盛行於邊區的蠱毒陰火。姑娘是避不了，這，可就令在外的那些爲虎作倀者，被死神暗暗的記了名！

活死人是出了門，他她不再理華大先生，華大嫂，甚至於自己開山的大弟子王仁山。他的面部，那僵硬已久的，難有表情的臉上，已現出了一絲冷笑；這種冷笑，是如此的陰沉、狠毒……還有，兩眼是兇光閃爍的。當然，也祇有細心可以看到，活死人托住了若卣，他走路時，看來沉穩，其實，他每走一步，他是在抖……微微的顫抖！

門外有不少人，有幾個丐幫中人，有三個白面相公，有一個禿頭老婦，還有一個看來斯文、倜儻的文士，在這些人前，有一個破衣老婦，手中一根又黑又沉的鳩頭杖，背上一個大紅葫蘆却是奇怪，她是半蹲着身，在吹面前一堆藍黝黝的火！而這一股藍色火焰似箭也般直，向前平射而出。哈，那火光分散處，有一個黃衣黃裙的少女，在那一頭，拚全力的，不是吹，而是吸；吸那藍色火焰。誰也該看清了，那個老婦人，分明是自稱爲神蠱桑仙姥。而她點燃的火，還會有好東西的？誰能吸，不吸還怕中了蠱毒，吸，那不是更不想活了？但是，活死人可不理這些，他是托住了自己甥女的身軀，大踏步的走到了火堆前，好，桑仙姥可不能讓你搖而擺之的走近來。不知怎麼一呼，藍色火焰分化爲兩股，一股直向活死人射到……

不論敵我，全以爲活死人會避，會閃，不料，活死人是根本不理不睬的，讓藍色火焰打到。他依然走着沉穩的步。但是，這一股分化出來的火焰，不知爲什麼東西所阻，不，簡直如撞到了堅硬的迴擊之物。這一股火焰，一個回頭，向桑仙姥本人打倒……一聲驚叫，不對，桑仙姥發覺不妙，却已晚了。另外一個，深明尅制之道的少女，那個有名的天南乙炁是，乘你一個失神，好，她是强運一口眞氣，將桑仙姥視之爲神火的心蠱神炁，强收了去。

。一股紅光，已向桑仙姥當頭罩到……

桑仙姥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視之爲命根的神火，莫明其妙的卽對方破去，而天南乙炁的天蠶炁噴出，她想退，甚至於想找兩個替身，對不起，心無二用之情形下，突然她發現活死人手中所抱的少女手上，射出一蓬金碧光華。「叭」的一聲炸響，這可令桑仙姥大吃一驚，不對，此君也可能是對頭，他，深明自己門戶之忌，他不知用什麼暗器，炸了自己的天蠱虯毒大

葫蘆，不成啊，葫蘆中有自己尚未養熟的蠱苗，不帶不成，怕爲人刦奪，反害己身，這一碎，自己背部豈非成了衆蠱之的，一爲蠱苗所中，比成蠱之害更慘，更毒，當然，成蠱可以殺人於無形無聲，可是蠱苗，却能痛噬對頭，自己，自己得爲本身之毒蠱所噬了。

果然，背心一痛一痲，一聲慘號中，「金蠶，金蠶，看在天南一脈，殺我，殺我……」

「誰敢多事？」活死人吐出四個又毒又狠的字，哈，這四個字就如四枚重椎，也如四個霹靂，打得那些自命不凡者，個個怔得一怔，你這裏怔了一瞬之間，可憐，桑仙姥是苦了啊，首先，一點一點的綠影飛動，而背部立即白骨頓現，照理，人，傷到如此地步，該死了，怪就怪在人不死，而綠火在越閃越歡的，一晃眼，全身被掩，又是慘號聲中，如此神通不凡的桑仙姥，祇能乾嚎，而坐看自己的血肉，爲心蠱毒苗啃吃咬噬。

「天南乙烝！」活死人在叫，天南乙烝可不是個心慈手軟的邪門人物啊，哼，讓活死人這一叫，她也會莫明其妙的出了一身鷄皮疙瘩，抖抖戰戰的應了聲：「屬下去！」

「你不是我的屬下！」

「是，大俠！」

「我，不是大俠，我是復仇者，將這些毒物，分給每人一撒。」

啊，這些人可起了鬨了，什麼？每人分一撒？什麼東西，分一些，那倒無所謂，但是，這毒蠱，明明看到她如此兇殘狠毒，能分嗎？不，該怎辦？出手……對，那些人不能忍啦，想出手，拉開架式，不想出手的，想逃走，可憐，那些人啊，活死人已說明了他是復仇者，如果，他沒有取勝之把握，他能如此大剌剌的說話，打，你們也不知他尊姓，他有多大的能耐？逃？他說出了要你們分得些神蠱，不領情也不成啊！

果然，首先那個禿頭老婦出了手，哈，不壞啊，這功力就不錯，深沉、有力，看來是平平凡凡的一招「仙人指路」，其實，這仙人指路之後，竟伏有八招殺手，她這麼一點，也可以說是點了對方的死路了。

何況，還有那些丐帮中的化子，有個竟然是個「懶驢打滾」封住了活死人的下盤，兩人的一點，一打，宛如天衣無縫的合打活死人，唉，兩人突然見到了掌影飛動，禿頭老婦是祇感有一股強勁無比的壓力，非但將他的「仙人指路」封住，還有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明明那個乞兒是在地上的啊，那會平地的騰起，不，是有一股令人不能抗拒的神力，將他攝起了——祇一招啊，禿頭老婦首先爲一股神力擊中了胸部，悶哼一聲，口角見血，人，也巳平跌出去了，好，你才倒地，一陣勁風歛處，老丐也如個軟骨人般，搖搖晃晃的坐在她身邊，鼻端祇聞得一股腥香之味，啊——啊——慘叫聲中，分明，兩人爲毒蠱所噬矣！

試問，這樣的出手，還有誰不大吃一驚的？有些逃走未及的，這還不加快脚步，但是，你們沒個人走得出這個煞神網中……有幾個自以爲輕身功夫特佳，丐帮中就有不少人啊，對不起，你們才走出幾步，眼前却勁風一掠，祇見一對深恨痛絕的眼神，狠狠的盯住了他們，「還不回去？」冷而怪的四個字啊，令他們——有那麼三五個，個個全脚關節發了軟，他們，怔怔的看着活死人，「我……們……我們不至於……死得那麼慘吧！」

活死人根本不聽這些，這幾個乞丐，祇覺得有着只小手——是女人的手，可眞粗糙啊……呃，不對，人，那會爲那只小手抖出老遠的？喔，分明是活死人借了這托住的女子之手，用勁將他們擊回原處。

還沒搞清個子午卯酉，那會一痲，啊，不對！痛！噬心之痛啊！不必問了，中了蠱毒。他們，連個懺悔的時間也沒有……人，已在乾嚎，苦叫之中了。

「活死人！好功夫！但，我們，祇是應了朋友之請，祇不過來看看！」是那個看來斯文、倜儻的文士。他滿面的驚惶之色，看來，他是有些卑求之意；是的，他，自問祇是來看看熱鬧！

「少廢話！」活死人現在簡直是殺星照了命。並且，他的出手是狠辣的，他決不會用第二招，然後，他一定得那些人全受毒蠱咬噬之苦。還有，他決不容一個人走脫。不論他們是什麼人！爲了什麼事來……他以爲，來，不論來幹什麼，老實說，來看熱鬧，也得付門劵，而這門劵的代價，就是一條命！

「天魔前輩生前也有個至交好友吧？在下是閔添範之後，我是閔玉璟。」

「畜生！」活死人是用了甥女的手，抖起一個大巴掌，將這個閔玉璟直打上了個樹頂上。

三個白面相公，也祇剩下了他們三個。他們實在是進退不下，現在，他們看出來了，該輪到自己了，三個人不約而同的跪了下來。死，不怕，可得死得那麼慘，那麼……他們根本不敢想像的啊！死，有死得這樣可慘的？不能，他們祇有跪下來求！「我們——不能逃得活命，但是，我們祇是來看，蠱神……唉，單英偉，他不出來，要我們……來送死。是我們交友不愼，該死，大俠，我們求個痛快……我們自己死，成不？」

活死人冷冷的看着他們，突然，將若卣給他們看，「看，看，看滿意了？」

「可……不是我們出的手！」

「你們要看，給你們看個清楚。讓你們死得目瞑口閉！」

「好！」

「好」字出口，祇見三縷銀虹，向活死人射來！三個傢伙是求痛快，求好死，其實，他們根本不想死。他們還想死中求活。何況，他們的威鎭武林的暗器之王，三星絕滅斧還未一試，肯就死？

唉，三人是忘了對方是誰，早巳說過，活死人多經憂患，更且善於思考。眞可說是，到了「念動卽知」之地步。你們想死，早就該自殺，還說這些空話作甚？

絕滅斧出手，別看三縷銀虹，其實飄浮得緊。斧頭啊！就算是略具斧形，小得多，但是，總比一般的暗器重得多。要這樣的重暗器，斧頭又是前重後輕的兵刄，能打出時，宛如輕飄無力，這種虛勁神力

，就巳可怕。何況，這暗器在打向你時，這被打者的危殆，也就不言而喻了。

越是飄浮，越是難捉摸，更難對付。

現在，載沉載浮的來勢不勁不疾……突然，不知什麼暗勁的催促，三縷銀光，各帶破風之聲，向活死人投到。宛如活了般，又快又凌厲的近了身。耳聞「噗噗噗」三聲，哈，中了。三個人再不怠慢，三柄長斧出手，好身法，三個人，宛如三只蝴蝶般，向活死人進招。總以爲，這三柄專破練門功穴的絕滅斧，不中人則巳，一中人，晹你是一等一的好手，也得爲神斧將功穴擊破。再輔以三柄西方金神君的「蓐收」斧法，算是將對頭圍入了個無形金神煞網中了。

三斧各按方位而進，一柄斧是「天靈騰蛇」，另一柄是中間「貫龍圜」，第三斧是「地動翻天」，照例；一等一的好手，也難能脫身了吧！現在，打一個重傷者，再加上，活死人手中還抱了個人，一個未知死活的人，還不是手到擒來？

三人打的如意算盤，突然，他們每個人看到一張冷臉，一對冷得出格的眼睛！也不知他是人，抑或是鬼。他渾沒當三人的出手是一回事。三個人每人感到有一只冷手，莫明其妙的搶入了內圍。哼，手腕一痲，兵刄脫了手，讓那只女人手抓了去。邊抓邊擲，三個人的背部各各一痲，分明爲斧柄擊中，奇怪的是，那會個個中在背部的要穴？還有，本門的致命要穴在背部，他，又那會知道？

「本來，你們也得受苗蠱之害，現在，爲了西金神經，還有，這三柄玄鐵斧份上，讓你們得個全屍。」活死人邊說邊由被托住的女子手上，抖出三縷銀虹，三人——三個西方神君，庚辛眞人的得意門徒，爲三柄絕滅斧擊斃了。

活死人流淚了！自言自語：「怎能濫收門徒，怎能祇看天資，不理天性？庚辛道兄，我，代你清理門戶了，你不會怪我心狠手辣吧！」邊說，他巳在三人的佩囊中取出了三份薄絹本：他走了，當他走近金蠶仙姑面前時，他對這個少女說道：「本來，我一掌劈了你……」

「爲……爲什麼？」那個祇有人怕她，她從來不怕人的天南乙烝，竟然會讓活死人這一句話，連說話也不太俐落了。

「太原城外，你苛虐寧天仲之子，你好厲害！也好狠的手段！」

「啊，各爲其主啊，曲先生……」

「各爲其主了？」問得十分辛辣、凌厲！

她低頭了，是的，當時，她的確起了野心。尚幸，爲玄天仙女發現，更代她解說，她所得到的是假的經文。不習則巳，一學，後患無窮。天南乙烝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是，她做了件有反叛行爲之事後，她不能不有所後悔，玄天仙女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自己的所謂下毒，聚蠱手法，對她是毫不起作用。至少，她的玄玉辟邪環，就可尅制所有的苗疆蠱毒。她一見玄天仙女，她巳拚一死，當玄天仙女要其戴罪立功時，她興奮了，也所以能不辭辛勞的，奉命即至。

桑仙姥的南下，她巳跟踪左右。爲求不令桑仙姥有所發現，她是若即若離的暗伺在側。就因爲龍頭的出現，她避了！而今，她再出現，却看到了活死人的能耐。她聽到了活死人森厲的語聲。她心服了。世上，比她更有能耐的人，大有人在。

其實，活死人是心情激烈，他恨極了對頭，他才會出手毒辣。現在，他看了甥女一眼，他更苦痛地想：自己自命爲天下無敵，那個白袍人，巳令他有了怯敵之心。自以爲再沒人敢來虎頭上搔癢，嘿嘿，看，將個甥女累成了個什麼樣？

若卣的笑語聲，令自己是開朗了好久好久。現在，她自己變成了個醜嫫母，她會如何？

「到小瑤宮去——」九天玄女在提議。

轟的一聲，活死人可看到了九天玄女晶瑩清澈的眼神。「小瑤宮」，是與中原武林，根本不相往來，別樹一幟的奇異門戶。它永不來招呼你們，而她們也永不喜歡人來招惹他們。還有，他們可是三年一開山，而分派弟子出外，有緣者結緣，甚至於他們更能因一時之喜怒而殺人，放火。小瑤宮爲江湖人士視之爲介乎邪正之間的門戶。

誰是主者？沒人知。究竟的功力如何？也沒人能說出個詳細原因來。不過，小瑤宮却因爲一時之喜怒，毀了中原七大門戶。而這件事，始終沒個人敢向小瑤宮提出過抗議來！還有一件惱人事，小瑤宮究竟在那裏，也沒有人能說出個準地點來。

小瑤宮有兩種靈藥，一種是「歸玄露」，一種是「琮瑤天完膏」。是的，卅年前，火燒華山玉女宮，當時江湖稱之爲第一美女的冰峯姮娥鄂芝瑾，就被燒得不如人樣。全仗小瑤宮主者，慨贈兩種靈藥，鄂芝瑾才不被毀容。也因此，小瑤宮與華山結下了極好的交誼！

是的，有了這兩種靈藥，若卣可能恢復舊觀！但是，小瑤宮目前在封山之期啊！闖山！後果又會如何？

看了看若卣，這一張爲陰火燒毀的顏容。活死人他長嘆了一聲！「唉！緣……什麼是緣？難道，孩子該受這惡緣牽連的？」他眞想哭。

「與我下來！」活死人在吼叫。

對，還有個姓閔的，他是讓活死人擲上了樹的！他，看到了這一塲驚心動魄的惡鬥，現在，他是心驚肉跳的下來了！

「本來，我該不理一切，因爲，不是我請你來的，是你們來做帮兇，是你們來看人家的不幸，死，是應份的。而你，提起了閔先生，我猜想你是閔老的後人。」

「是……是……前輩，閔添範是家伯父！」

「閔老會後悔生你這樣個小輩。去，我希望你再不要在江湖露面！」

「是，是，是！」那個自命爲閔玉璟的少年文士，一叠聲的答允着，然後，他走了……可是，面前有三朵黃雲飄落，正是那三個主者。三人是阻住了閔玉璟，手執拂塵的開了口：「閔添範是幾時有了個兄弟？」

那個看來斯文、倜儻的少年書生，聽得主者問話，他的面色大變，倏然，眼中兇光暴露，再不打話，迸雙指，直搶拂塵主者的雙目。咦，現在，可以看出了此君的出手，快而狠，陰而實。並且，說到就

到，雙指是劍啊！那裏是一對手指：主者如果不知細底，主者如果不是全神貫注，見其身動，立即應變，那麼，這一對眼睛就得賣給了那個少年書生。

還有個厲害處，少年這裏才點，而身形却極快的又轉又合的，「刹刹」兩招分點執磬、執木魚的另外兩個，就在三個主者身形一變之下，他是借此一個時機，人已如陣風般，向前面的山路，奪圍而出。

這一式三招，立即將此君的眞正身份揭露了。他那裏是閔家後人，分明是崛起江湖卅年的老妖唐中牧。此人生就一副孩子臉，並且，善於潛形匿跡，他站在你面前，不到他眞正出手時，你永不會看出他的眞正身份。唐老妖又善做戲，又善作僞，因此，他是常常能殺人於無形。當你爲其殺手惡招擊中時，你已萬刧不復了。

三主者如何會揭穿他的身份？並且，老妖那會不向活死人出手？這看來是個謎，其實，三主者就是閔添範的開山門徒弟。她們當然明白唐中牧之眞正身份，因爲，閔添範現在尚未復原，他就是中了唐中牧之暗算。尚幸三主者的來探，而將老妖驚走，她們那會不認識！

至於不敢暗算活死人，他是實在的不敢胡亂出手。因爲，活死人的功力，實在驚人，眞怕自己的殺手還沒打倒了對頭，而自己眞相敗露，而爲活死人所擊。還有，他也眞怕那毒蠱噬人的慘厲，所以，他是甘心的一走，至少，將來有的是機會。祇要活死人能上當，現在，活死人當自己是閔玉環，那就有機可乘！

不想，爲三主者揭穿，他的偷學得來的玉龍變指法，立即施出，他決不奢望能傷敵，祇求有一破綻，他就可借機溜走。實在，他的心光潛形法，可說當世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如果爲其擺脫對手，那麼，擧世之人，誰也無法抓得住他！

快，實在快得驚人，幾個轉折，他已將三主者抓出老遠。他笑了，至少，他是既愚弄了活死人，又可對自己好友，那個闖中大富單英偉，多敲取幾千兩銀子，以作自己酒色之資。

「不覺得辛苦？」

啊，誰？在自己耳朶邊說話，這是從來沒有的事，自己的輕功，心光潛形，誰能追得上？死鬼師父說過，擧世無雙，而自己對師門其他絕技是可以馬虎就馬虎，可以偷懶就偷懶，唯有對這心光潛形，他是眞的下了苦心，苦功夫學的啊！決不能有人勝過自己，對，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哦，那……一定耳朶是聽錯，那麼眼睛又如何？看錯了？明明是個人，而且，此人手上依然托了個女孩子！是活死人。他在自己面前，他的死人面孔是越發的冷，陰，難看了。更可看得出，他咀角有着一絲冷笑！而人，是向後倒退，分明，他的輕功比自己更高出一籌，甚至於一籌還不至。他是人，是鬼……

「該停停了！該休息了。」是活死人在說。

「你……你……」

「我是復仇者！」

「我，我與閣下無仇無怨。」

「可惜，你騙了我，那比殺了我更可痛、可惡。你明白沒有，我是遭人騙，而騙得我家破人亡。我以爲，死後翻生，再沒人能騙我。而你，讓我明白了，我，祇是個可憐的凡人，依然有被騙之可能，我爲你提醒，因此，我謝謝你，我讓你活多一會兒。讓你施展渾身解數。現在，你看看清，你到了什麼地方？」

唐中牧聞言心中一凜，再看看清，那會回到老地方了？啊！不！可憐，他是從未出口，鼻端聞得一股腥香，是毒蠱，不能，救命，饒命！唐中牧，這個爲惡武林數十年的老妖，他受到了酷烈的報應。桑仙姥的神蠱已照顧了他，眞厲害的毒蠱，才一咬中，才一聞到腥香，他的週身武功算是廢了，他再不能出手，什麼玉龍變，什麼斷魂扣，什麼潛形匿跡！全救不了他的命，他祇有乾嚎的份。

活死人破幻影劍

天南乙烝的金蠶仙姑，已代單大先生、華大嫂、王仁山，連倒霉的華嚴容全祛除了桑仙姥的蠱毒。由於桑仙姥本人已死，蠱已無頭，祛除較易。金蠶又是行家，所以，並沒耗費太多的時間、精力。金蠶再將若卣的本命元蠱祛除，因爲，桑仙姥將蠱神先種在她身上，由若卣成爲帶蠱者，所以，元蠱在若卣身上。這裏的事，算已告一段落，當她踏出山屋之時，突然，一聲慘呼，兩人已跪在地上，渾身戰抖，可又一個又一個的頭，在拜，在叩。

「龍頭，金蠶妹子有過，也有功！」

「叛逆大罪，種於一身，已算獎其功矣！」

活死人可看出，金蠶仙姑分明爲一種奇形暗器，擊中其重穴。而且，一個不巧，還可能引起她本命所種所養的神蠱，毒虫所襲。然後，落一個慘死。而出手者，可能比自己更精通於天南門戶之秘！自己祇是懂得如何避如何抵擋，自己決不想摧毀別的門戶，除非，這個門戶，造禍太多，造成了太大的災殃。否則，他素來主張，「武林是非本身神」，他不會看不起邪門外道。他也不會畏懼名門正派，所以，他看出金蠶之苦難，他，是正了身軀，雙手恭揖道：「是那位白袍道兄……」

「唉！」遠處傳來一聲長嘆：「看來，你是來强討情了。」

「此女反叛，據我知，實是受壓太深，再加巧有所會，這才引起。而佈局者是我，唉，他對我，實是功大於過。我，不忍看其受苦受難，道兄，在下……正心致禮，祈能取得金口一諾！」

「好！不過，此女以後，稍有罪愆，兩罪歸一！而且，一切補過之道，由道兄一力承担！」

「敢不如命！」

玄天仙女聽得不禁面色大變，心想：活死人，你那會答應得如此爽快？萬一出事，苗疆之人稍有不對，立可闖出個瀰天大禍來！如果：玄天仙女不敢想下去了。

金蠶仙姑是突然眼前金光一蓬，一閃即滅，她是認得，正是靈旗宮中的滅蠱至寶，天孫網。她明白，自己這條命是算揀回來了。想不到自己幾乎殘殺了小寧威，活死人的朋友，今夜，全仗他救了自己一命，這個看來有些鬼樣的活死人，那會令

龍頭都聽他話？這可是出人意表。龍頭是橫行天下，從來祇有自己，永無第二個人，可與其相併相立，而今……龍頭對活死人非但言聽計從，聽來，還具三分敬意，他，可眞是個了不起的人！

不過，對自己——她不禁更具三分敬意。她膝行而前，她得向其有所敬意。活死人是柔聲好言的：「好好去吧！」說完了，他是去了。既不居功，也不自命不凡。看得出，他的心中在屋中人。

苗人心直，你越是對她好，她可會千百倍還報。否則，也然。因此，金蠶仙姑是心中記住了，活死人的恩惠。雖然，在龍頭面前，她奉命唯諾，可是，在天南門中，她依然是一方之主。所以，她的命令傳下，活死人等人，已成爲苗疆之友，誰也不敢冒犯。可惜，他們沒一個人知道而已。

若卣醒來了，如果不擅自脫下玄玉辟邪環，她可能是第一個清醒去毒之人。現在，翻了個身，她發現每個人的眼神不對，她也看清了舅父解救了苗女之事，她一無牽掛的笑。心中想：舅父其實是好心人！那麼，自己不至於會引起他老人家眞正的不滿！

「你，可知，唉，我該怎樣說？」

若卣發覺活死人低了頭，越說越低頭，奇怪了。自己，嗯，剛才他們看我時，有着份奇異的眼光，自己一定出了什麼古怪。突然，她發現了，她發現了自己的手，嗯，那會又焦又黑的？她很自然的撫摸了自己的臉！她明白了，可能，啊，對，自己褪下玉鐲時，全身覺得一陣火燒似的感覺，燒壞了……燒壞了！她飛快的走進了自己的小間房中，她找到了鏡，她看到了自己爲陰火所毀的容顏！

除了一對剪水秋瞳，清秀依舊外，整個人形，幾乎全變了。她起先一怔，她……突然，覺得有隻手，撫住了自己的肩頭，銅鏡中看見另一張俏麗的面容，是她認爲最談得來井姨！

「別担心，你大舅舅會出盡心力，他已決定去小瑤宮……代你求取靈藥，無論如何，他要還你舊觀！」

「求什麼靈藥？」

「歸玄露，瓊瑤天完膏！」

「小瑤宮在那裏？很遠，也很難去的吧！」

「在你大舅舅眼中，天下，有什麼難事！」

姑娘低頭沉思了……一抬頭，她看見舅父，那張白滲滲，死寥寥的臉，却充滿着後悔，抱歉的情色。她心中一動，而舅父開口了：「你，該明白了，濫做好人，不，該說太好人，反而爲好心誤，舅父更該說你，動不動急人之急，動不動看人可憐，結果……」活死人心痛講不出口了。

姑娘笑了——笑得挺高興的！

饒是活死人多歷事故，饒是玄天仙女自命爲通透姑娘心理的人，也弄了個目瞪口呆！

「舅舅，舅舅……」姑娘是越叫越深情了。「我不在乎啊，天，可沒將我收回去呢！舅舅，如果，我有什麼損傷，死亡，舅舅，你不知會多傷心啦！」

那可是事實了，活死人是讓姑娘說中了：「孩子，你不會死……你那能死！」

「那，我還敢不知足啊？舅舅，我爹，祇是個……唉，他喜愛我……可……他不幸，爲二叔氣得瞳仁反背，瞎了雙眼。我祇求順從他，不能再讓他老人家受苦受難，因此，爹，祇是個可憐的伴……而你，不同啦！見舅如見娘……我，總是担心，你會不喜歡我，這個鄉下丫頭，可你……」姑娘飲泣了，這是感動，眞情的飲泣，是啊！姑娘是什麼也不在乎，祇求舅舅能看顧個小丫頭，不嫌她蠢，不嫌她煩！

曲凌卣是個至情至性的人，因此他大爲興奮，他是十分十分滿意自己的甥女兒！「你變成了個醜丫頭啦！」

「舅舅你不當我醜丫頭吧？」姑娘笑了。是啊，姑娘有個眞正的，黃金的心，她毫不在乎，她根本不理會自己的醜與不醜！

「你找不到個婆家又該如何？」

「唉，舅舅，眞……我從來沒想過，我該找婆家。華大媽她喜歡我，我可不喜歡她做婆母。總想一直做我大媽有什麼不好？爹作主了，我，不敢反對！」

「爲什麼？」

「我不想爹受難！我更不想爹的面上，再多上兩道不樂意的皺紋，我，祇好讓我不樂意，反正，我不樂意，爹也看不見哩！」

曲凌卣笑了，但是，慢慢的，他有了些悲聲。唉，孩子，她什麼事也先代人家想，將來，她眞可以燒乾了自身代別人照亮的！爲什麼那麼好？對，得好好的敎她，不錯。人，不能做壞事，人該阻止壞人

幹壞事。人也不能太好，太好了，讓人利用了，給壞人毀了，好，死了個好人，可不能阻止壞人做壞事，那有多不值得？

凌卣看了甥女一眼，而玄天仙女却看到了一對光芒四射的人。她突然想起了自己，自己令江湖人，望之生畏，聞風而逃。其實，又眞正的幹了些什麼好事來？這個姑娘，她越看越喜歡，她要求曲凌卣走出去，因爲，她必需與姑娘好好的談談。

曲凌卣走出了姑娘的房間，三主者是恭恭敬敬的請問：「幾時去對付那個罪魁禍首？」

「曲大俠，眞正的罪魁禍首是單英偉，他在收買人命，他出錢，懸賞格，他裝傷、詐死，其實，他暗中的在殺人。一個又一個的殺，柴天王被盯上了。現在，他在注視着司徒燦他們一帮人了……」

曲凌卣冷靜的思考着。突然，他凜然了。好個單英偉，這才是眞正的梟雄。他千方百計的謀奪曲家的幻影劍譜。但是，他却說是由曲凌卣帶走了。廿年前巳經發生過一場小風波，爲了幻影劍譜，他是詈過無數的咒，結果，引起了別人追殺自己。「自己死了」，又將禍水推給了那些押解者，再將風波遝給了殺押解者的人，其實，他自己躲在暗處，專心一意的煉他的幻影劍譜。

他是厲害的，他令自己的胞兄相信了，他祇是貪圖曲門的家財，他逼死了大舅，爲了不露太多的馬脚。他將盲眼的大哥——不，連妹倩的盲眼，極可能是單二出的手。逼出了大宅，他顯得萬分的手足情深，而讓各人看到了他的僞善一面。如果不是三主者的出現！啊呀呀，連甚麼殺人啊，鬧婚啊，有一半也是他佈的局啊！因爲，他要自己被陷入了又一個風波中，極可能扣押了單大與若卣，做他最後一張王牌，可是，人，那會越來越少了，這是個好機會啊，該是人越來越多才對啊！

龍頭，白袍客，他突有所悟。

「是他的安排？」

「大俠之所以爲龍頭敬佩，即此一着，巳見一斑，如果，大俠也有個羣體，那麼，龍頭也當退避三舍！」

「貴當家分明巳看出我之個性爲人，所以，有言煩轉，我巳受大德，不過，我決不能爲人覊絆，你們該見我的馬啦！我，也不能，更不肯對牠有什絆覊，人，孤身出遊，來去自如！此乃予之意圖！」

「龍頭明白大俠個性爲人，因此，更不能令大俠家人，有什危害……」

「因此，我再拜大德耳！」

「何必多說這些，而今，我們巳將聞風將來，希望來，意圖來延平山城的人，勸說的勸說，趕走的趕走，除了桑仙姥這一批人外，全巳阻住了。也可說，將個單英偉，逼成了個孤家寡人，他本來想掀起個大風波。而且，想越掀越高，越扯越大，可惜，辦不成了！」

活死人是祇聽不言。對的，除了這個辦法，那麼，依單英偉之爲人，他是可以將這件事，越說越大，甚至於將幻影劍譜作了個招魂旛！將那帮惡鬼厲煞全招了來，龍頭巳有所說明，那就是你孤身一人，你可以反客爲主，你可以監視主兇。可是，帮兇的越來越多時，你又該如何？你還不是孤掌難鳴了？你還不是堵得了東時，顧不了西？活死人想了又想，然後，哈哈一笑，不錯，我可能會孤掌難鳴，但是，而今，我是爲了曲、單兩門之事，我不得不需求個通盤萬算，鬧了個拖累太重！如果，有了幾年功夫，我還怕些什麼？如果，我沒了拖累，沒了後顧之憂，我大可以靜制動啊，我何必顧東理西？

當然，這件事，全仗龍頭他們的出手。雖然三主者是說得輕鬆自然，但是，一個不巧，唉，大有可能，架巳打了不少，而人也死得可怕。將來，但求將來，有機會，我會報答此君之德。

單二員外又如何？他是裝病在家，一直是時好時壞，當最後一批人，丐帮中的兩長老，四弟子，西方神金宮的三神斧等人，在桑仙姥的引導下，總以爲，即使是活死人可怕、可懼，相信他也決不能相信在閩北地區，有蠱毒之出現，一個不巧，連他本人也中了毒。哈哈，到那時，哼哼，該由我單二大爺另出計謀，讓你們自相殘殺。當然，首先，可由他們去找柴天王的朋友了，代他打塲狠的，哈哈……

可是等等不來，等等不來，單二可吃驚了，這是不能發生的事。說實在，成功了，他們不見了，不是好事，因爲，不是自己的鬼計露出馬脚，就是他們之中，有人生疑。等如柴天王的朋友失踪一般，令他担心到現在。如果失敗，更得人驚，於此證明，活死人比鬼更可怕，自己該怎辦？活死人，活死人，他不禁一直的在嘀咕這三個字。這個傢伙，到底是誰？難道是洞悉自己一切的人？

他由頭到尾的想着，自己這多年來的佈排，可以說，計無不成，而成無不絕的，決不能有半個游魂，漏出了自己的網羅之中……而今……

外面突的傳來嘻笑怒罵聲，單二不由陡的一震。在笑誰？在罵誰？

「告訴你，小王八旦，咱們是看穿了，咱們該走了。別以爲咱們是有眼的盲人，無腦的笨漢，你爸爸有本領，可惜，機關算盡，翻不過老天這一關！」

嗯，這個聲音是那個天下一孤啊！這個看來討厭的，可又是十分機靈的老不死，他那敢大叫大罵？不成，難道眞的出了事？走漏了風聲！

「單老二，咱們走了！有本領，來隆福寺找我們！」

更不對，有女聲，有飲泣聲，有哽咽聲，呃！人，來了不少。啊，走了，他們全來了，今天，敢來，敢說明個地頭，他們如果不是有着必勝之把握，他們會這麼傻。但是，決不能讓他們走出門，更不能讓他們對外有所宣揚，這一揭穿了，非但無法扯起風波，不能移禍他人，自己，勢必變成個容身無地的人！想到這兒，單二再不怠慢，身法一動，人巳突出了門外。

此地，是個內天井，而天井中有不少人圍住了自己的兒子在笑罵。果然，有司徒燦，有戚子銳，裴對江，閔神行，江湖三女——黑牡丹是扶住了柴天王！

「是——他！」

單二幾乎爲這兩個字嚇傻了……這兩個字，誰說也沒什麼大不了，而今，是柴天王說的呀，而柴天王是早巳爲自己毀了

聲帶啞穴的人啊，他那能說話，那麼，自己的一切所爲，勢必爲他抖了個底。好，事到如今，不殺可不行了！單二是一個翻身，首先將自己的兒子單超衆夾開……不料，有個人在笑，對單二笑，單二夾開了幾次，而單超衆是幾次爲那笑面人護住——不是護住，可說是扣住。單二老奸巨滑，那會不知，其實，笑面人是挾住了單超衆作人質。

「閔神行，你錯了！」

「我錯了？」玉面笑天君可有些奇怪了。

「你大可殺！」

「何不殺，殺了，你該絕了後！」

「哈哈！單二的後代如此膿包的！」

轟的一震，將在塲人個個震了個沒頭顚倒。

「嗤嗤」勁風中，幻影劍炁臨身。尙幸，這幾個江湖好手是各仗本身絕技，相互的補拙損益下，雖然是萬分狼狽，却也堪堪的封住了那凌厲無比的劍炁。

但是，有個老天王，雖然他可以說話，但是，劍傷不輕啊，他不能像他朋友那樣。竄跳飛騰啊，這可是個累贅，他眞想躺倒，死了算數，而朋友們却拚力的圍護住他，祇有個玉面笑天君閔神行是不尷不尬，而今，他是扣也不是，放也不是。

嗨，遠處傳來了車馬聲，也不知是什麼馬？更不知是什麼車。這車馬就像走在空洞而又是具回响的山谷深徑中。轟轟隆隆的，如打雷一般。

單二那會顧得了這些，他的幻影劍是越發越勁。越勁就越狠的——反而以一身牽制住這多人——照理三女俠的梅天娥，有名的千手龍女，她善於打暗器，應該給他一頓暗器嘗嘗的啊，可惜，人多，雜亂，一個亂打亂擲，敵人沒打中，打中了自己的老前輩，這就令她可不敢亂出手。這就是令單二的幻影劍，劍氣縱橫的，反而扣住了這些人。

單二是非得毀了他們不可。因此，他的出手是將幻影劍譜中的最後一章，狂風舞展了出來。不好了，祇見單二如同魔頭附身般，大開大闔，大轉大騰。而劍炁是看來無形，祇聞「嗤嗤」連聲，其實，他巳築起了一座劍陣，將那幾個江湖好手，圍了個結實。然後，開始猛下殺手。

突然，單二是身形如一股輕烟般向半天直鑽。衆人抬頭上望，他們祇以爲，憑仗自己幾個人的掌力，兵刃，可以合圍合抵單二的幻影劍譜。他們那裏想到，幻影神劍的殺手招巳展開；單二祇要往下一合，在他的「天衝地煞」劍陣下，再加狂風一掃，他們之中，至少有三個不死也得受了重傷。但是，他們根本不知——祇是覺得。四週有煞氣圍緊。是的，這是個危機訊號，他們祇能拚全力發揮本身的功力，不過，當單二開始漸漸往下壓時，他們巳感到了本身功力巳無法可以擋得住這一股無形劍炁。他們心魂俱震了。難道，此君騙了他們？

不，他們不知什麼一來，每人全覺得背後一緊，「咦！」人會莫明奇妙的脫出重圍。再看看四週，他們的人全聚在一起！而耳朶又聞得一聲極古怪，深沉的長嘆。他們到底不是小孩子啊，當今之世，又有誰可以，在大家驚惶失措之間，而能一個又一個的，從容不迫的，將那多人救脫危地？人，祇有兩只手啊，就算救人的擅於移形換影之術，也可以說是不可思議，還有，此人到現在還不見個形影，他，到底是人是鬼？

是誰？單二却顯示了他無比的驚惶。

「單二！佩服！佩服！」

「你是誰？你佩服我些什麼？」

「連兒子也有眞有假……怎不叫人佩服呢……」

「啊……你是誰？出來！出來！」

「單二，你以爲我會不出來？我祇是在等。」

「等什麼，等什麼？」

「先給你看個報應——」聲音才歇，祇見在東北角，擲下一個人影——「看看是誰？」

單二，他是個鬼計多端的人，當然也會猜度到人家將會如何對付自己，但是，父子天性，他，不能不看，因爲，依身形來看，分明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我，本不想過份，但是，有太多的朋友數說我、還有，連你自己的兄長也說，你個殺人太多，你殺了也不是一個、兩個之數了……我，得殺了他——」

「不……」單二開始抖戰了。

「我，不殺，我何必殺他？」

「對，一切罪過是我……是我……」

「你是爲了什麼？」

單二爲這個問題問啞了。爲什麼？爲天下第一，爲毀人門戶，自己可暗中控制他們。他，可以爲天下之盟主，殺人越多，對己越有利。自己，可能不能成功，他必需代自己的孩子打下個基礎，孩子一定能成爲天下盟主，武林中的皇帝！

可惜，他說不出口，他怔住了，並且，當他看見個英挺的少年，全身巳如患了軟骨病的樣……他心痛了。他是眼光不壞，他當然看見了孩子，巳被毀了，週身的骨骼關節。並且，對頭的出手，勢必是用了絕戶手法……他，突然發了狂似的大叫，「誰？誰敢這樣作賤我的孩子！」

「我！」聲竭人現，一條墨綠色的人形，突然的出現在衆人眼前，任何有眼光的人，也無法可以看出，他是從何而來，施展的又是何種身法。

不過，人們可個個看淸了這張面容，一張又冷，又陰的臉，如果不是這一對朗目，眞能當他是個死人。一個從棺材裏倒出來的死人。

「你……你是誰？」

「應該認得我！」

「啊！你……」

「活死人。」

「曲凌卣，是你，你沒有死？」

「我不是說了，我是活死人。巳死去了，嗯，巳死過了，唉……」這一聲嘆氣，令在塲人，個個宛如被打了一重搥。

「你來報仇了？」

「這可是你說的。」

「好！」單二是一聲發狂吼。左手一圈，右手却巳直點活死人。正是幻影劍譜中的中宮劍法。奇怪，沒有勁風聲？也沒有令人震悚的劍炁，活死人是微微一笑。

（以下轉入第48頁）

白髮仙翁鬥霸王

古羅馬武林秘聞／羅唐納・文

從萬骨坑裏面鑽出來的人都是武功蓋世的，他自稱白骨霸王，曾被箭射死復活，後被斬為肉醬，再度復活出擊，所有羅馬的英雄館無人能敵，料不到他的幕後有人扯線，原來他是一名超級殺手。

第四世紀的羅馬，發生連場血戰，基督徒節節敗北，匿居萬骨坑，忽有一名武林高手，自稱白骨霸王，闖入羅馬帝國的英雄館挑戰，連殺數人，被箭射死，殊不料數日後他竟然再度闖關，引起兩派掌門決鬥！

夜間英雄館血戰羣雄

許多人都知道古羅馬的暴君「尼羅」，把基督徒驅入羅馬鬥獸場，讓他們跟雄獅搏鬥，逐個死在雄獅的爪牙之下，還被獅子把他們活活的吃掉，血肉淋漓，目不忍睹，以為那一個王朝係羅馬帝國最殘酷的一段歷史，殊不料羅馬帝國延續一千年然後分裂，在這一段長長的時間之內，每一個羅馬王朝都用鮮血染出來，特別是第四世紀的羅馬王「金巴」，更加厲害，為了滿足他嗜血的心理，分別在羅馬郊外建築三個培養鬥士的地方，希望找到傑出人才，高手過招，使他盡情欣賞。

這三個地方就是「英雄館」、「魔幻台」，以及「武士訓練營」。

「英雄館的意思就是懸掛獎金，招募天下英雄，最後由武功最出色的十個武士決鬥，死剩一個，稱做英雄館主，不管這傢伙的武功多麼厲害，遲早必死，因為他要跟第二年武功最好的人決鬥，年復一年，後浪推前浪，他總有一天倒下來。

當時羅馬係天下巫術的核心，有時一場戰爭，打得非常燦爛，由術士施法，反敗為勝，故此金巴王崇拜巫術，劃出一個廣場，稱為魔幻台，讓術士、法師，以及巫婦作法，拚個你死我活，此外，因為有許多奴隸，身壯力健，索性開一間武士學校，由羅馬的戰士教授武功，讓他們單對單的搏鬥，皇上隨時喜歡欣賞，便即帶到御前表演，務必流血收場。

這三種競技的場合，純然為了滿足金巴王的嗜血心理，由於羅馬的軍威太盛，沒有一處叛變，亦即沒有戰爭，金巴王利用上述的三種競技方式決鬥，滿足他的欣賞慾，當時羅馬的皇帝高高在上，沒有人斗胆規勸他，故此他越弄越兇，終於暴發一場火辣辣的血戰。

還是從頭說起吧，有一晚，英雄館內，燈光明亮，幾十人聚在一起研究拳技，最出色的三個人就是卜加利、杜拿，以及勃羅斯，俱是出拳又快又狠的，加上極凌厲的腳法，普通人絕非敵手，三個人都是好朋友，從來不會突然打起來，外邊的人想加入英雄館，先要闖過這一關，絕不容易，因此之故，英雄館的新人越來越少，那晚他們正在興高采烈的研究拳術，勃羅斯體型高大，拳大如斗，發拳有千磅之力，他認為拳頭沉重比拳快如風更有份量，卜加利却不同意，因為他綽號「追風手」，一直以快打慢揚威，至於杜拿，他根本上認為腳比手長，用腳出擊，勝過揮拳搏鬥，故此，三個人議論紛紛。

勃羅斯冷然說：「幸而我們是三位一體的好朋友，永不交手，只是負責跟新來的人搏鬥，否則，我們三個一決雌雄，我一定輕而易舉的擊倒你們兩個。」

就在這時，有人大聲叫喊，喝令各人停止交談，然後高聲講話：「勃羅斯，你的對手來了，今晚新來的英雄沒有名字，綽號白骨霸王，由你跟他較量高下，立刻展開龍虎鬥！」

每晚走向英雄館的人，必然是武林中略有名氣的，喜歡看到一場熱辣辣的搏鬥，聽了此言，紛紛讓開，廣場裏面立刻騰空一個三十尺長的空位來，讓兩人一決雌雄。

勃羅斯雙眼一睜，把視綫投在白骨霸王的身上，發覺他相當高，屬於手長腳長那一類，不過，肌肉藏在衣裳之內，一眼看去，並非特別飽滿，伸出來的拳頭更細，已存輕視之心，說：「兄弟，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白骨霸王這個名稱，它是別人稱呼你的？抑或是你自己稱呼自己的？不妨明言。」

對方很冷靜的說：「這是我稱呼自己的，因為我一向住在萬骨坑，晚晚跟白骨同在一起睡覺，故此稱做白骨霸王，至於本來的名字，我早就忘記了，任何人總是要有一個名字的，故此我把自己稱做白骨霸王。」

一向含有英雄氣概的綽號總是由別人贈給，從來沒有自己封自己做霸王，霸王上面加了白骨這個字，聽來更加刺耳，勃羅斯不由自主的笑起來。

向他盯了一眼，勃羅斯忽然很鄭重的說：「投靠英雄館的人，多少帶着點賭博的心理，如果贏了我，你有資格加入，最低限度食宿有了着落，而且每月支三百元的零用費，最低限度勝過住在白骨坑，輸了呢？假如你仍然活着，轉身走出去就算了，沒有甚麼損失，不過，活的機會微乎其微。」

「假如我輸了一條命，怎樣？」

「到時自然有人把你拋進萬骨坑裏。」勃羅斯漫不經心的說。

他以為對方無話可說，殊不料白骨霸王忽又開口：「世事難料，萬一你死了，我會吃官司嗎？」

「兄弟，大概你住在白骨洞之內太久，很少到外邊走動，故此沒有看見到處張貼的告示，所有告示寫得清清楚楚，任何人投入英雄館，必須跟館內的審核員交手，他是否有資格加入呢？由審核員來決定，挑戰的人死了，或者審核員戰死，各安天命，沒有後患。要說的話也都說完了，我們三個人是審核員中武功最出色的一組，最好你把我們一起殺掉！廢話不必說了，在這個地方，我是主，你是客，請你發招吧！」

勃羅斯說完，擺好了姿勢迎戰。

他的話雖然充份反映出自高自大的心理，有點狂妄，可是，即將交手，他却是集中力量作戰的，左手在前，右手在後，雙手握拳，隨時出擊。

在他的眼中看來，兩人的體重相差八十磅左右，對方無論如何無法取勝，可是，他過份樂觀了，那種競技講得十分坦白，名符其實的是自由搏鬥，除了用手握拳或用掌出擊還可以用腳，甚至可以張口亂咬，或者用頭顱撞擊對方身上任何一處，他只是肌肉豐厚拳頭特別大，未必打贏，只是落場交手了幾個回合，他就覺得不易取勝，原因是對方步法靈活，手腳齊施，

有時還用膝頭撞擊，防不勝防。

三幾個回合之內，他吃了好幾拳，另外還吃了一脚，又有一次被膝頭撞上去，使他的下頷隱隱作痛，他的情緒不自覺的緊張起來，突然他改變作風，雙拳齊出，即收即打，拳密如雨，把對手壓到喘不過氣來。

當時羅馬不管是拳擊抑或械鬥，俱是一口氣打到完場的，沒有絲毫休息，此外，還規定兩人交手一定是絕對分出高下，即是說其中一個人被對方打暈或者打到殘廢，然後停止，立刻打死的人，那就更加明顯的看得出誰是勝利者了，因此之故，勃羅斯的一種打法是很不智的，除非逼不得已，他不會運用，原因是雙拳同時打出，太過吃力，一旦氣力耗盡，他就屈居下風。

這個道理不單是他自己明白，對手也是很明白的，在場觀戰的人，也很清楚，演武廳的空地很多，白骨霸王有足夠的地方走動，不怕他追擊，因此之故，兩人的勝負機會拉平，唯其如此，他們更加看得眉飛色舞。

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們發覺勃羅斯多次追擊，仍然沒法打傷白骨霸王，他本人却不斷的喘氣，看來他難以支持下去，不禁替他揑一把汗。

他的兩個好朋友杜拿以及卜加利，一向是生死之交，十分焦躁，雖然他們大聲呼喝，頻頻向他打氣，那是沒用的，只見勃羅斯的氣力耗盡，發拳無力，整個人脚步虛浮，終於倒下來。

白骨霸王一直沒有眞眞正正的發招，直到他發覺對方無力作戰，然後連跳帶跑的飛奔過去，提起右脚來，在對方背後的脊椎骨使勁踏下去。

勃羅斯慘呼一聲，接着昏迷不醒，別人疾衝過去搶救，他然後從對手的脚下逃生。

儘管如此，他的脊椎骨可能被人踏斷，一生殘廢。

這種情況被卜加利以及杜拿看在眼裏，怒火攻心，不約而同的尖聲叫喊，飛撲過去，纒住那個稍爲高却又有點瘦的青年出擊，一個用拳，另外一個用脚，向對方左右夾攻。

好個白骨霸王，十分鎭定，他在兩個人的拳脚當中穿插，只是偶然捱了一拳或一脚，不會受傷，他看準了機會，杜拿飛脚踢他的時候，出脚太高，他側身一閃，先用自己的一條腿架住對方踢了落空的右腿，然後翻身向對方背後橫掃過去，這一脚不偏不歪的踢在對方脊椎骨上面，整整一條脊骨折斷，杜拿連聲慘叫，倒在地上，氣若游絲。

白骨霸王巳站定脚步，哈哈大笑，氣焰逼人。

兩個老友被人打到殘廢，卜加利怎樣肯罷手呢？拳快如風，拚死出擊，白骨霸王似乎看透了他們的拳路，拳來不避，只是側身用脚迎戰，向對方的前臂以及手腕仰擊，多次迎擊當中，有一次獲勝，把對方踢到搖搖欲倒。

眼見卜加利要倒下來。

有一個青年如飛緊握一柄三尖刀，大叫：「停手！」

這個人叫做「卜洛」，是卜加利的親兄弟，綽號「刀王」，他只是在旁觀戰，那時他發覺哥哥隨時被人踢斷脊骨，不顧一切的從兵器架上面拔出三尖刀來，飛步搶救。

觀衆都想白骨霸王不要欺人太甚，齊聲大叫：「停手！」

白骨霸王充耳不聞，兩條腿上下翻飛，很快就把卜加利的脊骨踢斷，他站着縱聲大笑。

那種笑聲是含有極强內勁發出的，聲震屋頂，整個比武廳各人所發出的叫聲，全部被他的笑聲所掩蓋，甚至卜加利垂危，所發出的慘呼聲也聽不出來。

他太過殘酷了，三名武林高手，先後毁在他的脚下，看來這傢伙並非想加入英雄館，博取功名富貴，而是想入屋殺人顯威風，太過卑鄙了，各人十分憤激，特別是卜加利的弟弟卜洛，怒火更盛，忘記了武林的規矩，握着武器的人不應該向徒手的人進攻，他把手中所握的三尖刀，向前挺進，大喝一聲對準白骨霸王的後心直衝過來，像一頭犀牛那麼兇。

眼見白骨霸王死定了，殊不料這傢伙的武功卓絕，雖然他狂笑不休，旁若無人，沒有眼睛窺看背後有人揮刀衝刺，仍然感覺得到，憑着他的敏鋭聽覺，三尖刀只差一呎就刺中他的背脊了，他居然向高處飛躍，避過這一刀。

卜洛收不住脚，向前衝出二十呎過外，然後收刀，轉身一看時，只見他的敵人紋風不動的站在原處，卜洛頓時感覺心上一沉。

呑火吐火驚心動魄

當時羅馬的戰士非常勇猛，巫術大盛，戰士如果兼通巫術，當然是更加威風了，白骨霸王突然在他的面前消失，轉身看看，他又站在原來的位置，這種武功委實是凌駕萬人之上，因爲卜洛低頭俯衝之際，無法看見對方如何避過這一刀，少不免想到巫術方面去，認爲對方以邪術取勝，他的信心立刻發生動搖，一轉身之後再度衝刺，威力減了三分。

兵器架分別放在牆邊，隨手可以取用，白骨霸王發覺雙方存心要他的命，不敢怠慢，三尖刀再度衝刺，他就地一滾，順勢連滾三滾，滾到最爲接近他的一個兵器架那邊，拔出雙刀來，卜洛繼續衝刺，正好被對方的雙刀架住，順勢往下邊削去，只見他狂叫一聲，棄了三尖刀飛奔，地上血淋淋的有一隻手臂跳動。

他的右臂被對方一刀砍斷，血洒演武廳，雖然座上有人搶救，另一方面，有人出戰，擋住雙刀，他仍有機會逃生，不過，此後他變成斷臂的武士了，委實是極端不幸的，這種景象閃入各人的眼簾，更加激動，不知是誰，振臂一呼，首先檢起了地上的三尖刀出擊，其餘的武士紛紛加入戰圈，各持兵器撲攻，向敵人展開大包圍，渴望把這個不明來歷的武士斬爲肉醬。

白骨霸王的年齡只是二十多歲，並非特別雄壯，居然殺退四個武林高手，可見他的武功相當出色了，一來他本人的刀法靈活，二來他有雙方在手，儘可以抵擋得

住，俟機進襲，對方陣脚大亂，很快就給他好像斬瓜切菜似的傷了十多人，地上的血越來越加耀眼，各人知道鬥不過對方，却又不肯撤退，陷入僵局，突然聽到人叢中有人大聲喊叫：「總管來了！」然後解圍，不約而同的散開，讓出一條路。

人叢中走出來的一個老翁，綽號白髮仙翁，係英雄館以及魔幻台兩個地方的總管，巫術以及拳擊的本領，俱是一流頂，一向技壓羣雄，毫無敵手，他聽聞英雄館發生惡鬥，有幾十人受傷，趕快從吃酒的地方趕來，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血，跟着看見一個青年威風凜凜的站着，手持雙刀，刀上還有鮮血淌下來，不敢怠慢，撥開衆人走近，先行打個招呼，然後說：「小英雄，聽說你綽號白骨霸王，果然有霸王之勇，整個英雄館的武士鬥不過你，我是總管，很想跟你私下談談，換過一個地方交談好不好？」

「好，不過，你先要捱得過我三刀，證明你有資格做館長或總管，我然後跟你走！」

「好，你立刻砍劈好了，別說三刀，三十刀我也受得起。」

白髮仙翁說完，揮手叫各人退下，他像一株老樹似的屹立。

「我發招了，當心！」白骨霸王只是隨口說了一句，便即展開攻勢。

他絕無敬老之念，每一招俱是極端狠辣的，左右砍劈，突然向前滑去，右手的刀鋒向上一揚，一招「倒劏刀」從下邊殺上，鋭利無比，他認爲這一刀必然把對方分爲兩截，殊不料那一刀從下劈上，老翁突然失踪。

他能夠避開卜洛的三叉刀，全靠向高處飛躍，那時他看見老翁並非向上飛躍，只是整個身體，忽然消失，這一驚非同小可，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巫術！」

「是的，我施展的正是巫術，你怕嗎？」老翁在他的背後講話。

「我不懼怕，既然你擅長使用巫術，我就跟你用巫術决鬥好了，請你帶我到魔幻台去！」

白骨霸王似乎是打不死的人，自信心極强，毫不畏懼的說。

白髮仙翁愕然說：「原來你不是想投入英雄館，只是存心挑戰，贏了『英雄館』的武士，還想打贏魔幻台的人，這樣豪氣，佩服之至，英雄館近來經常有人挑戰，魔幻台很久沒有人挑戰了，難得你如此英勇，正好借你考驗我的手下是否法術失靈，魔幻台離開此地不遠，我們走吧。」

說完，他打個手勢，叫各人退下不准向白骨魔王偷襲，隨即大踏步走出戶外。

只是一個青年闖入英雄館，巳經使羅馬的武士紛紛倒下，演武廳變成屠場，血漬斑斑，這傢伙還想用巫術跟魔幻台的人决鬥，眞是胆生毛了，在場看熱鬥的人，都想再看另一場更出色的搏鬥，全部跟隨一老一少兩派的傑出人物，走向魔幻台，只有留下十多人替血泊中的武士急救。

好奇心蓋過了報仇的意念，百多人湧入魔幻台。

那個魔幻台非常壯觀，在平地築起了三十呎的高台，整個台是一百碼長，五十碼闊，用石頭堆砌起來，不會鬆散脫落，台上有許多種建築物，就像是平地的亭台樓閣，巫術有如刀劍爭雄的景象，高手的座位總是放在高處，平凡之輩，留在較低的一層，此外，還有各式奇形怪狀的器具，有一爐烈火，有一柄刀梯，使人看了心悸。

白骨霸王就算是武功蓋世，單人匹馬，闖入龍潭虎穴，這一份胆量實在驚人，難道他除了武功還懂得巫術嗎？

許多人感到驚奇，認爲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

爲了找尋謎底，他們更加起勁了，魔幻台根本上有三千多個座位，從高處盤旋而下，最低的地方就像是一個碗，如果有甚麼術士表演最擅長的本領，就在那一處，當晚看熱鬧的觀衆只是臨時湊在一起，不會滿座，故此只有霸王進入「魔幻台」的一舉一動，他們看得清清楚楚。

白骨霸王站定脚步，說：「總管，我們打算怎樣决鬥呢？」

在白髮仙翁的面前，有胆說出决鬥這一句，他的胆子眞是不少，白髮仙翁聽了，只是微微一笑，沒有責備他，緩緩的說：「如果有人向一間武館挑戰，照例是徒弟出馬，徒弟輸了，師傅然後出場，巫術比武，也是如此，我的徒弟多得很，任由你揀一個做决鬥的對手好了，决鬥的方式，由你們二人决定。」

白髮仙翁剛剛閉嘴，身邊的一個禿子巳經衝口而出的說：「師傅，白骨霸王對這個地方好像很陌生，不知道選擇那一個較量高下，還是由我介紹自己出戰吧，我叫做卡里夫，綽號吐火，只是聽到我這個綽號，相信白骨霸王立刻知道我想用甚麼東西决鬥了，希望師傅給弟子一個機會表演，吞火吐火的絕技。」

禿子「哥羅夫」巳經是四十六歲，無論如何，總算是個中年人了，他如此豪氣，白髮仙翁用嘉獎的目光看看他，可是，他的功力有限，未必是白骨霸王的對手，如此一想，却又躊躇起來。

白骨霸王有些不耐煩，催促他們快些决定，哥羅夫也不耐煩，說：「仙翁，不必考慮了，這傢伙自己討死，何必替他担心呢？」

照情形看，哥羅夫似乎有把握取勝，白髮仙翁逼不得巳，點點頭，說：「决鬥有許多種形式，哥羅夫，你只是跟他做吞火吐火的競技好了，別再玩另外的一些花招。」

哥羅夫喜出望外，欣然點頭。

白髮仙翁把視綫投向白骨霸王那邊，說：「吞火吐火是巫術當中的一種，表現一個術士的本領，烈焰不傷，如果他做得很出色，可以使觀衆增加信心，不管他爲了傳道抑或爲了醫病，俱是有利的，不過，吐火比較容易，吞火却有些困難，弄得不好，可能使肝腸被火焰灼傷，我叫禿子哥羅夫表演一次，由你依照他的方式表演，最後，你們二人對壘，輪流吞火吐火，我做公證人，誰勝誰負，有目共睹，如果你沒有異議，立刻進行！」

「我同意如此决鬥！」白骨霸王傲然說。

「好，就這樣辦。」白髮仙翁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就叫禿子先行表演。

吞火吐火這種表演，看起來雖然有些危險，但是哥羅夫已經玩慣，絕不驚懼，緩步走到八呎闊的火盆之旁站定，打個手勢，自然有人走近，把熊熊高燃的火棒送過來。

洪爐之內，插有許多枝火棒，俱是五呎長的，並非整整一枝火棒着火焚燒，只是它插入火爐的那一端燃燒起來，由於棒頭浸過油，那些木質疏鬆，油液沁入木質之內，故此它從爐中拔起，仍然是熊熊高燃。

「現時吞火吐火的絕技開始表演了，請你們先看禿子哥羅夫的本領。」

白髮仙翁說到這裏，揮了揮手，拔出火棒的人立刻把它送到禿子哥羅夫那邊，停在距離哥羅夫臉孔一呎之遙的位置。

觀衆全部看見哥羅夫張開了口，毫不猶疑的咬下去，看起來他好像把火棒頂端正在焚燒的一朵火看做蛋糕，一口把它吃掉！

說也奇怪，就算那個嘴巴不怕火，也不容易一口吸了火光的，但是禿子哥羅夫居然辦得到，他只是咬了一口，就把火焰吞掉，火棒變成漆黑，只是有些白烟冒出來。

觀衆齊聲叫：「好！」

那些火焰已經熄滅，哥羅夫張開了口，讓在場所有人看見他的唇舌跟平時相同，沒有燒焦的痕跡。

他向橫走了二十多步，讓別人看得更加清楚。

突然他張口一吐，長達六呎的火焰從口中噴出來，手裏仍然握着的火棒，雖已熄滅，火焰剛剛噴射出來，立刻燃燒，依然是火光熊熊。

觀衆喝采不已，掌聲如雷。

輪到白骨霸王表演了，他似乎功力比不上禿子哥羅夫，因爲他要連吸兩次然後把火棒的火吸進肚裏，張開了口，看不見火光，此外，他把火光從口裏吐出來，吐不了那麼遠，只是三四呎，因此之故，負責握棒的人，逼於把它推前一點，然後使它燃燒。

觀衆看了，直覺到他的功力比不上禿子哥羅夫，沒有替他打氣。

沒有人喝采，也沒有掌聲。

哥羅夫得意洋洋的走過去，站在白骨霸王的面前，相距六尺，等待白髮仙翁法師最後的命令。

白髮仙翁問過兩人，認爲他們都有準備，說：「那麼，我發施號令，叫人送火棒，立刻展開決鬥！」

很快就有個人握着一支火棒，站在兩個人的中間，雙方開始施展吞火吐火的本領。

哥羅夫張口使勁一吸，火焰忽然飄到他的唇邊，那沒有把那朵火吸進肚裏，突然發力把它吹向對方的臉孔。

白骨霸王早有準備，任由對方吸火，可是，那一朵火吐到他的臉前，他却絕不閃避，只用吹氣的功夫，把它吹回去，哥羅夫不甘示弱，立刻運用內勁，把火焰吹向對方，如是者一來一往，火焰飄忽無定，很難分辨誰勝誰負。

這局勢不會持久，最後一次哥羅夫把火焰吹到對方的臉前，白骨霸王沒有把它送走，反而張口使勁一吸，那朵火焰忽然消失，火棒熄滅，很明顯的他已經把它吸進口裏。

依照一向的慣例，吸了一朵火，就不能開口講話，可是，白骨霸王偏要賣弄本領，張開了口，輕輕的說道：「火焰沒有了！」

跟着看見他縱聲狂笑。

哥羅夫愕然，不知道如何應付，就在那時，只見他張口一吹，一條火光直撲到哥羅夫的臉孔來。

哥羅夫猝不及防，慘呼一聲，緊閉一雙眼，臉上被火燒灼，發生劇痛，無法支持，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這一場決鬥就此分出高下，白骨霸王獲勝。

人叢中閃出了一個瘦削如猴的老頭子，叫做瘦皮猴「沙爾」，大聲對白髮仙翁說：「弟子沙爾自願向白骨霸王挑戰，一齊爬上劍梯。」

那一把劍梯高達二十尺，本來是放橫的木頭，改爲尖銳的劍，它放在大火爐的旁邊，火光耀眼，劍氣如虹，一般人看了就覺得心寒，巫術弟子當中，有胆爬上劍梯的人，只有三幾個，瘦皮猴是第一流的高手，因爲他的身體靈活，手心脚心，長了一層硬皮，加上了內勁，故此，他可以做這種表演，照他想，白骨霸王就算懂得巫術，未必練習過上刀山，下劍梯，故此，很有把握的向他挑戰！

白髮仙翁點頭答應，白骨霸王沒有拒絕，很快就開始做爬劍梯的另外一場龍虎鬥。

決鬥之前，白髮仙翁說：「我站在公證人的身份，應該講幾句話，劍鋒銳利無比，空手赤脚向上攀登，巫術欠佳，武功不濟的人，必然流血，依照我的判斷，不論那一邊，見血就輸，如果雙方沒有人流血，一齊出動，最先爬到劍梯頂上的人獲勝，你們明白了沒有呢？」

兩人異口同聲說：「我完全同意。」

「好，現在開始爬劍梯！」

這句話剛剛說了出來，在場的幾百個觀衆全部停止交談，鴉雀無聲，氣氛十分緊張。

各人看得很清楚，二十尺高，闊八尺的劍梯，開始有人伸手踏脚，逐步爬上去，最初的幾步，瘦皮猴沙爾，因爲體輕，爬得快些，可是，十步過外，他的速度就慢下來。

白骨霸王同樣的向上攀登，越爬越快，距離劍梯頂上最高的一把劍，只有四五尺，瘦皮猴落後了六尺過外，他急於建功，把心一橫，突然發力，一口氣的衝上去，這樣做十分危險，他只有資格向高處衝了七尺，離開劍梯頂端，只有三尺，無法支持，翻身跌下來，兩隻手的掌心血如泉湧，受了重傷，從高處跌下，傷勢更重，同門的師兄弟拚命施救，白骨霸王從高處躍下，站着不動，顯然是他獲勝了，由於兩場決鬥，使巫術中人受傷，整個巫術協會的人極度憤恨他，不約而同的大聲喊叫：「不要放走他！」

他們先後拔出佩刀來向白骨霸王飛奔過去，白髮仙翁沒有加入戰圍，不過，他並非袖手旁觀，走上魔幻台最高瞭望塔，



羅馬巫術中的「魔幻台」的總管「白髮仙翁」，武功與巫術都極高，爲了找尋「白骨霸王」的幕後人，不惜染髮割鬚，改變面貌，深入虎穴搜索，終於雙雄見面，展開一場生死的决鬥。

嚴密監視白骨霸王的行蹤。

白骨霸王如此放肆，他早就看不過眼，因爲他是館長的身份，不想親自動手，形勢比人强，白骨霸王一再獲勝，他迫於親自出馬，故此，走到高處，從瞭望塔的牆上擲下萬年神弓來，搭上了白骨箭，隨時發射。

果然不出所料，白骨霸王年輕力壯，走得很快，幾十個人在背後窮追，始終無法追得上，他走完了魔幻台，向下飛擲，落荒而走，很快就把衆人抛離。

荒山寂寂，夜色迷離，就算暗箭傷人，沒有給人發覺，那就算了，决不會有人追究，白髮仙翁看準了目標，把握時機，拉弓發箭。

他臂力驚人，箭無虛發，由白骨接駁成的長箭邪氣十足，就算對方懂得巫術，也難以逃生，箭去似流星，剛剛射中白骨霸王的後心，這傢伙一聲不响的倒下來。

白髮仙翁看在眼裏，滿心歡喜，跟着他看見幾十人離開魔幻台，握着武器，向前追趕，心裏暗想，白骨霸王孤軍作戰，身受重傷，一定被他們斬爲肉醬，他不便過問此事，從高處爬下來。

白骨霸王竟然復活

他回到魔幻台的靜室休息，等候佳音，怎料他守候到天亮，竟然沒人向他報喜，放心不下，走出靜室查問，親信的門人說：「報告館長，受傷的兩位大師兄情況穩定下來，已經脫離危險時期，不必担心，白骨霸王居然潛逃無踪，實在可恨！」

白髮仙翁愕然，說：「他分明中箭倒下，我在高處看見他倒在荒郊的，我們有幾十人追殺，怎會失去了他呢？」

門人說：「回報館長，我們的人徹夜搜索，後來燃亮了火把照射，都無法找到他。」

「那麼，地上有沒有血跡呢？」

「報告總管，靠近魔幻台五百碼之內，毫無血漬。」

白髮仙翁心上一沉，索性叫那個門人帶他到他看見白骨霸王倒下的一處細心查看，果然在草叢中發覺有些變了色的泥污，似乎有人洒血。

他把泥沙帶返靜室細心研究，作出決定，立刻召集最高級的門徒研究對策，當衆講述他的見解，沉住氣說：「污泥染了血，變成褐色，可見白骨霸王已經中箭，受了重傷，你們却找不到他，顯然他是被人搶救了，由此可以反映出當時埋伏在草地的人相當多，只是我們沒有發覺而已，照情形看，自殺是白骨霸王那一帮人，可能捲土重來，不容輕視，我們一向對萬骨坑那邊的人，絕不重視，實在想不到，他們居然有一個擅長巫術而又武功十分厲害的高手，我想各位發表意見，不管它是關

於萬骨坑的抑或關於白骨霸王的綫索，我都很樂意傾聽。」

有一個門人叫做鐵脚「雷博」，一向跟基督徒有些來往，想了想，說：「報告總管，我一直都是跟基督徒做小生意的，認爲萬骨坑之內的人，晝伏夜出，有如老鼠，他們只是盼望自己能夠活下去，別的茫無所知，衣食兩缺，貧不聊生，早已被羅馬皇朝看做賤民，狗口不會出象牙，怎能躲在暗無天日的地方苦練武功有如此輝煌的成就呢？至於巫術，住在萬骨坑裏的人，全是基督徒，他們跟巫術勢不兩立，根本上沒有理由出現一個懂得噴火爬劍梯的人，依照小徒的見解，自稱是白骨霸王的人，未必一向在萬骨坑過活，他可能跟萬骨坑裏面的基督徒絕無關係，不必把他跟基督徒纏在一起。」

這番話頗有道理，白髮仙翁點了點頭，說：「鐵脚雷博，你的一雙脚跑而不倦，正好替我奔走，由今天開始，你要集中力量，調查萬骨坑的實際情況，不管他們是否有人叫做白骨霸王。」

鐵脚雷博有些不解，說：「總管說的實際情形，未知指那一方面的情況？」

「實際情形這句話是很空泛的，包括宗敎上的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各方面，近年極少人走進萬骨坑那邊，顯然那個地方有些特色，令人望而生畏，我想知道的就是各種特色，尤其是他們的戰鬥力，更加是我急於獲悉的一件事情，有一種情況我必須告訴你，萬骨坑裏面的基督徒越聚越多，他們沒法謀生，到了最後關頭，不能叛變，正如俗語所說，打死勝過餓死，你要好好的徹底查探才好，還有一點，萬骨坑的地形古怪，你深入調查，切勿暴露身份，否則，隨時招惹殺身之禍。」

「我早已習慣了扮成基督徒，夾在出入萬骨坑的人當中，走來走去，總管，請你放心！」

最後，鐵脚雷博很冷靜的說。

白髮仙翁再跟別的門徒密談了一個時辰，然後歸寢。

白髮仙翁以爲這一宗血案可以遮瞞得住，希望大事化爲小事，他太過樂觀了，只是第三天的晚上，忽又發生很嚴重的打鬥事件，跟那晚向英雄館挑戰的一頁夢痕有關。

那一宗意外事件發生在一間酒吧之內，當時有一個青年喝了太多的酒，就在那裏闖禍，奇怪的是這一點，他的身型臉貌和武功，跟白骨霸王相似。

那一條大街喚做酒仙街，乃係紀念古代的酒仙波里斯而設，左右兩邊全是酒吧，晚上非常熱鬧，碰頭都是醉貓，因此之故，有人闖禍，附近的酒客哄動起來，走向該處看看，霎時間，「白蘭花」酒吧門外聚滿了人。

喝醉了的青年，十分豪氣，伸手發拳，逢人就打，酒保遠遠的避開，他殺得性起，突然走到最大的酒缸前面，發拳便打，只是一拳，已經把酒缸撞破，貯滿了好酒的一個酒缸，像人那麼高大，被打裂之後，露出一個洞來，潔白的酒，像泉水似的噴射，他站得太近，衣裳也弄濕了，絕不理會，雙手捧起酒來，俯頭便喝。

有兩個人走近，還沒有開口勸他，給他飛出後脚來，他們立刻倒地打滾，另外有幾個人拔刀衝進去，他順手抓起放在枱面的鐵碟當做武器，向那些人脫手飛射出來，他們被鐵碟打中鼻子和嘴唇，發生劇痛，趕快轉身飛奔，刀子也拋在地上。

他已經獲勝，仍不滿意，衝過去，從地上檢起一把刀，就地一滾，把刀子兜了一個圈，然後站起來，這一刀使六七個人受傷，慘呼不已。

比較大的酒吧，另有保鏢在座，聽見街上喊打喊殺，抓了武器，飛奔出來，合力圍攻，這傢伙絕無懼色，手上一把刀，上下翻飛就像是花間的蝴蝶，憑空殺出一條血路來。

那些保鏢不肯罷手，沒有受傷的人，在後窮追，走完那一條街，便是郊外，他順着脚步向前飛奔，看見前面燈光明亮，加緊脚步，直衝過去，抬頭一望，正是「英雄館」。

他的模樣跟白骨霸王相似，上次英雄館裏面的人吃了大虧，對那個霸王有很深的印象，驟然看見他，大驚失色，紛紛走避，高聲呼叫：「白骨霸王來了！」

守衛的人雖然失聲驚呼，沒有人擋格，大門也沒有關上，顯然是有意讓他入內，這傢伙大踏步走進去，旁若無人，殊不料英雄館已經有了準備，他剛剛走進大堂，發覺燈光明亮，杳然無人，定眼看時，伏兵齊出，十多個弓箭手用箭發射，他使勁飛躍，身子仍在空中，那一柄單刀上下飛舞，撥開亂箭，縱跳如飛，跳了幾跳，便即跳出門外。

沒有人能夠避開密集射擊的箭，那些弓箭手在腦海中湧起了白骨霸王，怒火如焚，集結幾十人，向前追殺。

這傢伙走了一程，忽然走到戰士訓練營的門外，只要那邊有人，他就觸動殺機，發脚衝過去，手起刀落，把兩個守衛斬死，從地上檢起另外一把刀。

雙刀在手，他更加英勇，索性衝入校門之內，逢人便斬，秩序大亂，慘叫之聲四起，紛紛走避，有些戰士從夢中覺醒，就在牆邊抓了單刀盾牌，飛奔出去，佈陣迎戰。

戰士學校敎授的武功，跟普通人所學的武功不同，除了單對單的搏鬥之外，還有各種陣法，「盾牌」就是其中的一種，全部戰士都懂得這一套，盾牌由鋼鐵鑄成，高達六尺，左右兩邊都有鋼鉤，戰士左手抓了盾牌，右手握刀，並不急於求勝，只是衝到敵人附近，把盾牌豎起來，互相扣緊，砌成方形的陣勢，把這傢伙圍在核心，立刻由弓箭手放箭，不管敵人的武功多麼厲害，無法突圍而出，必死無疑，就算他冒險飛躍到空中，仍被亂箭射死，假如他沒有死，中箭倒地，也被戰士亂刀斬死，因此之故，從來沒有人斗胆闖進。

那個青年就算不是白骨霸王，也是白骨霸王的同黨，他仗着渾身是勁，武功超卓，只憑雙刀殺入，碰上了方陣，被盾牌包圍，箭如飛蝗，他只是用雙刀撥開，沒有氣力往上跳躍，苦鬥了半個時辰，終於中箭身亡，隨後他還被戰士亂刀斬死，變成肉醬，拋在荒郊，任由飛鳥啄食，死得非常淒慘。

白髮仙翁聽到這個消息，立刻走向戰士訓練營，希望找個活口，可惜來遲半步，這傢伙已經化爲烏有，他勃然大怒，召見戰士營長曲奇，說：「前幾天我用箭射傷了白骨霸王，想找個活口查問，可惜辦不到，現時有另外一個白骨霸王闖禍，本來有機會抓住他審問，錄取口供，你們居然把他活活的斬死，還要棄屍荒郊，給飛鳥啄食，誤了大事，爲甚麼你不制止那些戰士行兇，聽候我的指示，再行定奪呢？」

曲奇想了想，說：「事前你沒有吩咐我們必須找個活口，我們也無法想像得到，對方只是一個人，斗胆闖進門來，故此，沒有準備把他生擒，無論如何，我親眼看見他被斬爲肉醬，死人不能復活，不必担心。」

這番話頗有道理，白髮仙翁無可奈何，悶悶的走開。

在歸途中，月色如銀，他偶然走近萬骨坑，仗着他是個總管，武功蓋世，精通巫術，索性一個人，闖入那個地方看看。

他先行走到一個巨大的地洞入口觀察，那個入口相當闊大，望下去黑沉沉的一片，地洞兩邊有石欄，就像是一個大井。

石欄杆有十多條繩子分別縛在東南西北幾個方向，縛得十分緊，繩子也相當粗大，它是準備給那些人準備吊下井中而設的，因此臂力太弱的人，根本上沒法走下去。

「白髮仙翁」的寵物就是烏鴉，在最後的關頭，他指揮羣鴉出擊，圍攻「白骨霸王」，使他反敗爲勝……

白髮仙翁夜探萬骨坑

那個井形的地洞就是萬骨坑的入口，它究竟有多少深呢？無人知曉，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凡是罪大惡極的人，被羅馬皇帝賜死，他就被人押到這個無底洞的入口之處，從高處拋下去，只是聽到一聲慘叫，他就沒命，事後也沒有人替他收殮，日子拖長了，那個屍體就會腐化，變成一堆白骨，稱做萬骨坑，確是很貼切得很，至於被逐的基督敎徒，彷彿陰魂不散，躲在巨大地洞兩邊的岩石空隙之處過活，平時他們不會走出來，只是到了交易的一天，然後有些比較壯健的男人從下邊沿着繩子走到上邊去，他們購買了食糧之類的必需品，從地面降落，也要沿着繩子把自己吊下去。那個地洞確是天造地設，給窮人居住，一來洞中有洞，二來它往深處發展，到達陽光也沒法投射的地方，仍有空氣透進，他們就是在如此艱苦的地方過活，有如半個死人。

這樣子的生活環境，怎能出現武林高手呢？此外，萬骨坑一向是基督徒的巢穴，肯定沒有人信奉邪敎，基督徒不懂巫術，就算自稱是白骨霸王的傢伙，武功精湛，也不會精通巫術，因爲巫術絕對不能夠無師自通。

白髮仙翁一向認爲萬骨坑裏面的人不足重視，故此他甚少走到那個地方去，夜間更加不會走近它，那晚他突然湧起了一個念頭，打算走進基督徒的巢穴看看，只是偶然之間觸動心事。

他越走越近，抵達石欄杆，看看繫在石上的繩子，稍爲有些躊躇，忽然他看見石欄杆對面的一處，有一個黑影出現，它並非坐在石欄杆上面，而是站在石欄杆之上。雖然石欄杆闊兩呎過外，站在石上，左看右看，仍是有些危險的，一旦滑脚跌下無底深淵，那就死得太過寃枉了，犯不着這樣做。

他正在沉沉的思索，對面那個黑影忽又有所活動了，這傢伙不單是站在石欄杆之上，還斗胆在石上行走。

這不算奇，那個黑影竟然越走越快，在他的身邊飄過，那種輕功確是登峯造極，白髮仙翁也自愧不如。

顯然此人是故意在他的面前炫耀罕見的輕功了，白髮仙翁一向自負，怎會怕他了，決心把他抓住，索性跳上石欄杆，跟他周旋。

說也奇怪，這個傢伙好像背後有眼，他發覺背後有人追逐，忽然抓住一條繩子，往下面滑動，打算走進萬骨坑，也可以說是他想誘惑背後的追兵，跟他一起走下去。

白髮仙翁不甘示弱，脚下略爲使勁，他的身體就飄到繩子那邊，摹仿那個怪客，飄然而下。

怪客滑下深井的速度初時快，後來慢，終於停下來。

他停脚的一處正是基督徒聚族而居的巢穴，外人闖進去始終是有些危險的，白髮仙翁稍爲有些躊躇，終於打定主意，跟踪走入洞中之洞。

他剛剛走了進去，立刻看見前面有些微光，那個黑影就在前面，相距只有十多步，由於黑影本身並非白色，顯然不是白骨霸王了，這傢伙是誰呢？爲甚麼把他誘進了洞中之洞呢？他大感困惑。

就在這時，黑影忽然轉身向他看了一眼，說：「仙翁，你已經身陷險地，看來你要殺出重圍了，有劍帶來沒有？」

說完，他憑空飛出一把劍來。

那樣做並非含有惡意，因爲他把劍托送過去。

白髮仙翁剛剛伸手接過那一把劍，定神一望，已經看不見他，暗吃一驚。

其實白髮仙翁功力深厚，那雙眼幾乎如貓眼一樣的敏銳，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他仍要微光才可以看清楚前面不遠之處有些甚麼，即使憑着星光辨認也可以，貓却可以在完全黑暗的地方見物，儘管那是一綫之差，仍是有影响的，由於那個怪客的臉孔背光，白髮仙翁不容易辨認，顧得接劍，更加難以辨認了，因此之故，他失去了辨認這個人的良機，不過，臉孔雖然難以辨認，語聲却是聽得很清楚的，他定一定神，把這種略帶磁力的語聲深印在腦海之內，準備日後追踪。

當時他認爲那個怪客迎面拋了一把劍給他就失了踪，必然不是在他的頭上飛過，而是轉身走開，他想查出這個武林高手的眞面目，他不再考慮甚麼，向前疾走過去。

即使在陌生的地方奔走，他仍是絕無懼色，不過提高警惕而已！走了一程，他發覺微光逐漸加强。光源就在前面，走動的速度放慢了些。

他不單是看見微光的來源是壁燈，還看見許多盞壁燈，洞穴擴大，有些石枱石櫈，二三十人聚在一起交談。

那些人談話的話聲不是很宏亮的，由於白髮仙翁的耳朶可以集中精神傾聽，把微細的聲响擴大，故此他能夠聽得出八八九九。

本來那些人全是叛徒，並非基督徒那麼簡單，他們已經想好了整個計劃，在甚麼地方縱火，引開御林軍，在甚麼地方傾全力撲攻皇宮，最驚人是他們已經找到從皇城之外的地方，有一條秘密通道直達皇帝的寢宮，那條地道出口之處，跟皇帝睡覺的床只有十碼之遙。

既然那個洞穴是基督徒聚着禱告之處，密謀弑君叛國，基督徒當然是參與這一宗壯舉了，不能夠置之不理，甚督徒沒有武器，人數不少，如果叛軍把大量武器接濟他們，戰鬥力驟然增加，萬一羅馬皇帝金巴遇害，大局動搖，不堪設想。

直到那時，白髮仙翁才感激在前引路的黑影，這傢伙是誰呢？何以忽然消失，這些問題，比不上通知皇帝備戰那麼重要，因此白髮仙翁不再留步，索性放輕了脚步轉身走，向大洞的出口，抓着高處垂下來的繩子走出深井之外。

他感到形勢危急，脚不停步，飛奔到皇城那邊，說出自己的身份，叫御林軍通報。

他是皇帝特准任何時間都可以入宮覲見的人，經過御林軍通報之後，他就在深夜被人帶到御花園的一座亭子，坐着恭候聖駕蒞臨。

他坐了半個時辰，皇帝施施然的走近，叫他「免禮」，起來坐談，他奉命坐下來，金巴王笑了笑，說：「仙翁，你似乎有點累，是否跟白骨霸王再度交手呢？」

「今晚不是我跟他交手，交手的另有其人，他已經斬爲肉醬，沒法威脅任何人了，我深夜求見，只有別的秘密稟告，請恕微臣冒犯之罪。」

「別這樣多禮了，仙翁，究竟外間發生甚麼事情，快些說出來吧！」金巴王有點不耐煩。

白髮仙翁聽了，立刻集中精神把他當晚發生的遭遇，全部稟告，爲了預防皇帝怪責他，夜間到處遊蕩。他把當時的情形稍爲改變，就說是他爲了追踪一個神秘黑影而走向白骨坑。

他爲甚麼走向白骨坑呢？金巴王並不理會他，至於他講述的偷聽叛徒秘密，金巴王也不是特別注意它，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仙翁，你傾全力跟白骨霸王那帮人周旋，太過辛苦了！早些回去休息吧。」

白髮仙翁有些焦躁，說：「皇上，你把這件事情看得太過輕鬆了，雖然基督徒的力量微不足道，假如有人給以武器，他們仍是有戰鬥力的，別忘記，歐洲各國都有基督徒，如果他們聞風而至，向羅馬的皇宮挑戰，仍是有可慮的，你別忘記，羅馬大軍分別駐防各地，從來不會結集在首都羅馬，假如這個地方發生叛變，他們未必能夠這樣快就可以走回來，還是小心防範好些。」

金巴王忽然很鄭重的說：「仙翁，你已經探聽到他們定期叛變了，日期呢？快者三天，遲者三月，甚至一拖就是三年，我怎能晚晚提心吊胆的備戰呢？至於你說宮內有秘道通到皇城之外，那是以前的事了，十年之前，我已經把三條秘道全部堵塞，跟地面同樣的結實，鼠洞也沒有留下來！」

金巴王只是嘉獎他爲國效勞，不惜隻身深入虎穴，打聽敵情，對他打聽得來的消息，並不重視，白髮仙翁覺得十分掃興，在皇帝面前，他不敢露出絲毫不高興的形色，反而頻頻謝恩，然後告退。

最後，金巴王還像是開玩笑似的對他說：「仙翁，聽說你曾經一箭射死了白骨霸王，他竟然復活，被人斬爲肉醬，可見他是不容易跌進地獄的了，你今晚追踪他走進萬骨坑，也許他沒有變鬼，一次又一次的糾纏你，你也要當心保重自己！」

聽了這番話，白髮仙翁只感到啼笑皆非。

兩個掌門展開生死門

一宿無話，他在翌日上午開始就在羅馬城內各式人等混合之處走動，自己半句話也不說，只是很冷靜的傾聽別人的說話，他絕不理會此人是誰，只要說話的人是中年人或者年紀更大的人，語聲異乎尋常，略帶磁力，他就把腦海中聽見過的語聲那種記憶抽出來，跟它印證，看看站在眼前的人是否在萬骨坑之內碰見過的怪客。

爲了避免別人發覺他的眞面目，他打扮成一個遠道而來的布販，本來是滿頭白

髮的，暫時把它染黑，白鬚剃個乾淨。

他知道自己最明顯的標誌就是白鬚白髮，爲了秘密追踪怪客，不惜變換自己的形象，煞費苦心，眞是可惜，他的用心良苦，始終沒法偵查得到怪客的行踪，很快就度過了三天，到了第四天的上午，他在一間希臘神廟戶外走動，忽然湧起了一股好奇心，潛入廟堂，混在許多教徒的中間，觀察每一個高僧的舉動。

當時基督教只是萌芽時期，羅馬帝國不准基督徒建立教堂，反而准許希臘教在羅馬比較僻靜的街巷建立中型的教堂，稱爲神廟，最大的教堂當然是羅馬古教。

希臘跟羅馬是兩個國家，曾經三次被羅馬征服，終於和好如初，原因是羅馬皇帝無法管理那麼多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之下，既然希臘王拱手稱臣，希臘神廟之內的僧侶也不敢公然反抗羅馬金巴王了，那是很合理的，因此白髮仙翁沒有注意他們的動靜，直到他那天偶然走入希臘神廟爲止。

希臘神廟的大殿相當嚴肅，因此之故，聖僧巴路斯講解經文的時候，聲音相當宏亮，從一百碼之遙的一處傳送過來，白髮仙翁聽得相當清楚。

他不管巴路斯怎樣講解希臘的經文，只是傾聽那個聖僧的語聲而已，眞是有趣，他竟然發覺巴路斯所講的說話那種含有磁力的語聲，正是他在萬骨坑聽到的聲音，驚喜交集，立刻趨前，站在第一排的教徒當中，準備作出更進一步的查問。

那些教徒分八排就坐，喜歡跪的跪下來，站在第一綫的人，全是心裏打了一個結的，他們自問沒法解開心上的結，故此站在最前的一排，到時聖僧巴路斯講解希臘經文之後，就向他們那邊走動，輪流替他們「解結」，因此之故，白髮仙翁有機會跟這個聖僧接近。

他不必跪下來，却又不是坐下，只是站着恭候。

過了一會，聖僧巴路斯果然走近他，說：「我的虔誠教徒，大神一定保佑你，降福於你，你好像心上有些疑難的問題，它是甚麼，讓我替你解開心上的結，任何一種困難你都可以坦白對我說知，我不會把它在任何人的面前說出來，你開始講出心裏的困擾好了。」

「好的，我只是講出一句話已經夠了，我想知道一個人的行踪，他似乎死了仍可活轉來，死後復活只是聖人然後做得到，他沒有這種力量，故此我的心裏充滿了疑問，懷疑他根本上沒有喪生。」

「你說的人是誰呢？」

「他的眞姓名應該怎樣說呢？我不知情，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他綽號白骨霸王。」

聖僧巴路斯心上一怔，把銳利無比的目光投在對方的臉上，緩緩地說：「你是白髮仙翁，今天走到希臘神廟來，等於撈過界了，不過，你提出來的問題，我仍是樂於解答的，你以爲白骨霸王只是揑造出來的名稱，甚至有些古怪的感覺，以爲他住在萬骨坑裏，我把眞相告訴你吧，白骨霸王是希臘諸神當中的一個，統治陰間，他既然是神，當然是永生不死的，還可以化身做三幾個，一個白骨霸王死了，另外一個白骨霸王從地府走出來，你沒法戰勝他，妄想跟他作對，失敗的是你。」

「話雖這樣說，白骨霸王多次闖入英雄館以及魔幻台，殺人流血，那是我的地盤，他這樣做我不能不管，爲甚麼他要跟我作對呢？」

「他不是跟你作對，只是想引渡你進入萬骨坑之內。」

「我仍要查問，爲甚麼他企圖引渡我進入萬骨坑呢？」

「因爲他知道你的潛勢力很大，只有你，才有力量制止一場即將爆發的屠殺慘劇，所以，你應該感激他，不應該去埋怨他。」

「可是，白骨霸王殺了我的門徒，有二十多人，第二次出現，他還闖入戰士訓練營，殺了許多人，這一宗血賬如何追討呢？」

「不必追討，白骨霸王是地獄之神，在他的眼中看來，任何人必有一天死去，死亡是永恆的，活着的時間很短，微不足道，故此他任意殺人，從來沒有人斗胆犯他，向他挑戰，認爲血債血償，如果你執迷不悟，今天你就會死在神廟之內。」

「聖僧巴路斯，你是否代表白骨霸王出頭，打算把我殺掉？」

「我沒有說過代表白骨霸王，只是向你提出警告而已，你曾經跟白骨霸王交過手，知道他的厲害，你是有血有肉的凡人，怎能夠跟他搏鬥呢？即使你殺了他也是沒用的，我早已說過，白骨霸王是神，懂得分身之術，你一定打輸，還是束手就擒吧！」

「混賬！我是英雄館的館長，兼且是幾個重要機構的總管，怎會打輸給你，你跟我打鬥也好，你叫白骨霸王出戰也好，勝利必然屬於我！」

白髮仙翁的語聲越來越大，看來他就快動手了，在座的希臘教徒，發覺情形不對，紛紛離座，遠遠的避開。

另一方面，有幾個穿了白色戰袍，腰間佩劍的人，分別在幾個牆角出現，緩緩的走過來。

聖僧巴路斯惡狠狠的向對方盯了一眼，說：「仙翁，白骨霸王來了，他們就站在你的背後。」

白髮仙翁轉身一望，神殿之內大部份騰空，穿白色戰袍的人，一共有六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白髮仙翁只是看了一眼，頓有所悟，再度轉身，打算向聖僧巴路斯說幾句話，定神一望，巴路斯巳經踪影全無。

他還沒有轉身迎戰，腦後一陣劍風，趕快向前飛躍，跳到諸神的身邊，繞到神像的背後，然後拔劍。

他的身手敏捷，換過別人，早已死在白骨霸王的劍下。

兩劍相交，他稍佔上風，可惜對方並非僅是一個人的出擊，很快就有三個人同時撲攻，另有三個人，站在神殿的大堂，準備厮殺。

六個人的形貌完全相同，分明是聖僧巴路斯施展的狡計了，假如巴路斯事前花了一段頗長的時間苦心鍛鍊一些青年，使他們穿了白色戰袍，死了一個立刻有另外一個補上，就可以很成功的製造神秘氣氛

，擾亂對方的視綫，以爲白骨霸王眞的是死後能夠復活的魔頭。

想透了這一點，他就勇氣勃發，一把劍跟三把劍決鬥，仍是綽綽有餘。

問題在這裏，他被困在石像背後，如果他不敢突圍而出，遲早力竭身亡，反之，他冒險衝出去，六個白骨霸王同在一起圍攻，他就吃了大虧，可能死在對方的劍下。

危急當中，他的腦海中湧起了烏鴉的幻影，臉露微笑，趕快擺出了守勢的劍法，盡量使對方無法搶攻，另一方面，張口摹仿烏鴉的叫聲。

百多隻烏鴉是他養熟了的，可以說是他的寵物，也可以說是他的戰士，他從來沒有驅遣烏鴉作戰，生死存亡之間，即使是僅有一綫希望，他也要碰碰運氣，盡力喊叫。

烏鴉的叫聲並不悅耳，彷彿一個人垂危絕望的哀鳴，白髮仙翁忽然發出這種叫聲，聖僧巴路斯忍不住哈哈大笑，從暗處走出來，說：「仙翁，人皆有死，你何必作出絕望的喊叫呢？如果你想死遲片刻，留心你的劍吧。」

顯然他有些誤會了，白髮仙翁當然不會揭露這種秘密，反而承認他逐漸鬆弛，難以持久，順勢直落，說：「聖僧，你眞是武林中的奇才，我死了，英雄館以及魔幻台遲早解散，你就是一方之霸，有一件事情我始終摸不透，人快死了，你對我所講的話等於沒有講過，可否向我解釋幾句，使我明白你爲甚麼那晚誘我追入萬骨坑呢？」

「十分簡單，因爲我想你偷聽基督徒跟羅馬的叛徒結合，觸怒金巴王，派人誅殺他們，引起公憤，本來不是蓄意造反的人也會叛變！」

「確是妙計，不過，基督徒一向善良，怎會無緣無故的叛變的？他們像野草似的苟存於世，根本沒有力量出擊，你這樣說，我仍是滿腹疑雲。」

聖僧巴路斯再度縱聲狂笑，笑了一會，他斂笑說：「仙翁，我看你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那晚上你竊聽的基督徒全是我的人假扮，沒有一個眞正的基督徒在場！」

「原來如此，太過可恨了，你的心腸險惡，手段卑鄙，我恨不得把你手刃，只就可惜你不肯跟我決鬥。」

聖僧巴路斯果然上當，說：「仙翁，你眞的想死在我的劍下嗎？」

「是的，我寧願堂堂正正的跟你決鬥而死！」

白髮仙翁放軟了語聲說，充份表現他有氣無力。

聖僧巴路斯很鄭重的說：「我也想跟你一決雌雄，不要在這個地方交手，同到外邊的露台決鬥吧！」

這句話正合白髮仙翁的心意，一口答應。

聖僧巴路斯喝令各人讓開，又叫所有白骨霸王退下，先走一步，離開神殿，走出露台，等待厮殺。

烏鴉已經聽到仙翁的叫聲了，逐漸飛近，有一百多隻，不過，牠沒有向任何人襲擊之前，聖僧巴路斯絕不防範，他認爲白髮仙翁苦鬥了半個時辰，氣力不繼，發出絕望的哀鳴，把他殺掉，可以顯顯自己的威風，充滿了信心。

白髮仙翁走得很慢，走到他的面前，相距十多步，說：「動手吧，你未必能夠打贏我！」

說到這裏，白髮仙翁好像喉嚨發癢，忽然又張口大叫起來，一連串哀鳴之聲透出來，似乎想借此博取對方的憐憫，不要殺他。

聖僧巴路斯更加輕視他，大喝一聲，人到劍到，兩雄相遇，各展所長，殺得難分難解。

巴路斯的估計十分準確，白髮仙翁確是筋疲力竭，勉强招架，完全沒有反攻的力量。

他越戰越勇，突然說：「仙翁，我可以很威風的告訴你，三劍之內，你就會死在我的劍下了，你有甚麼遺言，快些說出來吧。」

「不錯，我的確有些遺言，現時我們仍未分出高下，不過，你的確佔了上風，看來我凶多吉少，我有一個請求，希望我倒下來之後，你把我火葬，並且盡量驅逐烏鴉，即使我死了，也不高興牠聯羣結隊啄我的肉。」

「好，我答應你，決不讓烏鴉啄你的肉！」

他只是說了這一句，忽然眼前有一個黑影飄過，向他襲擊，他的左眼險些被牠啄食。

襲擊他的正是一隻大烏鴉。

他怒不可遏，大叫：「所有人一齊出動，驅逐烏鴉！」

他担心白髮仙翁乘機搶攻，用劍砍劈烏鴉之際，逐步退後。

儘管如此，他可是鬥不過一羣烏鴉的，他的長劍只是劈死了一隻烏鴉，立刻就有兩隻烏鴉凌空而下，繼續撲攻。

烏鴉越聚越多，三四十隻烏鴉向他猛烈衝刺。

他可以仗劍作法把牠驅逐，只可惜他的長劍另有用途，沒法收回，那是他跟烏鴉決鬥唯一的武器，絕對不能夠收劍作法，生死關頭，他只好連聲大叫霸王加入戰團。

他沒有機會向別的人觀看，否則，他的希望就宣告幻滅，因爲他被烏鴉襲擊的一段時間，六個白骨霸王同時受擊，支持不住，紛紛倒下來。

只有一個人不會被烏鴉襲擊，他就是白髮仙翁。

白髮仙翁早就收了劍，在一旁袖手旁觀。

三四百隻烏鴉向希臘人襲擊，彷彿奉命進攻，即使在旁觀戰的希臘敎徒也沒法避免這一場災禍。

烏鴉的嘴堅實如鐵，牠們不是啄眼，就是啄喉，大半個時辰之後，露台上面屍橫遍地，有許多半死半活的人作出了絕望的哀鳴，死得最慘的人就是白骨霸王以及聖僧巴路斯，有一個人緩步離開戰場，他就是白髮仙翁，頭上還有幾十隻烏鴉在空中飛翔，沒有飛下來，而是遙遙的保護着他。

（全文完）

幻影劍

（本文承自第36頁）

他是心中明白，單二依然有着鬼計！他要試試自己，對幻影劍法懂不懂，明白不明白，透澈不透澈。大有可能，他還想移禍江東，他希望自己代他頂包！

他錯了，活死人嘆了口氣，突然，他是一個是人難信的快疾身法，人，已撞入了單二的內圍，「叭」的一聲，極清脆的巴掌聲響：「單二，你看如何？」

單二被一巳打中，他怔了一怔，但是，立即明白，曲凌卣的本領，根本高出自己多多，也說明了，自己即使全力施展幻影劍譜。看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

難道，幻影劍譜尙不能橫行天下？難道，幻影劍法中的幻影劍法尙有對手，他不禁震住了。

「別走，別怕，別自己困住自己，幻影劍的無形劍炁，至少不是一般人可望其項背。而且，仗此橫行，綽綽有餘，可惜，你走了邪道，你的夫人，九音魔狐修的是修羅外宗啊。她的煉氣法，與曲家的修氣煉功法，有着差別。更可惜的是，你不知道，幻影劍譜缺了『中五』一訣。這中五一訣是藏在別的拳法中，你那會明白？你，也算難能可貴了啊，至少，沒煉得走火入魔，是你大幸，我敎了你一個乖，惜乎你是無法可學了。」

單二不禁冷汗直淋，他豁出去了，他拚命了。一瞬眼，無形劍炁是縱橫交錯的，向曲凌卣環攻而上。唉，奇怪的是，每人耳中都聽得分明，有「嗤嗤」的怪聲，而且這「嗤嗤」聲，本來聽起來一往到底，現在，是夾雜了「嗤嗤」之聲中，分明有了中斷之象。再看看活死人，他是渾身不在意的。出指，還指，瀟洒自然的，令個單二冷汗淋漓。

「速退！」一聲極霸道的女聲叱喝，立見平地升起一蓬暗紅色的烟火。在場人個個明白，這是迷人耳目的掩眼法。可惜，誰也不敢硬闖，又可以說，明知是迷人耳目的，也祇能任他們逍遙而去。但是，今天，你們撞了個頂頭尅星，別看活死人，死樣怪氣的，其實，他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兎，這裏的火頭才起，也不知他是人是鬼，人，竟然能向天空竄上，而越過了烟火之上。

人的輕功，無論如何不能飛得這樣高。可是，他飛上天去了，這是什麼功夫？

其實，這是這一蓬烟火的熱力，將他帶上去了。也可以說，憑使這一股熱力，他是借力而上：：這就是六十年前，威震羣邪的天魔童子所傳的「火燄騰天」功。而今，由活死人來繼承，展開！也使此而將單二的永不露面的夫人牽制住了。

單二之妻九首魔狐，是個與單二異曲同工的深沉之人。或者，可以說單二之所以有今日，全憑其所賜。今日，令單二步入絕境，也是其所引，說實話，如果不是九首魔狐之露出狐尾，那麼，單二或者不會心神大亂，而冒險出手，更不會因見自己獨子被傷，而出手不穩，處處被壓，着着受制。

現在，單二想轉身一走，他可捨不得兒子。一個猶疑不決，那想到活死人會越過烟火而來。九首魔狐盤元修一見活死人趕到，她於是一聲長笑，抖手一道血光，希望阻他一阻，那可是盤元修的錯了，活死人是天魔童子的傳衣缽的弟子，他專長於堵塞魔敎的一切，盤元修的血符光針抖出，祇見活死人是吹了一口氣，哈，這股血光，就此折回轉頭，盤元修無論如何想不到，血光會回頭。又聞一陣密如貫珠的炸音，盤元修是一聲慘叫中，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爲自己得意暗器所傷。血符光針又是陰險，又是狠毒，一炸之下，饒你是一等一的好手，不被炸中，是你的狠，一被炸中，立可將你本身眞氣炸散，盤元修就是這樣，眞氣一散，跌翻在地。

單二一見妻子受傷，再看到自己，根本已爲曲凌卣所罩住，他不得不認命了。

「大舅舅，別殺二叔了吧！」

「祇怕他生不如死啊！孩子！」活死人是嘆了口氣，祇見活死人祇彈了彈指，單二是一聲慘號中：「殺我，殺我！」

單二祇是一疊聲叫，姑娘却眼中含淚的看着她的二叔：「二叔！二叔！」

「曲大俠？」衆人眼前一花，又見一位白袍客，生得英挺非凡，但是；他的身形手法，却令人看來眼熟：：尤其江湖三女，更是看來，像見過，不過，這個面孔不對：：啊，是一張死眉死眼的臉，是他，他化了裝。

「今日，我眞的看到了令甥女啦！我得告訴你一句話；太心好，對她可不好。對你更不好，小心啊，嗯！我看此地的事算了啦！可是，我也做夢想不到，竟然風起於頻末，而風波內無名之輩掀了起來：：那倒好，總算不虛此行，一個無名之輩，其實是個心懷叵測的大混蛋。該記住敎訓啊！曲大俠，稍一不愼，眞能大船翻在陰溝裏呢？哈哈！還有，你，梅天娥啊，陳素娥啊，眞，不是你們師門不成，是你們功力不夠，見了尊師，說說八丈崖的孽龍，多多拜上了！嗯：：：」

龍頭走了，柴天王由女兒護衛下，回去了，事實上，柴天王得對自己的續弦有了個戒心。

單二家遭報之事，極快傳遍了城中。有多少人在笑，在講，而且，從今而後，再也沒人敢說：「天公無眼」，人們會說：「天，是有個報應的！」

酒家酒肆，生意好了不少。眞有那麼多的人開懷暢飲，爲了別人遭報而飲酒，未免太不像話吧，但是，該怪那個被咒詛的人，他，實在是該被咒詛！

山屋沒有人，而延平城外，却走着二輛車，二匹馬，奇怪的是，車，是一樣的車，馬，也是一樣的馬。一輛車上的車夫是那個小伙子，而後一輛車，看來看去，是個小伙子，却有着另一股味。

一個墨綠長袍的中年人，向那另有股味的小伙子說話：「你，該回去了吧？」

「我，不回去！」

「這能成嗎？」

「龍頭放我或假啊！」哈！他笑了，是個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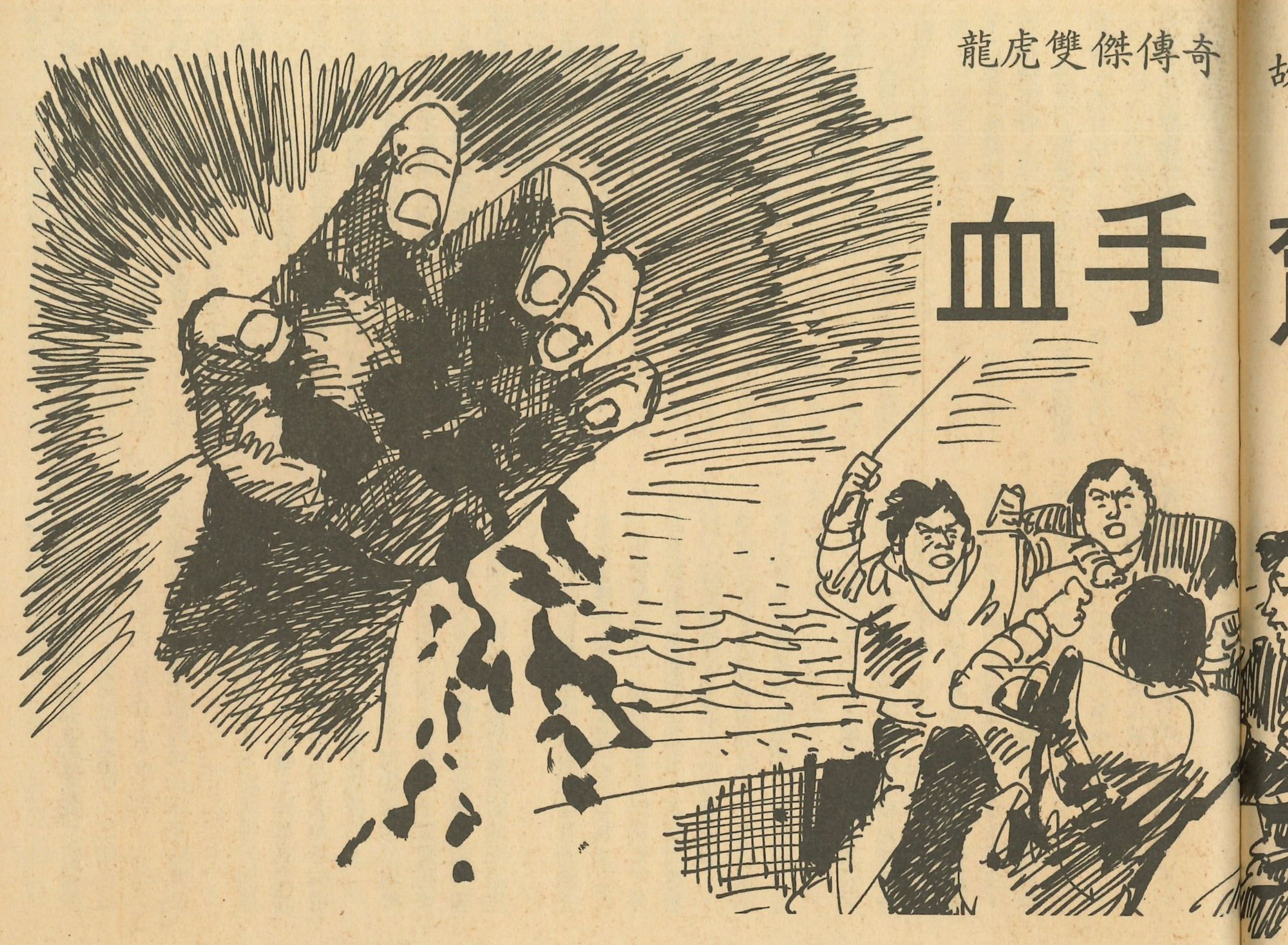
本來是張死活人的面孔，現在，他變得更陰沉了，唉——

（全文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血手驚魂夜（上）



血手嚇破情侶胆
雙傑勇退惡歹徒

仲夏之夜。

一輛房車沿着市郊那條高速公路，以合乎標準的車速，向市區馳去。

車上坐着一男一女，都很年輕，駕駛車子的，是那年輕的男子。

那女的穿一件背心式的上衣，前後領口很低，加上又是鬆身的，便很暴露及誘惑了，反觀那駕車的男子，那件短袖上衣比她遮蔽得還要多，這大概是世界輪流轉吧，以前的女子穿衣非要密密實實不可，男人却可以赤膊光身穿背心上街，現在却掉轉來了。

那女郎有一副很性感的身材，這大概也是她穿着那件背心，故意將她的身體展露出來的緣故吧，樣貌甜美，帶有一種野性的美，將頭斜枕在那男子的肩上，雙眼似閉還開，微張着那性感的紅唇，那樣子，極具誘惑力，令到那男子時不時瞥眼望她一下，眼光熾熱如火。

現代的年青男女，大多已接受了歐美那種開放的性觀念，接受了那種想做就去做的大胆倡議，這謂之新潮！

顯然，這雙男女亦是跟上潮流的時代青年，起碼，那男子已經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因爲他的心中已被那女郎挑逗得升起了一團烈火，要不是車子飛馳在公路上，他眞會不顧一切，側轉頭，俯吻那女郎。

他極力按捺着心中那股强烈的衝動，雙眼盡往前面望着，目光却朝左邊的路旁掃視着。

因爲他清楚地記得，前邊不遠處，左邊的路旁，應該有一條岔路的，那是僅容一輛車子通過的小路，小路的盡頭，是一家農場，他以前曾隨朋友因事到過那農場一次，所以，他記得很清楚，那條小路很長，在還有一大段路才到達農場的路中，盡可以將車子泊入路邊的草樹叢中，而這個時候——大概已快接近零時的深夜，在那條私家路上，應該是不會再有車輛進出的了，那即是說，應該沒有人騷擾他與身邊這位女友的親熱。

想到這裏，他興奮得整個人輕顫了一下，嚥下一口口水。

終於，他望到了那個岔路口。

他立刻將車駛出邊綫，待前邊沒有車輛通過，便將車子駛入那條小路中，自然，亦將車速放慢下來。

小路內靜悄悄的，只聽到車輪輾在路面上的「沙沙」聲，由於他沒有將車頭燈開着，所以，路面一片黑暗。

那女郎一點反應也沒有，看來，她是毫不理會那男子將她載到什麼地方去的。

車子終於在小路旁邊的一塊長滿了草樹叢的空地上停了下來，車子輕震了一下，那男子不但將馬達熄了，連車廂內的那盞燈也熄滅了，那女郎這才雙眼倏張，訝異地輕聲道：「唏，車子……」下面的話，已被那男子逼不及待吻落去的咀唇堵住了，只能夠發出咿唔之聲。

接下來，是一陣急促的喘息聲與衣物的悉索聲，再下來，那輛房車沒來由地晃動起來，並還傳出一陣一陣急喘聲與呻吟聲。

原來，車子的玻璃窗是沒有紋上的。

也因此，不但車內的男女在癲狂時發出的聲浪傳到車外，而車外驀然響起的一聲令人毛骨聳然，有如鬼魅般的叫聲，亦傳入那雙正達到頂峯的男女的耳中。

兩人刹那被鬼嚎般的叫聲，嚇得一下子從雲端跌落了深淵，停止了動作，全身一陣發冷，不由自主打了個冷顫，移動目光，向發出叫聲的那邊窗外望過去。

「唷——」又一聲恍似發自地底的可怖呻吟聲響起，這一次車內那雙已從巓峯中冷却下來的男女，清清楚楚地聽到，那一下恐怖的叫聲，發自泊入草叢中的那邊車旁下，被壓在那男子身下的女郎，再也忍不住了，發出聲驚恐慌駭的低叫聲，差一點沒有嚇昏過去。

「尊尼……我好……驚，……不會……遇到……鬼……吧……」那女郎不自禁地抖索起來，剛才的快樂，已丟到了九霄雲外，代之是無邊的恐慌！

那男子的胆子雖然比女的大一點，但也被那兩聲突如其來，恍似鬼叫的呻吟聲嚇破了胆，簡直什麼樂趣也沒有了，只覺有如置身於鬼域，他也是嚇得抖着聲說道：「安琪……不要驚怕……等我開亮燈看……一下……」

說着，他也顧不了自己被壓在身下的女郎是光着身體的，抖索着伸手將車廂燈扭亮了。

燈光照耀之下，車廂內眞是春色無邊，可惜，這時那雙男女已被嚇得綺念全消，臉青唇白的，那男的在車廂燈亮的刹那，胆氣亦爲之一壯，翻身離開女的身子時，不忘說一句：「安琪……快穿……回衣服。」

那女郎也顧不了身子污漬，忙亂狼狽地抓起衣褲往身上穿。

那男的也急不迭抓起褲子就穿，也顧不了穿上上衣，發動馬達，開亮了車頭燈，準備將車子倒退回路中，利用車頭燈光的照射，看一下發出那恐怖叫聲的，到底是人是鬼。

豈料就在他要發動馬達的刹那，車旁的地上又響起一聲令人毛髮聳然的呻吟聲，那男的嚇得渾身震顫了一下，煞白着一張臉，驚恐地望回車窗那邊。

那女的這時亦已穿回褲子，正拿起那件背心要穿，聽到那聲呻吟，嚇得她手脚一軟，驚駭地撲向那男的身上。「尊尼……我……好驚……」

尊尼急忙扭回頭來，壯着胆子安慰那女的。「安琪……不要……怕，有……我……呢……」

有他又怎樣？他還不是嚇得說話也口顫顫麼？

他的話還未說完，驀地，他身旁的車窗上，倏然響起一下「嗒」的沉響聲，嚇得他幾乎從座位上彈跳起來，急忙扭轉頭去看一下。

這一看，直嚇得他胆落魂飛，魄散心驚！

那紋下玻璃的車窗上，赫然被一隻染滿了血漬的手抓住！

在這種深夜中，又是在寂靜的荒郊野地，就算是胆量再大的人，驀聞乍睹那恐怖的呻吟聲及血手，只怕也會嚇得胆破魂飛，不被嚇死才怪！

尊尼乍睹那隻血手搭在他身邊的車窗上，那裏還抵受得了，嚇得發出一聲駭然大叫，雙眼一直，昏了過去！

那名叫安琪的女郎聽到尊尼那一聲駭怖的大叫，渾身抖索了一下，却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看了一下。

這一看，她也被嚇得發出一聲尖厲的駭叫聲，身子一軟，亦被嚇昏過去！

原來，那車窗上，那刹那正搭住兩隻血手，半截腦袋也慢慢地從車窗下面冒上來！

這眞是恐怖至極的情景，難怪兩人會被嚇暈過去。

幸好，就在尊尼與安琪被嚇暈過去之後，那不知是人是鬼的那顆腦袋，沒有再往上冒升，就那樣半截腦袋貼着車窗不動了。

那雙血手則仍緊緊地抓着車窗！

× × ×

尊尼與安琪駭怖的叫聲，首先驚動了小路盡頭那座農場大門前的狗隻，叫吠起來。

所謂一狗吠聲，百狗吠影，大門前的狗吠立刻引得農場內的狗隻也吠叫起來，刹那間，狗吠聲響成一片。

農場內的人自然被驚動了，有兩個人起床走出屋外，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令到狗隻吠叫起來。

因爲那些狗隻是不會無端端亂吠一通的，一定是有什麼事情引起了狗隻敏銳的警覺，才會吠叫的。

那兩個走出來察看的人，首先想到的

就是——莫非有竊賊光顧？爲了壯胆，兩人各自找了一根木棒握在手中，並開着了大門前的電燈——因爲所有的狗隻皆集中在大門前吠叫，他們很自然地，就想到，大門外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

兩人於是急急忙忙拿着手電筒，走向大門。

門內的狗隻是向着大門外吠叫的，而大門內也看不到什麼可疑的地方，兩人很自然便打開大門，看一下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令到狗隻吠叫不止。

大門才打開，門內的狗隻便撲了出去，會合門外的三隻狗，向着小路那邊吠叫不停。

那兩個人用手電筒照射大門附近，沒有看到什麼可疑的事物，却看到狗隻朝小路前面直吠，兩人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道：「阿錦，這些狗隻直朝前面吠叫，要不要到前面看一下？」

那叫亞錦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生得粗黑壯實，聞言拿手電筒朝前面掃視了一下，皺着眉頭道：「看一下吧，前面可能眞的發生了什麼事，否則，牠們不會吠叫得這樣厲害的。」

先說話的那人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道：「那就去看一下吧，不過，要小心一點。」

那叫阿錦的青年笑笑道：「怕什麼？有牠們跟着，什麼也不用怕。」

說完，撮唇吹了一聲口哨，手往前邊一指，便有兩頭一黑一灰的大狗，搶撲出去。

其餘的狗馬上爭先恐後地，吠叫着向小路前面撲奔過去。

阿錦這才緊一緊手中的木棍，朝同伴笑了一下，拿手電筒照着前面，往前走過去。

那位年紀比較大的同伴只好有點緊張地跟着走前去。

奔跑吠叫的狗隻忽然不再吠叫，而是發出一陣「哇哇」的低吼聲，熟悉狗隻的人都知道，那是狗隻發現危險或是目的物時，才會發生那種低沉的吼叫聲的。

急步走在前面的青年阿錦與那位同伴自然知道是怎麼回事，心情馬上緊張起來，握棍的手更緊了，脚步也放慢下來，警惕地朝前面注視着，以防備突如其來的變故。

直到他們走到那些狗隻圍站着的路旁，拿手電筒一照，這才鬆了一口氣。

手電筒照到一輛綫條新穎的房車，停在路邊靠裏的草樹叢空地上，車廂內還着了燈，這種事情，他們以前也發現過——一雙男女將車子開到僻靜無人的地方親熱幽會，那是平常得很的事情，所以兩人毫不以爲奇。

「阿坤，原來又是那回事，害我們白緊張了一塲。」青年阿錦扭頭朝站在他身後的同伴曖昧地一笑。

「哼，不是親熱得太過火……」那叫阿坤的男子氣惱地將目光往車廂中望去，倏地，他臉色驟變，尖聲道：「阿錦，你看一下，車廂內的人似乎出了事！」

阿錦聞言之下，臉色也變了一下，急忙跨前一步，以便看得眞切一點，探頭望向車廂內面。

這一看，他也看出不對了。房車駕駛座內倒臥着一雙半裸的男女，不知道是死是活，他心頭劇跳之下，疾聲說道：「阿坤，車內那雙男女看樣子昏死過去了，赫！……怎……怎……麼那邊……車門上……有一雙……血……手抓……着……還有……半截腦袋突……出來……」阿錦的語聲，忽然變得慌駭驚怖起來，騰地退了一步。

那叫阿坤的男子聽聞之下，心頭悸動了一下，白着一張臉，勉强壯着胆子趨前探首一望，阿錦說得無錯，車子的駕駛座內，果然倒臥着一雙裸露上身的男女，一臉驚怖駭絕之色，顯然被嚇得昏死過去，靠裏那邊的車門上，抓搭着一雙血淋淋的手，還有半截腦袋冒出在車門上面，此情此景，又是在這樣的荒寂晚上，就算是胆子再大的人，也會嚇得心驚胆顫，變顏變色。

阿坤猛地打了個抖索，只覺一股寒意從心底冒起，忍不住牙齒打戰。「阿……阿……錦……撞鬼……了……快走回去報……警……」

話未說完，他巳一個急轉身，撒腿就往回跑。

阿錦急叫：「等一等我……」亦扭轉身，跟着狂奔，生似跑遲一步，會被鬼魅扯住後脚般。

那些狗隻見兩位主人一跑，亦慌亂地也叫起來，跟着兩人爭先恐後地往回跑。

刹那間，狗吠聲狂亂在夜空中响起。

大約不到二十分鐘，便有一輛警車响着「嗚嗚」的警號聲，火速趕到來，未幾，是救護車，以及陸續趕到來的幾輛警車與私家車。

那條小路，刹那間變得熱鬧起來。

而那阿錦與阿坤，也別想再睡下去了——他們都要協助警方，調查那宗離奇恐怖的兇殺案！

原來，那雙搭在尊尼安琪那輛房車門上的血手，是一個被利刀斬得渾身傷痕，鮮血淋漓的死人，而不是鬼魅！

那血人大概是在尊尼與安琪癲狂時，於重傷垂殆之下忽然間甦醒過來，求生的意識驅使他抓住那輛車子的車門，想爬起來，大概是想向兩人求救，但即將尊尼安琪兩人嚇暈了，而那血人再也支持不住了，咽了氣了。

因爲警方人員聞報來到時，那血人巳經是個死人！

警方除了馬上將尊尼安琪兩人急送醫院救治外，自然亦在那附近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工作，並展開搜索，冀圖找到綫索或是兇器，一直擾攘到翌日早上，還在偵查着。

×　×　×

卡凡在報館內正收拾着桌面上的稿件，準備下班，這時候巳經是晚上七時二十一分了，突然，桌上的電話「鈴鈴」地响起來。

他連忙伸手拿起了話筒。「喂……請問……」

話筒中巳經傳來話聲：「唏，你是卡凡？」

卡凡一聽就聽出是誰，臉上馬上綻出笑容。「哈，泰迪，這時候打電話來，不

是請我吃晚飯吧？」

原來打電話給他的，是他的好友兼死黨泰迪。

那邊的泰迪很爽快地道：「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除了吃飯，還有什麼，喂，快出來吧！」

「到哪裏？你現在什麼地方？」卡凡忙問。

話筒中傳來泰迪的語聲：「我現在就在東區那家食得福海鮮酒家附近，你到那裏找我吧，我等你。」

一頓，馬上又道：「喂，卡凡，你要快些趕來啊，你若超過八時還未來趕到來，那就罸你請我！」

卡凡一迭聲道：「好，知道了。你別再說下去了，否則，就誤了我的時間，不算數的！」

說完，馬上放下話筒，快手快脚，將那些稿件收拾整理好，拿到編輯那裏，便馬上走出了報館。

站在路邊，看一下腕錶，時間巳經是七時三十二分了。再不乘車趕去就來不及了，於是，他馬上招手截停一部經過的街車，趕去食得福海鮮酒家。

趕到去時，腕錶的指針指着七時五十六分，他不禁鬆了口氣。付了車資，走入了那家門面裝修得富麗堂皇，自然收費也不菲的第一流食府內。

才推門進去，便有一位年青貌美，禮貌週到的女侍趕前招呼。「先生，歡迎光臨，請問……」

卡凡巳一眼看到泰迪在左邊靠牆的一副座位上，向他招手，忙亦禮貌地道：「小姐，我那位朋友就那邊。」說着朝泰迪那邊點了一下頭。

那女侍笑盈盈地道：「那麼，先生請隨我來。」

說着，殷勤地將卡凡帶到泰迪坐着的那張枱前，替卡凡拉開椅子，說了一聲：「先生請坐。」再替他翻起杯子，親手執壺斟了一杯茶，說一聲：「先生，請用茶。」才退了開去。

卡凡直到這時，才鬆了口氣，看到泰迪含笑望着他，不由抱怨道：「泰迪，你怎麼找我上這種地方，這種地方招呼雖然一流，但也令人拘束，吃飯最緊要舒服自在便成，我最不慣在這種地方吃飯了。」

泰迪笑嘻嘻地道：「卡凡，這種地方有什麼不好？人生一世，什麼也要嚐試一下，你管他那樣多，喜歡怎樣吃便怎樣吃吧，不必顧忌那樣多的，咱們化錢是來享受，不是來受罪的。」

卡凡喝口茶，果然與普通的食肆不同，入口香滑，但他仍然道：「泰迪，這種地方不是我們這種身份的人來的，你瞧一下，座上的人，衣着名貴，只怕沒有一千幾百，也出不了門口，吃一晚晚飯，何必這樣侈奢呢？」

泰迪自得地道：「卡凡，人一世，物一世，什麼也要嚐試一下。他們可以來這裏享受一下，我們爲什麼不能？別說了，喜歡吃什麼，只管點吧。」

卡凡却道：「泰迪，你發達了？我先聲明，我身上只得四百多塊錢……」

「嘻嘻，放心吧。」泰迪開心地笑着。「我敢約你來這裏吃飯，自然身上有錢了。」

卡凡有點狐疑地望着泰迪。「泰迪，你攪什麼鬼？忽然間這樣闊綽起來，賭錢贏了錢？」

泰迪眼中閃着光，笑得更加開心。「嘻嘻，你說對了，不過——你只說對了一半。」

卡凡眨下眼，說道：「既然說對了，怎麼又說說對了一半，你這傢伙……」

泰迪笑着道：「卡凡，我不是胡言亂語，我確是贏了錢，但却不是去賭檔贏回來的，現在你應該想到了吧？」

卡凡馬上道：「那一定是贏了馬！」

「說對了！」泰迪興奮地道：「上一次賽馬，我中了孖Q，每一注派彩五萬幾銀，我買了二十圓……」

「嘩，那豈不是一共贏了十多萬圓！」卡凡也替泰迪感到高興。「唏，你不是很少賭馬的麼？怎麼會忽然又賭了？」

泰迪一直笑着。「說起來，這眞是天降橫財，我根本就無心下注的，一個同事在刨馬經，我隨口問他有什麼心水馬，他便對我說，他刨了兩隻心水馬，是塲外孖Q，勝望極高，若是信得過他，便買二十圓玩一下，我見他說得興緻勃勃的，而且信心十足，不想拂他的意，橫豎二十圓玩一下也無傷不雅，便掏出二十圓，叫他代我下注那兩塲孖Q，豈料却中了，並且派彩之多，出人意外！」

「哈，這眞是意外之財！」卡凡高興地道：「泰迪，你就是有這種橫財命！嗯，你那同事一定也中了？」

「哈，那你就錯了。」泰迪有點惋惜地道：「古語眞是說得不錯：不是你財，不入你袋，我那位同事叫我買那幾匹馬。他自己却在下注時，改變了主意，改買另一匹馬，結果……」

「那自然是後悔不已，恨不得揍自己幾拳了。」卡凡也替泰迪那位同事惋惜。

「那是自然了。」泰迪說道：「既然那是意外之財，若是不拿來好好地享受一下，遲早也是不明不白地花光的，所以，咱們今天晚上就要享受一下這家一流食肆的美味了！卡凡，你現在可以放心點菜了吧？」

卡凡笑說道：「不吃白不吃，這裏最拿手的菜式是什麼，我便點什麼。」

「請隨便。」泰迪滿不在乎地道：「既有佳餚，自然亦要有美酒，卡凡，來一瓶白蘭地怎樣了？」

卡凡笑說道：「最好不過。」

×　×　×

那一頓飯，足足花費了差多不壹千二百圓，兩人雖巳早有心理準備，但當結賬時，也不免咋舌不巳。

但菜式之精美好味，以及在享受上，亦是一流的。

「嘩，兩個人吃頓晚飯，花費如此之鉅，正是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卡凡有點肉痛地邊行邊說。

泰迪却輕鬆地聳聳肩道：「人生一世，若不趕着有能力嚐試享受一下的話，那眞是大傻瓜了，照我說，物有所值，用得其當所可以。」

卡凡想了，不得不同意他說的有理。

「泰迪，說眞的，我可是從來未到過這樣

高級的食肆吃飯，那確是一流的！」跟着似乎想起了什麼，接道：「泰迪，你這樣走，還想到那裏？」

泰迪意猶未盡地道：「時候還早，橫豎巳經出來了，何不盡興而歸？」

卡凡停下來，望着泰迪，眨着眼道：「泰迪，你有錢就裝不住的了，難道想今晚花光那筆錢？」

泰迪歡快地笑着道：「人不風流枉少年，何況還有錢在身的時候？若是週身無文時，想去快活一下也不敢，若是今晚能夠花掉那筆錢，我是絕不會心痛的，錢財身外物，趁着身上有錢時不盡情快活一下，還等什麼時候？」

說着，伸手一攬卡凡的肩頭，邊行邊說。「走吧，及時行樂去也！」

卡凡拿他沒辦法，只好無可奈何地說道：「泰迪，眞拿你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快點走吧。」泰迪加快了腳步。

結果，當兩人從一家夜總會走出來時，已經是凌晨二時多了。

兩個人都有了六七分醉意。

也算兩人好酒量了，在夜總會中，一共喝了二支大號拔蘭地。沒有醉倒，可算是好酒量了。

兩人互相搭着肩頭走出夜總會，嘻嘻哈哈地笑着。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幸好這時已是深夜，雖然是在紅燈區，路上的行人也不多，而且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流連的人，對於這種情形，可說是見慣不怪，但若是白天，那些路人不將兩人當作瘋子來看才怪。

兩人就那樣沿着行人道往前走，也不截街車坐回家，搖搖晃晃地，一直往前走，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裏。

這是酒意在作祟。

不知不覺間，兩人走到海邊大道，就在一處欄杆前停下來，倚在欄上，望着那波光粼粼，幽深神秘的海面，讓清凉帶有濕氣的海風吹拂着。

這一帶，由於隣近的都是商塲或是寫字樓，而這個時候，就連商塲也早巳關門多時了。所以，比較僻靜，相隔老遠，才依稀望到一雙偎傍在一起的人影。凭欄對海，喁喁細語。

因此，這一帶與一箭之遠的消遣塲所林立，燈火輝煌的街道比起來，是昏黯得多了。

海水微微蕩漾，輕拍在堤岸上，發出輕捷的「啪啪」聲，顯得夜是那般靜。

長長地舒了口氣，卡凡頗有感觸地道：「泰迪，咱們已經好久沒有在這樣的深夜，無拘無束地凭欄看海了。」

「嗯。」泰迪甩甩頭，高興地說道：「今晚，咱們不是又在一起，凭欄看海了麼？」

「時光流逝，無論如何，不復當年的心境了。」卡凡頗多感觸地嘟喃着。「一晃眼，又是七八年了。」

泰廸噓口氣，仰望着天上閃爍的星光，洒脫地道：「人總是會老的。所以我說，能夠享受的時候，盡量享受，以免老大徒傷悲。」

一頓又道：「就像今晚，眞痛快。」

卡凡深吸一口氣，頓覺精神一爽，心胸爲之開闊。「泰迪，你說得對，人生匆匆只不過幾十年，又何必太過執着呢，我實在有點儍，怎麼也學不了你。」

「這大概與你的職業有關吧。」泰迪笑望着一息不停的海水。「你每天接觸的都是有關社會上的問題新聞，多少會受到感染。而我，每天都面對危險，隨時有會死亡的可能，既然連自己的生死存亡也把握不到，那還有什麼好執着的？幹我這一行的，大都是很看得開的。」

「你說得對。」卡凡凝視着那閃流不停的海水。「一個人連自己的生死也不能把握，又何必太執着。」

「哈，這才像十年前剛踏入社會工作的卡凡！」泰迪高興地用力拍拍卡凡的肩頭。

卡凡開朗地笑起來，一拳擂在泰迪的肩膊上。「泰迪，你怎麼一直都沒有改變的？眞佩服你。」

泰迪開心地道：「卡凡，你不是說笑吧，我怎麼沒有變了？那我豈不是永遠也長不大？」

「噢，我們都老了。」卡凡恍然道：「那不算的，那只是外貌上的變化，我說的是你的心態。」

泰迪正想說什麼，驀地，夜空中傳來女子的一聲短促的尖叫聲。

叫聲雖然很短促，也不很高聲，但在這寂靜的海邊，兩人却聽得清清楚楚。

兩人同時怔了一下，不約而同地，好奇地循聲望過去。

尖叫聲是從左邊遠處的堤邊傳來的。

卡凡泰廸兩人放眼望去，在不太光亮的燈光照映下，大約距他們約二三十碼外的一處欄杆前，正有三個人影對緊貼在欄上的一男一女在動手動脚，並聽到一兩聲兇狠的低沉喝聲。

由於燈光昏暗，距離又不近，所以，泰廸卡凡兩人都看不清楚那三人的樣貌，但却看出，那裏發生了麻煩。

在這種深夜人靜的地方，三個男人圍着一男一女在動手動脚，那裏還有好事？兩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那三個男人可能是歹徒，動手搶刦那雙情侶的財物。

兩人即時動了義勇之心，而兩人本來也是嫉惡如仇的人，對於罪惡深痛惡絕，曾協助過警方破獲過不少罪案，將不少歹徒繩之於法，如今眼見之下，兩人怎忍得住坐視不理？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同時點點頭，便放開脚步向那邊急奔過去。

泰廸並順手將行人道邊，揷在地上，用來支撑那些樹的竹桿，拔了一支握在手中。

他是想及到，那些歹徒極有可能有利器在手，萬一動上手來，有竹在手，那就不致太吃虧了。

不過，就算沒有竹桿在手，泰迪也不會怕的，因爲他與卡凡自小就跟一個國術師傅習武，十數年下來，已有很深的根底及造詣，尋常的人三五個也不是他的敵手，正因爲他身手不凡，他才能幹上特技演員這種危險性頗高的職業。

× × ×

卡凡泰迪兩人還未奔到那糾纒在一起的那堆人前，便已聽到那女的在哀叫：「

不要，求你們不要將他帶走，你們放過他吧。」

夾雜着响起幾聲痛苦的呼叫聲，以及掙扎聲。

這眞是豈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居然敢在他們的眼前逞兇擄人，兩人幾乎是同時叱喝一聲，飛撲過去。

那糾纒拉扯的五個人中，有兩個聞聲扭轉身來，戒備地望着飛撲過來的卡凡與泰迪兩人。

其中一人有點驚怕地疾喝一聲：「甚麼人？快站住！」

卡凡與泰迪却毫不理會，直撲到那些人的跟前，才停下來，目光掃視着那五人，泰迪喝道：「你們又是甚麼人？胆敢動手動脚的……」

「先生，他們是歹徒，他們想將尊尼擄走！」那女的急急嘶着聲叫。「他們還非禮我！」

卡凡與泰迪乘這機會看清楚，那女的瑟縮着緊靠欄杆，身上的衣服巳被撕破，上身幾乎完全裸露，交抱着雙手掩在胸前，一臉又驚又慌又羞又怒的神色。

而那三個男子中，除了那兩個對着泰迪卡凡的男子外，另一個正雙手反扭着一個仍在掙扎，半躬着身的男子，企圖將他拖走。

這簡直是無法無天了，卡凡與泰迪憤怒得眼中幾乎噴出火來。

那第一個喝問卡凡與泰迪的男子這時亦已看清了兩人的打扮，起先還以爲兩人是警探，看清楚了却不大像，立時胆氣一壯，兇惡地喝道：「你管咱們是甚麼人，識相的少管閑事，快些走開，否則就要拆你骨！」

卡凡與泰迪再忍不得下去，哼了一聲，泰迪道：「我以前見過不少惡人，却沒有像你們這樣惡的，我倒要看一下你們怎樣拆我的骨！」

說話聲中，他巳猝然出手，手上那根竹桿一招橫掃千軍，疾向那兩名歹徒攔腰掃去！

那兩名歹徒料不到泰迪說動手就動手，雖然是面對面看着，眼看着泰迪一竹桿掃來，但仍然閃避不及，被泰迪一竹桿將首當其衝的一名男子掃個正着，跌倒在地上。

另一名男子由於有那同伴擋了一下，閃避中只是被竹桿擦了一下，身形晃了一下，便兇猛地從身上拔出一把鋒利的牛肉刀來，寒光閃掣間，一刀斜劈向泰迪的左胸肩！

泰迪一竹桿掃盡，眼見刀光閃劈過來，吃驚之下，唯有盡力往橫側竄跳開去，避那一刀。

但巳經遲了一點，眼看着他的左臂會被那歹徒的利刀斬削去一塊皮肉的剎那，斜刺裏飛起一脚，「啪」一聲，踢在那傢伙的腿膝上。

那傢伙利時大叫一聲，上身向側一歪，那一刀亦失去了準頭，從泰迪的臂膀外斬了個空。

那一脚不用說，當然是卡凡踢的了。

泰迪驚魂稍定之下，心中怒火高燒，沉喝一聲，倏地馬步一退，前鋒手一扳，將那根竹桿挺過來，當作槍棍使用，「咄咄咄」一連三下，疾撞向那持刀傢伙的胸膛。

他是想給那傢伙吃些苦頭。

那傢伙腿膝上捱了卡凡一脚，骨痛欲折，幾乎站不住，才定過神來，泰迪的竹桿巳撞了過來，嚇得他臉無人色，招架巳來不及，正想閃避，胸膛上巳被一連撞了三下，血翻氣窒，接連蹌退出數步，再也站不住，一跤仰跌在地上。

泰迪却得理不饒人，搶上前去，一竹桿力劈在那傢伙握刀的手臂上。

那傢伙根本巳無能力閃避，竹桿劈在他的手臂上，他只有發出一聲痛叫，手一鬆，那柄牛肉刀便從他的手中鬆脫落地。

泰迪接飛起一脚，將那柄牛肉刀踢飛出老遠，目光一掃，見卡凡正與那個最先被他一竹桿掃倒的歹徒在搏鬥，正想過去帮忙，但却被一聲尖叫將他的注意力引開了。

目光急掃之下，他看到，那名雙手將那女子的男伴反手到身後的歹徒，這時巳經乘混亂之際，强行將那男子拖向路邊，而那邊的路邊，赫然停着一輛房車！

而那女子這時巳顧不了幾乎裸露着的上身，與那漢子糾纒拉扯着，但却被那歹徒一脚踢翻在地上，那一聲尖叫，便是她負痛之下發出的。

泰迪連忙疾喝一聲：「喂，喂！快鬆手！」

喝聲中，他巳持着竹桿像一陣風般衝了上去，一下子截住了那歹徒。

那歹徒却不鬆開那青年男子，兇惡地道：「赫！你大概是不知死字怎寫吧？敢來管咱們的事？你知道咱們是甚麼人？識相的快走開，就此算數……」

泰迪却不耐煩地截住了他的話，喝道：「你到底放不放開他？我管你是甚麼人，這裏是法治之區，你再不放開他，我就不客氣了！」

那歹徒目中兇光連閃，忽然放開那男子，但却在放開的剎那，一脚疾踢在那青年男子的腰脅上，痛得那青年倒在地上，呻吟着縮成一團！

那名歹徒這一着很陰毒，不但令到那青年一時之間，喪失了戰鬥力，連逃跑也不可能了。

而他在鬆開那男子雙手的剎那，一聲不吭的，身形一弓，矮身竄撲到泰迪的身前，一拳搗向泰迪的小腹。

這傢伙身手敏捷，看來有兩下子。

泰迪在冷不防之下，欲攔阻巳經來不及，吃驚之下，巳被那人竄撲到身前，手上那根竹桿變得無用武之地，急忙疾退一大步！

退是退開了，但小腹仍被那傢伙擊中。不過由於他那一退，令到那傢伙那一拳，只能夠僅僅擊在他的肚皮上，那一擊的力道，自然也很弱了。

不過仍然有點痛。上身一晃的剎那，他又退了半步，竹桿一個反挑，杆尾倒挑而起，戳向那傢伙的心胸部位。

那傢伙果然有兩下子，急切間，一個交义手，封住了心胸部位！

泰迪挑起的桿尾，便被那傢伙的交义手截壓住。

那傢伙乘勢一脚飛踢向泰迪的下陰！

好毒辣的一脚！

泰迪竹尾被壓，只好疾退一步，避過那傢伙一脚。

怎知那傢伙見機得很，乘勢搶進一步，交叉的雙手一翻，已抓住那根桿尾，同時疾喝一聲：「放手！」雙手奮力往回一扯！

泰迪料不到對方的身手這樣敏捷，猝然不備之下，被對方扯得向前蹌跌過去！

那傢伙却在那一刹那雙手一鬆，左拳揮擊向泰迪的右太陽穴，右手兜心擊向泰迪的心胸，再來一個膝撞，撞向泰迪的小腹！

這傢伙不但身手敏捷，而且有好深的造詣。

泰迪遇上了他，看來討不了好，並且有苦頭吃了。

不過，泰迪也不是好欺的，國術造詣亦很深厚，在那傢伙的連環三擊之下，驚而不亂，而他也知道若是再持着那根竹桿不放，便只有挨打的份兒，他是個很機靈的人，身形被扯着向前衝跌過去的刹那，他亦已鬆開雙手，身形乘勢一斜，斜衝出去，同時右手急撥那傢伙揮擊向他太陽穴的左拳。

「啪」一下沉响，兩臂交擊，泰迪藉那交擊之力，斜跌出去的身形向外一歪，正好避過對方那一下膝撞，但左肩上仍然挨了那傢伙的一拳，整個人撲跌在地上！

那傢伙見泰迪被他擊倒，自然不敢就此罷休，放過他，只見他身形一轉，撲向泰迪的同時，手上一下子多了一柄彈弓刀，飛插向泰迪的身上。

泰迪那刹那恰好翻轉身欲跳起來，一眼瞥見之下，吃了一驚，一脚飛踢向那傢伙的膝部。

他是在眼看避不開那人的刀後，只好來個以攻制攻，企圖逼開那傢伙。

因爲他的腿比那傢伙的手長，攻的又是對方的膝部，距離較近，有可能比對方先擊中，換句話說，他肯定踢中那傢伙的膝部，而那傢伙未必擊得中他！

果然，那伙傢不是蠢人，立刻收勢斜跳開去，亦貼地飛起一脚，踢向泰迪的腰脅部位。

泰迪由於人在地上，又一脚踢空，身手自然不如站着時靈活，根本無從封擋，只好滾了開去。

那傢伙一脚踢不中泰迪，却沒有緊逼，反而一跳跳了開去，彎腰伸手檢起地上那根竹桿。

泰迪一眼瞥見之下，吃了一驚，心知若是那傢伙將竹桿拿在手中，那無異如虎添翼，肯定討不了好，並會吃苦頭，當下不敢怠慢，猛地從地上標竄起來，急撲向那傢伙的雙脚！

那傢伙才將竹桿拿在手中，直起身來的刹那，猛發覺泰迪已竄撲過來，吃驚之下，單手執杆，打落泰迪的身上！

泰迪却不理三七二十一，毫不理會那打落身上的竹杆，雙手緊抓住那傢伙的雙脚，往外一扯！

而他的背上亦挨了一竹杆。

但由於那傢伙是倉促之下，又是單手執杆打下的，所以力度不大，加上在打落泰迪背上的刹那，他已被扯得身形一仰，跌倒落地，無形中亦卸去了一部份力道，故此，泰迪雖然挨了那一竹杆，但却不太痛。

反之，那傢伙被泰迪緊抱着雙脚大力一扯，重心頓失，身不由己，「叭嗟」一聲，摔跌在地，跌得甚重。

泰迪由於是飛身竄撲過去的，所以，他撲落在地上的那一下也很重，不過，總比那傢伙輕一點，而他亦馬上忍痛撑起身來，撲落那傢伙的身上。

但就在他撲落那傢伙的身上的刹那，側背上却挨了脚，被踢得凌空從那傢伙的身上翻滾落地。

而那傢伙豈肯錯過這個機會，身形一翻，手起刀落，揮向泰迪的身上。

而這刹那，泰迪已看清楚偷襲他的人，正是那名被他先前打跌在地，連那柄牛肉刀亦被他踢飛的歹徒！

這時，他已無法多想，因爲那傢伙的彈弓刀，已揮落的他身上，滾避已來不及，只好橫臂一格！

千鈞一髮間，算是格住了那傢伙刺下來的彈弓刀，但偷襲他的那名歹徒，却已搶到他的頭部上方，抬起一脚，狠狠踹落泰迪的胸膛上。

泰迪要是被那歹徒一脚踢中，只怕胸骨也要斷二條！

而他這刹那却是避也不能，封架也不可以了，因爲他的右手亦已被那名傢伙纏住了，他若是抽出格住那傢伙握刀的手，那末，他雖然可以擋格住踏下來的一脚，但又勢必被那傢伙的彈弓刀刺在身上。

他在無可選擇之下，只好盡量避重就輕，揮刀將身體翻側起來。

這一來，那踏下來的一脚便變了踏在他的臂膀上！

不過，那歹徒不知怎的，突然大叫一聲，整個人飛跌前去，踏落泰迪臂膀上的那一脚，便變得力道不大，而且「點到即止」了。

但泰迪也感到一陣骨折般痛。

不過，他也感一陣高興，因爲他已看到，將那名歹徒踢跌出去的人，原來是卡凡。

原來，卡凡使出渾身解數，挨了與他動手的歹徒兩拳後，才將那傢伙擊倒在地，本想將那傢伙徹底制服的，但在瞥眼間，看到泰迪情形不妙，緊急之下，不再理會那名歹徒，飛撲過去，及時解了泰迪之險厄。

那名在地上與泰迪糾纏的傢伙很精靈，一見卡凡跑過來會合泰迪，馬上便知道再纏鬥下去，只會對他們不利，因爲萬一警察趕到來時，他們便「大鑊」了——不得了！

而他們與泰迪卡凡兩人最少纏鬥了有十五分鐘，亦發出叫聲，但却仍然沒有警察跑來，那已經是奇跡了，警察是遲早也會趕來的。

所以，他馬上拿定了主意——走爲上着！

那刹那，他急忙鬆開抓住泰迪的手，一個翻滾，滾了開去，跳起身來，撒腿便跑！

泰迪一把抓不住那傢伙，忍痛從地上跳起身來，追那傢伙。

那傢伙却已跑出五六丈遠，忽然間打了個「唿哨」，猛回身揮臂將手上的利刀擲向泰迪。

泰迪眼見一道刀光射來，他可不是超人，刀槍不入，也接不住，只好急忙窒步向下蹲。

「嗖」一下急响，那柄利刀從他的頭上射過。

待到泰迪竄起來，發足猛追時，那傢伙已差不多跑到停在不遠處的路邊的那輛房車前，看樣子，他是想開車溜了。

而泰迪不論跑得怎樣快，肯定阻止不了那傢伙登上那輛車子。

不用說，那輛車子肯定是那傢伙以及另兩個歹徒開來的。

而這時，另兩個歹徒已經發足狂奔，奔出馬路。

卡凡則狂追其中一名歹徒。

那傢伙一下子衝到車前，伸手一把將車門拉開，接着跳了進去，「砰」地一聲，車門立刻關上，接着是引擎發動聲，車子開動了。

泰迪眼睜睜看着，却奈何不了，因爲他距那輛車子起碼還有五丈距離。

那車子「呼」地一聲，衝向前去，直衝向正追逐一名歹徒的卡凡那邊。

絕無疑問，那傢伙是要用車子接應兩名同伴上車逸去，泰迪心頭一動，急忙朝卡凡那邊高叫：「卡凡，小心車子！」

他是担心卡凡會被那個傢伙的車子撞倒。

果然，那傢伙開着車子，衝向卡凡，企圖將卡凡撞倒，或是迫卡凡跳避開去，被卡凡窮追的那名歹徒，便可以有機會搶登上車子。

卡凡耳聽泰迪叫聲，扭頭瞥眼一望，一輛車子直向着自己撞過來，雖然速度不太快，但若是被撞中，只怕死不了，也要躺在醫院一段時間，吃驚之下，他只好急轉身，跑回行人道上，跳到一根燈柱後面的。

他才跑上行人道，那輛車子便「呼」地一聲，自他的身後馳過，在十丈外倏然停下來，車門打開，首先竄入車中的是另一名奔逃到那邊，急急朝開車的傢伙揮手的歹徒，接着，被卡凡追得喘不過氣來的那名歹徒亦急喘着追了上去，一頭鑽入車廂中，車門還未完全關上，車子便猛地向前狂衝出去，飛一般疾馳。

卡凡拔步想追，却給泰迪喝止了：「卡凡，算了，就算是飛毛腿，也是追不上的。」

卡凡只好恨恨然作罷，他才省起，不知那一雙男女怎樣了，忙轉過身，張望起來。

泰迪却已看到那雙男女仍然留在那裏，那女的正將男的扶起來，走向欄杆那邊，泰迪邊急步走過去，邊道：「喂，你們沒有什麼事吧？」

那女的聞聲止步，扭轉頭來，朝泰迪感激地道：「沒有什麼事，他只是小腹疼痛，歇一下就會好的了，多謝兩位先生相救。」

卡凡這時亦已走來，邊走邊道：「要不要將你這位朋友送到醫院檢查一下？」

那女子忙道：「大概不用了吧？免得驚動了警方，那就麻煩多多了。」

那男的也哼着聲道：「兩位，還未請敎怎樣稱呼。」

泰迪道：「我叫泰迪，他叫卡凡，兩位……」

那女的搶着道：「我叫安琪，他叫尊尼，我姓陳，他姓王。」

那女子說到這裏，忽然省覺到自己身上的衣衫撕破得幾乎上身完全裸露，羞得急忙側轉身，低下頭來。

那男子尊尼這時也發覺了，急忙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讓女友安琪穿上。

泰迪與卡凡自然不便直視安琪，待她穿上衣服後，卡凡才忍不住問道：「王先生，你們沒有被搶去什麼吧？那三名歹徒爲何要擄挾你？」

王尊尼這時坐在地上，苦笑一聲，猶有餘悸地道：「他們不是立意搶刦，所以我與她都沒什麼損失，至於他們爲何要擄挾我，一時之間，我也感到莫名其妙。」

「你是否很富有？」泰迪問。一面用手搓揉着身上疼痛的部位。

「富有講不得，只能夠勉强稱得上稍爲富裕一點。」王尊尼忍着痛說：「他們若是爲了錢而將我標參，那就找錯對象了，我根本就拿不出數十萬圓錢來！」

「嗯，這就有點奇怪了。」卡凡奇怪地說道：「他們冒險擄人，總不會無的放矢吧？」

「嗚嗚嗚——」遠處傳來一陣警車的急促呼號聲，那位王尊尼與安琪神情微微變了一下，王尊尼道：「哈，警方這個時候才趕來，遲了點吧，安琪，我不想又在警署內被問三問四錄口供，咱們還是快走吧。」

一頓轉對卡凡泰迪兩人道：「兩位，我感激你們救了我，以後有機會，我會好好地多謝兩位，兩位若不想被警方麻煩的話，請與我們一起走吧。」

卡凡與泰迪互望一眼，同時點了一下頭，他們也有同感，若是被帶回警署協助警方調查，那麼，今晚別想睡了，而卡凡明天還要上班的，泰迪雖然明天沒有戲拍，但也不想麻煩，所以，兩人同意了尊尼的說話。

他們是說走便走，尊尼也捂着小腹，微彎着身子，忍痛拉着女友安琪的手，向馬路的對面急奔過去，希望能夠在警車趕到之前，離開現場。

豈料四人才奔到路邊，行人道的左邊忽然响起一陣急促的奔跑聲，以及呼喝聲：「喂，你們是什麼人？站着別走，咱們是警方人員。」

四人聞聲之下，知道走不了，只好停下來，轉頭望過去。

一名軍裝警員，正飛快地向他們奔過來，右手已摸在腰間佩鎗的鎗套上，向他們揮手示意。

而馬路對面的行人道，忽然也响起一陣奔跑聲，四人很自然地循聲望過去，看到另一名軍裝警員沿着行人道急奔過來，四人在這種情形下，爲免誤會，自然站着不再走動，看着那兩名警員奔跑過來。

急促的警車嗚叫聲也越來越响亮，在那兩名警員奔到他們面前的時候，他們已經看到一輛警車風馳電掣而來。（未完）

古代宮幃歷史故事

文武至治（下）

陳魯西・編繪



㉔ 文帝又問："你知道我喜歡什麼？"黃頭郎一本正經地說："陛下諭詔天下，勸耕織，獎農桑，自然是耕織農桑了"。文帝想拿他尋開心，便笑着說："重農桑便要惜六畜。因此，我喜歡聽六畜叫聲。你能不能給我學六畜叫？譬如犬吠？"



㉕ 上大夫鄧通，連眉都不皺一皺，連忙伏在地上，模仿叭兒狗的樣子，汪汪地叫了起來。文帝笑得眼中湧出了淚花。接着又說："可惜你只是學公狗叫。母狗、狗崽又怎麼叫呢？"



㉖ 鄧通忙跑出廳堂，把老婆、兒女領進來，全爬在地上汪汪地叫起來。文帝、太子和侍中們，都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話來。



㉗ 藏在屏風後的黃公聽到此時，已不能忍，不由地唉聲長嘆。文帝吃了一驚，侍中立刻搜尋，把黃公拉了出來。



㉘ 鄧通只得將實情稟告。文帝聽說黃公以看相算命爲業，轉怒爲喜說："你爲朕相一面，看以後是何結局？"

㉙ 黃公直率地說："陛下君臨天下十二年，御前食不重肉，後宮衣不曳地，使民休養生息，是治世之明君。但今四野仍有飢民，朝中仍有佞臣，所以陛下遠不能創出堯舜文武的至治盛世！"



㉚ 文帝不悅，也不好發作，便指着鄧通說："你看他命相如何？"黃公憤憤地說："阿諛逢迎，搖尾乞憐，毫無人氣，貧餓而死！"文帝生氣地說："有朕，他怎能餓死？"

㉛ 黃公說："這是天命註定！"文帝說："朕即天，天命還不是我一句話！我賜他巴蜀嚴道的銅山，他可自己鑄錢，看他還能餓死？"



㉜ 鄧通忙叫全家出來叩頭謝恩。皇帝的話便是金科玉律，從此，鄧通獲得鑄錢權，"鄧氏錢"天下通行。

㉝ 過了十來年，文帝四十六歲時，得了個致命的病——臂上長了個癰。太醫讓他休息，他自恃剛強，照常處理國務。這天，他靠在龍榻上，讓鄧通念文牘，他口授旨意，鄧通代筆寫朱批。



㉞ 文帝覺得癰裏積滿膿水，疼痛難忍，便皺着眉說："若把膿吸出來就好了。"鄧通忙跪在龍榻前，嘴對瘡口輕輕吸吮起來。文帝覺得輕快多了，感動地拍着鄧通的肩說："眞是忠孝之臣！朕封你爲忠君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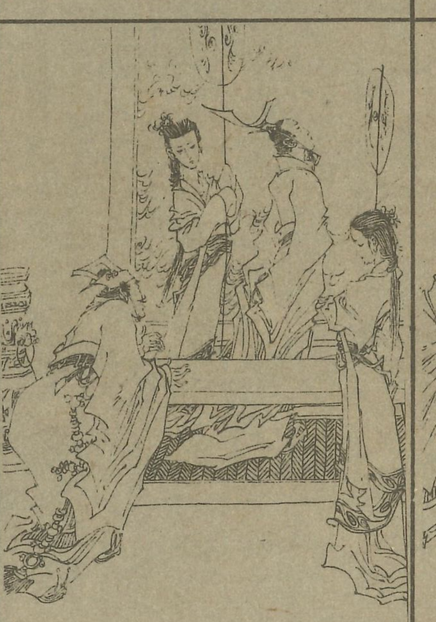
㉟ 太子劉啓來探病。文帝說："啓兒，我臂疼痛難忍，你能不能用嘴吸去癰中的膿水？"太子面有難色，遲遲不動。文帝怨道："我死之後，錦綉江山全傳與你，你卻沒有忠孝之心！"於是把他喝退。



㊱ 文帝又封鄧通為徹侯。這雖是個虛爵，但掛金印，佩紫綬，榮耀無比，按照漢律只有三公等元老重臣，才有資格受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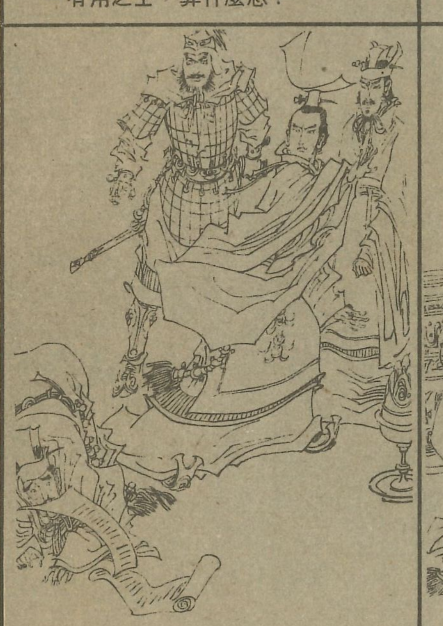
㊲ 鄧通巴不得皇上瘡癰不好，他可以常來吸吮，以獲得更大的富貴。而文帝只顧眼前舒服，總叫鄧通吸膿，不讓太醫治瘡，一個月後，他全身腫痛，已經不治，終於抱着未完成至治盛世的遺恨駕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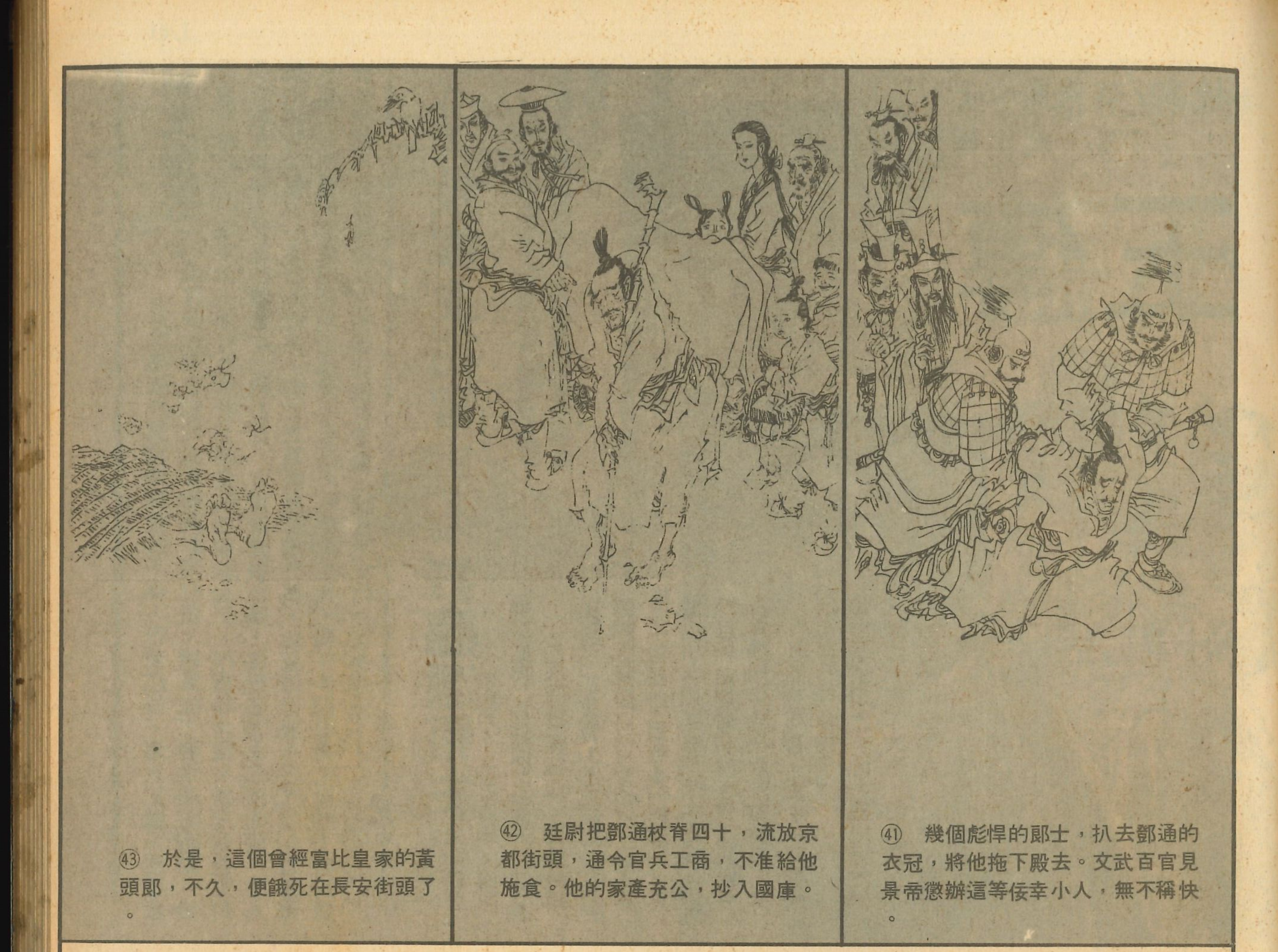
㊳ 太子劉啓繼承了皇位，是為景帝。景帝暗中派人查清了鄧通鑄錢營私舞弊的事，即宣鄧通上殿。鄧通仍用他的老經驗，見了皇帝擺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講了一番好話，誰知景帝根本不聽。



㊴ 景帝突然問道："你身為上大夫，職務是什麼？"鄧通當了多年高官，還從未考慮過自己的職務，想了半天，答道："忠於陛下"。景帝勃然震怒，拍着御案說："你多年來不能為君進一有用之言，荐一有用之士，算什麼忠？"



㊵ 鄧通嚇得汗流浹背，跪伏地上。景帝從龍案上抓起一卷幅，扔到他面前，那上面記述着他的舞弊行為。景帝罵道："你外表忠敬敦厚，實則損公肥私無所不為，朝廷要你這奸佞之輩何用？"下令將他交付廷尉問罪。



㊶ 幾個彪悍的郎士，扒去鄧通的衣冠，將他拖下殿去。文武百官見景帝懲辦這等佞幸小人，無不稱快。

㊷ 廷尉把鄧通杖脊四十，流放京都街頭，通令官兵工商，不准給他施食。他的家產充公，抄入國庫。

㊸ 於是，這個曾經富比皇家的黃頭郎，不久，便餓死在長安街頭了。

民間趣事



濫斬棟樑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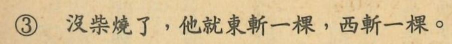
陳峯・編繪



① 公叔家世代種樹，頗有經驗，像能成棟樑之材的松、柏，三五十年才能長成，他種了些，另外像檉柳長得很快，但只能當燒柴的樹，也種了些。這樣各盡其用，十分方便。



② 公叔的隣居也種樹，但只種松柏等長得很慢的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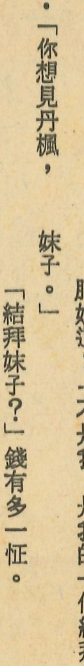


③ 沒柴燒了，他就東斬一棵，西斬一棵。



④ 結果沒有一棵能成棟樑之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孟海雖然武技不高，行走江湖，為人正義，為了救錢有多，用自己的生命和萬如意打賭，練鶯虹在旁也受到感動，暗中協助解除了一場災難。錢有多感激之餘還和他結義金蘭，作忘年之交，二人聯袂來到長安城長樂樓，又遇到練鶯虹和樓丹楓，方孟海覺很奇怪，樓丹楓怎會在他身邊，二人又不據實答覆，心裏很不舒暢，第二次單獨見到樓丹楓，知道她母親自殺死去，方孟海正想問個究竟，又遭到她拒絕趕走，自己只好賭氣走開，錢有多陪着走，在路上碰到賣酒的肥娘，經她推測，恐怕樓丹楓有危險，三人連忙打道前去相救……



投筆血花宮　打聽選帮主

方孟海搖頭道：「我已說得很清楚，在沒有找到丹楓之前，我是絕不會離開長安的。」

肥娘微微一笑，道：「你想見丹楓，那是最容易不過的。」

方孟海目光大亮，道：「妳已把她救出來了？」

肥娘道：「不是我，是我的一個結拜妹子。」

「結拜妹子？」錢有多一怔。

肥娘冷哼了一下，道：「你有結拜弟弟，老娘為甚麼不能有結拜妹子？」

錢有多又問道：「妳的結拜妹子胖不胖？」

肥娘道：「不胖！不胖！她比我輕了三十斤。」

錢有多乾笑一聲，道：「只輕三十斤，也同樣是另一個肥娘了。」

語聲甫落，突聽一個女子的聲音怒喝道：「老娘肥不肥，干你祖奶奶屁事！」

錢有多給這一喝嚇了一大跳。

只見一輛雙套大馬車，正從雜貨店後院子門外駛了出來。

趕車一人，作農村女子打扮，她年紀不大，也不算太細小，約莫二十五六歲左右。

「我的好妹子，不要光火嘛！」肥娘嘻嘻一笑，對錢有多道：「我這個異姓妹子叫呂足金，乃江東著名的才女，江湖上的朋友都叫她『江東老娘』。」

「甚麼？」錢有多差點沒有昏倒過去，道：「她就是……江東老娘……呂足金嗎？」

那農村女子格格一笑：「好說，老娘正是江東呂足金！」

錢有多不由抽了一口涼氣，俯首鞠躬，道：「是老夫一時嘴貧舌賤，呂姑娘休怪休怪！」

呂足金又是格格一笑，道：「你看老娘美不美？」

錢有多乾咳一聲：「老夫年紀老邁，眼矇耳聾，不敢唐突了呂姑娘。」

呂足金輕哼一聲，又問方孟海：「你呢？」

「我？我姓方，叫方孟海。」方孟海說。

呂足金冷冷道：「老娘不是問你的名字，老娘是問你，老娘美不美？」

方孟海乾笑着道：「不算美，但却也不難看。」

呂足金瞪着眼，道：「你說話稜模兩可，好不滑頭！」

方孟海道：「我若真的是個滑頭之輩，就該對呂姑娘大加稱讚了。」

呂足金冷冷一笑，道：「但你若真的讚老娘漂亮，可知道會有甚麼後果？」

方孟海茫然地搖搖頭，道：「請恕小弟無法猜度結果如何？」

呂足金道：「老娘生平最恨花言巧語之輩，所以你若讚我漂亮，嘿嘿！」說着，隨手一拳擊在石牆上，厚厚的牆壁立刻穿了一個大洞。

方孟海暗叫一聲僥倖，錢有多却說：「那麼請教呂姑娘，方老弟昔才的作答，是否可以令妳滿意了？」

呂足金道：「不滿意！」

方孟海一凜，忙道：「姑娘息怒，小弟自知嘴舌不靈，還望姑娘高抬貴拳，饒了小弟這番無心之失。」

呂足金冷冷道：「你求饒也是沒有用的！」

方孟海道：「既然求饒沒用，小弟只好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錢有多吃了一驚，忙叫道：「賢弟慢走！」

但方孟海却已一陣風也似的走了。

中篇俠義奇情

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呂足金怒道：「這小子無情無義，兼且胆小如鼠，樓小姐怎會看上他的？」

話猶未了，方孟海又已折了回來，手裏却多了一罎女兒紅。

呂足金一怔：「你做甚麼？」

方孟海嘻嘻一笑，說道：「借酒敬姑娘。」

呂足金道：「誰說老娘要喝酒？」

方孟海又笑了一笑，道：「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但遇上了江東老娘，却非要送酒一罎不可。」

呂足金說道：「你把老娘當作醉酒鬼麼？」

方孟海道：「呂姑娘當然不是醉酒鬼，因為江湖中人，誰也沒有看見妳醉過一次！」

呂足金一楞，道：「你怎知道老娘酒量不錯？」

方孟海神秘地一笑，道：「是一個姓白的江湖異士告訴小弟的。」

「姓白的？是不是詩仙李太白？」呂足金怪聲說。

肥娘笑道：「李太白是姓李的。」

呂足金道：「既不是李太白，準是白居易了？」

肥娘道：「白居易乃古人，又怎會對方小子說話？」

呂足金道：「古人在夢中現身相告，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肥娘睨視着她，忽然嘆了口氣，才慢慢的說：「到了現在，妳還裝甚麼蒜？」

「裝蒜？我裝甚麼蒜了？」呂足金的聲音變得有點怪異，臉上的表情也是一樣怪異起來。

肥娘盯着方孟海，道：「你敢不敢跟老娘打一個賭？」

方孟海道：「怎樣打賭法？」

肥娘道：「老娘敢打賭，老娘已經知道那個姓白的人是誰。」

方孟海道：「妳若錯了呢？」

肥娘道：「老娘若錯了，這罎女兒紅就算是老娘請客，你不用付帳。」

方孟海訕訕一笑，道：「肥姐姐好眼力，居然看出這罎酒是妳酒舖內的。」

肥娘道：「老娘若連自己的酒罎都認不出，這雙招子豈非有等如無了？」

方孟海道：「但肥姐姐若贏了，我又該怎樣？」

肥娘道：「老娘若贏了，你就得答應一個條件。」

方孟海道：「一個怎樣的條件？」

肥娘道：「這個以後再說。」

「放屁！」錢有多怪叫起來：「無論是輸是贏，無論是怎樣的條件，都一定要現在就說出來，倘若不說，豈不是變成鈎腸債了？」

肥娘冷冷一笑，道：「你認為老娘會用卑鄙的手段來陷害方孟海嗎？」

錢有多道：「先小人後君子，妳若神秘兮兮的，大不了不賭，反正贏了也只不過是一罎醋一般的女兒紅！」

肥娘冷哼一聲，道：「你現在才說老娘的酒有如醋一般惡劣？怎麼從前你却喝了一杯又一杯，一碗又一碗？」

錢有多桀桀一笑，道：「那是因為妳肯讓老夫賒帳之故。」

肥娘給他氣得連臉都白了：「死老鬼，你以後等着瞧好了。」

錢有多笑道：「老夫早巳想戒酒，妳以後不再賒帳，對老夫來說反而是一件好事。」

肥娘冷笑一聲，目光轉移到方孟海的臉上：「別理會這個老不死，你敢不敢跟老娘打這個賭？」

方孟海道：「賭就賭！」

肥娘道：「你不怕老娘會給你一條鈎腸債？」

方孟海微微一笑，道：「我不怕，大不了連腸臟也給了肥姐姐！」

肥娘怔怔地望着他，半晌才笑道：「你眞是個傻小子！」

方孟海道：「妳說，那個姓白的人是誰？」

肥娘盯了呂足金一眼，一字一字的說：「這人就是白世儒！」

方孟海笑了。

錢有多看見他笑，跟着也笑了。

肥娘冷冷道：「你笑甚麼？」

方孟海也望住了錢有多。

錢有多乂笑了一笑，道：「她猜錯了對不？」

方孟海道：「你怎會認爲肥姐姐猜錯了？」

錢有多道：「因爲你在笑，這一定是勝利的微笑。」

方孟海搖搖頭，道：「但你却猜錯了，那個姓白的人的確就是白世儒。」

錢有多陡地呆住。

方孟海淡淡一笑，道：「白世儒是『江東五傑』之一，他排行第三，外號是『扇捲神州』。」

錢有多道：「你見過白世儒了？」

方孟海道：「當然見過，否則乂怎知道呂姑娘喜歡喝女兒紅，而且酒量相當不錯？」

「白世儒！」錢有多嘆了口氣，道：「其實，即使是老夫也該猜得到了！」

方孟海道：「家師認識江東五傑的，兩年前，他們來拜訪家師。」

肥娘笑道：「那麼，你是輸了。」

方孟海聳肩道：「當然是輸了。」

肥娘道：「你不後悔跟我打賭嗎？」

錢有多「呸」的一聲道：「他怎會後悔？」

肥娘冷冷道：「你怎知他不後悔？」

錢有多冷冷一笑，道：「他根本就是明知道會輸的。」

肥娘道：「既然明明知道會輸，爲甚麼要跟我賭？」

錢有多道：「因爲他是個羊牯，一個眞眞正正的羊牯。」

× × ×

馬車車廂很寬闊，也很舒適。

但拉動着這輛馬車的兩匹馬兒，却是一點也不舒適。

錢有多坐在車轅上，望着呂足金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見芳顏，眞乃老夫三生之幸也！」

呂足金瞪了他一眼，道：「你少放屁行不行？」

錢有多道：「老夫沒有放屁。」

呂足金道：「你是在嘴裏放屁！」

錢有多道：「嘴裏放屁？這是不是武林絕技？老夫怎麼從來都沒聽說過？」

呂足金怒道：「你再嚕嚕嗦嗦，就請馬上給老娘滾下去。」

錢有多嘻嘻一笑，道：「不嚕嗦就不嚕嗦，老夫決不是一個多嘴的人，但旅途如此寂寞，老夫若三緘吾口，只怕妳這位江東老娘會納悶得很，所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呂足金已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

在車廂裏，方孟海怔怔地注視着樓月楓。

樓丹楓的目光是呆滯的，她甚至不能開口說話。

這是呂足金的傑作。

呂足金在長安城內出其不意地把她點住了穴道，然後乂把她送到這輛馬車上。

車廂裏除了方孟海和穴道被點住的樓丹楓外，還有肥娘。

肥娘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馬是好馬，但却好像有點疲倦。」

方孟海道：「是不是儎人太多了？」

肥娘道：「不但人多，而且個個斤両十足！」

方孟海道：「我們現在往那邊走？」

肥娘道：「離開長安，取道前往飲血鎭。」

「飲血鎭？」方孟海一怔，「飲血峯我是聞名多時的，但飲血鎭却乂是在甚麼地方？」

肥娘道：「飲血鎭就在飲血峯下。」

方孟海道：「這麼說，也應該是屬於血花宮的地域了？」

肥娘道：「是的。」

方孟海道：「我們爲甚麼要到那裏去呢？」

肥娘道：「老娘巳想過了，天下雖大，但能給咱們容身的地方，似乎就只有血花宮而巳。」

方孟海道：「妳敢肯定這個決定不會有錯？」

肥娘道：「老娘不知道，但除了那地方，老娘巳沒有更好的選擇。」

方孟海嗆咳一聲，道：「可否先把丹楓的穴道解了？」

肥娘道：「爲甚麼？」

方孟海道：「她這樣子坐馬車，也許會很辛苦。」

肥娘道：「但穴道是足金妹子點住的，老娘可不懂得怎樣解開。」

方孟海說道：「妳不是不懂，而是不敢！」

肥娘吃吃一笑，道：「好小子，居然向老娘施展激將法了？」

方孟海道：「這一招是師父教的，但現在顯然是不管用了。」

肥娘道：「你不必担心，樓小姐很快就會沒事的。」

這時候，車轅上的呂足金忽然唱起江東的小曲。

方孟海聽得爲之一怔。

肥娘微微一笑：「是不是老娘的妹妹唱得太難聽了？」

「不！」方孟海道：「小弟想不到她唱歌居然如此動聽！」

錢有多的聲音陡地响起：「賢弟少拍

馬屁，我的鼻子巳給她打扁了！」

語聲甫聲，嘹亮的歌聲裏忽然乂夾雜着一種可怕的聲音。

那是錢有多乂再挨了一拳所發出來的聲响。

× × ×

從長安城到飲血峯，自非一日行程可及。

樓丹楓的穴道，巳在三個時辰之後自行衝開。

她居然表現得很平靜，完全沒有急於報仇的樣子。

肥娘在她穴道未解之前，巳說了一大堆話。

肥娘對她說：「小不忍則亂大謀。」

肥娘乂說：「老娘不錯是太多管閒事了，但老娘絕不能讓方小子的知己紅顏給人欺負。」

肥娘還說：「長安城內巳給弄得烏烟瘴氣，妳再也不要回去，至於令堂的喪事，自有藥局中人代爲打點。」

樓丹楓只能靜靜地聆聽着，直至穴道被衝開之後，她臉上的神情還是沒有多大的變化。

呂足金知道樓丹楓穴道巳解之後，便大聲說了幾句：「老娘知道妳很悲傷，但妳非要好好保重不可，妳若還是不知好歹，老娘就割掉方小子的鼻子作爲洩忿！」

錢有多立刻怪叫起來：「若是那小妮子不知好歹，妳去揍她一頓也好，把她的耳朵切下來也好，老夫都絕不會反對，但妳怎麼都要把這筆帳算在方小子頭上？」

呂足金冷冷一笑：「把帳算在方小子的頭上，也就等於把帳算在樓小姐的心裏，老娘若眞的把方小子折磨，這比起怎樣懲罰樓小姐都還更殘酷！」

錢有多陡地呆住，過了很久才輕輕嘆一口氣，道：「由來最毒婦人心，這句話果然不錯。」

但出乎意料之外，他這樣說呂足金，反而使她一點也不生氣，並未揮拳再揍錢有多……

× × ×

血花宮矗立在飲血峯上，它一向被江湖中人視爲武林禁地，甚至是有去無回的魔域。

但這種情況，近來巳漸漸有所改變。

當然，改變得最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血花宮的主人不再是號稱「茹毛飲血鬼獨夫」，乂被稱爲「六親不認斷腸人」的練驚虹，而是只有十三四歲的少年——岳小玉。

岳小玉做了血花宮的宮主，雖說有師父「笑公爵」公孫我劍從旁協助，但畢竟也是一件極之古怪的事。

而公孫我劍這個人，本來也就是個相當奇異的怪人。

自從練驚虹把權力移交給這對師徒之後，岳小玉就儼然成爲飲血峯的主人了。

這一天，天氣相當嚴寒，岳小玉在師父督促之下，巳練了三個時辰劍法。

到了黃昏，公孫我劍才施施然的走了過來，對岳小玉說：「今天到此爲止。」

岳小玉長長地吐出口氣，道：「多謝師父不殺之恩！」

公孫我劍瞪着他，道：「你乂在胡說甚麼？」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徒兒若再練下去，勢必疲累而死，如今師父網開一面，讓徒兒休息休息，也可算是大發慈悲是也！」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你對練功沒有興趣嗎？」

「非也非也！」岳小玉忙道：「徒兒越練越有興頭，越練越是有趣，但凡事適可而止，練功也是一樣的。」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你乂想學一學踢股功了？」

岳小玉嚇得連臉都白了，急道：「徒兒內急，現在就要上茅厠，師父再見！」

但等到他一口氣奔到茅厠門外的時候，赫然看見師父巳在這裏恭候着他。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師父的輕功，越來越是高明啦！」

公孫我劍冷冷道：「但你的忍功却好像越來越差勁！」

岳小玉道：「常言道：『屎可忍，尿不可忍。』以是徒兒忍無可忍……」

「放屁！」公孫我劍臉色一寒，冷笑道：「常言說的乃是『此可忍，孰不可忍！』你胡亂竄改無中生有，成何體統？」

岳小玉乾咳了一聲，說道：「徒兒不敢！」

公孫我劍道：「那麼，你現在且跟我來。」

岳小玉苦着臉，說道：「徒兒遵命便是。」

公孫我劍乂瞪了他一眼，說道：「遵命就說遵命，何謂之『遵命便是』？以後不要再加添這等無可奈何的字眼，你懂不懂？」

岳小玉道：「懂！遵命！徒兒以後說話，一定務求簡潔明白，決不嚕嚕嗦嗦，也決不多加不必要的多餘字眼，以免師父見了就生氣，再者，旁人聽見更是覺得大大的不妥！甚至會誤會了咱們師徒的感情，其實嘛，天下間對小岳子這麼好的人，算來算去就只有師父你一個，嗚嗚，徒兒很感激師父的大恩大德，而且感激得快要忍不住撒尿啦……」

公孫我劍嘆了口氣，揮手道：「小無賴畢竟還是小無賴，你快點進茅厠速速解決，不要讓水姑娘久候了。」

「水姑娘？」岳小玉立刻跳了起來：「師父，你老人家說的水姑娘到底是那一位姑娘？」

公孫我劍道：「怎麼，一聽見水姑娘這三個字，就連小便也不急了？」

「不！很急！很急！」岳小玉匆匆跑進茅厠，但很快就巳鑽了出來，道：「師父，是不是水瑩兒來了？」

公孫我劍微微一笑，說道：「不但水瑩兒來了，還有江東五傑和許不醉也都來了。」

岳小玉忽然一陣黯然，道：「江東五傑現在只剩下四傑了。」

公孫我劍道：「胡無法雖然巳遭不幸，但他們仍然號稱江東五傑，他們相信，胡無法仍然和他們在一起的。」

岳小玉點了點頭，說道：「他們說得對。」

公孫我劍道：「不要再說了，快到碧

血樓台去！」

× × ×

負責看守碧血樓台的，仍然是曾經在朝廷中做過驃騎大將軍的沈必理。

他現在是碧血樓台的總調度，也是血花宮裏嗓門最响亮的人。

岳小玉第一次進入碧血樓台的時候，曾經給這位沈總調度弄得啼笑皆非，但這個時候，他却是以血花宮的宮主身份而來的。

沈總調度一看見岳小玉，立刻便鞠躬大叫：「碧血樓台沈必理參見岳宮主！」

岳小玉微笑揮手，覺得寫意極了：「沈總調度不必多禮。」

沈總調度這才站直了身子，道：「水姑娘，江東五傑及許軒主等，正在黑石堂中等候着岳宮主及公孫總老供奉。」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道：「這裏的規矩實在古怪，你是總調度，我却是甚麼總老供奉，眞是長篇累贅，聽得耳朶大大的不舒服。」

沈總調度笑了笑，道：「本宮有好幾位老供奉，但目下以公孫老俠身份最高，以是在老供奉三個字之上加多一個『總』字，亦無不合之處。」

這一天，公孫我劍不時看着岳小玉微微發笑，岳小玉雖然有點莫名其妙，但却也不敢向師父發問。

在沈總調度帶引之下，岳小玉終於看見了水瑩兒，還有江東五傑和許不醉。

許不醉怔怔地瞧着岳小玉，忽然笑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昔日的小岳子，現在已經是血花宮宮主啦！」

岳小玉連忙抱拳答話：「許軒主休要取笑，本座年紀尚輕，還望諸位前輩多加指導。」

常掛珠桀桀一笑，目注着岳小玉說道：「你現在自稱『本座』，倒也威風得很的。」

岳小玉道：「這是義父的意思，他老人家說：『名不正，言不順，顯然名正言順，則威不可失，禮不可免。』」

常掛珠眼珠子一轉，道：「說得未嘗無理，正是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大架子，俺若做了血衣宮宮主，也是和你一般無異的。」

鮑正行格格一笑，道：「血花宮宮主這個寶座，老大是一輩子也沒法染指的了，但飲血鎭下有座茅廁，尙欠廁主一名，老大如有興趣，不妨屈就屈就。」

岳小玉笑道：「幾位前輩越說越妙，未知鐵眉樓那一邊形勢又怎樣了？」

許不醉乾咳一聲，道：「在早一陣子，神通教着着進逼，似有君臨天下，氣吞河嶽之勢，但忽然之間，形勢又有了大變動。」

岳小玉道：「變得怎樣？」

許不醉道：「神通教的精銳高手，已悄悄撤退。」

公孫我劍道：「會不會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策？」

「看來却又不像，」許不醉道：「據五眉會大龍頭龍眉估計，神通教本身，可能也出現了某種變故。」

公孫我劍道：「所以神通教不敢再行冒險，於是只有悄悄撤退？」

許不醉道：「正是這樣。」

公孫我劍道：「但神通教中不乏謀臣老將，教中魔徒退得固然爽快，但一旦要捲土重來，也不是一件怎麼大費周章之事情。」

許不醉淡淡一笑，說道：「這一點，咱們當然不會忽略，但咱們却也有優勝之處。」

公孫我劍「哦」地一聲，淡淡道：「你是說丐帮嗎？」

「正是丐帮，」許不醉道：「丐帮耳目衆多，消息通靈，神通教羣邪若有甚麼重大行動，只怕不容易瞞得住大江南北人數逾萬的丐帮子弟。」

江東五傑的老四玲瓏妙手舒一照聞言哈哈一笑，道：「正因如此，咱們大可高枕無憂，謀定而後動。」

常掛珠把密底算盤旋轉了幾下，道：「高枕無憂的人，往往會從天邊摔掉下來，一直摔到無底深淵裏。」

鐵杖如山鮑正行也是同意常掛珠的說話。

他說：「丐帮雖可給咱們很大助力，但如今這個大帮會，仍然陷於羣龍無首之局。」

扇捲神州白世儒眉頭一皺，道：「諸葛酒尊不是已經答應做帮主嗎？」

常掛珠道：「他雖然答應了，而且連綠玉打狗棒也在他手中，但在丐帮大會尙未召開之前，他仍然不是丐帮帮主。」

公孫我劍道：「他甚至仍然未能算是丐帮中人。」

許不醉道：「諸葛酒尊若要加入丐帮，那是一點也不困難的，但現在他要做的是丐帮帮主！」

常掛珠眉頭一皺：「許軒主，言下之意，莫非認爲此事行之不易嗎？」

許不醉道：「目前難說的很。」

常掛珠怪笑了一下，道：「照俺看來，大夥兒還是用不着太担心的，聽說關長老已在密鑼緊鼓，準備召開丐帮大會。」

鮑正行咧嘴一笑，道：「如此好極，俺也參加！」

舒一照道：「你是叫化子嗎？」

鮑正行道：「誰說不是叫化子就不可以參加丐帮大會？」

舒一照道：「物以類聚，你幾時見過猴子羣裏會出現一個蠢豬？」

鮑正行道：「這也容易，俺到了那一天暫時做個叫化便是。」

舒一照道：「做叫化豈有只做一天之理？」

鮑正行道：「有人刮光了腦袋去當和尙，但只當了一天就還俗去也！」

舒一照道：「這是混帳和尙　他媽的王八東西！」

他這兩句話才罵出口，背上已給常掛珠打了一掌。

舒一照挨了一掌，不禁爲之又驚又怒，瞪着常掛珠道：「你爲甚麼無緣無故打人？」

常掛珠冷冷道：「你嘴裏不乾不淨，自然該打！」

舒一照道：「我又不是罵你！」

常掛珠哼了一聲，道：「俺曾經做過和尙，而且只做了一天就還俗去也，你現在懂了沒有？」

舒一照這才恍然，鮑正行却在掩嘴暗暗失笑。

常掛珠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鮑正行說道：「怎麼連俺也一併罵上了！」

常掛珠怒道：「俺告訴你這件事的時候，你是答應過會保守秘密的！」

鮑正行訕訕一笑，道：「對不起，是小弟一時嘴快舌滑，不知不覺的說了。」

常掛珠「唔」的一聲，道：「算了算了，俺也不是眞的怪你來着。」他一面說，一面向他走了過去，鮑正行知道這個老大準是要趁自己冷不提防的時候猝然發難，也就一面聽一面向後倒退開去。

但他才退了幾步，屁股却突然一陣劇痛。

他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背後站着了兩個人。

這兩人，一個是岳小玉，另一個是沈必理。

鮑正行怒說：「是誰踢俺的屁股？」

岳小玉笑了笑：「你猜猜看？」

鮑正行道：「準是你這位岳宮主。」

岳小玉道：「何以見得？」

鮑正行道：「你師父最擅長踢股功；你跟着他老人家也有一些時日了，自然也學會了這個要命的絕藝。」

沈必理却搖搖頭，道：「你錯了，岳宮主沒有踢你的屁股。」

鮑正行臉色一變：「不是他？那麼一定就是你踢俺的屁股！」

沈必理道：「不錯！」

鮑正行道：「你憑甚麼踢俺？」

沈必理道：「憑我的脚，還有岳宮主的命令。」

鮑正行「哇」的一聲大叫：「他爲甚麼要下這個命令？」

沈必理道：「那是對你的懲罰，懲罰你不該胡亂洩漏常老大的秘密。」

鮑正行楞住了。

他呆楞楞的望着岳小玉，岳小玉也用同樣的眼光盯着他。

兩人相對互視了好一會，忽然同時放聲大笑。

× × ×

臘月十五，大雪紛飛。

血花宮沒有白花，却有雪花和桃花。雪花是白的，桃花却是鮮紅如血。

這一天，在碧血樓台後面園林的桃花彷彿開得特別燦爛。

在這大雪紛飛的清晨，岳小玉仍然不斷勤練武功。

練功並不有趣。

尤其是對岳小玉那樣的人來說，練功簡直是苦差中的苦差。

但他却不能不練。

尤其是他現在已成爲血花宮宮主，倘若還不快點苦練武功，將來一定會成爲武林中的笑柄。

他的確已立下了决心，非要練成上乘的武功不可。

但這一天，他只是練了半個時辰掌法，就給公孫我劍叫了回去。

「師父，有甚麼事？」岳小玉問。

公孫我劍沉吟半晌，才道：「丐帮大會很快就要召開了，你有甚麼看法？」

岳小玉道：「徒兒又會有甚麼看法了，若眞的非說不可，大概只能說希望諸葛大叔可以順利成爲丐帮帮主而已。」

公孫我劍說道：「你想不想去湊湊熱鬧？」

岳小玉一怔：「徒兒可以參與這一個大會嗎？」

公孫我劍道：「本來你不該去，爲師也不會去，但爲師恐怕這一次丐帮大會，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岳小玉忙道：「若有這種顧慮，咱們就非去不可了。」

公孫我劍道：「爲師正是這麼想。」

岳小玉道：「丐帮長老大會，是否只有丐帮弟子才可以參加的？」

公孫我劍道：「那倒未必，只不過這是丐帮的事，旁人一向絕少參與而已。」

岳小玉想了想，暗忖道：「丐帮畢竟是丐帮，倘若這是美女帮召開大會，恐怕瞧熱鬧的人沒有十萬也有九萬八！」

公孫我劍見他眼珠子骨碌骨碌地亂轉，便冷笑一聲，道：「你又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岳小玉悚然一凜，連忙說道：「徒兒內心並無半點歪想，只是感到有點寒冷而已。」

公孫我劍道：「你今天穿的衣服太少，沒有給凍僵已算僥倖。」

岳小玉乾咳一聲，扯開話題道：「師父若帶着徒兒前往參加丐帮大會，血花宮又由誰來主持大局？」

公孫我劍道：「當然是沈總調度。」

岳小玉道：「這位沈總調度的武功，眞是那麼厲害嗎？」

公孫我劍道：「爲師也不大清楚，但他備受練老宮主賞識，而且又做過眞正的大將軍，自非一般泛泛之輩可比。」

岳小玉道：「但咱們一走了之，義父知道了只怕會大不高興。」

「甚麼一走了之？」公孫我劍冷冷道：「咱們只是爲了丐帮的事暫時離開一下，只要諸葛酒尊做了帮主，咱們馬上就趕回來。」

岳小玉眉頭緊皺，道：「眞的可以嗎？」實則心裏大是高興：「老子做宮主已做得有點發悶了，早就想溜出去舒散舒散一下。」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公孫我劍的想法，和他也是一般無異。

× × ×

丐帮長老大會，已定於大除夕晚上舉行，地點是在開封府東南五十里外的吳家集。

吳家集也曾有過幾十年很熱鬧的歲月，但自從在十餘年前給強盜放了一把火，又殺了幾百人之後，這個市集就已變得十分荒涼了。

現在，距離大除夕還有三天，公孫我劍已帶着岳小玉來到了吳家集。

這時候，在吳家集一帶，已麕集着不少丐帮子弟。

岳小玉大是奇怪，便問公孫我劍，道：「還有三天才是除夕，怎麼老早就有這許多叫化子了？」

公孫我劍道：「這是丐帮每次召開大會的慣例。」

岳小玉又問道：「不怕敵人乘機侵襲嗎？」

公孫我劍道：「丐帮雖然眞正的高手並不多，但勝在人多勢衆，就算有甚麼仇家，也不敢貿然在此動手。」

岳小玉心內這才明白，道：「原來如此。」

公孫我劍道：「不要再提這些，咱們到處逛逛，看看情況如何。」

岳小玉心想：「處處都是叫化子，又有甚麼好看了？」突然內心之中，正在懷念着穆盈盈和水瑩兒。

公孫我劍却看穿了他的心意，道：「好徒兒，你在想着那兩個小妮子嗎？」

岳小玉乾咳兩聲，道：「不是徒兒想着小妮子，是小妮子老是想着徒兒。」

公孫我劍道：「既捨不得這兩個小妮子，爲甚麼還要跟着爲師離開飲血峯？」

岳小玉道：「男兒志在四方，徒兒絕不會被情所困。」

兩人在吳家集裏逛了一會，忽然有個很乾凈的小叫化走了過來。

這小叫化長得眉清目秀，比岳小玉略矮一點。

他老是望着岳小玉，公孫我劍不禁眉頭一皺，道：「你是丐帮弟子嗎？」

小叫化搖搖頭，道：「不是的。」

公孫我劍一怔：「既不是丐帮弟子，爲甚麼潛進這裏來？」

小叫化道：「是不是只有丐帮弟子，才可以在附近出現？」

公孫我劍道：「這倒不是。」

小叫化道：「既然不是，你就不該大驚小怪。」

公孫我劍瞧着這小叫化，道：「你很老氣橫秋。」

小叫化道：「你却是個老天眞，是個快活人。」

公孫我劍又問道：「是誰教你這樣說的？」

小叫化道：「我師父。」

公孫我劍道：「你師父是誰？」

小叫化道：「諸葛酒尊。」

公孫我劍陡地一呆：「是酒王之子諸葛酒尊？」

小叫化道：「是的！」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叫化回答：「游出海。」

「甚麼？你叫游出海？」岳小玉感到有趣極了。

小叫化道：「我姓游，名出海，這又有甚麼出奇了？」

岳小玉道：「不出奇！不出奇！眞是一點也不出奇？」

游出海道：「你就是岳小玉嗎？」

岳小玉一怔：「你怎知我的名字？」

游出海道：「是我師父說的。」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怎麼說？」

游出海道：「師父對我說，笑公爵公孫老俠收了一個年紀和你差不多大小的徒弟，他叫岳小玉，爲人聰明伶俐，將來必成大器。」

岳小玉笑道：「諸葛大叔太看得起本座了。」

「本座？你爲甚麼自稱本座？」游出海眨眨眼睛問道。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這是爲勢所逼，我義父所賜。」

游出海道：「你認了練老宮主爲我義父只怕江湖中人會對你有所不滿！」

岳小玉笑道：「旁人滿不滿，本座是管不了這許多的，總要我師父不反對，那便是上吉兼大吉，萬事皆吉之至。」

游出海望着公孫我劍微笑道：「公孫前輩眼光獨到，我師父是十分欣賞的。」

公孫我劍目注着這小叫化，道：「你眞的是諸葛酒尊的徒兒？」

游出海咳嗽一聲，良久才道：「有一半眞，有一半假。」

岳小玉大奇，道：「怎麼這種事也有一半眞，一半假？」

游出海道：「因爲我認爲是眞的，但我師父却認爲是假的。」

岳小玉「啊」一聲，恍然道：「我明白啦，你已拜了諸葛大叔做師父，但他却不肯承認你是他的徒弟，對不？」

游出海苦笑了一下，說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並不是個頑固的人，你若持之以恆，苦纏到底，他遲早一定會收你爲徒的。」

游出海道：「我也是這麼想，但近來却又有了新的痲煩。」

「何謂之新的痲煩？」

「出現了勁敵是也。」

「甚麼勁敵？」

「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小丫頭，她也和我一樣，老是纏着我師父，一定要我師父收她爲徒。」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倒很妙，想不到諸葛大叔忽然如此吃香，你也想拜他爲師，她也想拜他爲師？」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目注着游出海道：「你說的那個小丫頭，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游出海道：「這小丫頭比我年長一歲，樣子看來蠻可愛的。」

岳小玉笑道：「是你認爲她可愛？還是你師父認爲她可愛？」

游出海道：「我們都認爲她可愛，即使是你遇上了她，也一定會這麼想。」

岳小玉含笑不語，心裏却在忖道：「老子左有水瑩兒，右有穆盈盈，已是各有千秋，可愛得無與倫比，這個叫甚麼游出海游入河的小叫化，他眼裏的西施只怕也和鼻涕丫環差不多而已。」

公孫我劍問游出海：「你父母呢？」

游出海道：「一個吃香燭，另一個吃齋菜。」

岳小玉奇道：「吃齋的意思我是懂的，但吃香燭又是怎麼一回事。」

游出海黯然，道：「香燭不是活人吃的。」

岳小玉才恍然，說道：「那眞是不幸之至，難怪你要變成一個叫化子了。」

游出海聳肩一笑，道：「做叫化子也沒有甚麼不好，最少逍遙自在的很。」

「做慣乞兒懶做官，」岳小玉道：「諸葛大叔也是這般脾性。」

公孫我劍道：「但他現在却快要做丐帮帮主了。」

岳小玉道：「這算不算是件好事。」

公孫我劍道：「對他來說當然不算，而且還可以說是一件壞事。」

「壞的程度有多深？」

「比海深，比萬丈深淵更深。」公孫我劍淡淡道：「但對於丐帮以至整個武林來說，却是一件好事。」

游出海道：「公孫前輩言之成理。」

公孫我劍又盯着他，道：「你在江湖流浪已多久了？」

游出海道：「兩年。」

公孫我劍道：「你說的那個小丫頭又是怎樣的？」

游出海道：「她來歷不明，刁蠻潑辣，十分任性。」

公孫我劍道：「她叫甚麼名字？」

游出海道：「小惡女。」

公孫我劍眉頭一皺，道：「這綽號已很夠兇惡，但他姓甚麼？」

游出海道：「她說自己的名字已忘掉了。」

「忘掉了？」岳小玉冷冷一笑。「名字又怎會忘掉的？」

游出海道：「她說，自己曾經害了一場大病，而且曾經暈迷過去，等到神智清醒之後，以前的事都一概忘掉了。」

岳小玉道：「連名字也忘掉？」

游出海道：「是的。」

岳小玉道：「那麼她的親人呢？」

游出海道：「都不見了，但在她的身上，却有一個很細小的包袱。」

「包袱裏是不是有很多銀両？」

「沒有。」

岳小玉道：「沒有銀両？那麼裏面包着的是甚麼東西？」

游出海道：「一串珍珠，一把短刀，還有一封信。」

岳小玉道：「那串珍珠很値錢嗎？」

游出海道：「珍珠巳變黃，而且珠兒細小，絕非上品。」

岳小玉陡地一呆：「這豈非一病之後，她就變成一等一窮人了？」

「却又非也，」游出海道，「那一串珍珠雖然只是凡品，但短刀却很値錢？」

岳小玉道：「她把短刀賣了？」

游出海道：「不是她，而是跟隨着她的一個老婢。」

岳小玉一楞，道：「你不是說過，她的親人都不見了？」

游出海道：「這老婢不能算是她的親人。」

岳小玉「唔」一聲，道：「那短刀賣了多少錢？」

游出海道：「五萬両。」

「五萬両？」岳小玉大感意外，「一把短刀居然有人肯出價五萬両？」

游出海點了點頭，道：「是的。」

岳小玉道；「這人是誰？」

游出海道；「一個沒有人知道名字的參商。」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倒怪異之極。」

公孫我劍略爲沉吟，目注着游出海道：「那個老婢又是怎樣的？」

游出海道：「她叫大鶯，已有五十歲左右年紀。」

公孫我劍道：「這個叫大鶯的老婢，一定會知道小惡女的來歷和身世。」

游出海道：「也許是的，但這個老婢却巳死了。」

「死了？」岳小玉眉頭大皺，「她是怎樣死的？」

游出海道：「無疾而終，忽然倒下，不久便巳呼吸中絕。」

岳小玉說道：「你怎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游出海道：「她倒下的時候，我就在她的身邊。」

岳小玉奇道：「你怎會在場的？」

游出海道：「那時候，我正在跟師父聊天，但這個叫大鶯的老婢忽然帶着小惡女闖了進來。」

岳小玉道：「這兩個女的闖了過來，畢竟所爲何事？」

游出海道：「大鶯向我師父求情，要我師父把小惡女收爲徒兒。」

岳小玉道：「你師父答應了沒有？」

游出海道：「沒有答應，也沒有立刻就拒絕，但就在這時候，大鶯巳倒了下去，我師父後來向我解釋，說大鶯是無疾而終，忽然死掉了的。」

岳小玉吸一口氣：「你相信嗎？」

游出海說道：「就算不相信又怎樣？總之她之死，跟我師父沒有關係，也就是了。」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是天下間一等一的大好人，他不會向大鶯下毒手。」

公孫我劍說道：「這是絕對不必懷疑的。」

岳小玉說道：「但大鶯也絕非無疾而終。」

公孫我劍說道：「她這一着，是以死相求，非要諸葛酒尊把小惡女收留下來不可。」

岳小玉不由爲之動容：「這老婢好大的決心。」

游出海道：「但我師父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小惡女收爲門下弟子。」

公孫我劍道：「她畢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少女。」

游出海道：「小惡女不但來歷不明，而且還兇蠻得緊。」

公孫我劍淡淡笑道：「你領教過她的厲害了？」

游出海哼一聲，道：「好男不與女鬥，是她首先向我動手的。」

公孫我劍又笑了笑，道：「你打不過她？」

游出海道：「她年紀比我大，而且又練過一身武功，我打她不過，又有甚麼稀奇？」

公孫我劍道：「但照我看，你本身也是一個會家子。」

游出海道：「我練的功夫，只可以嚇唬小孩子。」

公孫我劍道：「那小惡女又怎樣？」

游出海道：「她的拳脚功夫十分了得，我萬萬不是她的對手。」

公孫我劍道：「你不喜歡她？」

（未完・四）

俠情中篇故事

七星翡翠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個曾經橫行黔貴垂二十年之久的黑道人物飛天豹子左大同，一條腿被青鱗劍客談倫砍掉，他在一間酒肆裡傳說談倫的不幸，中瘴毒而死，對他的劍術讚賞欽佩，但對情侶玉燕子轉嫁銀刀段小侯爺，不勝惋惜，却不爲自己受折肢之痛而仇恨，可知劍客的仗義一斑，而事實上談倫未死，傳說中瘴毒是事實，他拖着病軀，從苗疆轉回中原，到點蒼山找神醫巴壺公在路上又被仇家追殺，幸能脫險，在一小廟之內，邂逅遇到巴壺公和歸雲寺長老至青和尚奕棋。談倫一身殘疾，自份必死，有幸在小廟中遇到救星，巴壺公爲他把脈醫治……

畫軒窺捉賊　花圃遇嬌娃

巴壺公目光一轉，看向談倫，微微一驚：「你怎麼了?覺着那裏不好?」

談倫自感狼藉，苦笑道：「我此刻半身痲軟……怕是不便行走…… 先生救我……」

說話之間，已自顫成一團，涔涔冷汗，自眉心沁出，片刻間已是滿臉滿腮。

巴壺公眉頭微皺，霍地上前一步，即見他雙掌猝出，同時按在了對方身後一雙「氣海穴」上，頓時，即由其兩掌之間散佈出大股熱流。

以「奇熱」對「酷寒」，效果之靈驗一如「立竿見影」。談倫看來僵直難以支持的身子，頓時之間大爲緩和。

停了一會，巴壺公才緩緩鬆開了一雙手掌。

談倫身上寒冷少去，却覺得十分虛弱，像是一些兒勁道也提不起來，向着對方微微點頭，表示由衷謝意。

巴壺公望着他，冷冷的道：「想不到你病勢已是如此嚴重，却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只是冷月畫軒，如今多事之秋，却又容你不得，這便如何是好……?

後幾句語音甚低，倒像是自言自語，說給自己聽的。

站起來，望向亭外，內心權衡着什麼，一時難以決定，終於回過身來，再次看向面前的談倫。

「你所患的乃是人世罕見的『六月息』怪症——體內瘴毒已入筋脈，春生夏伏，秋發冬劇，以你眼前情形，已然十分嚴重，一般常人如果患染此症，多半在第一次病發時，性命不保，你却拖了兩年之久，不能不謂之奇迹，不過!」

他深邃的一雙眼睛，直視着談倫，語出眞誠的道：「你却休要再存妄想，能夠平安逃過第三個冬天，也就

是今年的冬天。」

談倫黯然的點了一下頭，心裏浮起了一片悲哀。

直到現在，他還有些弄不清對方葫蘆賣的什麼藥，一下給自己希望，一下又給自己失望，以方才這幾句話而論，何止是失望，簡直是「絕望」了。

他腦子裏在尋思着「六月息」這個奇怪的名字，顧名思意，可知這個病一入夏季炎暑之六月，便自消失，接下來秋季發作，冬季轉劇，這番病情，果然與自己症狀相脗合，此刻不過入秋不久，病勢已是如此頑劣，料想着冬季來臨時，該是何等一番情景。

——這麼一想，談倫當眞由心底生出了一片寒意……

似乎唯一的希望，便祇在面前的這個巴壺公身上了。

他的眼睛，已代他傳達了內心的殷切盼望。

「生命」給人的感受，確是難以捉摸。不久以前，他還充滿了灰色，感覺着自己的雖「生」猶「死」，甚至於「生不如死」，曾幾何時，在自己眞的面臨死亡時，求生的意志，一下子竟然又變得如此強烈。

畢竟他還年輕，今年才不過二十八歲，正是朝氣膨勃，旭日待起的黃金年華，這個年歲似乎不應該跟死亡發生任何關聯。

巴壺公在一番酌情之下，終於作出了決定。

「也許只有我才能救你……但是，這個時候，却是太不巧了……」

「前輩莫非有什麼碍難之處麼?」

幾番察言觀色，談倫已感覺到對方的「必有隱衷」。巴壺公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諱莫如深」的搖了搖頭，道：「不言也罷——」

接着即正色說道：「你我雖是初次見面，但對你的素行，我甚是瞭解，要不然，我也不會管你的閑事了，你的病情極爲嚴重，只有立刻住進我的『冷月畫軒』接受治療，才有活命之機，事實上你已別無選擇，你可願意?」

談倫輕嘆一聲道：「我還能說些什麼?……只是這樣，豈非爲你添了許多……痲煩?」

巴壺公哼了一聲道：「這個你也就不必在意了，祇是在你入住冷月畫軒之前，却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前輩只請吩……咐吧!」

說着他又咳嗽了。

「第一!」巴壺公冷冷的道：「爲你病情計，由現在開始，你即應摒絕武功，不可與人動武，這與你病勢大相逕庭，你可答應?」

談倫輕輕嘆了一口氣，只是苦笑。

老實說，這個問題在他來說，根本就不成爲問題，旣然與病情不利，當然應該摒棄，更何況本身住在對方「冷月畫軒」之內，接受治療，又能有什麼情形促使自己拿劍動武?

「第二!」巴壺公說：「在你來此之先，冷月畫軒原已有兩戶病人……」

談倫點點頭，表示知道了。

巴壺公慎重其事的道：「基於某種原因，你不可與他們接近，更不得過問他們之間發生的任何事情……你可答應？」

談倫苦笑道：「即使我有心過問，也祇怕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前輩但請放心，我遵命就是——！」

巴壺公慨嘆道：「這兩點都與你切身安危有關，你要切記，否則，恕我無能救你，冷月畫軒就在附近不遠，我們這就去吧！」

× × ×

一片冷月，透過了稀疏的松樹枝椏，穿窗而入，直落向談倫睡榻正前。

這片院落眞夠冷清的，除了冷寂的月光之外，一無所有，就連秋虫的鳴叫聲音也無可聞，靜得連院子裏每一片落下的樹葉聲，都清晰在耳。

「冷月畫軒」之冷確是名符其實了。

今夜是談倫入住「冷月畫軒」之第一個夜晚，他被安置在「西」軒的跨院裏。

這裏共分「東」「西」「南」「北」四個跨院，各佔一番盛景，分得一片秋光，主人「冷琴軒主」自住在「東」面院子裏，「南」「北」二軒各住有兩戶病家，談倫入住於「西」軒之後，四軒院落，俱已住滿，各分秋色一半，倒也彼此相安。

入住之初，軒主巴壺公即爲其施以奇妙的針灸——「雷火金針」之術。三十六根燃有藥卷的金針，遍插於談倫遍體上下三十六處重穴之內，由一個名叫「烏雷」的啞奴，守護在側，歷時一個時辰，才行完事。

昏昏欲睡的談倫，那時祇覺得全身上下軟綿綿地；提不起一些兒勁道，似乎多年來從來也未曾有過的舒泰感覺」—就這樣他睡着了。

一直睡到現在，才自緩緩醒過來。

窗外落葉蕭蕭——這個世界在此一霎，除了當空一輪冷寂皓月之外，給人的感覺是什麼也沒有了。

談倫睜開了眼睛，祇覺得身上無比的舒泰，鬆快——這種感覺，幾乎是兩年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簡直像是一個好人……當然，他知道這祇是暫時性「治標」之計，要想完全根本復元，却要接受對方嚴格長期治療，治療的先決條件之一，首需摒絕武功。對於一個深精武功；行俠仗義的人來說，放下手中的劍，便等於擧手向敵人投降，後果之嚴重簡直是不堪設想……

當然情形不能一概而論，如今談倫以重病之身，借住在對方「冷月畫軒」之中。一個生病的人，又憑什麼會興起拿刀動武的念頭？「冷月軒主」巴壺公的這番顧忌，倒顯得誠然是多餘之事了。

對於談倫來說，這種「午夜夢迴」的感觸，却是前此未曾有過的，尤其是猝然間住入到這個新環境裏來，一切是如此的陌生，他焉能不心生好奇！

長劍就懸掛在一邊牆上，他却知道自己在離此以前，是不會再去拿它了！——而自己是不是能完全病癒的離開這裏呢？

原以爲「冷月畫軒」不過是建築在山上的幾間草舍而已，想不到竟是這般講究而富於詩情畫意的巨大宅院。

趁此靜夜無人之際，百無聊賴的當兒，他頗思四下走動一回，熟悉一下這裏的環境。

一念即興，隨即揭被離榻。

這才發現，自己身上衣服都已換過，室內沒有點燈，却喜月色一片可人，透過正面軒窗洒進來，依稀可以辨物，這屋裏除了自己下榻的那座寬而舒適的牀之外，臨窗處還設有一列平整光滑的長案，上面列有一些書籍瑣碎應用之物。四面牆壁，恰當的懸掛着一些書畫，月色裏益見其幽雅。

談倫披上一襲長衣，方自推門步出，迎面而來的一陣風，冷颼颼的浸人體膚，使得他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

却不意就在這一霎間，一條黑影，海燕掠波般地由當前空中閃過。

憑着談倫的閱歷，只一眼即可斷定出自夜行人的傑出身法，隨即中止住前進的身子，就勢向後一閃，移身室內，如此一來，便不愁爲對方發覺。

來人身勢未已，緊接着正面院子裏的那棵大松樹微有顫動，這人已自樹上巨鷹也似的彈了起來，星月之下，看得極爲眞切。

談倫由黑暗中看向明處，正可一覽無遺。

眞沒有想到，方自住入冷月畫軒，放下了手上的劍，便自遇見了這等怪事。

來人雖說身份未明，但是可以想知，應非是「冷月畫軒」這一方面的人。自己人大可從容進出，何須如此！

那麼，又會是誰？來人的意圖爲何？

一經着念，談倫可就不敢以等閒視之了。

思念之間，來人已翻過了正面籐蘿花架，直向着談倫住處偎來。

月色下，現出了來人是一個瘦長身材的漢子，一身黑色緊身衣靠，背後斜紮着一口細窄長刀，這口刀甚至於連刀鞘都沒有，細長的刀身，映着當空星月，隨着他轉側的身形，閃着蛇樣的銀光。

談倫乍見他向着自己住處掩來，不禁微感意外，本能地身子向後一縮，就勢把虛掩的房門關上。

來人好快的身法。

隨着人影的幌動，窗前已再現出了對方瘦高的身子，緊接着向側面一收，掩身暗處——饒是這樣，却仍然逃不開談倫緊緊「釘」着他的一雙眼睛。

長長的一張白臉，下巴上生着一綹鬍子，黑糊糊地一團，活像掛差個毛球，隆鼻大嘴，黑濃的一雙眉毛，整個的輪廓，給人陰森猙獰的感覺。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這人胆敢單身獨闖「冷月畫軒」，視此間主人於無物，當然非比等閒，他的居心叵測，也就愈加的啓人疑竇，談倫不知則已，目睹之下，焉能視同無知？

心念電轉——莫非這人是爲我而來？來此之前，他已連斃三兇，再出現「第四個」，也並非是什麼希罕之事，只是巴壺公之嚴囑告誡，言猶在耳，豈能有所違背？

這麼一想，不禁爲之氣餒。

「若此人是爲我而來，我又豈能抽身事外？若爲此殃及此間主人或另外病家，又便如何是好？

一顆心忐忑難安，擧棋不定的當兒，來人那一張白卡卡的陰森森的長臉已映窗前！

精亮精亮的一雙眸子，閃爍之間，在在顯示着此人的陰狠幹練。

談倫暗罵道：「你好大的胆，一雙手不自禁的便向腰間探去。他想去摸暗器，手觸之處，才發覺到那個盛裝暗器的小小鹿皮軟囊，並不在身上，衣服也換了。

轉念再想，終不願破此武戒，也就不再移動。

祇是，却也不能坐以待斃，目光轉移之間，已自在這間房屋裏取好了進退轉側之勢。

對方夜行若是就此離開最好，否則，他祇敢一步妄入，說不得就給他一個厲害，先以奇快手法，取了他的一雙「照子」再說。

——然而，這畢竟是不得已的非常擧動。

試想，敵人已近在咫尺，必欲取你性命的俄頃，除了反擊之外，又待如何？橫豎都是一死，也就不必再斤斤於破除戒條與否了。

所幸，那人心存別念，初初一探之下，即不作此圖，足尖倒點，鬼影子般地閃了開來。

轉動間已是丈許開外，足以證明此人具有一流的輕功身手。

談倫立刻附身門縫，向外繼續窺伺。

眼前緊張情勢，並未解除，來人很可能再次進窺，那麼結果並無二致，說不得仍然只好與對方放手一搏了。

月色裏，只見那人前後四面的顧盼不已，一面看，一面運神凝思着什麼……忽然抽身而退，脚頓處，足足拔起了兩丈高下，再一次落在了側面紫藤花高架之上。

花架子「咯吱！」的輕輕响了一聲，這人第二次穿身而起，長烟一空般地，向着別院落下去。

談倫居住之處是爲「西」軒，隔院即爲「南」軒，却是另外「病家」所居。

照說是不干談倫之事，只是「義」字所趨，他却偏偏又無能置之事外。

巴壺公曾告誡他摒絕武功，不可與人動武，似乎不應包括「暗刺敵情」在內，只要謹愼小心，當不致爲對方所警覺，被迫動武。

談倫略一思忖，他遂即迅速向南院牆垣掩去。

院牆不高，談倫幾乎無需費事，便已攀越過去。

他行動至爲輕靈，事先找到了一叢柏樹掩護，可不慮爲對方發現。

這院子裏花葉扶疏，一幢畫樓，聳峙在千百竿修篁之間，微風過處，竹影婆娑，綽約生姿，却在入門巨松處，插着一盞高挑「氣死風」燈。襯以當空月色，景像十分清晰。

談倫正自疑惑，何以不見方才夜行人之現身？一念未竟，却見竹影裏一條人影，猝然拔空直起，起勢之快，宛若夜鳥騰空——

由於這人鮮明的形象，立刻就被談倫認出來，正是方才潛入自己院子裏的那個人。

這人輕功端的不弱，雖非存心賣弄，看來亦甚爲可觀。

——只見他由空中直墜落下的身子，忽然分出了一隻手，攀住了一截竹梢，借此掛住了直落未下的身軀。

那竹子猝當巨力，一霎間弓也似地彎了下來，這個人吊在竹梢的身子，活似釣竿上的一條巨魚，一時間就空忽悠悠大肆上下動盪起來，妙在這人偌大的身軀，竟不使細若姆指的竹梢折斷，一陣上下搖曳之後，隨即趨於靜止。

試看這人垂吊在半空中的身子，正與畫樓閣間一扇窗戶高矮相當。

談倫心中一動，總算明白了對方的意圖。

原來這人是在存心窺探些什麼，看樣子絕非是冷月畫軒中人。

——他到底居心爲何？

要在平日，談倫既經目睹，便決計不會令他輕易離開，祇是目前困於武功的不能施展，也只能眼巴巴的在一旁觀察動態而已。

雖然如此，他却也在地上拾起了幾顆石子，暗中扣在掌心，以備必要時向對方出手，或是向住者示警。

談倫的這番顧慮顯然多餘。

他這裏方自把兩粒石子扣向掌心，猛可裏即見畫樓一角，閃出了一條人影。

借着那一盞高挑長燈的映照，可以清晰的看見，後來現身的這個人，約在六旬左右，身材不高，豹頭環眼，却甚是精壯，一身寶藍錦緞長衣，在燈光之下閃閃生光。

想是在一旁早有所見，乍然現身之下，鼻子裏冷冷一哼，右手揮處，發出了一樣暗器，出手一道銀光，略呈弧度的直向垂掛半空的夜行人身上擲去。

談倫方自看出對方出手是一口精巧的飛刀，勁道極強，身如「老猿墜枝」的夜行客，也自有了警覺。

雙方動作，極其巧快。

藍衣壯叟這邊暗器方自擲出，夜行人那邊已自識了先機，竹梢霍地向下一沉，緊接着向上彈起，已自把他偌大身子彈得忽悠悠穿天直起。

這人身手果然不弱。

借着竹梢猝然揚起的飛彈之勢，這個人兩臂倏張，「呼嚕嚕！」衣袂盪風中，已自落身於六七丈外。

好快的勢子！

緊接着這人右腳踹處，「哧——」再一次越出了三丈開外，却向附近松坪間遁去。

藍衣人却偏偏放他不過——在一連三四個奇快的起落勢子裏，已緊緊地躡身其後。

前行的夜行人，壓根兒也沒有逃走之意，藍衣人這一緊跟上來，正好合了他的心意。

爲使自己觀察清楚，談倫也已換了地方——這時掩身於一堵山石之後，對於當前二人，正可一目了然，彼明我暗，却不慮自己爲對方所發現。

一蓬怪光，霍地由後來藍衣人手中揚起，匹練也似的直射向對方夜行人。

——原來他手上早就有一盞用以照射

物什的鐵罩馬燈，那燈盞設計的甚是精巧，提在手上並不顯得累贅，且有一扇活動的罩簾，用時祇須手指輕輕按動活門上的機鈕，即可開啓自如，用以照射暗中物什，堪稱方便之至。

夜行人猝不及防，爲對方燈光照了個正着，一時無所遁形，臉上甚是驚惶。身形再閃，又自換了方向。

藍衣人已看淸了對方模樣，手上燈光倏暗，彼此又都處身於先前黑暗之中。

「尊駕夜闖冷月晝軒，私窺人居，鼠竊伎倆，令人不齒，要是說不出道理來，豈容你進出自如？」

說話的藍衣人，衷氣十足，語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在耳，一口北方的官話，配合着他從容不迫的氣度，一時倒也難以度測。

話聲微頓，身子已向前側面快踏三步，搶了制敵的先機。

對方夜行人微微一愣，却也不甘示弱的向着側方跨出一步，借以緩和了眼前「一觸即發」的凌厲殺招。

「好說！——」這人獰笑着拱了一下手：「久仰巴軒主今世華陀，更有一身不世絕技，特來造訪，只是……來的好像不是時候，確是唐突了，尙希賢者不罪，這樣杜某人才好說話。」

來人口操南音，像是金陵人氏，觀其氣宇，雖是自承唐突，却是有恃無恐，話聲一歇，一雙光芒凌厲的三角眼一瞬也不瞬的盯向對方。

藍衣壯叟似乎已猜出了對方的來意，却不欲當面點破，聆聽之下，神秘的微微一笑。

「杜朋友你招子空了，在下何德何能，焉能當得巴先生？你認錯人了！」

「啊——？」姓杜的翻了一下眼皮：「那麼足下是——？」

「你不必管我是誰，只請說明來意就是——」

藍衣人語音冰冷，說話時，却已把手裏的如意馬燈，擱向地上。

姓杜的一雙三角眼轉了一轉，冷笑着道：「旣不是巴軒主本人，也就不必多說，這樣吧，杜某人在此恭候，閣下這就去把巴軒主給請出來，有幾句話我要當面請教請教他，他最好馬上出來的好！」

藍衣人嘿嘿一笑，搖搖頭道：「這個恕難從命，只怪足下你來的不是時候，還是明日請早吧！」

姓杜的挑了一下眉毛，厲聲道：「大胆——」忽然壓下了氣焰，一雙三角眼頻頻在藍衣人身上轉着。

這一霎，他彷彿對藍衣人這個人，感到了無比的疑惑，從而生出了一份警惕。

同樣地，藍衣人也由對方那一句「大胆」官派十足的語氣裏，摸出了對方身份的一個輪廓。

「姓杜的！這裏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是進來容易，出去難了……」

話聲一落，藍衣人已倏地欺身而前，交叉的雙手，隨着進身之勢，直向着對方前胸快擊過來。

這人的身子猝然一幌，閃出了五尺開外。

「老小子，你敢動手——」

借着閃身的動作，滴溜溜一轉，已到了藍衣人左側面，一聲冷笑，陡然間切身而入，右手抖處，活似鳥爪的一隻瘦手，反向藍衣人肩」抓去。

一股尖銳凌厲勁風，隨着他落下的手掌，直向藍衣人肩上襲到，足證明來人這個姓杜的身上有眞功夫，眼前這式出手，虛實互用，大有名堂，顯然透着高明。

暗中窺伺的談倫，心中爲之一動，方自識出了來人的家數，却只見藍衣人已巧妙的遞出了一掌。

兩隻手掌猝然交接之下，雙雙不約而同的俱都騰身而起，燕子般地分了開來。

「白骨三陰手——？」藍衣人凌聲道：「不用說，足下便是鼎鼎大名的『黑翅鷹』杜海波了，久仰，久仰——」

談倫先時看出了姓杜的「白骨三陰手」，悉知是傳聞江湖「黑煞門」的絕技之一，倒沒想到來人的身份，這時一經藍衣人扳出對方姓名，心中暗吃一驚。

——「黑翅鷹」杜海波這個人他是知道的，風聞此人爲「黑煞門」最稱毒惡，武功傑出的「黑門三鷹」之一，所謂的「黑門三鷹」，除了「黑翅鷹」杜海波之外，另外二人，一個是「黑頂鷹」項五湖，一個是「黑腹鷹」孔亮。三個人年歲相若，各以陰損武功，毒惡機智見長，在江南一帶，橫行有年，倒是近幾年忽然銷聲匿跡，不再聽人提起，忽然現身於此，不免令人驚異，越加地摸測不透他的來意與有所企圖了。

姓杜的乍然爲對方扳出了名號，微微怔了一怔，白瘦的一張臉上，忽地罩上了幾許陰森。

「足下好亮的招子——那祇是過去江湖朋友的一句戲稱，很多年都沒聽人提起過了……難得你還記着，可見得是有心人了。」

「黑翅鷹」杜海波嘴裏說時，一隻手已探向身側革囊中，容得這隻手亮出來時，手掌上多了銀光閃爍的一隻鋼紅軟套。

江湖武林中，一些武技傑出之人，每以自己武技身法所長，打製一些適合個人的特殊武器，眼前這隻軟鋼手套，顯然便是了。

——那是以極細鋼絲九合成股，細細編織而成，五指前端，各配以鋒銳的長長尖甲，一經施展開來，可以想知靈活猛銳，再配合兵刃運用，遠近兼攻，殺傷力當可想知。

藍衣壯叟原本也就沒有打算讓對方離開，由於他本身所負有的沉重特殊使命，決計不允許有絲毫疏忽大意。

姓杜的旣已亮出了兵刃，藍衣人這邊可也含糊不了。

——他用的是一口軟兵刃，右手拍處，腰上一吸一吐，嗖然聲中，一口銀光燦爛的「緬刀」已拔在手中，緊跟着身形一塌，這就要揉身而上。

「黑翅鷹」杜海波冷哼一聲道：「慢着！」

藍衣壯叟沉下臉道：「杜朋友還有什麼指敎？」

杜海波展動着一雙濃眉，冷冷的說道：「杜某人此來，是受好朋友託囑，打聽一件事，其實與足下無關，依我所見，你

大可不必趟這混水，即時抽身還來得及，要不然，哼哼，後果之嚴重，只怕不是你所能担當得了的……老兄，你可要三思而行！」

藍衣壯叟搖搖頭：「恕我愚昧，聽不懂足下這番道理你何妨說淸楚一點！」

「黑翅鷹」杜海波冷冷一笑道：「這就是了，你連事情還沒有弄淸楚，就要插手——嘿嘿……這件事其實與足下也說不着，還是把這裏的主人巴壺公請出來一談吧！」

話聲方綴，祇聽得側面暗處一人冷冷說道：「巴某人來遲，足下海涵！！」

聲音發自左側方暗處，容得末尾字音結束之前，跟前噗嚕嚕一疾風响處，一條修長人影，已來到眼前。

正是此間主人「冷月軒主」巴壺公。

「黑翅鷹」杜海波一向自負，秉性高傲，眼前「冷月軒主」巴壺公的近在咫尺；忽然出現，事先他竟然絲毫也沒有覺察，相形之下，先就輸了這第一陣，由此也足可證明主人之非比尋常了。

巴壺公其實在暗中已佇立了相當時候，猝然現身，或許有其非常義意。

「黑翅鷹」杜海波乍見對方的現身，以自己的黑夜刺探，宵小行徑，面對之下，臉上不禁有些吃掛不住。

「失敬……失敬！」

帶着極不自然的微笑，姓杜的拱了拱手：「——兄弟來得魯莽，巴軒主不要怪罪才好。」

一旁的藍衣壯叟，在主人巴壺公猝然現身的一霎，自然的向後撤了幾步，踏出戰圈之外，只是那一口光華燦然的緬刀，兀自把持掌內，一雙凌厲的眸子，並不因巴壺公的出現，而對敵人有所放鬆。

自一開始，他就認定了姓「杜」這個敵人，而且早晚必經交手。

暗中的談倫，對現場每個人都作了一番仔細的觀察——主人巴壺公自不待言，「黑翅鷹」杜海波蜚聲黑道，早已有了耳聞。

使他感興趣的倒是這個看來不相干的藍衣人——他在「冷月晝軒」該是一個什麼身份？

是巴軒主的親眷？不像，這裏的病人？更不像！因爲壓根兒就看不出他像是有什麼病來着。

——藍衣人必然有一身非常的武功，只看他凸出的太陽雙穴以及精華內蘊的一雙眸子即可測知。

果然談倫猜測無誤，眼前這個藍衣人的身份可就大費思忖了。

「冷月軒主」巴壺公曾經特別關照過，要他「見怪不怪」，想必與此人的居住這裏頗有所關……

那麼，「黑翅鷹」杜海波的突然來到，又是爲了什麼？——這個謎底，很可能就將要揭開了。

「杜朋友現在總可以說出你的來意了吧？」

外表上一派溫和，巴壺公好整以暇的打量着對方。

杜海波面色怔了一怔，却沉下臉來：「這個……軒主，你老是明白人，有些話却也不便明說……」

說時，那一雙稜光四射的三角眼，却向着一旁的藍衣人看了一眼。

「不必多心！」巴壺公道：「這是我拜弟馬奇，足下大可不慮——」

「黑翅鷹」杜海波倒是好好地看了這個「馬奇」幾眼，雖然在他印象裏，並沒有馬奇這麼一號人物，可是他端的是不敢小瞧了這個人。

「是這麼一件事……」林海波可不是傻子，話到唇邊可就又吞到了肚裏。

——眼前情勢，至爲明顯，一個姓「馬」的，已夠自己應付的了，再加上主人「冷月軒主」，一旦動起手來，焉能討得好來？

杜海波一時改了口氣，臉上閃爍着狡黠的笑，說道：「也許祇是個傳說，說是尊駕這個冷月畫軒，收留有當今欽命要犯——官面上來往勞師動衆，更何況事憑傳聞，到底沒有準兒……所以，在下不得不來這麼一趟，還望尊駕多多担待，指點一二——」

說着說着，這個姓杜的，可就瞇縫起了一雙三角眼笑了，言下之意，可就大費思忖，眞眞假假，虛實莫測，一副能大能小的架勢，倒要看巴軒主這一面如何打發了。

「哼哼……好說！」

巴壺公微微笑着：「這麼說足下已非當年草野之身，如今是在爲當今朝廷効勞當差了？」

「哈——」杜海波仰天打了個哈哈，道：「馬杓上的蒼蠅，只不過是混口飯吃吧！」

說着他那張長臉忽地罩起了一片陰森，兩隻三角眼，瞬也不瞬的盯向對方，憑着他的狡智機警，根本無須對方承認，察言觀色便也能探知一個大概。

偏偏巴壺公一派自然，臉上並不表現出絲毫異態。

「這就失敬了！」巴壺公冷冷的道：「杜上差午夜來到我這冷月畫軒，敢情是捉拿欽命要犯來的？」

「黑翅鷹」杜海波一笑道：「那倒不敢……巴軒主你得多包涵，這叫官差不由己……軒主，是眞是假，你老就賞下一句話吧！」

巴壺公搖搖頭道：「這就讓閣下你失望了……我簡直無從奉告！」

「巴軒主的意思是沒這回事兒！」

忽然他接觸到了對方凌人的眼神，又發覺到一旁的那「馬奇」的有異，杜海波登時心頭一驚，霍地向後退了一步，那張長臉上擠出了一片笑容。

緊接着他仰天打了個哈哈：「人憑一句話，佛受一柱香，巴軒主你這麼說了，就是這麼完了，在下要是還賴在這裏不走，可就是不識相了——夜深了，這就不多打攪了，告辭——」

說走就走，借着拱背彎身的便，陡地拔身而起，直向着側面院牆上落去。

一旁的藍衣壯叟早已防到了他的有此一手，冷叱一聲，呼地騰身直起，不偏不倚，正好攔住了「黑翅鷹」杜海波空中去勢。

兵刃原就在手，更是毫不留情，戛然劃出了一彎長虹，直向着杜海波身上捲了

過去。

姓杜的可以不是弱者。

嘴裏怪叱一聲，右手遮處，憑着掌上的鋼絲軟套，竟然直向着對方那口極稱鋒利的「緬刀」上抓去。

「唏哩！」脆响聲中，鋼爪與緬刀初次交接。

透過了鋼爪五指尖鋒，杜海波施展的是一個「拿」字秘訣，借助於他素日苦練經年的「大鷹爪」力，蓄意想把對方這口刀重重折斷；或是硬拿過來。

偏偏藍衣人的功力極高，不着他的道兒。

姓杜的拿是拿住了，情況有如掌中捉魚，一陣掙脫，又吃它滑脫了。

藍衣人伎倆何僅止此？掙脫的刀鋒，在他內力灌注之下，賁地倒捲而起，「黑翅鷹」杜海波再想抽身，却是晚了一步，刀光閃處，右腕上側，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口子。

鼻子裏痛哼了一聲，歪斜着身子，活像是隻負傷的巨鷹，杜海波飄出了七尺開外。

上來就掛了彩，自非是好兆頭。

杜海波來時的那股子銳氣，頃刻間打消乾淨。

「相好的——你好！」

饒是在負傷之下，却也有他的厲害殺着。

擰肩、搭背、「哧——」打出了一掌暗器——「五芒珠」。

借着這一掌暗器掩護，杜海波身形再下一次竄起，海燕掠波般地掠上了牆頭。

面前人影一閃。現出了長衣翩翩的巴壺公來。

杜海波心中一驚，一聲獰笑，右掌探處，銀色鋼爪，直向着巴壺公臉上抓來。

姓「杜」的是在作困獸之爭，一招遞出，身子向後一塌，雙足力踹之下，箭矢也似的反竄了出去。

「冷月軒主」巴壺公偏偏不容他稱心如意。

冷月之下，他身態極美，「呼——」地拔身直起，宛若飛雲一片。

——緊躡着杜海波竄出的身子，兩相迎湊，起落間有如電光石火，却是乍聚即分。

「噗嚕嚕——」長衣飄颳裏，巴壺公再次落向了牆頭。

「黑翅鷹」杜海波身子一連打了兩個踉蹌，才自拿樁站定，月色裏，那張臉更見猙獰。

「姓巴的，擱着你的——」

話聲未竟，一口鮮血直嗆了出來。

急急掉轉過身子，他却再也不賣狂恃狠，一頭扎向沉沉夜色，落荒而逃。

像是一陣風，藍衣人也縱上了牆頭，隨着他揚起特製馬燈，一蓬强光，匹練般地直射而出。

「他跑不了——」

正待縱身追出，却爲巴壺公延臂攔住了走勢。

「算了……」巴壺公吶吶的說：「他已爲我重手所傷，怕是活不了啦——」

藍衣人容或遲疑，忍不住爲對方正氣所感。

殺機旣去，所留現在這位當世神醫臉上的，便祇有和藹的慈暉。

×　×　×

院子裏的花開的美極了。

儘管時令已過了八月，入了晚秋季節，「冷月畫軒」美麗的庭院裏，却點綴着盛開的應時秋花。

碧空如洗，看不見一絲游雲，倒是那一行漸移而近的雁影，給寂寞的長空，帶來了一些活潑的生意。

談倫靜坐之後，服下了啞僮「烏雷」送來的藥汁，祇覺得無限神清智爽，愉快極了。

來到冷月畫軒，這已是第七天。

七天以來，蒙冷月軒主巴壺公兩度施以金針，一日三次賜藥；三次施以推按之術，給他的感覺，彷彿「脫胎換骨」，終於振奮起他强烈的再生意願……

生命原來是如此美好，當你感覺着健康的日臻上乘，過去的遺憾與失落，又算得了什麼！

人終是要面對現實的。

雖然，每當他注目於小手指上那塊碧光燦爛的「七星翡翠」戒指時，內心猶自不能免除一陣强烈的震撼，然而畢竟已是過去了的事情……

世界上最傻的人，才會爲「過去」而傷感……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他並不比別人更聰明。

巴壺公必然花費了一番心血，來佈置他的花園，即使在此黃葉飄零的肅殺秋季，一脚踏入「冷月畫軒」，你的感觸却沒有秋的單調與沉落！

橢圓形綠葉，紫紅不一的花蕊，那是「大麗花」。

色澤怪異，花形如球，是「繡球」。

紫色成串，披屋蓋籬，在陽光裏香光四溢；那是籐蘿！次如「女櫻」，「番紅」、「海棠」、「香水草」，一一盛開，各有嬌姿。

然而代表這一時令，最稱高雅淡宜的却是「蘭」……

「菊」的種類繁多，也就不必一一細表，以蘭喻人，猶花中「君子」，故「君子」愛蘭，古往今來也爲當然之事耳。

萬頃花光，五彩繽紛裏，談倫走向一方蘭圃，正所謂「老圃黃花」——一色的黃蘭，爛醉如泥，賞花之際，陶醉在花的芳菲裏，你似乎也着了些兒醉態，傷感於春去秋來，這一霎，功名富貴固是不復存在，使兒女情懷，也與日俱遠，「賞花總思闌珊意，一嗔一笑俱惘然，有了這番懷舊心境，再看此萬紫千紅；粉墨繽紛，何況意境與感受，便自百尺竿頭，又上一層了。

若非巴軒主囑咐過；不可飲酒，他倒眞想喝上一壺，盡領「花間一壺酒……」的醉人風騷。

一隻碩大無朋的粉蝶，隨着微風，翩翩越過了着有琉璃瓦面的牆垣，一逕飛到了面前花圃，不前不後，正自落在了談倫正面眼前。

蝶兒戀花，有生俱然。

這隻粉蝶却來得未免突然……緊接着身後的脚步聲，使得談倫猝然警覺到有人來了。

他倏地回過了頭——

一個長身玉立，秀髮拂肩的姑娘，正自用着十分驚詫的目光，打量着他。

——像那隻蝶兒一般，她穿着一襲粉紅長裙。手裏拿着把長柄宮扇，一脚跨進來，忽然發覺到有人在這裏，烏油油的大眼睛裏滿是疑惑，進旣不好，退又不是，臉上帶着一抹子臊人的羞，可就是愣在了那兒……

談倫也愣住了。

他怎麼也不會想到，「冷月畫軒」這個地方，竟然會住有像對方這樣的一個少女——

這少女道：「對不起，我不知道這裏住的有人——」

怪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她用手裏的團扇，向那邊花圃指了一下：「我只要在捉這隻蝴蝶……」

蝴蝶却飛了。

粉衣少女充滿了稚氣的臉，現出了一些失望。

看上去她年歲不大，頂多二十歲，黑而細的一頭秀髮，輕拂肩上，却在頂頭處，結有明亮的一圈珠串，襯以玉肌雪膚，憑增無限華貴氣緻。

談倫這才轉過了念來，却發覺到粉衣少女黑白分明的一雙眼睛，好奇的正在打量着自己。

在她的印象裏，這裏原是不該有外人居住的，然而私心裏却在另一眼接觸到這個「外人」時，接受了他的存在，對於「她」來說，這番突然邂逅簡直太奇妙了。

一時之間，在她那張看來異常疏朗的臉上，綻開了天眞的笑靨……

「你也住在這裏？」

談倫「嗯！」了一聲，點點頭。

「那麼你是巴軒主的朋友了？」

「不是！」談倫頓了一下，據實報告：「我是一個病人，來這裏養病的！」

粉衣少女挑了一下細長的眉毛，很是驚詫的樣子。

「眞巧，我也一樣……」

說着她大大方方的在花圃邊上高出的石欄上坐了下來，指了一下旁邊空處：「你也坐下來吧！」

談倫退後一步，在較遠一些的地方坐下來。

「這麼說，姑娘妳也住在這裏？」

「我住了有半年多了！」一隻手攏着前額的幾根散髮，那一雙澄波雙瞳祇是在談倫臉上轉着。

「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談——」

「談——？談什麼？」

這麼直言無諱的問，談倫倒也不以爲怪，那是因爲對方語出眞誠，反見其一片純樸，無限天眞。

一霎間，談倫對她引發了無限好奇。

「還沒有請教姑娘貴姓？」

「我姓……」說着她微微笑了：「你可別生氣，不是我不說，而是他們要我不要說的……」

「這就是了！旣然這樣，妳就不要說了！」

想到了來時「冷月軒主」的囑咐，談倫只好壓制着心裏的好奇，不便再刺探詢問下去。

粉衣少女眨動了一下眼睛，用着清脆可人的北京口音說：「你願意告訴我你的名字麼？——雖然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這樣吧，除了不能說的以外，你問我什麼我都告訴你，好不好？」

談倫一笑，越覺她胸無城府，一派天眞無邪。

「這很公平。」於是把眞實姓名告訴了對方。

粉衣少女嘴裏細細的唸着「談倫」這兩個字，點點頭說：「我記下來了。」

很開心的樣子，她踢動了一下雙足。

談倫由是注意到；在她那雙澈霜賽雪的白足上，穿着一雙香草編就的空花涼鞋，很是別緻，襯着她白嫩的肌膚，纖塵不染，尤其是一雙足踝上各自繫着小小的一串珠鍊，看來和髮上那串珠子一般明亮，像是上好珍珠所串，這就令談倫暗中不勝驚異了。

「妳能告訴我生的什麼病麼？」

說了這句話，談倫心中未免有些後悔，也許這也是對方不願意說的。

粉衣少女臉上果然現出了一些碍難，秀眉輕蹙，却又綻開笑靨：「是一種很奇怪的病——你呢？」

用「一種很奇怪的病」輕輕一推，就把這個難題給解開了，談倫也就知道對方病情，亦在「守口」之列。

「你呢？」粉衣少女繼續問道：「你得的什麼病？」

「和妳一樣——也是得一種很奇怪的病……」

微微一哂，笑容裏顯着淒涼。

粉衣少女點頭道：「這就是了，馬叔叔和史大娘都告訴過我，冷月軒主是當世的第一神醫，凡是人家治不好的病，他都能治……這麼說起來，你一定也是得了奇怪的病了！」

談倫點點頭，想起來道：「馬叔叔、史大娘？他們又是誰？」

「咦——你難道沒有見過他們？」

談倫搖了一下頭。

粉衣少女道：「他們是跟我一起來的人，也都住在這裏，我以爲你們應該早就見過了。」

談倫道：「我才來不久，這裏地方又大，我們沒有見過。」

粉衣少女深深的吁了口氣，流目四盼着：「你這裏眞好，花兒開的眞美……你看這些菊花……」隨手摘下來一朵，却把眼睛瞟向談倫：「這是金盞菊麼？」

談倫點點頭。粉衣少女很高興的指了一下那邊紅紫相間，開得一片爛醉的花圃道：「那些是『百日草』吧！」

談倫搖搖頭說：「是金錢菊！」

粉衣少女飄了他他一眼，指着一株葉如披針，莖生短毛，開有粉白大花的道：「這個呢？」

「這是『忠心菊』。」

粉衣少女一笑，側過臉看着他，十分嫵媚的道：「你知道的還不少呢，我倒要考一考你。」說着一跳下地，走向一堆紅紫花，含笑道：「這些呢？」

「這些是『金鷄菊』——」

（未完・二）

魔曲

現代奇幻歷險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楚雄雖然在秦陵隧道口抓到魯志生的手下，知道他們在裏面，但魯志生另由其他隧道口出來，已經盜取到編鐘在手，不敢回上海，直接由鄭州轉火車南下廣州，轉輪船趕去香港。魯志生、畢修身等人來到香港之後，先開房住在陸海通旅店，然後找大唐古玩店唐祥聯系，由他搭綫買定船票先到馬六甲轉去埃及，他們起行時在路上被日本兵全部將編鐘沒收，聽說英國收藏家藏有編鐘，便轉船赴英國……鍾楚雄雖然跟踪趕到香港，他們的船已在太平洋航行了，他找到聯系人鍾華，知道一切，轉去找唐祥查詢，事情已經過去了……

聯系無結果　遇日軍搜捕

鍾楚雄由樓梯街走落大馬路，忽然後面傳來一陣吆喝聲，原來有人在打架，他十分機警，立即快步跑向摩利臣道，到電車路，也不回旅館，兜了一圈去中華百貨公司找鍾華。

鍾華一見到他，便帶他到一間房子裏，低聲道：「情況怎樣？」

鍾楚雄將剛才的情況扼要地對他說了一遍，鍾華道：「唐祥的耳目衆多，你不要回旅館！」

話音剛落，忽然有人敲門，兩重一輕，鍾華低聲道：「不要緊，是自己人！」他拉開門，外面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鍾楚雄認得這人便是剛才在樓梯街跟人打架的，有點恍然。

那漢子跟鍾華說了幾句話，鍾華轉頭道：「剛才唐祥派人跟踪你，給阿洪打跑了，不過爲了安全起見，你還是跟他去吧，我今晚再去找你！」

阿洪帶鍾楚雄到他的住所，那是一棟舊樓，只有兩層高，阿洪住在樓上，上面還有幾個住客，都是男子漢。阿洪也不替他們介紹，便帶他進房。

晚上鍾華果然來找他，依然帶了燒肉和米酒，鍾楚雄開門見山地道：「請你替我安排一下，我要去馬六甲！」

鍾華一怔，道：「還來得及嗎？那具編鐘呢？」

鍾楚雄道：「編鐘的事就交由你們負責，萬一我去到馬六甲，他們已不在，便趕去埃及！」

鍾華有點難以置信，却豎起姆指道：「鍾先生眞是好樣的，小弟佩服之至，馬六甲那邊咱們也有人，放心，我會替你妥善安排！」

× × ×

鍾楚雄高興地道：「那就請您盡快安排，最好能在馬六甲截住他們！」

鍾華道：「明天一早就替你安排，一有船期，就讓你下船！」他舉杯與鍾楚雄碰了一下，道：「祝你馬到成功！」

鍾楚雄覺得此人沾了點官氣，說話油腔滑調，辦起事來，又有點老油條的味道，對他不大感興趣，跟他寒暄了幾句，便低頭吃燒肉，鍾華故意借今早的事，大大讚揚了鍾楚雄一番。「老鍾，假如你肯加入我們的工作，我敢相信一定可以幹出一番大事業來！」

鍾楚雄道：「有您領導，已大有可爲，完全不需要再增加人手，您客氣了！」

「不，我說的是眞話，只可惜你什麼都好，就是國家觀念不强！」他又喝了一口酒，道：「可惜呀可惜，不過人各有志，小弟也不敢勉强！」

鍾楚雄心中暗暗冷笑，對他的辦事能力大爲懷疑，他興緻索然，道：「對不起，我今天太累，要歇了！」

「你先歇吧，你的行李明天就會送到！」鍾華叫阿洪陪他繼續喝下去。晚上他也在這裏過夜，不過第二天一早便離開了，鍾楚雄倒有點意外。

阿洪道：「鍾先生，老鍾認爲你不適宜露面，所以我叫人下樓買早餐。」

鍾楚雄道：「無所謂，隨便吃一點就行，嗯……我忘記告訴老鍾，我這次來得匆促，只怕帶的錢不夠，所以想向他先挪一點錢，最好弄些美金來！」

阿洪道：「吃了早餐我去找他，應該沒有問題，殷局長已有電話來過，提及這件事！」

× × ×

到了晚上，鍾華再來，仍帶着他的「招牌貨」燒肉和米酒。「鍾先生，一切安排妥當，不過要再過三天才有去馬六甲的船，船票我已叫人替你訂了，證件也可以及時弄出來！」

「謝謝您！」

鍾華掏出一個紙包來，道：「裏面既有日本軍票也有美金，你看看夠不夠。」

鍾楚雄隨便數了一下，道：「應該夠的！」

「假如不夠，你到馬六甲找一個叫卓威華的華僑，他會替你籌措！」

「卓威華住在那裏？」

「下船之前我會將他的地址及聯絡方法告訴你。」鍾華道：「來，咱們喝一杯，祝你一切順利！」

鍾楚雄忍不住笑道：「你除了這句話之外，難道沒有別的？祝我心想事成不是更加好嗎？」

鍾華嘆了一口氣，道：「做咱們這行『見不得光』的，最要緊的是順利！」

鍾楚雄忍不住仔細看了他幾眼，只見他氣色呆滯，估計最近雖然沒有什麼大事發生，但辦事必不順利，也就不再怪他，陪他喝了幾盅酒。

「老鍾，最近工作很難展開？」

鍾華道：「主要是咱們料不到日本會這般快攻陷香港，措手不及，很多事未及安排，有好幾個組織被搗毀，很多方面的工作，都要重新開始！」

鍾楚雄道：「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將她摧毁，相信不久的將來，日本一定會嚐到失敗的苦頭！」

鍾華又舉杯道：「每一個中國人都盼望這一天，早點到來！」

阿洪在旁插口道：「剷除了那些狗漢奸！」

鍾楚雄道：「那只是極少數的一撮人，他們已經不是人，而是一羣狗，不要再提，免得倒了胃口！洪先生，你也坐下來喝兩盅吧！」

鍾華道：「下次你回來，經過香港，請替我帶幾瓶馬來亞的豆蔻油！」

× × ×

輪船緩緩開離維多利亞海峽，再去便是異域，鍾楚雄心情十分複雜，不過他跟魯志生不一樣，魯志生是要幹見不得光的事，而鍾楚雄却是爲正義而出國的，何況他曾經出過國，到過倫敦和菲律賓，完全沒有那種惶恐和忐忑的心情。

在船上十分煩悶，但鍾楚雄頗善交友，遊客之中有不少是歐美人仕，更有不少懷春少女，鍾楚雄很快便與她們混熟，其中有一位叫露絲的英國少女，對他十分鍾情，不斷約他到船頭看風景和到餐廳把酒談心，可惜鍾楚雄一直沒有過娶外國女子爲妻的念頭，有意逃避她。

露絲跟她哥哥到美國探親，她哥哥娶了當地一個女子，留在美國，因此露絲自行回國，她性格開朗大方，與中國姑娘完全不一樣。

她父親在英國開牧場，也開了一爿酒窖，家境很不錯，不過現在戰火連天，生意都歇了下來，不過一家大小還是不愁吃用的。

船已進入馬六甲海峽，天色也黑了，明早必能到達馬六甲港口，鍾楚雄估計上岸之後，必然馬不停蹄跟踪魯志生，加上爲了避開露絲，所以一早便去餐廳吃飯，飯後立即回房閉門睡覺。

當他快要進入夢鄉，房門忽被敲响，

鍾楚雄估計是露絲，便裝作睡着不理她。那知露絲越拍越大力，還不斷叫着鍾楚雄的名字。

鍾楚雄索性拉開被子，蒙頭而睡，不料露絲以爲他出了事，竟然叫侍應將門打開，鍾楚雄吃了一驚，一骨碌坐了起來，問道：「露絲，什麼事？」

露絲舒了一口氣，道：「原來你在睡覺，我還以爲你出了什麼意外呢！」

「在船上怎會有事？」

露絲叫侍應出去，鍾楚雄道：「也請您先回去，我要換衣服。」他穿上外衣，也不穿鞋，拉開門問道：「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難道沒事便不能找你嗎？」

「因爲我要睡覺。」

露絲將門掩上，在椅子上坐下來，好像是女主人般。「你是故意避開我的！」

鍾楚雄期期艾艾地道：「你誤會了，我……我爲什麼要避開你？」

「因爲你討厭我，你們中國人就是不老實，說話跟心裏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情！」

鍾楚雄輕咳一聲，道：「我已經有未婚妻了！」爲求避開她，他只好撒謊。

露絲帶點酸意地道：「她是中國姑娘吧！一定很漂亮了？」

「中國有一句老話兒，娶妻求淑女，我對妻子的要求，注重內在美，多過外在美！」

露絲側着頭微微一笑：「我沒有內在美嗎？」

「大家背景不同，很多地方都沒法協調，我相信我沒辦法與外國人長期共同生活！」

露絲自嘲式地一笑：「大概我的運氣不大好，要是我在中國出生，那一定會比現在幸運！」

鍾楚雄怕她越扯越難回答，忙岔開話題：「你找我有事嗎？」

「你到馬六甲做什麼？」

鍾楚雄當然不便將實情告訴她，略一沉吟道：「我有位親戚在那裏，一來去探望他，另外也想遊玩一下。」

「大概要去馬六甲多久？」

「不一定，玩膩了就走！」

露絲歡呼道：「好極了，那麼咱們還有幾天相聚！」

鍾楚雄一愣，脫口問道：「你不回英國嗎？」

「你不用怕，我不會跟你回中國！」

露絲側着頭，露出一個頑皮的笑容，道：「反正我也未去過馬來亞，便跟你上岸玩一玩！」

鍾楚雄衝口而出：「不行！」

露絲臉色一變：「爲什麼？我眞的令你這般討厭？」

「不是……我還有事要辦！」

「我陪你。」

「不大方便……」

露絲再也忍不住，霍地站了起來，跺足說道：「你們中國人有什麼了不起？東亞病夫！」她霍地拉開房門，一陣風衝出去。

鍾楚雄聽見東亞病夫四個字，心頭如遭火炙，但轉念想，又有點兒高興，起碼以後她不會再來打擾自己，他重新寬衣，躺在床上去，不久便進入夢鄉。

×　×　×

魯志生和畢修身他們到馬六甲的第二天，便剛巧碰到一艘去英國的輪船，他們馬不停蹄，再上征途，當鍾楚雄踏上馬六甲碼頭時，他們的船已到阿拉伯灣，向紅海進發。

這艘船會在埃及停泊兩天，然後出地中海，轉去英國，即使鍾楚雄不在馬來亞停留，也追不上。

鍾楚雄出了碼頭，向四周看了一下，不見露絲跟着來，才放下心來，碼頭外面停着很多馬車，鍾楚雄將卓威華的地址拿給車伕看，又用英語跟他交談，可惜那土著不懂英語，不過却不敢胡亂收費。

卓威華的家就離碼頭不遠，車子停在他家門外，鍾楚雄見門關着，便伸手去拍，附近的屋子都是用木板建成的，形式跟中國房舍有異，隣居也有華人，見到鍾楚雄熱情地上前打招呼：「先生，你要找卓先生？」

他說的是粵語，鍾楚雄聽不懂，却隱約猜出他的意思，便用國語道：「請問卓威華在家嗎？」

那人立即用國語答道：「卓先生進醫院了，還沒出院，你是他什麼人？」

「我是他朋友！」鍾楚雄大感意外，急問：「卓先生是生病進醫院的嗎？」

「是的，他患了腸炎，是昨天進醫院的，沒有危險……大概還要再住一兩天才能出院。」

「他住在什麼醫院？」

那人向四周看了一下，忽然把鍾楚雄拉到芭蕉樹下，輕聲道：「您是由唐山來的嗎？」

鍾楚雄望着他，緩緩地點頭，那人嘆了一口氣，道：「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鍾楚雄心頭一跳，道：「故國北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

那人臉色一變，接道：「世態十年看爛熟，家山萬里夢依稀！」

鍾楚雄接道：「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他雙眼一直望着對方，那人忽然冷哼一聲，轉身走了，鍾楚雄長嘆一聲：「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那人忽然再度轉身走過來，熱情地抱住鍾楚雄，鍾楚雄從未被一個大男人擁抱過，甚不自然，但也忍耐着，雙臂微微用力，作了個勢，原來剛才那些話和舉止都是聯絡的暗號。

那人將他拉到門前，鍾楚雄恍然大悟，問道：「你便是卓威華先生！」

卓威華苦笑道：「不錯，進來再說吧！」他讓鍾楚雄進去後，便將門關上。

此際已是深秋，可是赤道邊緣的地方，依然十分炎熱，饒得現在時間還早，但一坐下，便令人後背冒汗。

卓威華斟了一杯冷水給鍾楚雄，說道：「我便是卓威華，因爲，最近日本兵開始注意我，所以不得不謹慎一點，請你原諒！」

鍾楚雄忙道：「這是應該的，卓先生不用客氣！」

「你貴姓，從香港來的？」

「小弟鍾楚雄，是上海人，但最近去了一趟香港，跟鍾華兄來往過幾天，是他介紹我來的！」

卓威華哦了一聲，又問：「不知鍾兄是爲了什麼來此的？」

「老實說，我是爲了追查一個偷盜國寶的人，他在幾天之前來這裏，希望你替我調查一下，看看有沒有辦法截住他。」

「他要去那裏？」

「埃及。」

卓威華急問：「盜國寶到埃及賣？」

「不是，他拿走的那件國寶，跟埃及的一個寶藏有關，埃及政府請求英國協助阻止之，英政府透過駐滬領事館，要求我國政府處理這件事，可惜咱們得到的消息太遲，他已跑掉了，所以才要痲煩您！」

卓威華忙道：「這是凡我黃炎子孫應做的事，談不上痲煩，再痲煩也要執行政府的命令！」

「事關外交，所以請您抓緊一點，要不，難以向英國那方交代！」

「那個人是什麼模樣？幾時到的？」

鍾慧雄先將魯志生四個人的簡歷介紹過，又將他們的形貌描述了一番。「他們是用化名的，人還不太打緊，最要緊的是那件國寶！」

卓威華沉吟問：「鍾先生，不知我能不能夠知道那是件什麼國寶？我知道了，調查也比較方便。」

「那是一具編鐘，但架子已被他們拆掉，只有十三隻有二千多年歷史的銅鐘，那十三隻銅鐘，分裝在三隻大鐵箱裏面，體積不小，調查也不會太困難！」

卓威華道：「由於我現在不方便露面，所以只能派手下出去暗訪！」

「要多久的時間？」

「這可難說……」卓威華忽然站了起來：「事不宜遲，請你坐一下，我去通知手下辦！」

「隨便！」

卓威華去了一陣便回來道：「鍾先生，今天看來不會有什麼消息，你改天再來吧！由這裏向左拐便有一爿旅舍，是華僑開的，你可以住在那裏，假如你找不到我，便到斜對面那間髹白油的木屋去找一個叫梁增光的青年，他會知道我的行踪！」

鍾楚雄問道：「你有危險？」

卓威華道：「我不方便再在這裏居住，更不能帶你走，免得連累你！」

「你準備離開馬六甲？」

「不，我不能離開，我暫時搬到一個英國朋友家裏住，英國雖是盟國，但日本人對他們的態度比較軟一點！」卓威華道：「有事我也會派人去旅舍找你！」

鍾楚雄見他神情慌張，估計時機緊迫，便立即離開，依言投到街角的一爿小旅館。那旅館雖舊，但招牌却是新的，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共榮旅館。

鍾楚雄進屋換了一件夏天的衣服，便下樓跟老闆聊天，那老闆是個老華僑，十四歲來馬，今年已六十二歲了。據他說是福建厦門人，姓葉的，他的妻兒都在厦門，獨自一個在馬，後來因爲生意需要人帮助，才收了一位同鄉的兒子作爲義兒。

鍾楚雄問明了附近的地形路徑，又蒙他指點，便信步出店去遊覽區參觀，當他歸店時已是黃昏，一進店那老闆的義兒便道：「先生，剛才有人來找你！」

「是誰？」

「他沒有留下姓名，我告訴他，說你出去遊玩，他說晚上再來找你！」

「謝謝你！」鍾楚雄估計找他的必是卓威華的朋友，心中暗暗高興：「想不到這般快便有消息！」他連忙去洗澡。

可是天黑之後，卓威華還沒派人來找他，鍾楚雄不禁有點焦慮。他在房內抽了幾根烟，房門才被敲響，他仍沉住氣地問：「誰？」

外面傳來葉老闆的聲音：「鍾先生，有人來找你！」

鍾楚雄拉開房門，只見葉老闆背後閃出一個女人來，赫然是露絲！鍾楚雄一愣，見她「寃魂不息」，十分討厭，口吃似的道：「你，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裏？」

露絲一把抓住他的手，將他拉了出去，用英語跟他交談：「快走！」

鍾楚雄見她如此不尊重自己心中有氣，甩掉她的手，道：「請你尊重一點！」

露絲大聲叫道：「你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鍾楚雄道：「我現在只想睡覺！」

露絲道：「難道你不想見卓威華？」

鍾楚雄一愣道：「你怎會認識他？」

露絲再拉度住他的手，道：「他受了傷，你再不去，便見不到他了！」鍾楚雄這才緊張起來，跟她下樓。

×　×　×

露絲一直拉着鍾楚雄的手，向斜對面的一條小巷跑去，鍾楚雄心頭茫然，不過却相信露絲不會陷害自己。

露絲穿皮鞋，在石板路上奔跑，發出「格格」的響聲，鍾楚雄輕聲問道：「他在那裏？」

「在我朋友家中！」露絲道：「我朋友是醫生，等下再說吧！」大概日軍巡邏隊走到另一端去了，而一般人又避免在晚上出街，以免招來無妄之災，所以街上死一般寂靜，不見一人。

露絲忽然脫下鞋子來，拉着鍾楚雄的手。鍾楚雄見她跑得吃力，反摟着她的腰，助她一臂之力。

不久，他們便置身郊外，這裏林木參天，不見房舍，鍾楚雄頗覺奇怪，沉聲問道：「你朋友住在山上嗎？」

露絲喘着氣道：「就在裏面……到了！」她拉着鍾楚雄走進小樹林，鍾楚雄這才發現林內有座西式別墅；只是樹太濃密，又在天黑所以在外面不容易發覺而已。

露絲剛走到門外，大門便拉開，開門的是個二十七八歲的英國人，手上提着一根蠟燭，露絲替他們介紹：「羅拔，這位是中國朋友鍾先生！」

鍾楚雄用英語跟他打招呼，羅拔見他英語說得這般流利，十分奇怪：「露絲，卓先生的手術做完了，亨利博士說危險期還未過，還欠新鮮的血液！」

鍾楚雄道：「將我的血輸給他！」

露絲關上門問道：「你是什麼血型的？是A型的嗎？」

鍾楚雄苦笑：「這個我可不知道！」

露絲道：「叫博士替你檢驗一下？」

羅拔道：「不行，他太累了，現在休息。」他亮開電燈，又道：「鍾先生，您先在廳裏坐一下吧，等下我再帶你去見卓先生，現在痲藥未過，他還未醒過來。」

燈光亮後，廳內的情景才清晰起來，一列大沙發，配着幾張茶几，地上中間還舖着一張中國地毡，顯得十分有氣派。

鍾楚雄坐下問道：「卓先生爲什麼會受傷？」

「是被日本人暗殺的！」羅拔道：「幸而卓先生撇掉他們的追踪，暈倒在附近，恰好我經過，所以將他抱了回來。」

露絲道：「亨利博士是我父親的同鄉，羅拔跟我哥哥是同學。」

羅拔接道：「亨利博士是我的教授。我跟他來這裏行醫，他老人家有副悲天憫人的胸襟，來這裏帮助馬來人抵抗日軍，他不替日軍治傷的！」

鍾楚雄肅然起敬，道：「能夠認識你這種人，實是我的榮幸，等下請你引見一下！」

羅拔謙虛幾句便道：「你跟卓先生是什麼關係？他上手術台前還叫我找你！」

露絲道：「羅拔因爲要助博士做手術，所以我便自告奮勇去找你，何况咱們已是老相識！」她向羅拔打了個眼色：「鍾先生，咱們眞的很有緣份！」

鍾楚雄咳了聲，將話題扯開：「我跟卓先生也是初相識，是香港的一位朋友介紹的……」

羅拔自作聰明地道：「我知道，你是中國政府的特派員，來這裏協助卓威華反日的！」

「不是，我也不是政府人員，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

露絲道：「你一定不是一個普通人，也一定不是來遊玩的！」

鍾楚雄想了一下，覺得此行目的也可以對他們說，便扼要地告訴他們，羅拔道：「原來這樣，我也可以帮你的忙！」

「謝謝了！」

「你辦的事，對我們國家也有利，我帮助你，也等於帮助自己祖國，你不用謝我！」

露絲接道：「我也可以帮你！」

羅拔瞪了她一眼，道：「這件事可不是遊山玩水，萬一有什麼事，我怎能向你哥哥交代！」

「誰要你交代，我不是小孩子！」

鍾楚雄忙說道：「妳應該聽羅拔的勸告！」

「你們都看不起女孩子！」露絲忽然露出一個狡猾的笑容：「你逃不出我的掌心的，就像今天晚上！」

羅拔看了他們幾眼，忽然笑了起來：「露絲，原來你看上鍾先生！」外國人對感情不含蓄，想到什麼說什麼，反而鍾楚雄十分尷尬。

露絲嘆息道：「可惜他像你一樣，已經有了未婚妻！」

鍾楚雄道：「不知道卓先生醒來了沒有？」

羅拔道：「你跟我來！」他拿了一盞煤油燈，帶鍾楚雄和露絲走到一間儲物室前，他撥開房門。「下面有個地窖，他就在地窖裏。」

儲物室放着很多雜物，還有一隻大木櫃，羅拔將木櫃推開，下面便露出一個入口。「請跟我下去。」他們走了二十來級石階，便到地底。

地窖裏比上面凉快很多，而且看來佔地頗大，還分成幾間房，羅拔推開一扇門，將燈擧高，鍾楚雄便見到裏面有張床，床上躺着一個人，床墊和被子都是白色的，床邊還有一隻架子，上面吊着一瓶葡萄糖水。

羅拔先走過來，他跟卓威華輕輕說幾句話，然後示意鍾楚雄過去。「鍾先生，他現在十分疲勞，不太宜說話。」

鍾楚雄先向卓威華點頭打招呼道：「卓先生，你找我是不是因爲有魯志生的消息？」

卓威華眨眨眼，表示不是，鍾楚雄又道：「不是要緊的事？」

這次卓威華點頭了，鍾楚雄道：「那麼我明天再來看你，祝你早日痊癒！」他跟卓威華和露絲走上客廳，廳裏已多了一位口咬烟斗的老頭。

這老頭白髮蒼蒼，又矮又瘦，但雙眼神光充沛，眼神堅定，令人望之肅然起敬，羅拔對他十分恭敬，輕輕對他說了幾句話。

鍾楚雄估料他必是亨利博士，便上前用英語跟他打招呼，亨利十分健談，與他談了一陣，鍾楚雄提出輸血的事，亨利博士道：「現在暫時用不着，但假如他需要再動手術的話，便需要了，不過最重要的是你的血型要符合，等下我叫羅拔替你檢驗！」他掏出袋錶，看了一下，又道：「羅拔，你們也要休息了，等下你來替我看護傷者！」

「博士，我不睏，讓我來！」

「不，也許明天還有人需要咱們，到時候你便支持不住了！」亨利博士也敲掉烟灰，走下地窖。

露絲道：「鍾，我帶你上樓休息，你以後便住在這裏吧，卓威華的手下會來看他，他們以後會來這裏跟你見面！」

羅拔道：「明早我會去找朋友，叫他們代你調查魯志生的行動！」

鍾楚雄跟露絲走了幾步，忽然回頭問道：「羅拔，日本人知道這個地方嗎？」

「當然知道，不過博士是國際著名的醫學權威！他們不會來這裏的，你放心睡覺吧！」

露絲帶鍾楚雄到一間寢室，知機地道：「我不打擾你了，晚安！」

鍾楚雄脫下衣服，便上床睡覺了。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被樓下的一陣拍門聲驚醒，他吃了一驚立即穿衣下樓。

羅拔穿着白袍，拉開大門，進來的是位神色慌張的中國男子，那人一進來便道：「羅拔先生，我們接到消息，有一隊日本兵要來你們這裏搜查！」

羅拔不信地道：「不會吧，他們一向不來的！」

「眞的，他們已經出發了，你們快準備一下！」

羅拔道：「就算他們來，也不用担心，就說卓先生倒在外面，咱們作爲醫生的，不能見死不救！」

那中國男子焦急地道：「我也相信他們不會爲難你。但卓先生便危險了！」

羅拔這才吃驚起來，反問：「那該怎辦？」

那人搓着雙手，道：「最好將卓先生轉移到別處！」

「但他還未渡過危險期不能轉移！」

那人也道：「那怎樣辦？」

羅拔轉頭向鍾楚雄。「鍾，你有好辦法嗎？」

鍾楚雄還未回答，背後已傳來露絲的聲音：「這只有一個辦法，將日本兵全部殺死！」

羅拔急道：「露絲，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露絲聳聳肩，道：「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

鍾楚雄道：「除非能將日本兵引開到別處去！」

那中國人道：「但事後他們還會來的，就算殺死這隊日本兵，他們還有第二隊，第三隊！」

亨利博士忽然出現道：「帶卓威華離開這是唯一的辦法，就算危險也得冒！」

那中國人道：「那就請快一點！」

亨利道：「不過這只能靠你跟鍾先生了，咱們都不便離開，等日本兵去了，你們再回來。」

露絲道：「我也去！」

亨利博士沒有反對，帶他們到地窖，鍾楚雄將卓威華揹在背上，趕快上到地面，然後由後門出去。

露絲提着一個藥箱跟在後面，那男子則走在最後面。背後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遠處才有樹木，當他們未穿過草地，便已聽到一陣吆喝聲！

那男人道：「快，快！」

露絲回頭瞪了他一眼：「卓先生不能受震動，難道你不知道嗎？」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叫喊聲，接着又是一道槍聲，這次鍾楚雄也着急起來，叫道：「分開一點！」他幾個箭步，竄到一棵大樹後面。

露絲提着一個藥箱跟在後面，那男子則走在最後面。背後是一片綠油油的草地，遠處才有樹木，當他們未穿過草地，便已聽到一陣吆喝聲！

那男子道：「快！快！」

露絲回頭瞪了他一眼：「卓先生不能受震動，難道你不知道嗎？」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叫喊聲，接着又是一道槍聲，這次鍾楚雄也着急起來，叫道：「分開一點！」他幾個箭步，竄到一棵大樹後面。

露絲和那個男人也奔到樹後，鍾楚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梁增光！」那人探頭回去張望，焦慮地道：「鍾先生，他們追來了！」

鍾楚雄忙問：「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藏的嗎？我怕卓威華抵受不住顛簸！」

梁增光道：「有個山洞非常隱蔽，不過還要走一段路！」他也能操英語，以英語交談。

露絲道：「那就快點了！」

鍾楚雄向她道：「你回去吧，不要冒險！」

露絲瞪了他一眼，道：「我回去誰替你們聯絡和送食物、藥物？」

鍾楚雄沒可奈何，只好讓她跟着，他們三個人跟小徑向後山進發，居高臨下，見十多個日本兵荷槍追來。梁增光道：「不要緊，他們好像還未發現咱們！」

山路十分崎嶇，幸而不久梁增光便道：「到了！」只見他立在一堵山壁之前，那山壁掛滿綠油油的攀藤植物，他撥開綠藤，露出一個小洞口來。

「爬進去！」

鍾楚雄背着卓威華爬進山洞。那山洞十分狹窄，而且很淺，爬了一陣便到盡處了，梁增光又在後面道：「你面前的石是活動，將它推開！」

鍾楚雄依言推動面前的大石，那石一推即移開，鍾楚雄繼續爬進去，裏面還是一個山洞，不過比外面高大得多，足可容納二三十個人，而且也比外面那小洞光亮。鍾楚雄將卓威華輕輕放倒於地上，這才略爲打量一下山洞。

洞高丈餘，上面有幾個小孔，空氣和風便由小孔透進來，梁增光等露絲進來之後，便將大石移回原處，幾無痕跡，若非事先知道，即使日本兵爬進小洞，也沒法知道裏面別有洞天。露絲拍拍胸膛，道：「上帝保佑！」

梁增光忽然叫了起來：「卓先生呼吸困難！」

鍾楚雄也沒了主意。「大概是剛才受到震盪！」

露絲打開藥箱，道：「剛才博士吩咐我，說假如他情況不穩定，便給他服藥！」藥箱裏面還有一瓶冷水，她倒出幾顆藥丸，用銀匙盛着，慢慢餵卓威華，差不多花了二十分鐘，卓威華才服下那幾顆藥丸，却忙得露絲滿頭大汗。

梁增光感激地道：「謝謝你！」

鍾楚雄問道：「梁先生，卓先生有沒有託你查幾個人？」

梁增光道：「是不是魯志生，他曾經告訴過我，可惜還未知結果！」

露絲道：「鍾，你不用緊張，大不了追去埃及開羅，也要把他們追回來！」

鍾楚雄忽然聽到一絲異響，忙道：「噤聲，他們來了！」他走到石後坐下，以背頂住那塊大石。梁增光和露絲見狀也坐在他身旁，學他背靠大石。由于那塊石不大，三個人擠在一起，露絲的髮絲不時在鍾楚雄鼻頭及耳邊磨擦，弄得他很不舒服。露絲則閉起雙眼，一副陶醉的神色，她只盼那些日本兵長期守在外面，讓她永遠可以與鍾楚雄靠在一起。

也不知過了多久，鍾楚雄忽然離開，道：「他們走了！」

梁增光訝然問道：「你怎知道的？爲什麼我一點也聽不到？」

鍾楚雄不想對他說得太多，只淡淡地道：「因爲我的耳朵特別靈敏！」

露絲道：「我去通知博士他們！」

鍾楚雄忙道：「不可，再等一下，提防他們還未去遠！」

梁增光則道：「要去也該讓我去！」

露絲高興地道：「鍾，你還是關心我的！」

鍾楚雄咳了一聲，道：「敝國與貴國是盟國，面對咱們的共同敵人，不該互相

關心嗎？」

露絲一聽，熱情頓時冷却，過了一陣，他們三個都餓得肚子吱吱地响，梁增光道：「我出去看看！」

鍾楚雄道：「還是由我去吧！」

「不，地形我比你熟！」他輕輕推開石頭，向外探視着，鍾楚雄叮嚀他小心，可是梁增光一去又回來了。「他媽的，他們就守在附近。」

露絲道：「日本人十分狡猾！」

梁增光道：「不用担心，他們也得回去吃飯！」

「假如他們輪班回去吃飯呢？」鍾楚雄道：「我担心的倒不是晚飯的問題，而是卓先生的健康！」

外面日本兵的情況，不幸被鍾楚雄言中，他們一直守至晚上，還不撤崗，鍾楚雄還不覺得太難受，梁增光與露絲則餓得四肢酥軟，不斷咒罵着日本兵！

忽然三個人都聽到一個粗重濃濁，而又急促的呼吸聲，鍾楚雄連忙爬過去，問道：「卓先生，你覺得怎樣？」

「是鍾先生？請你扶我起來！」

鍾楚雄見他突然能夠說話，心中不由泛上幾絲不祥之感，道：「卓先生，你傷口還未合縫，不能動！」

「我沒有事，你快扶着我！」

鍾楚雄沒奈何，只好扶他起來。他手掌觸及他的肌膚，只覺燠熱異常，幾能炙人，後衣都爲汗水所濕，他一手搭在卓威華腕上，脈搏跳動速度，快逾常人數倍！

鍾楚雄更驚，連忙道：「露絲，快到我衣袋內將火柴拿出來，劃一根！」

露絲毫不猶豫，伸手到他衣袋裏去，將火柴摸了出來，還未等她將火柴劃亮，卓威華已唱起歌來！

說他唱歌，有點失實，其實他哼的只是一段樂曲子，他聲音沙啞刺耳，令人聽得毛骨悚然！

梁增光道：「老卓，你不要再唱！」

鍾楚雄起初也十分奇怪，以爲他哼的是思鄉曲一類的曲子，後來才覺得有點耳熟，驀地一個念頭翻上心房：「怎地他也會與彼得他們犯了同樣的怪病，都會這闕『魔曲』？」

卓威華所識與彼得差不多，來來去去哼的都是那幾句，可是却越唱越高！

「刷！」火柴亮了，只見卓威華雙眼睜得圓大，眼神既興奮又迷惘，嘴角也滴着血，那模樣說有多恐怖，便有多恐怖，尤其在這種環境下，更覺妖異！

露絲忍不住發出一道充滿驚悸的叫聲，顫着聲道：「鍾，你看他……他……」

洞頂通氣孔忽然送進幾句日本話，鍾楚雄「呼」的一下將火柴吹熄，山洞重陷于黑暗中。「不要再說話！」

卓威華也不再哼歌了，不斷地喘着氣，剛才鍾楚雄也只瞥到他一眼，但那恐怖的情景依然留在腦海中，只覺得一顆心怦怦亂跳！

× × ×

外面的日本兵叫嚣，搜查了一陣，又漸漸靜下來了。鍾楚雄附在卓威華耳畔問道：「老卓，你躺下休息吧？」

剛才卓威華哼歌時中氣十分充足，這時候却氣若遊絲：「不要……對不起，我沒辦法替你查……」他的胸膛急促地起伏着。

鍾楚雄忙道：「不要緊，羅拔先生已答應帮我的忙。老卓，你昨晚派人去找我，是爲了什麼？」

卓威華喘着氣道：「是我的事……剛才我哼的那曲子……你聽過沒有？」他語氣充滿渴望之味。

鍾楚雄道：「有，聽過幾次。」

卓威華忽然牢牢地抓住鍾楚雄的雙臂，與奮地道：「曲名是什麼，你快告訴我吧！」

鍾楚雄苦笑一聲：「我也不知道！」

「你聽誰唱過？」卓威華仍未絕望：「這是不是中國的樂曲？馬來亞人無人懂得！」

鍾楚雄嘆了一口氣。「我相信你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懂得的！我聽人拉奏過，但是一樣都是殘缺不全的！而且他們以前也都未聽過這闕樂曲！」

卓威華身子一抖，半晌，才喃喃地說道：「原來這世間還有跟我患一樣的『怪病』！」

梁增光問道：「怎地我不知道你患怪病？」

露絲聽不懂國語，在旁問道：「鍾，他說什麼？」

「等下再跟你說！」鍾楚雄繼續問卓威華：「老卓，你這病已有多久？」

「三年多了！」

「還記得第一次你『懂』得這闕樂曲的情景嗎？」

卓威華聲音聽來有點遙遠：「我一次在礦坑找位同鄉，晚上便住在礦坑裏，第二天天還未亮，我便突然醒來了，接着便哼出這幾句樂曲來，登時礦坑內的工人都以爲我發瘋……但我哼了之後，一切都恢復正常了，以後每隔一段時間便會發作一次！」

「發作時有什麼徵兆？」

「衝動！」卓威華喘着氣道：「全身的血都好像沸騰起來，還有，十分緊張，事後好像幹過一塲苦活，很疲勞！」

「這倒跟我那幾位朋友一樣，但他們到現在還未找到答案，其中一個『患者』還是英國人，他嗜愛音樂，也同樣未聽過這首樂曲！」

卓威華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我昨夜未上手術台之前，便想問你這件事，希望能解開我多年來藏在心中的謎，不致於臨死抱憾！」

鍾楚雄心頭惻然，連忙安慰他：「等我辦完魯志生這件事，一定全力研究你的事，一有消息無論如何也會通知你！」

卓威華嘆息道：「我是聽不到的了……鍾先生，我託你一件事，請你回國之後，將我的情況通知我家人……」

「一定！你在國內還有什麼親戚？」

「一個妻子，她叫阿蓮，還有一個兒子，他們住在佛山鎮……」卓威華喉頭胡胡作响：「放下我吧，我要去了……」

鍾楚雄含着淚將他放在地上，卓威華喘着氣道：「梁……以後……我的工作，便交……交給你……」他說了最後一個字，也嚥下最後一口氣。

梁增光撫屍道：「卓大哥，您放心去

吧！我一定不負你所託！」

洞裏重新陷於寂靜，良久露絲才道：「鍾，咱們現在怎辦？」

梁增光道：「天亮之後再走吧！」

鍾楚雄憂慮地道：「只怕明天他們還不會離開！」

露絲道：「那麼咱們就算不被他們抓住，也要餓死了！」

梁增光咬牙道：「大不了跟他們拚一塲！」

鍾楚雄道：「咱們根本沒有條件跟他們拚，只能智取！」

梁增光道：「請您將辦法說出來！」

「天亮之後無法逃過山上的眼睛，所以還是趁天黑行動！不過暫時不能去博士家！」

露絲急問：「那該去那裏？」

「請梁兄想辦法。」

「離開山洞就有辦法！」

鍾楚雄道：「等一下再行動！」他閉目打坐，養精蓄銳。過了半個鐘頭，他才睜開雙眼，「把老卓的屍體也帶走！」

梁增光一呆，道：「放在這裏很安全，咱們以後再回來抬！」

鍾楚雄沉吟了一下，道：「梁兄，我有個預感，外面那些日本兵還未收隊，所以將老卓的屍體抬出去，有個好處，屆時可以抛屍……」

梁增光很不悅地說道：「這有什麼好處？」

「那些日本兵徹夜不回，不是爲了咱們，而是爲了老卓，假如他們知道老卓已經死了，便會放鬆搜查，咱們才有機會逃掉！」

露絲道：「好主意！」

「但這樣對卓大哥不敬……日本兵很殘暴，他們會毀屍的！」

鍾楚雄道：「老卓是個明理的人，相信他在泉下也不會怪咱們，他還要你代替工作哩！」

梁增光想了一下，終於同意，他揹起卓威華的屍體，鍾楚雄推開大石，首先爬出去。到洞口他先凝神靜聽一陣，不聞有聲才輕輕撥開幾條綠籐，探頭出去。

雖是月杪，但天上仍有星星，還不致漆黑一片，鍾楚雄見附近沒有人便輕輕跳下去。他背靠山壁，轉頭觀察兩旁，然後示意露絲跳下來，最後則是梁增光。

他們依來路跑去，露絲的皮鞋踩在石上便發出响聲，她又驚又急，拚命地跑，鍾楚雄忽然接過卓威華的屍體，叫梁增光拉着露絲在前面帶路。終於驚動了山上的日本兵，大聲吆喝。

刹那間，山上射下幾道光柱，接着便响起「砰砰」的槍聲！

鍾楚雄忽然「哎唷」一叫了一聲，接着將卓威華的屍體抛下。由於山坡傾斜，屍體滾下，草木搖動，槍口都指向那邊去了。鍾楚雄示意他們快跑。

三人一口氣跑下山坡，背後狗聲跟槍聲仍然不絕於耳，梁增光改個方向，向城內跑去。

梁增光穿進小巷，去拍一扇門，過了好一陣，門才打開，裏面一個老婦，問也不問便將他們迎進去。

「伯母，成功在家嗎？」

「在樓上，我去叫他！」那老婦人上樓，不久，樓上便走下一個睡眼惺忪的青年來，問：「梁大哥，什麼事這個時候來找我？」

「日本兵追咱們，來你這裏避一避！」梁增光替他們介紹了，原來這青年姓招，名成功。

招成功道：「你們跟我來！」他帶他們到厨房，抬起大水缸，下面便露出一個洞來：「下去吧！」

梁增光道：「卓大哥已經死了……成功，有沒有吃的東西？咱們沒一天吃過飯！」

「只有一點冷飯，我叫娘再煮！」

「不，一生火便會將日本兵引過來，」鍾楚雄道：「有水喝就行，天亮之後再想辦法！」

招成功拿了一壺冷水給他們，一下便讓他們喝光，他塞了一顆榴槤，道：「我去拿刀！」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傳來一陣狗吠聲，梁增光道：「快，來不及了！」他首先跳下去，接着便是露絲和鍾楚雄。

招成功將水缸放回原處，便走出厨房。過了一會兒，大門「砰砰」地响起來，他嚇得亂顫。

招成功示意她回房去，他故意等了一陣才用含糊的聲音問道：「誰呀？」

「八格呀鹿，開門！」

招成功將門打開，外面的日本兵一湧而入，爲首的那個還用槍托撞了他一下，招成功叫道：「我是一等良民，你幹嘛打人！」

「八格！有沒有看見三個人跑進來？」日本兵問。

招成功打了個呵欠，道：「沒有呀，我剛被你們吵醒。」

「假如你知情不報，全家都要殺頭！」日本兵道。

招成功道：「眞的沒有，那三個人是什麼樣子的？」

「兩個男的是你們中國人，一個女的是英國人！」那日本少佐道：「見到他們要通知！」

「是是！」招成功送他們出門，揉着胸膛，心中暗罵不已。

那些日本兵又到隔壁去問了，一直擾攘到天亮。招成功叫母親煮飯，開門出去，却見巷口附近仍有日本兵，心頭一跳，小心翼翼到附近買了兩包烟便回家。

他到厨房，搬開水缸，梁增光三個人早已悶出一身汗來：「成功，你再不開『關』，咱們都要悶死了！」

招成功道：「他們還沒收隊，巷口還有日軍哩！」

他娘問道：「增光，到底是什麼事，惹來這般大的禍？」

「爲了救卓大哥！」梁增光嘆了一口氣：「伯母，你不用害怕，咱們不會連累你！」

「你們快吃吧，說不定那些狗養的又會回來搜查！」

他們三人捧起碗來，狼吞虎嚥，就連露絲也吃得津津有味。飯後，他們都坐在厨房裏，不敢出去。

（未完・六）



金笛劍客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和大公主嚴文蘭坦白交談，說出了心事，一個站在爲父母報仇，一個要爲武當解危難，希望對方諒解，卓少華說出老哥哥插手此事，主要是爲了小公主嚴玉蘭，是他故人的女兒，要向城主討回此失踪多年的女兒，雙方雖各持己見，並無大碍，留後再作打算，目前主要的是趕去武當山集合，卓少華暗中和獨行叟等人商議，決定三隊前進，由解去迷失神智的人作前鋒和殿後，留獨行叟和師父、師叔在身邊，見機行事，城主大隊人馬和總令主嚴文蘭亦趕至，武當派掌門人玄眞道長亦早有戒備，雙方在紫霄宮門外對陣……

談判未終止

卓少華急忙朝歸眞子低聲問道：「道長已經見過貴掌門人了麼？」

歸眞子點點頭，低聲道：「多謝卓少俠，貧道已把咱們的情形，禀報過掌門人了。」

「如此就好。」

卓少華道：「咱們快些上去吧！」

一行人由卓少華領先，展開輕功，縱躍如飛，不過片刻工夫，便已登上紫霄岩東首一片危崖。

扼守岩上的一靖道人和廿五名同門師弟，已奉到掌門人的諭令，不戰而退，朝紫霄宮左道退去，但依然一字排開，嚴陣以待。

卓少華擧目看去，這崖上是一片廣大的石砌平台，自己一行人登上之處，正好是這片平台的東首，也正好是紫霄宮的左翼。

這時扼守平台西首的一批武當門人也同樣不戰而退。跟着逼上的是第一路令主卓清華和江南武林同道。四路人馬中，以這兩路的實力最强，故而担任了左右方兩翼。

部屬起烽烟

石砌平台最前面，是一座高大的石牌樓，現在牌樓前面也正有一行從牌樓底下魚貫進入廣場。當前一人是綠袍白髯老者，腰佩綠鯊皮鞘長劍，履聲橐橐，顧盼自豪，正是總令主嚴文蘭。她身後緊隨着青衣勁裝，背插雙劍的是使女杜鵑，右手執着一面綠色三角小旗，中間繡着碗口大的白底黑字一個「令」字。

總令主後面是蘭赤山莊總管追風客鹿麟昌、副總管翻天手吉鴻飛、和二十名一式黑色勁裝，手抱扑刀的彪形大漢。

稍後分爲兩行，右邊是第二路令主三湘武林盟主鐵指綿掌張椿年率領的三湘武林同道。左邊是第三路令主河北武林盟主金刀李千鈞率領的河北武林同道。

總令主嚴文蘭率着兩行人一直走到離紫霄宮七八丈距離，才行停住。

紫霄宮兩扇高大的大門緊緊閉着，只開了左右兩側的重門，從東西兩岩退下來的武當門人，就像雁翅般分別守住了兩側邊門。

雙方並未發生一點戰鬥，芙蓉城的人馬，已經順利的逼近紫霄宮前！

不！三面包圍了紫霄宮，但紫霄宮却似乎十分沉着，除了兩撥弟子退守側門，宮中不聞絲毫動靜。

嚴文蘭面向紫霄宮，凜然而立，右手微微一抬。

追風客鹿昌麟立即擧步走了上去，直到離紫霄宮大門兩丈光景，方始站住，高聲說道：「芙蓉城主會同江南、三湘、河北武林盟主，暨各路武林同道，前來拜會武當掌教，請貴宮道友進去通報一聲。」

他果然武功深厚，這幾句話，就說得聲音鏗鏘，已不需門人弟子進去通報，大概住在後進的武當派掌門人也可以聽到。

他話聲說完，過了沒有多久，紫霄宮兩扇大門，已在緩緩開啓，接着走出八對藍袍佩劍道人，像雁翅般朝大門兩邊分開來。

接着走出一個頭簪白玉如意，身穿紫色道袍，臉色紅潤，頦下留一把花白長髯，年在六旬以上的老道人來，他正是武當派掌門人玄眞道長。

在他身後分兩行緊跟着六個人，全是身穿天青道袍，頦留長鬚，看去一派道氣的人，那是武當八宮宮主，計爲淨樂宮主步眞子，迎恩宮主玉眞子、（五虎宮主爲啓眞子）過眞宮主淸眞子、（南岩宮主爲歸眞子）紫霄宮主履眞子、玉虛宮主全眞子、太和宮主守眞子。

這邊武當掌教率同六宮宮主從紫霄宮大門走出，那廣場對面的牌樓前面，這時忽然號炮連聲不絕，出現了兩排紅燈，冉冉而來。

紅燈一共有二十四盞之多，現在已經進入牌樓，那是廿四名身穿大紅衣的少女，左手高挑紅色紗燈，右手叉腰，步伐整齊，欵欵行來。

這兩排紅衣少女後面，則是身形矮胖的總管顧嬤嬤，和北岩管事賈嬤嬤兩人。接着就是兩頂紫紅色的軟轎，由八名大脚婆子抬着緩步進入牌樓。

總令主嚴文蘭立即趨了上去，走近第一頂轎前，躬着身子，道：「屬下見過城主。」

軟轎坐的自然是芙蓉城主了，她沉聲問道：「都到齊了麼？」

嚴文蘭道：「都到齊了。」

芙蓉城主道：「很好。」

軟轎一直抬到離紫霄宮五丈來遠，才行停住，由跟在轎後的兩名青衣使女打起了轎簾，兩人就手捧一長一短兩柄古劍，分左右站停。

軟轎中端坐着一個一身縞素，面披青紗的老婦人。

第二頂軟轎也相繼停下來了，跟在轎後的則是畫眉，她迅快來至轎前，打起了軟轎，小公主嚴玉蘭一躍而下，走到第一頂轎簾前面，站在右首（左首站的是總令主嚴文蘭），下首則是顧總管和賈嬤嬤。

玄眞道長面含微笑，擧步跨下石階，打了個稽首道：「女施主賁臨寒山，貧道玄眞子，恭迎來遲，多多恕罪，女施主請到觀內奉茶。」

芙蓉城主沉哼一聲道：「不用了。」

她兩道稜稜如電的目光，從蒙面青紗中透射出來，就隱含着無比的怨毒和仇怒之色，冷然道：「道長可知老身是什麼人嗎？」

玄眞道長單掌當胸，說道：「女施主不是芙蓉城主麼？」

「不錯。」芙蓉城主說道：「老身不妨明白告訴道長，老身就是嚴凌峯的未亡人。」

玄眞道長稽首道：「城主是嚴師弟的夫人，貧道已略有所聞。」

芙蓉城主一怔，冷哼道：「那你應該知道老身的來意了？」

玄眞道長道：「先師遺命曾說女施主廿年後，會上武當山來，如今正好是二十年了，貧道知道女施主近日必然會來。」

芙蓉城主冷然道：「你們既然知道我的來意就好。」

玄眞子道長道：「只是……」

他將語氣拖長，看了芙蓉城主一眼，徐徐說道：「只是先師遺命，等女施主來了，要貧道奉告女施主……」

芙蓉城主冷冷的道：「紫霞道人怎麼說？」

玄眞子稽首道：「先師是說：嚴師弟是他老家的門下弟子，他老人家當時雖然不贊成嚴師弟娶女施主，但他既和女施主結褵，做師長的也不好反對……」

芙蓉城主怒聲道：「那他爲什麼要毒死嚴凌峯？」

「善哉！善哉！」

玄眞子稽首道：「虎毒尙且不食子，先師豈會不擇手段，去毒害自己門下的弟子，何況敝派從不使毒……」

「住口。」芙蓉城主叱道：「我丈夫活着走上紫霄宮，但却中毒死在紫霞道人面前，這總不是假的吧？」

「女施主說的沒錯。」

玄眞子徐徐說道：「當日貧道和幾位師弟，全都伺立在先師身側，嚴師弟是好好的走進先師雲房，朝先師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叩見師尊』六個字，就伏地不起。先師言道：『嚴凌峯，你起來，爲師有話問你。』嚴師弟依然跪伏不起，先師又道：『爲師叫你前來，只是要問問你經過情形，你只管起來再說。』嚴師弟依然一動不動……」

芙蓉城主切齒道：「他已中了你們毒害，如何還起得來？」

玄眞子道：「施主不可如此說法。」

芙蓉城主道：「那要老身怎麼說？」

玄眞子道：「女施主且勿動怒，聽老道把話說完了。」

他單掌打了個稽首，續道：「先師看出情形不對，問道：『嚴凌峯，你可是負了傷？』一面回頭吩咐九師弟道：『守眞，你快去看看他傷在何處？』九師弟，現在你來說吧！」

太和宮觀主守眞子稽首領命，走上兩步，朝芙蓉城主稽首一禮道：「貧道當時站在最下首，和嚴師弟距離最近，急忙走過去，俯身把嚴師弟扶住，嚴師弟身軀已僵，經貧道這一扶，忽然側身倒下，口中流出黑血來……」

芙蓉城主目中已含了滿眶淚水，問道：「後來呢？」

守眞子道：「貧道當時大吃一驚，先師也已看出不對，問道：『中了毒，人還有救嗎？』貧道因嚴師弟身軀已僵，再一探胸口，心脈早已停了，先師吩咐道：『守眞，你查查看，他是中了什麼毒？竟有如此快法？』經貧道細心檢查的結果，嚴師弟身上並無傷痕……」

芙蓉城主冷哼道：「在武當山方圓百里，有什麼人下了毒，你們還會不知道的麼？」

守眞子沒有作答，只是續道：「當時在場師兄弟都認爲嚴師弟是被人在飲食之中，下了奇毒，惟有先師搖頭不語，經他老人家親自檢查的結果，那奇毒是由嚴師弟『風門穴』傳入的，因此可以推斷，可能有人把毒粉彈在嚴師弟的衣領之上，遂把嚴師弟整件長衫脫了下來……」

芙蓉城主問道：「他的長衫呢？」

玄眞子道：「爲了此事，先師特命二師弟（淨樂宮宮主步眞子）持了嚴師弟的長衫，親去西蜀，請唐門老莊主唐宗堯代爲鑑定。」

芙蓉城主問道：「唐宗堯去世已有十幾年了，他怎麼說呢？」

玄眞子道：「唐老施主檢驗之後，有一封親筆信給老師的，當時老師命勝師弟（日月雙環勝鎭山）護送嚴師弟靈柩回籍，曾把嚴師弟的長衫和唐老施主回先師的親筆函，包成一包，面交女施主，但勝師弟到時，嚴宅已經剩了一座無人的空宅，因此只好把原物送回老師，先師在仙去之時，曾留有遺命，等二十年後，女施主找上武當，把這個包袱，交給女施主當面驗看。」

芙蓉城主道：「東西呢？」

玄眞子朝身後一招手道：「松鶴，把包袱送上來。」

一名身穿青衣的小道童口中應了聲「是」，手捧一個黃布包袱，急忙走出。

玄眞子接過包袱，說道：「唐老施主這封信，就在包袱之中，先師當日並未讓貧道過目，貧道師兄弟均不知信中如何說法？請女施主自己過目吧！」

芙蓉城主一抬手道：「賈嬷嬷，去接過來。」

賈嬷嬷答應一聲，舉步走出，從玄眞子手中，接過黃布包袱，回身走近轎前，又把包袱雙手呈上。

芙蓉城主接過包袱，只見上面還貼着一張封條，上書：「轉呈嚴夫人親拆，紫霞道人手緘」字樣。

這就撕開封條，打開包袱，進入眼簾的是她還很熟悉的一件天藍長衫，摺疊整齊，中間果然還有一封已經發了黃的信封，上書：「回呈紫霞道長親啓」，下首還有「唐緘」二字。

這件衣衫，正是當年丈夫和她新婚三月後赴武當時穿的那件夾袍，芙蓉城主但覺說不盡的恩情，歷歷如在目前，但丈夫從此一去不回。……

她心頭不禁起了一陣痙攣，一陣絞痛，淚水像斷綫珍珠般連串滾落！

她伸出顫抖的手，拿起信封，抽出一張發了黃的信牋，目光一注，臉上立時湧起一股濃重的殺氣，口中冷冷哼了一聲，抬目問道：「玄眞子，你可知道四川唐門老莊主在信上怎麼說嗎？」

玄眞子目光和她一接，心頭不覺暗暗一怔，忖道：「芙蓉城主好重的殺氣！」

一面打了一個稽首道：「此信先師不曾讓貧道師兄弟看過，貧道不知信上如何說的。」

「哼！」芙蓉城主冷哼一聲道：「你拿去看看，就明白了。」

隨手一抬，把一張信牋，化作一道白光，隨玄眞子面前射去。

玄眞子慌忙袍袖一拂，伸手接住了信牋，低頭瞧去。這一瞧，不禁把這位武當派掌門人看得目瞪口呆，臉色大變！

你當信牋上寫了些什麼？原來信上只有一行草書，那是：「衣領之毒，正是貴派特有之物，何勞下問？」下面簽着名，那正是「唐宗堯」三字。

「這不可能……」

玄眞子百思不得其解，武當派名門正派，從不使毒，唐宗堯怎會說「貴派特有之物」？

先師要二師弟持嚴師弟衣物去唐門，請求檢驗，正是爲了要查出此毒來源，如果武當派眞的秘製毒藥，就不會派人去四川唐門了。

先師看了這封信，認爲可以澄清芙蓉城主（當日還是嚴夫人）的誤會，才派勝師弟持去的，如果信上寫的這幾句話，那豈非火上加油，多增加一層誤會了？

後來勝師弟因嚴家已無一人，歸途中才捎回嚴夫人「二十年後血洗武當」的密束，先師算定芙蓉城主二十年後一定會來，才把這個包袱和唐老施主的親筆函一起封存，囑咐自己當面把這一個包袱親手交與，並說：「也許可以化解誤會」，如果是這封信的話，如何可能化解誤會呢？

想到這裏，心頭不由猛然一沉，忖道：「莫非這封信已經被人調換了不成？」

「如果被人掉換，這人又是誰呢？這封信由先師親手包在包袱之中，又加了封條，有人掉換，是在勝師弟送去的途中？還是在自己保管的這些年中……」

「這都不可能，勝師弟是個謹愼而江湖經驗豐富的人，途中決不會出事，先師仙去之後，自己一直把此包袱，保存在自己雲房之中，武當派雖然並未有森嚴的戒備，但要進入自己雲房，掉換書信，也絕無可能之事……」

芙蓉城主冷笑道：「玄眞子，你看完了麼？現在還有何說？」

「無量壽佛。」

玄眞子打了個稽首，說道：「女施主可否容貧道一言？」

芙蓉城主道：「你說。」

玄眞子道：「女施主想想看，唐老施主原函，果眞如此，先師會把此信送交女施主嗎？」

芙蓉城主冷笑道：「你說這封信，不是唐宗堯的原函，有人掉了包，那就奇了，包袱上不是有紫霞道人親自加封簽麼？難道這封簽也是假的了？」

玄眞子道：「封簽絲毫不假，正是先師的筆迹，因此貧道百思不得其解。」

芙蓉城主冷笑道：「那麼依你之見，

唐宗堯的原函，該當如何說才對呢？」

玄眞子稽首道：「女施主明鑒，貧道師兄弟雖然不曾看到唐老莊主的原函，但至少這封信上，有一點疑問，他說：『衣領之毒，正是貴派特有之物』，這句話，分明就大有問題，敝派立派以來，從不曾使用毒物，武林各大門派，都可以爲敝派作證，貧道如有半句虛言，不但貧道甘願以死謝罪，就是整個武當派，也從此在武林中除名。」

他這話已說得極重。

芙蓉城主哼道：「我爲夫報仇，二十年椎心瀝血，茹苦含辛，就是要血洗武當，從此之後，武林中根本就沒有你們武當派了。」

玄眞子臉色微微一變，依然忍耐着道：「女施主替夫報仇，這是光明正大之事，如果嚴師弟確非敝派把他害死的，貴會縱然血洗武當，不過逞一時之快，對嚴師弟被害之仇，依然並未報雪，嚴師弟豈不依然沉冤莫白麼？」

芙蓉城主被他說得色然動容，問道：「嚴凌峯不是武當派害死的，那麼是什麼人害死的呢？」

玄眞子道：「事隔二十年，貧道也說不出兇手是誰來，但證諸唐老莊主這封信上之言，顯然有人暗中掉了包，覷其用心，正是有嫁禍敝派，藉以引起女施主對敝派的誤會，進而演成雙方兵戎相見，兩敗俱傷，貧道不敢說此人想坐收漁人之利，至少此人見害死嚴師弟的兇手，應該毫無疑問了。」

芙蓉城主哼了一聲道：「玄眞子，今晚之事，你就舌燦蓮花，也沒用了，老身已經等了二十年，今晚不是你存就是我亡，老身若不能血洗武當，老身便當洒血武當山上，好了，咱們話已說明，玄眞子，你要大家準備吧，老身要下令攻擊了，血洗武當，火毁八宮，武當派的人，一個休想倖免。」

站在玄眞子兩旁的武當六位宮主，莫不聽得個個變了臉色，但玄眞子依然稽首一禮，說道：「女施主大錯尚未鑄成，還請三思，一旦動上了手，武當弟子爲保衞師門而戰，當然死而無怨，女施主帶來的人，也難免傷亡過半，在雙方死傷狼藉之後，女施主又得到了什麼呢？夫仇仍然未報，雙方生死存亡，全在女施主一念之間了。」

芙蓉城主聽得一怔，一臉厲色，大聲道：「你們武當派既說不出殺害我丈夫的兇手是誰，連你們師父封存的信函，都被你說成了有人掉包，老身二十年的心願，難道就此罷了不成？」

話聲一落，回頭朝嚴文蘭吩咐道：「總令主，給我下令，殺！」

嚴文蘭從身旁杜鵑手中接過那面綠色令旗，左手向上一舉，揮了揮令旗，喝道：「第一、二、三、四路令主聽令，城主有……」

她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突聽有人朗喝一聲：「且慢！」

嚴文蘭聽到聲音，不用回頭去看，已知是誰了，心頭止不住一陣急顫，倏地回過身去，目光一注，這發話之人，果然是第四路會主卓少華，他身後緊隨着四個穿黑衣的使者，一起走了過來。

嚴文蘭心頭大急，低喝道：「王令主，本座正在傳達城主之令，你快回到左翼去。」

卓少華朝她拱拱手道：「總令主且請暫緩下令，容在下面陳城主。」

他自稱「在下」，已經不稱「屬下」了。

嚴文蘭望着他，目中流露出了驚凜之色！

芙蓉城主想不到卓少華會在此時挺身而出，不禁臉色微變，一抬手道：「好，妳讓他過來。」

一面沉喝道：「王大華，你有什麼話，要和老身說的？」

卓少華拱拱手道：「在下卓少華，和這四位老前輩，想在城主和武當派這場糾紛中，充個調人，不知城主意下如何？」

芙蓉城主聽得臉色大變，怒哼道：「你果然並未迷失神智，是什麼人給你解藥的？」

卓少華微微一笑道：「城主息怒，在下被穆嬷嬷迷失神智，解藥是老哥哥給我的。」

芙蓉城主道：「你老哥哥是誰？」

卓少華道：「老哥哥就是昔年江湖上稱飛天神魔的謝長風便是。」

他把事情推到老哥哥身上，正是獨行叟教他如此說的了。

「飛天神魔謝長風」這幾個字，聽得芙蓉城主心頭狂跳，厲聲喝道：「是他要你到芙蓉城去臥底的麼？」

「在下並非臥底。」

卓少華依然拱拱手，道：「在下是奉老哥哥之命，替城主和武當派調解糾紛來的。」

芙蓉城主哼道：「憑你够資格跟老身說調解二字麼？」

卓少華仰首向天，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目光一睜，射出兩道奇亮無比的神光，朗聲道：「就憑在下是長風子的口盟兄弟，和江湖各大門派上代掌門人都有資格說話，跟武當派和城主作個調人，還會不够格麼？何況還有家師和三位武林前輩同來，城主豈可小覷了人？」

芙蓉城主冷哂道：「他們四位，只不過是老身的階下囚而已，敗軍之將焉能言勇，老身會聽他們的麼？」

獨行叟洪笑一聲道：「城主不擇手段，以迷神藥物，暗下在老夫等人日常飲食之中，再派人把老夫等人偷偷運上芙蓉城，照說以城主這等行徑，已犯江湖大忌，但老朽等人，體念城主爲夫報仇，不予計較，卓少俠要老夫等人替妳調解和武當派這場誤會，並非偏袒武當派，而是眞正協助城主，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城主既然口口聲聲說是爲夫報仇，妳總不願意夫仇未報，眞相未明之前，先和武當派拚個兩敗俱傷吧？」

芙蓉城主哼道：「你們能把眞相弄明白麼？」

紫雲道長打了個稽首道：「城主放心，貧道紫雲，願以生命担保，武當派決不會用毒，毒害嚴師侄的必然另有其人，只要城主能平心靜氣，就事論事，找出疑點，共同偵查，自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玄眞子眼看師叔已出面，急忙躬身行了一禮，說道：「此事能由師叔和幾位前輩出面調停，那是最好不過之事，弟子懷疑先師封存的唐老莊主那封原函，已經爲奸人掉了包，才加深了女施主的誤會，這封信，應該是極重要的綫索了。」

他手中拿着唐宗堯的信函，親自走下石階，送到紫雲道長面前。

紫雲道長立即把信函遞給了獨行叟，說道：「道兄請看。」

獨行叟只看了一眼，就把它傳給了石開天和九眺先生，一面說道：「這封信果然大有疑問。」

芙蓉城主心中暗自盤算，卓少華和獨行叟等人，既已完全恢復清明，第四路的人，自然全已服了解藥。

這四路人馬中以第四路實力最强，眞要和自己作對，就是合三路之力，也未必能把他們全數除去，何况他們之中，又有武當紫雲道長等人在內，自己若和他們翻臉，勢必和武當派聯手，那就更棘手了，自己不如暫且忍耐爲是。

心念這一轉動，就冷冷的道：「好，獨行叟、石開天、紫雲道人、九眺先生，老身暫且接受你們的調停，但你們必須對老身有個交代，至少能把我先夫致死的毒藥；證明不是武當之物，老身不遠千里，勞師動衆而來，總不能憑幾位幾句空話，就偃旗息鼓的退走，這樣好了，目前不過初更才過，老身等到三更爲止，若是到了三更，諸位還不能對老身有一個圓滿的答覆，老身就要下總攻擊令了。」話說完，反手一指，喝道：「咱們且退到牌樓外面去。」

嚴文蘭手中綠旗一展，喝道：「城主有令，要大家退到牌樓外面去。」

她此言一出最先後退的是芙蓉城主的座轎，和中間一行人馬，接着第一、第二、第三路人馬，也一同相繼後退到牌樓外面去了。

只有第四路的人，因卓少華和獨行叟等四人出面調停，由左首走到了紫霄宮門前，卓少華已把指揮衆人的令主金牌，交給了秋月，要她一切聽四師叔董仲萱的指揮，因此三路人馬退出石牌樓以外去了，他們依然站在那裏，沒有移動。

紫雲道長回身道：「啓眞、歸眞、鎭山，你們也過來吧。」

一面朝玄眞子道：「掌門人，第四路中尙有五人迷失神智，而且這五人均爲黑道高手，不可不防，你速派本門弟子，過去予以監視，以防意外。」

玄眞子躬身道：「師叔說得極是。」

這就回身朝着小道童低低說了幾句，小道童立即領命而去。

這時啓眞子、歸眞子和勝鎭山三人，也巳一同走了過來，朝玄眞子行了一禮，同聲說道：「小弟見過掌門人。」

玄眞子也稽首還禮道：「自從師叔和二位師弟無故失踪之後，勝家堡也傳來消息，說勝師弟久出未歸，行蹤杳然，愚兄曾要本門弟子在江湖上明查暗訪，迄無消息，如今總算都回來了。」

紫雲道長道：「掌門人，愚叔給你引見，這位是峨嵋獨行叟前輩，這位是形意門石開天石老施主，這位是六合門名宿九眺先生，這位是卓少施主，九眺先生的高足，咱們此行，全仗卓少施主之賜，不然還是全被迷失神智，今晚形勢，就不可收拾了。」

玄眞子一一稽首爲禮，一面也向獨行叟等人介紹了六宮宮主，接着說道：「師叔，諸位老施主，此地不是談話之所，還是請大家到宮中待茶吧！」

紫雲道長朝獨行叟等人打了個稽首，道：「諸位施主，就請到裏面再作計議如何？」

於是由玄眞子陪同衆人，進入紫霄宮，穿過一座大天井。

獨行叟道：「咱們就在大殿上坐一會好了，這裏視綫較廣，也可以支援各處，應付變局，才不致失誤。」

紫雲道長道：「老施主認爲這裏好，那就在這裏請坐吧！」

大殿左首靠壁處，本來就放着一張八仙桌，履眞子立即命人搬了過來，放在中間，又去搬了幾條長板櫈，好讓衆人落坐談話。

玄眞子請獨行叟、石開天、九眺先生、卓少華等人坐下。

卓少華本來有師父在座，是不好坐的，但如今他是這一場行動的主要人物，九眺先生含笑道：「少華，你跟爲師一起坐吧。」

卓少華應了聲「是」，才傍着師父坐下。

玄眞子等衆人落座之後，又朝紫雲道長和啓眞、歸眞二子道：「師叔和二位師弟，請入內更衣，勝師弟，宮中沒有俗裝，只好委屈你了。」

勝鎭山道：「掌門人怎麼和小弟也客氣起來了，師叔和二位師兄只管進入更衣，小弟這身衣衫，除了顏色有些像黑道中人，倒是挺合身的，掌門人不用替小弟操心了。」

紫雲道長這就和啓眞、歸眞二子，由紫霄宮主履眞子陪同，入內而去。

道士們送上香茗。

獨行叟手中拿着四川唐門老當家唐宗堯的那封信，朝玄眞子道：「道兄認爲這封信，不是唐家老當家的原函了？」

玄眞子頷首道：「老施主說得極是，先師當日囑咐貧道二十年後，親手交與嚴師弟夫人，或可化解誤會之言，若如這封信上所說，不但不可能化解誤會，倒反而承認武當派眞的有毒藥了，因此貧道認爲這封信一定是被奸人掉了包了。」

獨行叟道：「道兄認爲是什麼時候被人掉了包的呢？」

玄眞子道：「這很難說，二師弟從四川回來，顯然是唐老施主原函，後來先師派勝師弟護送嚴師弟靈柩回去，曾把這個包袱携去，那時巳由先師親手加了封條，勝師弟因沒找到嚴師弟夫人，又把它帶回來，交回先師，直等先師仙逝前才交與貧道，這中間就一直沒有動過它，若說什麼時候被人掉包，這就無法可以確定，不過有一點，這封僞造的書信，紙張業巳發黃，可見被人掉包，巳經很久了。」

獨行叟點點頭道：「可惜事隔二十年，有許多旁證都巳無法追究了。」

玄眞子道：「如能查出嚴師弟衣領上

之毒，就有綫索可循了。」

九眺先生道：「毒由衣衫傳入玉枕，必先延及啞門，毒藥而能輾轉相延，那極可能是沾衣毒了。」

他博覽羣書，見聞較廣，由衣領傳毒，就想到了沾衣毒。

「沾衣毒？」

玄眞子忙問道：「這會是什麼人使的呢？」

他身爲武當掌門，從未在江湖上走動，是以並沒聽說過「沾衣毒」。

勝鎭山矍然道：「對了，只有沾衣毒才能很快由衣上傳到肌膚，透入內腑，那是魔教獨門秘製的毒藥！」

剛說到這裏，紫雲道長三人巳經換了道裝走出，紫雲道長聞言問道：「鎭山說的是什麼毒藥？」

玄眞子道：「九眺先生認爲嚴師弟衣領上可能是沾衣毒，勝師弟說沾衣毒是魔教秘製的毒藥。」

「魔教！」紫雲道長驀地一怔說道：「五十年前，魔教最猖獗的時候，他們的勢力由河南延伸到江蘇北部，逐漸蔓延江南，正是江南嚴家首先發難，最後聯合九大門派和各省武林同道，予以圍剿，才把那股勢如燎原的邪惡勢力一舉撲滅，當年因爲江南嚴家首當其衝，故而出力最多，魔教餘孽，自然是對江南嚴家，恨之入骨了。」

他望望獨行叟，又道：「如果咱們能確定嚴凌峯衣領上是沾衣毒，那就可證明殺害他的兇手是魔教中人了。」

石開天說道：「說不定唐宗堯信上就指出是沾衣毒，才被魔教兇徒把信換了包了。」

獨行叟說道：「咱們想的或許巳經逐漸接近，只是事無佐證，說了豈不也是白說？」

石開天道：「那還是只有一個辦法，把那件衣衫再送請四川唐門去查證了。」

卓少華道：「只是據晚輩看來，此事有兩點可疑。」

石開天道：「少俠說的是那兩點？」

卓少華道：「第一，此人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把唐老莊主的親筆函換去，是不是也會把青衫換了呢？第二，就算那件青衫還是眞的，經過了二十年之久，衣領上的沾衣毒，是否猶存？也是問題了。」

九眺先生點頭道：「不錯，少華這顧慮，倒是……」

話聲未落，突聽遠處，噹噹噹鐘聲大鳴。

這鐘聲聽來還是甚遠，但却響得甚是迫促，獨行叟等人雖不知其中含意，但也聽得出是遠處發生了緊急事故的警鐘。

玄眞子聽得臉色大變，凜然道：「這是太和宮發出來的了？」

守眞子應了聲是，望着玄眞子，說道：「掌門人……」

他只說了三個字，接着另一遠處，也響起了隱隱的一陣迫促鐘聲。

全眞子變色道：「這是玉虛宮！」

但在頃刻之間，遠遠近近至少有六七處鐘聲，接二連三的陸續響起，整座武當山，在這一瞬工夫，全都被一片混淆，急迫的鐘聲，敲得響澈雲霄，使人頓生風雨飄搖之感。

這本是武當八宮傳警之聲，一宮發生事故；其他七宮可以聞警馳援，如今這一片鐘聲，連續響起，豈非是說除了紫霄宮，其他七宮全部都發生了變故？但紫霄宮前，同樣面對强敵，只是此時還沒有發動而巳。

武當道士，包括紫雲道長，玄眞子、和八宮宮主，莫不悚然動容，一個個臉色大變，坐着的人，不由自主全都迅快的站起身來。

不但是在座的武當派這幾位首腦人物，大概齊集紫霄宮的門人弟子，聽了一片混亂的警鐘，誰都會心生凜惕，人心惶惶，好像武當派今晚當眞大難臨頭一般！

步眞子鐵靑着臉，滿腔氣憤，急急說道：「掌門人，對方一擧偸襲七宮，咱們要不要派人馳援？」

七宮精銳，齊集紫霄，如今既然七處同時遭遇，自然要分派人手，趕赴援救。其他宮主一個個望着掌門人，等待掌門人發令。

玄眞子怒容滿臉，口中「唔」了一聲，說道：「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武當八宮被人一一毁去，你們各率門人立即趕去馳援……」

「且慢！」獨行叟雙手一搖，含笑道：「這是對方動搖貴派人心之計，如果道兄們此時各率門人，趕赴各宮，那就眞正予敵以各個擊破的機會了。」

紫雲道長道：「掌門人，老施主之言甚善。」

玄眞子望望獨行叟，疑惑的道：「依老施主之言，咱們難道就坐視不救麼？」

獨行叟道：「以不變，應萬變，目前情况未明，不宜自亂步驟。」

勝鎭山道：「芙蓉城主方才曾說等到三更爲止，如今不過二更方過，她居然派人偸襲七宮……」

獨行叟沒待他說完，搖手道：「芙蓉城主統率的四路人馬，全在宮前，這情形似乎不像，咱們不妨先出去問問她。」

石開天道：「不錯，芙蓉城主這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她在面前按兵不動，故示大方，却去偸襲武當七宮，江湖上講的是信義，她這樣做法，未免太絕了，咱們應該去問問她才是。」

獨行叟朝紫雲道長道：「玄眞道兄是貴派掌門，自該和咱們一起出去，八位宮主可分率貴派弟子，機動增援，就不用再出去了。」

紫雲道長道：「老施主說得是。」

於是由獨行叟爲首，和石開天、紫雲道長、玄眞子、九眺先生、卓少華、勝鎭山等七人，一同走出紫霄宮大門。

這時全山七處鐘聲，依然在混亂的交鳴之中，芙蓉城主還以爲這是武當山的備戰訊號，聽得臉色微沉，哼道：「他們就是調集全山道士，今晚也要殺他個片甲不留，顧總管，妳去問他們，他們究竟作何打算？」

一面朝總令主嚴文蘭吩咐道：「總令主，要他們備戰，聽我手勢行事。」

顧總管躬身應命，筆直走上幾步，大聲道：「玄眞子，你們調集人手，大槪是想頑抗了是不是？」

獨行叟走在前面，拱拱手道：「老夫請城主答話。」

「我是奉城主之命，要玄眞子答話。」顧總管沉聲說道：「你有什麼事，和我說也是一樣。」

獨行叟雙目一睜，射出兩道懾人的神光，洪喝道：「妳給老夫退開，事關重大，妳作得了主麼？」

顧總管臉色一沉，哼道：「獨行叟，你不過是芙蓉城北岩的一名囚犯，也敢對本總管如此說話？」

石開天大喝一聲：「妳再不讓開，老夫就劈了妳這個賊婆子。」

揮手一掌，迎面拍了過去。

他身爲形意門前輩名宿，這一掌看法不帶絲毫風聲，內勁隱而不露，正是形意門以意使形，氣化無形的上乘訣要，掌力之强，如同無形。

顧總管不待他喝聲出口，一掌就拍了過來，口中哼了一聲，揮手迎出。

雙方掌勁乍交，顧總管頓感對方果然不愧形意門長老，自己在功力上，就輸給了人家，急忙往後躍退，還是遲了一步，一個人生似憑空被人推了一把，上身往後一仰，又是一個觔斗翻出去了六七尺遠，才算站住，一張老臉登時脹得通紅，花白頭髮，隨風飄動，冷厲的道：「姓石的，你也……」

芙蓉城主及時喝道：「顧總管，妳退下來。」

顧總管聽到城主的喝聲，才重重哼了一聲，立即往後退下。

芙蓉城主問道：「獨行叟，你找我何事？」

獨行叟洪笑一聲道：「城主方才似乎說過，等到三更爲止，現在幾更了？」

芙蓉城主道：「二更才過。」

「這就是了。」

獨行叟說道：「老夫等人，爲雙方調解，志在消弭誤會，避免雙方傷亡慘重，也是城主親口答應之事……」

蓉芙城主不耐道：「不錯，是老身答應。」

獨行叟道：「那麼城主何以出爾反爾，另伏奇兵，同時偷襲武當七宮，教老夫本人，這調人如何作法。」

芙蓉城主一怔，沉嘿道：「獨行叟，，你胡說什麼！老身帶來的四路人馬，全在這裏，幾時派人偷襲武當七宮了？」

石開天道：「城主難道沒聽到全山七處宮中響起的警鐘麼？不是芙蓉城另行派人偷襲，還有什麼人這般湊巧。正好在今晚偷襲武當七宮的？」

芙蓉城主冷笑道：「這鐘聲難道不是武當調集全山弟子，要和老身一戰麼？」

獨行叟早就想到情形有些不對，因爲芙蓉城主的實力，全在四路人馬上，她爲夫報仇？光明正大的向武當拜山，似乎不可能另外派出大批高手，偷襲七宮，那麼這會是什麼人呢？

七處鐘聲，連續響了一刻工夫之久，才一齊停住。

這一停下，頓時就使人有萬籟俱寂之感！

突聽石牌樓右翼第一路令主卓清華大喝一聲道：「城主莫要上了武當派的緩兵之計，咱們應該在他們人手尚未調集之前，把紫霄宮一舉攻破了才是。」

「嗆！」喝聲出口，右手長劍向空一揮。這一揮不打緊，六合掌門高天祥、五師妹許瑞仙、高美雲、武功門陸鴻藻、九華劍派劉寄生、鷹爪門雷東平、太湖邵竹君、鄱陽徐桐、五龍山孟氏三雄等一干江南武林同道，隨着他紛紛亮出兵刃，隨着他朝紫霄宮衝了過去。

這下大出獨行叟意外，自己等人還在和芙蓉城主說話，第一路人馬竟然一下衝殺過來，顯見這是芙蓉城主授意的了，心念一動，立即喝道：「截住他們，卓少俠快調第四路的人上來應敵。」

芙蓉城主似是也深感意外，沉聲道：「要他們退下。」

總令主嚴文蘭手舉小旗，喝道：「第一路令主聽令，城主要你們退下來。」

那知她喝聲未巳，耳中只聽一陣「鏘」「鏘」劍鳴，第二路令主三湘大俠張椿年，第三路令主金刀李千鈞各自率同本部人馬，繼卓清華之後，跟着朝紫霄宮左右衝殺上去。

這下巳經很明顯是芙蓉城主有計劃的行動了，因爲這兩路人馬，是總令主嚴文蘭揮動小旗才發動，她口中雖然喝着要第一路人馬退下來，但怎知不是他們發動全面攻勢的暗號？

這一行動，看得芙蓉城主臉色大變，也看得總令主嚴文蘭目瞪口呆。

城主，總令主下的命令，居然全失了效用，這一點，也只有她們心裏才眞正明白。

芙蓉城主失色道：「文蘭，這是怎麼一回事？」

嚴文蘭惶然道：「娘，女兒也不知道，他們竟會不聽指揮……」

芙蓉城主跺足，道：「只怕事情有變，文蘭，咱們的人集中，暫且看清情勢再說。」

嚴文蘭應了聲「是」，於是嚴文蘭、嚴玉蘭、顧總管，賈嬷嬷、杜鵑、畫眉、追風客鹿昌麟、翻天手吉鴻飛等人率同二十名黑衣大漢，圍着軟轎，佈成了陣勢。

芙蓉城主一臉冷厲，以「千里傳音」高聲喝道：「武當派的人聽着，他們三路人馬，此一行動，由他們各自負責，和芙蓉城無關。」

只聽一片兵刃交接的斷殺聲中，傳出紫雲道長的聲音，憤怒的道：「芙蓉城主，妳既巳發動，何用再假惺惺再說這些話了？」

芙蓉城主氣得身軀發抖，咬牙切齒的道：「文蘭，咱們中了別人的奸計，但這人會是誰呢？」

卓清華第一個手仗長劍，領先直衝過來，卓少華心頭一急，朝九眺先生道：「師父，爹他……」

九眺先生明知他巳不是大師兄了，但這話此時不能對卓少華直說，只得低聲道：「你不用管你爹的事。」

這時紫霄宮內，搶出步眞、玉眞、啓眞、清眞四子，本來留在左翼的董仲萱、秋月得到卓少華的手勢，也率同「元」（不詳姓名）、「月」（血手煞神田無忌）、「盈」（翻天印陸浩）、「昃」（笑煞

人蕭道成）、「辰」（惡財神何三元）等五人趕了過來。

九眺先生急忙朝董仲萱道：「愚兄去接住掌門人（高天祥），四師弟快去接住五師妹，務必乘機把她拿下，哦，少華，你去把美雲擒來，交給秋月，就不用再出手了，可機動接應遇上險招之人。」

這兩句話的工夫，卓清華巳經奔近宮前，獨行叟早巳聽九眺先生說過此人是假冒卓清華之人，在身份未明之前，九眺先生、卓少華自然不好和他動手，因此回頭朝步眞子道：「步眞道兄，你去截住他，不用顧慮九眺先生師徒，只管出手，必要時可動用劍陣，把他拿下。」

步眞子答應一聲，縱身而上，長劍劃了個圈，攔在前面。

卓清華大喝一聲，奔行過來的人，奔勢還未停止，手中長劍突然一振，疾點而出。

步眞子長劍再次一圈，「噹」的一聲，架開了卓清華的劍勢。

卓清華奔行而來，志在速戰速決，率先衝破武當派的阻擋，步眞子架開他的長劍，奔行之勢自然被阻擋住了，但他也巳衝到步眞子的面前，長劍雖被封住，左腕振腕一指，朝步眞子眉心戳到。

步眞子左手劃圈，朝左推出。

武當派「太極掌」是以意使氣，以柔克剛，爲內家最深奧的武功，武當八宮宮主，自然自幼練功，積數十年勤練精研武功，這一掌推出，立時有一股柔和內勁，應掌而生，一下推在卓清華左臂之上，把卓清華一個人推得向左撞了出去。

好個卓清華，他隨勢一個輕旋，右手長劍隨着橫掃過來，劍光如匹練橫飛，掃向步眞子肩頸。

好狠好辣的一劍，這一劍要是給他掃上了，步眞子一顆腦袋，豈不滾出老遠？

步眞子身爲八宮之首，自然不會如此不濟事，腳下倏地朝前跨出一步，反身出劍，「嗒」的一聲，長劍拍在卓清華劍身上，左手又是一掌，拍了出去。

兩人這一交上手，忽劍忽掌，各展所學，打得難解難分。

這時跟着卓清華衝上來的人，是六合門掌門人高天祥，許瑞仙，高美雲三人，這邊九眺先生，董仲萱，卓少華三人跟着迎上。

九眺先生長劍一橫，低聲叫道：「掌門人。」

高天祥竟然視若陌路，連理也沒理，長劍一招「六合風雲」，劍光繚繞，朝九眺先生身前圈來。

九眺先生一見他出手就使出六合劍中殺着，心知掌門人定然是神智受迷，才會如此。

老實說，高天祥雖是以三師弟繼任了六合門的掌門人，那是卓清華和九眺先生都有隱逸之心，不願担當掌門人的職務，論武功造詣，在六合門中，自然數大師兄卓清華和二師兄九眺先生要高過一籌了。

此時一見高天祥揮劍圈來，也立即劍隨人走，出手化解，他雖不好還擊，但九眺先生以「擒拏手」三指功擅長，化解劍勢之餘，正好施展三指功，先把掌門人拿下了再說。

情況和九眺先生一樣的是董仲萱，他和五師妹許瑞仙，名雖師兄妹，實則是兩心相印，兩情相悅，只差沒有成禮，如今一個神智被迷，一味的揮劍猛攻，一個只好處處化解，不好還手。

許瑞仙劍上造詣，並不在董仲萱之下，心無顧忌，自然把一柄劍使得天花亂墜，劍光繚繞。這下可苦了董仲萱，他精研六合二十四手，只要有機會，就可制得住許瑞仙，但他們一上手，使的是兵刃，他被許瑞仙劍勢緊逼，除了封架，那裏還有他出手的機會？

三人中，自然是卓少華輕鬆了，高美雲剛衝到跟前，長劍還未刺出，卓少華巳經右手一探，一下抓住了她執劍右腕，左手一指，就點了她的臂部穴道，出手之快，無以復加，回身喝叫道：「秋月快接住了。」

隨手一帶，就把高美雲交給了秋月，倏地轉過身去，看到師父和掌門人，四師叔和五師叔，正在交手，因爲雙方都是六合門的人，任你劍勢再凌厲，也都可以化解得開，但迷智失心的人總歸和一般人不同，他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遇上阻攔他的就是敵人，就得把他搏殺，就算打不過你，也要和你拚命。

在這種情況之下，師父和四師叔那能還有餘力制得住人？卓少華這一轉身，左手隨着凌空連點了兩點，他使的正是老哥哥傳他的絕技「穿雲箭」（指功）。

顧名思義，指功而名「穿雲箭」，這就是說他一指點出，所發內勁，就像穿雲之箭。箭可穿雲，可見勁勢之足，箭能百步穿楊，可見這種指功，能在百步之內，取人穴道了。

卓少華這兩指，出手何等快速，許瑞仙，高天祥在激戰之中，身軀陡然一震，凌厲攻勢刹那消失。

九眺先生和董仲萱自然更不待慢，探手扶住兩人，往後疾退。

卓少華慌忙從身邊取出無憂散解藥，交給了董仲萱，一面低低的道：「四師叔和師父守護掌門人三人，弟子去助步雲道長把爹接下來。」

右手摘下竹笛，縱身飛撲過去。

原來此時第一路的人，業巳紛紛衝了上來，第二路（令主三湘大俠張椿年）攻到紫霄宮東首，第三路（河北盟主金刀李千鈞）攻到紫霄宮西首，他們都捨了正面，越牆撲入宮去。

獨行叟急忙朝武當門人玄眞子道：「道兄快退守大殿，可以督促貴派道友，分頭禦敵，目前芙蓉城主親率的中軍尚未發動，這裏還有老朽和紫雲道兄，石兄等人，暫時還可以支撐得下來。」

玄眞子因對方業巳發動總攻擊，敵勢還是甚强，點了點頭，就率同玉眞、啓眞、清眞三子迅快的往後退入宮去。

獨行叟居中站在大門前石階上，他左邊是形意門的石開天，右邊是紫雲道長和勝鎭山、秋月、「元」字（不知名）「月」字血手煞神田無忌，「盈」字翻天印陸浩，「昃」字笑煞人蕭道成、「辰」字惡財神何三元等人（因爲對方第一路人馬，本在紫霄宮右首，所以大家也都移到右首來了）。

（未完・十七）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皇帝召徐廷封進宮，將寧王處處和王守仁作對，徐廷封亦將寧王派兒子到扶桑學武之事禀告，二人商議令王守仁嚴密監視寧王的行動，皇帝對徐廷封雖然信任，趁番僧向徐廷封邀試武功，亦想番僧挫敗他的銳氣，助長自己的龍威，也是御下的一種手法。屆時徐廷封應邀到日壇比試，番僧天河上人自信密宗大手印天下無敵，雖然迫得徐廷封節節敗退，却殺出一個猿長老援手，苦戰似乎招架不住。徐廷封趁機趕回去和小子避開老怪物——猿長老找來，轉去武當爲師尋仇踪，在路上被老怪物捉住，雖經說項亦無法脫身，被帶回仙桃谷……

嗜招狂作怪　留難赴武當

猿長老當然很不是味道，却是堅信徐廷封小子遲早總會引起興趣來，也不着急。

徐廷封小子倒是快要急壞了。

仙桃谷就連徐廷封也不能不承認實在是一個好地方，只是心情太壞，完全提不起興趣欣賞，終日與小子呆在屋子裏。

很快便是三天，一算距離武當山之約已只剩七天，再算行程，徐廷封不由長歎：「再不去便來不及的了，難道武當派到這個地步還要再遇上這個刧難？」

小子跳起來。「都是那個老怪物，我這就出去跟他拚過你死我活。」

徐廷封伸手擋住，說道：「別意氣用事，他武功那麼高，我們拚了命也不是他的對手。」

「難道就呆坐在這裏？」

徐廷封又是一聲長歎。「此時此地，我跟你一樣難過，可是又能够怎樣？」

小子坐下來，徐廷封長歎接道：「先父自幼教導我長大成人，一定要忠君愛國，先師收我爲弟子，傳授我崑崙派的武功絕學，也是希望我學成之後，能够爲江湖正道做一些事。」

小子插口道：「這沒有什麼不對。」

「現在武當有難我不能够加以援手，皇上方面眼看又被天河上人擺佈，而我竟然都束手無策，實在有負先師先父的厚望。」

「這如何怪得你？」小子大搖其頭。「天河上人武功在你之上，至於武當派，不是你不去，只是那個蠻不講理的老怪從中作梗。」

「這個人實在不可理喻。」

小子突然站起來。「沒有辦法只好這樣了。」

「怎樣？」徐廷封精神一振。

「一會他到來，我們兩個人答應他一齊出手跟他過招，到他將我們的穴道解開，我拚命擋着他，你出其不意全力逃出仙桃谷。」

「這一來他一定會很生氣。」

「那最多狠狠的將我打一頓，那個老怪物，總不成會將我殺掉。」

徐廷封沉吟着。「却不知什麼時候我才能够將你救出來。」

「不出來也不要緊，只要你能够替我解決兩件事。」小子無可奈何的笑笑。

「你說。」

「一是替我追查殺我師父的仇人。」

「我一定盡力而爲，還有一件事呢。」

小子好一會才吃吃地說出來。「就是替我去看看明珠告訴她我暫時不能够找她。」

徐廷封點頭還未回答，小子又叮囑道：「可是，千萬不要告訴她我現在的處境。」

「放心——」徐廷封緊握着小子的手。「武當山事了，我一定會回來，看如何將你救出去。」

小子苦笑了一下，事實他一些信心也沒有。

徐廷封方待再說什麼，一陣怪笑聲突然在窗外响起來，一個人同時倒掛金鈎自窗外倒吊下來，正是猿長老。

「我怎樣叫你們的？」猿長老笑罵。「好好的睡覺，這樣才有精神跟我過招，你們這個時候却仍然東家長西家短的，我遠遠一看便知道有古怪，走近來一聽，果然在陰謀對付我老人家。」

徐廷封小子怔在那裏，他們實在想不到猿長老竟然在這個時候找到來，又正好聽到他們的說話。

「這就是所謂心血來潮了。」猿長老得意忘形，一面翻觔斗一面大笑。

小子脫口罵道：「偷聽別人說話你就是一些也不覺得卑鄙。」

猿長老搖頭。「你們這樣背後陰謀暗算別人，却不是卑鄙的啊。」

小子破口大罵。「你不是這樣將我們囚起來我們才會動這種腦筋。」

猿長老竟然又笑道：「這你們應該感激我老人家才是，腦筋動得多才靈活。」

小子氣得又怔住，徐廷封忍不住道：「老前輩，我們動這個念頭也是爲了武當派……」

猿長老笑截道：「好像你們這種聰明人一定會想到第二個辦法的，再動一動腦筋。」

笑語聲一落，他三個觔斗便倒翻開去，迅速消失在黑夜中，徐廷封要叫住，却被小子截下。「求他是沒用的，這個老怪物根本就不可以理喻。」

徐廷封苦笑。「那我們眞的得另想辦法了。」

小子抓着那一頭亂髮，好一會才道：「難道天下間眞的沒有一種武功可以對付這個老怪物的大聖神功？」

徐廷封沉吟着道：「我問過師父，他老人家說過可與大聖神功一較高下的，除了武當派的天蠶神功相信便只有我們崑崙派的天龍第九式。」

小子立即問道：「你沒有練過天龍第九式？鍾老前輩、不，師父知道，怎麼不傳授你這一式，好得對付猿長老這個老怪物？」

徐廷封微喟：「天龍第九式早已失傳，我只是學得天龍八式，但師父說過，第九式是由前八式參悟變化出來，可惜到現在我仍然茫無頭緒。」

「怎會這樣的？」

「就是沒有足够的時間，朝廷事情太多……」

「那現在不是機會？你快快趁這個機會好好的參悟一下，若是眞的參悟出來，打翻了那個老怪物，你我才叫痛快哩。」

小子立時又眉飛色舞。

徐廷封心念一動，精神一振，道：「好，反正是閒着，正好趁這個機會思索一番。」

「你只管參悟，那個老怪物由我來應付。」小子咬牙切齒的。「只要能够將他弄翻我就是怎樣吃苦也不要緊。」

徐廷封搖頭道：「我看他不會輕易放過我的。」

小子立即道：「你可以裝病的，反正這個老怪物只要有人跟他動手便成，也不會深究。」

× × ×

在猿長老面前裝病實在不容易，但小子跟南偷行走江湖多年，多少也懂得一些易容化裝的伎倆，果然將徐廷封弄到看來有病的樣子。

那却不是大病，只是腸胃方面，小子接又不住埋怨猿長老只是供應生果，總算將他瞞騙過去。

小子也爲了不想猿長老騷擾徐廷封，竭盡全力去侍候、討好猿長老，以他的身手經驗，全力而爲，要討好猿長老其實也不是一件難事。

他也就順其自然，與猿長老過招同時，一面向猿長老請教招式的變化，目的在拖延時間，却正合猿長老脾胃，以爲是孺子可教，倒令他得益不淺。

三日下來，小子吃盡了苦頭，徐廷封苦思之下却並無所得，他並不氣餒，小子也沒有出言埋怨，反而加以鼓勵，但看徐廷封那樣子，再聽他的說話，亦知道希望並不大，除非是有奇蹟出現，否則要趕到武當山，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奇蹟却竟然出現了。

第四天早上，徐廷封醒來，便已聽到猿長老與小子在屋外過招的聲音，然後他突然發現地上多了無數脚印，驟看來一片混亂，但細看之下，縱橫交錯，竟然是按照五行八卦排列。

他心念一動，跨進去按照脚印次序移動，自然而然，天龍八式先後施展，到第八式施盡，一變竟然變出另一式來，這一式隱含天龍八式的變化，却是八式變化的精華所在，合而爲一，另生變化，威力顯然在那八式之上。

地上的脚印竟然能够引導徐廷封領悟出天龍第九式的變化，實在大出徐廷封意料之外，那刹那他當眞是既驚且喜，天龍第九式不由自主反覆施展，只差一點沒有放聲笑出來。

小子顯然並沒有發覺地上的脚印，與猿長老過招下來，筋疲力竭，拖着脚步，東倒西側的，一個踉蹌，只差一點沒有摔翻地上。

徐廷封一把扶住，看見他面上那種笑容，小子也不由精神一振。

徐廷封隨即問道：「你看看地上的脚印。」

小子目光一落，反問：「是你弄出來的。」

徐廷封搖頭，小子苦笑了一下，道：「我可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你可是要告訴我這就是天龍第九式的步法，你已經練成了？」

徐廷封興奮的道：「我正是要這樣說的。」

小子一下子跳了起來：「你眞的練成了？」

徐廷封點頭。「却不是我領悟得到的，我早上起來便看見地上這些脚印，跟着走，第九式便變出來了。」

小子一怔。「是那一個弄出來的。」

徐廷封道：「我原以爲是你，但細想又沒有可能，這個地方，除了猿長老又還有那一個？」

「他怎會這樣做？」小子大搖其頭。「難道他不怕你練成了第九式將他打翻？再說，以他那種怪脾氣，一定會當面指點你，知道你在裝病，不將你抓出去先揍一頓才奇怪，又怎會不動聲息的溜進來留下這些脚印。」

「不錯，但又是什麼人，在打什麼主意？」徐廷封沉吟着。「只有高手才能够看出我苦練天龍八式的動機，只有朋友才會帮助我啓發我領悟天龍八式的變化。」

「什麼人也好，你既然練成了天龍第九式，還等什麼，出去找那個老怪物，狠狠的教訓他一頓。」

徐廷封點頭，小子却又道：「現在不成，你還是好好的休息一下，我也趁這個機會調息一遍，必要時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這也好。」徐廷封盤膝坐下。「若是在最佳的狀態不充份發揮天龍第九式的威力，也不能够將他擊倒，我們也只有認命了。」

小子笑了。「你施展天龍八式，他也要一番氣力才能够破解，再來第九式如何抵擋得住。」

話是這樣說，他心中也在懷疑，徐廷封看得出小子的心意，雖然沒有說什麼感激的話，却已立定主意，全力一戰。

× × ×

猿長老顯然並不知道天龍第九式與那些脚印的事，看他的看見徐廷封那種興奮便可以看出來。

「你肚子已經好了？」他搓着雙手。「早便該好的了，以你的功力，怎會連這個也治不好。」

徐廷封方待說什麼，他話又來了。「也算你知情識趣，沒事了立即來侍候我，這幾天只是一個小子什麼趣味也沒有。」

小子一聽立即冷笑。「你這個老怪物就是沒良心，我這樣侍候你，竟然還說什麼趣味也沒有？昨天你又是怎樣說的。」

「今天是今天，還說昨天幹什麼？」猿長老招手。「來，最好兩個一齊來。」

小子看着徐廷封。「我先消耗他的部份內力。」

猿長老聽在耳裏，大笑。「你這個小子能够花上我多少內力？」

小子沒有答話，一撲而上，全力施爲，猿長老見招拆招，眉飛色舞，果眞練武成狂，只要有人跟他狠狠的動手便興奮。

經過這些日子來的磨練，小子經已有很大的進步，猿長老要將他擊倒，其實也不容易，也的確要花上一番氣力。

小子一倒便躍起，日久見功，眞的已變得皮堅肉厚，要將他打到一倒不起，就是猿長老也要很費氣力的了。

徐廷封沒有讓小子再被擊倒，揉身急上，一出手便是天龍八式，急攻猿長老，既狠且勁。

猿長老更興奮，也是很認眞的招架，連接兩招便轉守爲攻，徐廷封天龍八式才用完已經被他迫退了半丈。

第九式立即變化出來，徐廷封身形步法飛靈巧幻，以指爲劍，劃起連串急勁的破空聲响。

猿長老眼睛一亮，脫口一聲：「這是什麼武功？」

一句話出口，經已被徐廷封迫退七步，不等徐廷封答話也又急不及待的問道：「你那兒學來的？厲害厲害，不得了不得了——」

話還未說完，他已經挨了三記，若是別人早已經被擊倒，但猿長老身手敏捷，反應又敏銳，一個身子半空中翻騰，又懂得利用身形變化卸去大部份的內力。那三記對他來說其實有如騷癢一樣。

徐廷封天龍第九式才練成，內力還未能够迅速注進去，未能够恰到好處將內力撞擊到猿長老身上，接連三記雖然擊實，也知道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能够擊中猿長老，仍然大感興奮。

小子看在眼內更就興奮得拍掌，一面大叫：「將他打翻地上。」

猿長老居然還笑得出來。「那有這麼容易。」

話口未完他又挨了一記，一個身子半空中翻騰，才要着地腰身一折又再撲向徐廷封，小子看在眼內，到底按耐不住，一旁撲上，撲擊猿長老。

這一撲沒有撲空，可是雙拳才要打到猿長老身上，手腕便已被猿長老抓住，接被猿長老一掄，不由自主的撞向徐廷封，看樣子他的舉動早已在猿長老意料之中，才能够這麼準確的抄住他的手腕，加以利用。

徐廷封一眼瞥見，連忙收招，猿長老乘隙搶進，一脚將徐廷封踢翻地上。

小子跟着倒翻在徐廷封身旁，知道自己壞事，要跳起來，才發覺身上的穴道已然被封住。

徐廷封吃那一脚同時穴道亦被踢中，看着小子，有氣無力的歎息。「我們太心急了。」

小子道：「都是我不好。」

徐廷封搖搖頭。「我的內力還未能够與招式配合，再打下去也沒用。」

猿長老立即問：「方才你用的是甚麼招式。」

小子接口：「跟你有甚麼關係。」

猿長老狡猾的笑道：「你們不說也不要緊，反正再多打幾次，我總會找到其中奧妙。」

小子冷笑一聲。「我們就是不肯再跟你動手，看你又能够找出甚麼來。」

猿長老大笑道：「不跟我動手也可以的？」

小子閉上嘴巴，猿長老接顧徐廷封。「你這個老小子也算狡猾的了，將自己關起來幾天，目的原來就是在苦練新招式，其實你大可以坦白說出來，我老人家非獨不會阻止你，而且會助你一臂之力。」

小子忍不住又開口：「我們就是不喜歡你這種人帮忙。」

「我是那種人？」猿長老接問。

「連自己是那種人也不知道？」徐廷封冷笑。

「你說你說——」猿長老追問。

「自私自利。」徐廷封又一聲冷笑。「說帮助甚麼還不是爲自己打算。」

「我可是帮助你將武功練好。」

「目的是甚麼？」徐廷封不屑的。「還不是要我們侍候你打架。」

「你原來喜歡紙上談兵。」

「我只是知道我們現在必須趕去武當山，這個時候侍候你打架毫無意思。」

「我可是沒有這種感覺。」

「這不是自私自利是甚麼？」徐廷封還待說甚麼，一看猿長老那嬉皮笑臉的樣子？知道多說也無用，索性偏過頭去。

猿長老竟然若無其事，又問：「你還沒有說那到底是甚麼武功。」

小子插口道：「我告訴你——」

猿長老笑應。「在洗耳恭聽。」

「這一次武當派若是有甚麼三長兩短的話，除非你將我殺掉，否則我一定殺掉你這兒所有的猴子。」小子很激動的揮着雙拳。

徐廷封一把按住。「別這樣衝動、也許這是天意，武當派會遭此刦，我們即使趕到去情形亦一樣。」

「天意——」小子苦笑。

徐廷封一聲歎息。「當然我們無論如何要盡最後一點心力。」

小子狠狠的盯着猿長老。「只有你這個沒有人性的老怪物才會無動於中。」

猿長老却道：「我就是不明白你在說

甚麼。對一個練武人來說還有甚麼比練好武功更要緊？」

小子回顧徐廷封。「我是怎也不會再跟這個老怪物說道理的了。」

徐廷封長歎一聲。「不說也罷，只惜我們明知道武當派有麻煩，也不能夠稍盡棉力。」

一個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傳來。「武當派到底有甚麼麻煩？」

非獨徐廷封小子，就是猿長老也一樣意外，回頭望去，猿長老小子幾乎同時叫起來：「雲飛揚——」

雲飛揚從樹木叢中轉出來，神采飛揚，只是眉宇間透着三分憂慮。

小子徐廷封一齊迎上前去。

「雲大哥——」小子的話聲又激動起來。

雲飛揚伸手擁着小子的肩膀，徐廷封接問：「老弟，你怎會在這裏？」

小子亦問：「不是說你早已經逃出仙桃谷的了。」

雲飛揚笑笑。「我根本沒有離開，一直留在仙桃谷。」

小子忍不住大笑起來。「那個老怪物却是以為你已經逃出去，只顧往外找。」

猿長老悶哼一聲。「你們這些年青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全都是狐狸一樣。」

雲飛揚沒有理會他，只是問小子。「武當派出了甚麼亂子？」

徐廷封微喟。「百花洲論劍、絕師太死在毒劍下，陸丹涉嫌下毒，南宮世家唯一的男丁南宮博亦遭橫死，兇手亦是以陸丹嫌疑最大。」

「陸丹不是這種人。」雲飛揚接問：「他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不知所踪，也所以大家相約到武當山大興問罪之師，向武當派要人，甚至有懷疑是武當派的陰謀。」

雲飛揚苦笑，小子隨即道：「我們得立即跑去武當山，再遲便來不及的了。」

雲飛揚點頭，那邊猿長老已搖頭大笑。「那走得這麼容易。」

雲飛揚沒有理會他，目注徐廷封小子。「兩位為了武當派……」

徐廷封立即截道：「老弟這樣說便太見外了，指點我悟練成天龍第九式的……」

「那些脚印是雲大哥留下來的。」小子接嚷起來。

徐廷封又接道：「我苦思多時一無所得，人說老弟是天下第一人果然不錯。」

「侯爺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只是旁觀者清。」

「雲大哥現在已經完全沒事了？」小子關心的隨即問。

「還差一點兒。」雲飛揚輕吁口氣。

「那是說還未能夠將這個老怪物打殺。」小子有些失望的，但隨即雙眉一揚。「我們可是有三個人，侯爺的天龍第九式又已練成功。」

他興奮得立即振臂高呼，雲飛揚看着他，目光回到猿長老面上。「我本來想完全沒事了才跟他好好的切磋一下的。」

「我可等不及了。」猿長老樂不可支的。「有你們三個輪流侍候，我老人家以後可不愁寂寞了。」

雲飛揚無可奈何的道：「老前輩一意孤行，只好得罪了。」

「甚麼叫做得罪，我老人家求之不得哩。」猿長老把手一招。「來——」

雲飛揚目光一轉，道：「換一個方式怎樣？」

猿長老笑道：「你喜歡怎樣便怎樣，我老人家難道還會害怕？」

雲飛揚身形一動，橫移三丈，抄起了屋旁兩根兩丈多高的竹竿，手一揮，那兩根竹竿飛插在空地上。

猿長老目光一轉。「我們在竹竿上過招？」

雲飛揚道：「那一個離開竹竿便是輸，輸的那一個必須順從贏的那一個。」

「你是輸定了。」

「輸的若是我，我們三個人都留在這裏，每天早午晚各與你過招一次。」

猿長老眉飛色舞。「我若是輸，讓你們離開。」

「一言為定——」

「我老人家一向信用昭著，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猿長老側着腦袋，看看雲飛揚。「看樣子你這個小子其實已經復元七七八八，口氣才這麼大的了。」

「請——」雲飛揚手一揮。

猿長老「哈哈」一聲，身子拔起，一個觔斗落在竹竿上，連隨幾個既驚且險的姿勢。

雲飛揚目光往徐廷封小子面上一轉。

「離開了竹竿便算輸的了。」

小子徐廷封齊都明白過來，雲飛揚隨即飄身掠上竹竿，接一聲：「請指教——」

猿長老信口道：「讓你三招。」

雲飛揚笑了。「是你說的。」

猿長老不由緊張起來，他當然明白這種情形下讓三招除非實力懸殊，否則實在很吃虧。

雲飛揚也是摸準了猿長老的性格，知道他必然有這種反應才那樣說。

徐廷封小子聽着相顧一眼，立即都有了主意，小子隨即道：「那個怪物讓雲大哥三招，三招不過，他若是還手也算是輸了，我們還不趁個機會開溜？」

徐廷封故作猜疑。「好是好的，可是這一來……」

「管他那許多，武當山的事要緊。」小子這種話說完，轉身往外走。

猿長老聽得清楚，立即嚷起來。「你們兩個打甚麼主意，還不停下來。」

徐廷封笑道：「難得有這個機會，不好好利用豈非笨蛋。」

猿長老大嚷，道：「雲飛揚可是已經答應——」

徐廷封笑截。「我們可沒有說過不回來，要是他輸了，武當山事，我們一定回來侍候你老人家。」

笑語聲一落，他亦轉身舉步，猿長老一急，喝問雲飛揚。「你還不動手。」

雲飛揚淡然道：「我正在考慮先出那一招。」

「還考慮甚麼，快快出手。」猿長老急得直跳脚。

「先來一招『白蛇吞信』？」

「好極了，快來。」猿長老催促着。

「不好不好，還是一招『獨劈華山』——」雲飛揚隨又搖頭。（未完．四壹）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末路英雄

馮嘉．文
可飛．圖



奇俠施威　力殲歹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蘭心被人打至重傷昏迷，幸好司馬洛及時趕到把她救走，接着司馬洛便把箱子內裝着細菌的事告訴了蘭心，蘭心也不由緊張起來，但她此時已失去記憶，司馬洛再三詢問箱子的下落，她總是想不起來，最後，他們只得將蘭心認為有可能收藏箱子的地點逐一找去，他們到過六嬸的家、朱伯的家，箱子都不是放在這些地方，最後他們來到蘭心的小女兒寄宿的學校，知道小女兒已被人綁架了，蘭心狀似瘋狂，担心女兒為人所害。司馬洛勸她鎮靜一些，並商量如何對付兇徒，而蘭心此刻心慌意亂，唯有聽從司馬洛的指示了……

然後，司馬洛冷靜地對她說：「我們得等他們來聯絡才行的！他們一定監視着我們，知道我們甚麼時候來的，他們很快就會和我們聯絡了！」

「那時我們就交換？」蘭心問。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們不交換！他們這些人都是沒有良心的，以殺人為樂！」

「像我一樣？」蘭心淒然地。

「即使你把箱子給了他們，他們也不見得會放你的女兒！所以，我們得把你的女兒奪回來！」

「不！」蘭心又恐怖地叫了起來。

「沒有辦法的！」司馬洛說：「我們非如此不可！」

司馬洛緊執着她的手臂，搖着她：「你聽清楚了我說沒有？我們不能和他們交換，不能把他們當人看待的！」

「那……那我們怎辦？」蘭心迷惘地問。

司馬洛撫着她的頭髮：「現在我們分析一下情形吧，你的女兒給他們捉去了，他們很快就會來和我們聯絡的，問題是，他們來和我們聯絡的時候，我們如何去應付？」

「我們怎樣應付呢？」蘭心這個精明的人，現在也變得六神無主了。

司馬洛伸手到褲頭，把皮帶解開來，脫下褲子。

「你在幹甚麼？」蘭心是噁心地看着他。

司馬洛微笑，繼續把褲子脫了下來，跟着，就從小腿上掀起了一塊皮膚。原來那裏是一塊假皮膚，假皮膚下面是一個暗格，裏面藏着許多古怪東西，都是一些小型武器，也看不出那些是甚麼。

司馬洛在那些小東西的中間摸索着，居然給他摸出來了一隻粗粗的寶石指環，他把蘭心的手拉着，指環套到了蘭心的手指上。

「這是幹甚麼的？」蘭心又迷惘地問他。

「這個嘛，」司馬洛微笑着，「這可以說是我們的訂婚指環，可以保證我們永不分離的。」

蘭心呆呆地看着那隻指環。

「當他們來聯絡你的時候，」司馬洛說：「你跟他們走，不論他們帶你到甚麼地方去，我都找得到你的！」

「哦，」蘭心恍然，「這隻指環裏有無綫電之類，可以指引方向？」

「對了，」司馬洛說：「這是很古老的東西了，不過還是很有用的，只要你不要把它脫下來就行！」

「我不會把它脫下來的！」蘭心撫着指環，我——我幹甚麼都可以，你吩咐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好了，但是，你保證不會讓我的女兒受傷！」

「我保證！」司馬洛說。雖然這也是沒有甚麼把握的保證。不過，這樣保證一下，也似乎使她放心得多了。

在徬徨中她需要一點精神上的依靠。

接着，他們就沒有時間思索了。有人敲門，那個女舍監在門外說：「梁小姐，梁小姐，有電話找你！」

蘭心就像觸電似的整個跳起來，司馬洛連忙捉住她的手臂，低聲在她的耳邊說了些話，蘭心點點頭，便匆匆開門出去。

電話在外面一間小小的廳子裏，女校長和女舍監都在那裏。雖然人家講電話的時候在旁邊聽着，這是很不禮貌的行爲。但是她們也不管了。她們也知道這個電話會帶來小孩子的消息，所以緊張地在旁邊注意着。

那邊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很粗魯，也得意萬分地。那把聲音說：「梁小姐，我們是在很遠打電話來的，你的女兒也是在很遠，就在我們的身邊。」

蘭心緊揑着聽筒，指節也發白起來了。她說：「你們想怎樣？」

「你的女兒很漂亮，但是年紀太小了，」那人說：「對我們沒有甚麼好處，我們來交換一下如何？」

「交換甚麼？」蘭心說。

「我們已經把她的頭髮剃光了，」那人說：「下一步，我們也許會把另一個部份割下來。」

「你這——」蘭心好不容易才按捺下來了一聲尖叫：「你要甚麼，你說！」

「箱子。」那人說：「公平交易，我們也許還可以成爲朋友呢！」

蘭心深呼吸着，沉默着。

「你聽清楚了沒有？」那人問：「聽清楚了就回答我，我們不能浪費這許多時間講電話！」

「你先給我我就交給你！」蘭心說。

「你先給我，我就還給你。」那人說：「我們不信任你，你却是非信任我們不可的！」

「我們怎樣見面？」

「用不着見面，」那人說：「你告訴我在那裏！我們去拿！」

「我不能告訴你在何處，」蘭心信口開河地說：「箱子已經埋了起來，不是在一間屋子裏，而是埋在泥土之中。只有我帶你們去拿！」

這一次，輪到那個人沉默一陣了。過了一會，他說：「那麼好吧，我們見面好了！」

「在那裏見面？」蘭心問。

「唔——你有車子的，是不是？」

「如果是開車可以來得到的地方，我就開車來好了！」蘭心說。

「但是，」那人說：「你的身邊還有這個司馬洛，他不會答應這個做法的！」

「不要緊，」蘭心說：「司馬洛我是撇得開的，但你得快點說一個地點——趁他還未曾過來！」

「你開着車子向城裏駛來就行了，」那人說：「我們自然會和你聯絡的！」

「好吧！」蘭心說着，就掛了電話。

那二個老處女緊張地看着她。校長問道：「是他們吧？」

蘭心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像聽不見似的，舍監說道：「我們得去報警，讓警方——」

「你不要報警！」蘭心忽然狂暴地執住了她的胸前的衣服，把她搖着，「你就當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不然，我的女兒有甚麼不測的話，我會要你的命的，知道沒有？」

「呃——呃——」

蘭心的手在身上一摸，霍的拔出來了一把手槍。

伸前去，槍咀抵着她的鼻子。那個老處女兩眼翻白，快要暈倒了，另一個則恐怖地縮到一角落裏，發出着老鼠般的吱吱聲。

司馬洛從裏面出來了，問道：「發生了什麼？」

蘭心的槍向他一擺擺了過去。「你，司馬洛，」她喝道：「你也不要過來！」

「怎麼了？」司馬洛表示驚詫，「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要走了，」蘭心說：「我要開了你的車子離開這裏！不要跟着來，不要管我，不然我要把你殺掉！」

「冷靜一點，蘭心！」司馬洛勸喻着，不過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却不敢過去了。

蘭心退出了門口外面，他和二個老處女趕到窗前，望外面，看見蘭心上了司馬洛開來的那部車子，開動，離開了。

「她……她怎麼了？」校長臉青唇白地道，「她——有槍！」

「她的神經有問題，受刺激太深了。」司馬洛嚴肅地說。

「那麼，我們該怎辦好？」舍監問。

「你們不要幹什麼，尤其是不要報警，」司馬洛說：「讓我去找她好了！」

「但……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的！」校長說。

「你聽我的話，你就用不着負什麼責任，」司馬洛說：「不然，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你們可眞要負責任了！」

「這樣……」

「你們等我的消息好了，」司馬洛說：「我現在就去找她！你們有車子嗎？」

「有的，但是——」

「但是要租錢？」司馬洛瞪着她。

「不，不是租錢，」她說，「只是汽油——你明白的，我們可不能白送汽油給你用！」

「好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着，就從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來，塞進她的手中。

然後他就向她拿了車匙，繞到屋後去。那裏停着一部很舊的小小福士汽車。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就發覺機件的性能不壞。在老處女的手中，當然會是保養得比較好的。

那部車子很可靠地把他載離了那間屋子的後面，一面，司馬洛就看看腕錶。他那隻腕錶，雖然可以表示時間，但是中間那支秒針，却原來不是表示時間的。那支秒針現在是凝住了。那支秒針，現在只是固定地指着一個方向。只有車子在一轉彎的時候，它才會一轉轉了過來，不過，也還是指着剛才那個方向的。

這個方向，當然就是蘭心所在的地方了，這隻腕錶，就是探測蘭心的去向的儀器。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一面希望對方快點和蘭心接觸，一面也希望，他們不會給蘭心吃太多的苦頭。

不過，也許在他找到他們之前，蘭心是不會吃什麼苦頭的，因爲蘭心已經答應了帶他們去找尋那隻箱子。在未曾發現蘭心這是假話之前，他們也會眞的就這樣跟着她去找的，直至找不到爲止。

司馬洛開着車子，跟踪着蘭心。實在，暫時他是用不着那支指針指引的，因爲路只有一條。就是小孩子也知道蘭心是往那裏走掉了的。

直至後來，他到達了一條岔路。

司馬洛停了下來，略一遲疑。實在，那隻腕錶已經對他指出，蘭心是向左方去了的。

但是他却偏偏轉進了路的右邊。放她走是不要緊的，反正他是可以把她找回來的。

這實在也是他的運氣。因爲，在左邊的路口之內，一叢樹林的後面，有一部汽車正停在那裏，車中有兩個人坐着，手中都拿着槍，而這兩把槍則是在車窗之下藏着，讓車門遮住，不露出來的。

他們看着司馬洛轉進了路的右邊，才鬆了一口氣，槍也垂下來。

「他走錯路了！」其中一人說，「他不會追得上的！」

「便宜了他！」另一個人恨恨地說。

無疑地，如果司馬洛是轉進左邊的路口，那麼他們是會開槍的。雖然他們未必會把司馬洛殺掉，但是，他們却會給司馬洛帶來不少的痲煩。

蘭心沿路馳行着，駛了三個鐘頭，才接近了城市。一面，她的心裏却在着慌。爲什麼還不見他們來和她聯絡呢？難道他們是失去了她嗎？

接着，她就看見了前頭路邊上正停着一部車子，車頭蓋已經掀了開來，一個人正彎身在修理着車頭內的機件。當他看見蘭心的車子時，他就連忙離開車頭，揮着那沾滿了油汚的手，要蘭心把車子截停下來。

蘭心遲疑了一下，停了車。

這個人可能是需要帮助，但也可能不是的。

那人走到了她的車窗旁邊，彎下頭來看着她：「車子修不好，可以載我回城裏嗎？」

蘭心又遲疑着。

那人補充一句：「我的小女兒正在等着我！」說着他已拉開車門，坐了上車。

蘭心的心一跳，說：「現在，我們到那裏去呢？」

「開到路邊等一等吧，」那人說，「我們還要等一些朋友！」

蘭心只好如言把車子開到前頭的路邊去，停了下來，等着。過了一會，果然，剛才守在岔路口的那部汽車就來了，帶來了那二個有槍的人。

蘭心奉命轉到了這第二部車子上面。

他們停在那裏等着第二部車子到達。

那就是剛才在路口監視着司馬洛的那部車子了。那車中的兩個人似乎才是主持人。他們在旁邊停下了，走過來，上了這邊這部車子。

其中一人是一個痲子，肥矮而黧黑，穿着一條短褲，眼睛好像老鼠般小，眯成了一綫，微笑時露出來的牙齒是又黃又黑的。這個痲子對女人顯然特別感興趣，在蘭心的旁邊一坐下來，就伸手在她的腿上摸了一把。

蘭心咬着牙忍着不縮開。那人的手沿着她腿子摸上來，不過到了大腿盡頭就停住了。

他格格地笑了起來。「你很合作，梁小姐，你眞可愛，最可愛的就是合作的女人！」

蘭心瞪着他：「我的女兒呢？」

「唔，對了，」痲子說：「我得先證明我不是騙你的！」他在身上摸索着，摸出來了一隻報紙包，打開來，露出了一把短短的，很柔軟的頭髮，頭髮上還縛了一隻紅色的絲帶蝴蝶。

「這就是小蘭心的頭髮了，眞美麗。不過不要緊，頭髮剪了下來是可以再長出來的，其他部份剪了下來，就再長不出來了！」

蘭心的淚水奪眶而出。她的手猛的動了一動，但並沒有做什麼動作，就停了下來。「讓我見見她！」她咬着牙說道。

「我們見到了我們想見的東西，你就可以見到她了！」那人說。

「好吧，」蘭心說道：「我們現在就去！」

「很爽快，」那人點點頭，「爽快也是一種可愛的美德，但是，我們到那裏去找呢？」

「T城！」蘭心說。

「T城？」那人皺起了眉頭，「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呀。我們起碼要三天時間才能去到！」

「你沒有三天時間嗎？」蘭心問。

那人的眼睛狡猾地一轉，說：「三天時間我們是有的，」他說：「但是，三天時間，也夠你派另一些人到那裏去等我們了！」

蘭心聳聳肩：「你不信任我，那也沒有辦法了！」

那人沉吟着想了一會，然後又凝視着蘭心，嚴重地說：「好吧，我信任你，但是，如果有什麼詭計，我們就同歸於盡了，至於你的寶貝女兒，她却會死得很慢——很慢！」

「我並沒有什麼詭計，」蘭心說：「我那有時間安排詭計呢？」

那人想了一想，也覺得有點道理。時間倉猝，她應該是沒有時間安排詭計的。

「開車吧！」她說。

他們的車子開動了，另一個人則留下未開那餘下的一部車子。

兩部車子一先一後地前進着。那個痲子坐在蘭心的身邊，把她緊緊地擁着，鼻子湊在她的鬢髮旁邊，欣賞着她的香味。他的手指，不停地輕輕一揑一揑着蘭心的手臂。

蘭心對此則是全無感覺的，她只是在看着手上那隻指環，一面想着痲子的話。痲子說，如果有什麼詭計的話，他們就要同歸於盡了，然而她的女兒却會死得很慢很慢。假如司馬洛捉到了痲子，情形不是一樣了嗎？假如痲子不肯招出她的女兒的所在，那麼她的女兒就會死了，而且會死得很慢。如果她丟掉了這指環，司馬洛就不能找到來了。

但這又如何，即使司馬洛不能找到來，她也不能拿出箱子來和他們交換的。因爲她實在不知道箱子是在何處，當然，就是她把箱子藏了起來的，但她却是眞的忘記了的。這是蘭心一生之中寥寥無幾的一次說眞話。

記憶在腦後躍躍欲動，然而又不能捉摸，她知道她的記憶是正在恢復，也許給她一點時間，她是可以記起來的，然而她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她能在箱子爆裂，情形弄到不可收拾之前記起來嗎？他們肯給她這許多時間嗎？

她集中精神記憶。

直至腿上的痕癢使她一跳跳了起來，痳子的手從她的裙下抽出。

「你在幹什麼？」蘭心噁心地叫道。

「你以爲我是在幹什麼？」痳子格格地笑着，手又放到她的腿上來了。

蘭心把他的手打開了，冷酷地說：「請你尊重一點！」

「我不需要尊重你，」痳子說：「現在你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幹什麼，你都要忍受的。」

這就使蘭心決定不放棄那隻指環了。司馬洛說得沒有錯，這種人是不可能信任的，即使和他們同歸於盡，他們也還是不會把她的女兒放回來，於是她放軟了身子，任從那人的手進入他要進入的地方。以前她讓男人欺侮了，再多一次也不要留。

現在她祇是等就行了。

她巳經做了一半，現在就等着司馬洛，到了天亮的時候，痳子就揮揮手。「好了，我們停一停，現在得睡覺了，晚上再走吧！」

他們就在路邊的一間小屋中過夜。

那間小屋是臨時租回來的，多出一點錢，那間屋子的主人就寧可到城裏走一遭，把屋子出讓了。

那間屋子有兩層，上一層是閣樓，蘭心就給放到了上面去，其他的人則睡在樓下，而輪流地分出一個人來負責守衛，痳子這個安排倒是很好的，在白天睡覺，這在防守上是比較在黑夜裏容易了。

蘭心睡的閣樓是沒有窗子的，雖然是白天，也黑暗得和晚間一樣，而且，她的雙手和雙脚都各用一副手銬鎖住了，沒有甚麼機會可以脫身，她就祇好等司馬洛來了。

而她也希望司馬洛快點出現。

她聽見在下面，痳子和另外那三個人還在談話，後來就不談了，發出鼾聲。她鬆弛了下來，希望她也可以睡一會。

但鬆弛了不到十分鐘，緊張又來了。她聽見道上閣樓來的那度木的樓梯發出「吱吱」的響聲，有一個人爬上來了。

這個人的頭冒上來，就是痳子的頭，痳子在那昏暗中對她涎臉而笑。

「你幹甚麼？」蘭心問。

痳子把一隻手指豎在咀唇的前面：「別那麼大聲。」

他爬了上來，在她的身邊坐下，一隻手放在她的腿上，嬉皮笑臉地：「我關心你的安全，我上來和你一起睡。」

蘭心閉上了眼睛，他要幹甚麼，也祇好任由他幹了，他祇希望司馬洛快點來，在他沒有機會幹太多之前來。

「你的腿眞可愛了，」痳子讚美着，手却已不在她的腿上，而是到了她的上身了，他在她的身上搓捏着撥得太用力了，對她有傷瘀的地方也不留情，使她疼痛難耐。

蘭心緊閉着眼睛，也緊咬着牙齒，極力企圖把神經封閉起來，不去感覺這些，但仍然覺得難以忍耐，就像有一條最骯髒的虫正在她的身上爬着，當她無法忍耐，正要反抗時，痳子却又不碰她了。

她微微把眼皮張開，看見痳子正在把衣服脫下來，皮帶扣解下之後發出叮叮的聲音，他把槍也解了下來，放到閣樓最遠的一個角落。

然後他把其餘的衣服都脫下來，昏暗雖然可以減少醜惡感，但他還是醜得難以形容，蘭心好像患了虐疾似的發抖起來。

「蘭心，」痳子以沙嗄的聲音說：「我雖然不是小白臉，但是我有另一種本錢，我是能夠使你很快樂的！」

蘭心把牙齒咬得更緊。

痳子又哈哈笑。「人家說戴着手銬不能把衣服脫下來，我就脫給你看！」

跟着，他就動手把蘭心的衣服脫了下來。

全部脫下來，不過，却不是完全離開了身體，祇是一副乳罩及裙子，他可以解除，其餘襯衣及內褲，他則祇是推到手銬的旁邊去，在這裏聚成一團，不過，這巳經適合他的目標了，他要碰的並不是蘭心的手部。

他要碰的地方，現在巳經完全露出來了。

他深呼吸着，開始撫摸她，他的呼吸聲在喉嚨間響到就像哮喘似的。

而他的手指的探索，是使她無法忍受的，當他探太深時，蘭心忽然叫了起來：「不！」

跟着，就猛的把腿揮動，她的膝蓋撞中了痳子的腹部，痳子叫了一聲，滾開了，他大聲咒罵起來。

「什麼事？」下面有人問。

「你們別管！睡覺吧！」痳子不耐煩地喝道，他一跳過來，就揮動拳頭向蘭心的身上亂打，如果不是閣樓太矮，他站不起身來，他就會用脚踢的，不過拳頭巳經夠重了，一拳一拳，無情地擊在蘭心的身上，使蘭心哭叫了起來。

痳子的喝罵聲和蘭心的哭叫聲一樣的高。

接着，痳子的怒氣巳經發洩了，就停了手，他的手又放在蘭心的腿上。「別再這樣了，不然我會打死你的！」

蘭心凄酸地哭泣着。

痳子的手又繼續向上遊行，這一次溫柔得多了，也許他知道粗魯是不好的，接着，他巳無法忍耐了，就把蘭心的腿子托起來，雖然雙脚給手銬鎖住，張不開來，但是托了起來，他就可以做成他要做的事了。

蘭心的骯髒感是更濃了。

接着，在閣樓的下面，一把對痳子陌生的男人聲音說：「好了，下來吧！」

蘭心一震，因爲他認得這是司馬洛的聲音，而痳子則一時僵住了，一秒鐘之後，痳子就飛快地回身，一滾過去，抓起了

他放在角落裏的那把槍，再滾到閣樓的邊緣，槍咀朝着下面。

這是一個錯誤，他是應該指着蘭心的，用蘭心作人質，那也許會好一點的。

痳子看見下面，他那三個手下巳經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而且屋子的門巳經開了，他竟然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一定是剛才他打蘭心時發生，剛才太吵了，所以下面發生了什麼，他都沒有聽見。

他看見司馬洛伏在一隻櫃子的後面，一把裝了滅音器的槍指着他，他忙把頭一低，司馬洛的槍「噗噗」地響了兩次，而他的槍也差不多同時地響了，那隻櫃子上出現了幾個彈洞。

槍一響，痳子就完全忘記了蘭心，但蘭心是不應該忘記的，當他還要再放槍的時候，蘭心的雙脚就猛的從後面一撐過來，撐中小痳子的背部，痳子尖叫着飛了出去，向樓下直墮下去，太低了，他沒有時間用雙脚着地，然而又太高了，一個人從這一段不高不矮的高度墮下去，那是可以致命的。痳子就是頭部先着地，「托」的一聲響，就倒在地上，不動了。

司馬洛從櫃子後面跳出來，踢掉了他的槍，低頭看看，發覺他巳經死了，頸骨折斷，死去了，就死得這樣簡單。

「司馬洛，」蘭心在上面哀鳴着，「快點上來，放我！」

司馬洛爬上閣樓，在痳子留下的衣服上搜一搜，搜出了鎖匙，替她打開了手銬，她好像八爪魚一般緊緊抱着他，躲在他的懷中，大哭了起來。

司馬洛好不容易把她扯開了，扶着她的肩，把她搖着，「靜一靜，蘭心，靜一靜，我們還有工作要做！我們還要把孩子找回來，你穿衣服吧！」

蘭心穿上衣服的時候，司馬洛又回到樓下去，把其中一個打手弄醒了。

這三個人並沒有死，剛才，在痳子吵着的時候，司馬洛就乘那個守衛的人注意力分散，用槍把他擊暈，跟着又把其餘兩個人擊暈了。

現在，他就把其中一人弄醒。

這個人醒來的時候，發覺他的手脚都給鎖了起來，就是蘭心身上那兩副手銬，而且手和脚都複雜地交加着。這使他的身子縮成一球，伸不直，十分痛苦的。

司馬洛一執執住手銬，就把這人整個提了起來，就像給水草縛着的一塊牛肉。他把這人提起了幾呎高，再放手，讓他跌下去，重重地在地上一跌，這人有一種心肺俱裂的感覺，痛苦地尖叫了起來：「不要！不……要……」

「我們要把孩子找回來，」司馬洛咬着牙，兇狠地說：「聰明的就快說出來，快點！」

那人搖搖頭，表示不肯說出來。

司馬洛的脚閃電般一動，皮鞋尖就在他的肋骨上踢了一記，那人又疼得身子縮了一縮，而他在痛苦還未過去之前，司馬洛又執住他的手脚，再把他整個提了起來，又在地上一摔。

這明知道但是又無法用姿勢去遷就的一摔，使那人痛上加痛，整個人發抖了起來。司馬洛在他的身邊蹲了下來，把臉貼近他，猙獰地說：「現在你聽淸楚，小子！我並不怕你，我隨時可以把你活活打死，因爲你還有兩個伙伴，你不招供，他們未必會不招供的！」

那人還是在抖着，不論他是決定答應還是決定不答應，總之，他暫時都是沒有能力表示出來的，蘭心在他的身邊蹲了下來，苦着臉：「你聽我說吧，我們也不想和你爲難的。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女兒。你告訴我她在那裏，我們不會難爲你的，我可以保證！」蘭心現在簡直是在哀求了。

那人的嘴唇噏動着，好一會才說得出話來。他說：「告訴你們也沒有用，她給關了起來，有人看守着——」

「這些讓我們來担心好了，」司馬洛說：「你只要說出她的所在！」

「好吧，」那人屈服地說：「我告訴你！」

× × ×

孩子果然給關了起來，看管得很嚴。她是在一艘遊艇上的。遊艇的周圍是水，那比圍牆更加有效，由於她不會游泳，即使能逃出遊艇，也逃不過海水的包圍的。

而且，船上還有兩個打手在看守着。

而且，她還是巳經給用藥迷了，正在沉沉大睡，不會逃走。

她的頭髮巳經剃光了，雖然臉兒還是那麼可愛，現在却是顯得怪可憐的了。那兩個看守她的打手，每隔半個鐘頭就會進來看看她。

她是連動都沒有動過的，只是在那裏沉沉大睡，而這個打手，對這件工作也並無好感。

「媽的！」其中一人又一次探視之後，咒罵道，「一個孩子，如果再大十年，那就有味得多了！」

「我不喜歡孩子，」另外一人也同樣地表示厭惡，「我只是想把她殺掉！」

「也許有機會的！」第一人微笑了起來。

痲子的選擇是適合的。如果這兩個人知道痲子有什麼不測的話，毫無疑問，他們是會把孩子殺掉的！

好在他們還不知道痲子已經死掉了，而司馬洛和蘭心現在是已經來到了。在黑夜的掩護之下，他們已經從水底逼近了遊艇。

他們在那登上遊艇的扶梯旁停下，冒出來，一面把身上的氧氣筒及面罩等負累的潛水用具解掉，就讓它們沉下海底。

因爲他們既已來到，就用不着這些了。在船上，這些只會給他們帶來負累。

他們輕着身子，悄悄地爬上了那扶梯，登上遊艇。

並沒有人制止他們。那兩個打手並沒有在甲板上守望，他們只是在裏面坐着吸烟，間中交談幾句，顯然他們並不相信會有人從水底來偷襲的。

如果有別些船隻接近的話，他們也許還會警惕起來，但是從水底來，他們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所以，當司馬洛和蘭心已到達了他們所在的外面時，他們仍然沒有發覺。

那兩個人坐在那裏，過了一段時間，其中一個人就站了起來，嘆了一口氣，說：「好了，我們又得進去看看那個臭丫頭了！」

這句話聽在司馬洛和蘭心的耳中，是舒服不過的，因爲這表示那個女孩子正是在船上，而且表示船上是沒有其他人了。

於是蘭心便舉起了她那把槍（那把槍是用防水膠袋裝着，帶到船上來的）。槍嘴上是有滅音器的，蘭心把槍嘴擱在窗沿上，放了兩槍。「噗噗！」兩响柔和的槍聲，那兩個人好像兩根木柱一樣倒了下來，每人的腳踁都中了一槍。

腳踁上的痛苦，使他們連拔槍的氣力也沒有了。司馬洛和蘭心好像兩隻大跳虱似的跳了進去。

兩個人的槍各揮了一下，在每個打手的頭上擊了一記，如果槍聲還沒有使他們暈去的話，這兩下擊打，是斷然會使他們暈去了的。

司馬洛和蘭心迅速而輕快地衝到了下面去，果然就在其中一間房裏找到了孩子。蘭心擁着孩子，號啕大哭起來。

司馬洛走到窗洞的前面，舉起帶來的電筒，一明一滅地向遠處打起訊號來。馬上，水平綫上也來了一明一滅的回答。他知道，那遠處的就是一艘他早已安排好了的警輪，這艘警輪收到訊號，就會前來與他們會合的。

司馬洛回到蘭心的身邊。

蘭心抬起淚眼看着他：「你們會好好地對她嗎？」

她和司馬洛事先已經商量好了，當孩子找回來之後，就交給司馬洛，由他托人監護。蘭心實在不是一位適合的母親。

「我喜歡孩子，」司馬洛聳聳肩，「我總不會怎樣待薄她的！」

蘭心再哭泣了一會，而忽然，在很近的地方，警輪就發出了吵耳而又使人心寒的「嗚嗚」之聲。

蘭心忽然停止了哭泣，毅然抬起頭來看看司馬洛。「我已經想起來了。」她說：「那隻箱子，我已經想起，是埋在泥土裏！」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我是意外地記起來的，」蘭心說：「痲子問我的時候，我胡亂地說了一句，說是埋在泥土中。我說中了，正是埋在泥土中。這樣一說，我就記起來了。」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

「但是，」蘭心隨即又緊緊起皺起了眉頭，「我却記不起，究竟是在那裏的泥土中。我不相信我能夠把它找出來了！我只記得就是埋在那谷底的樹林中。」

司馬洛緊咬着下唇。「也總得試試的！」他說，「試找一找吧！」

× × ×

那地方也就是蘭心受到襲擊的地方，而這地方是那麼大。

當他們到達了那裏之後，他們是更覺其大了。這麼大的地方，可以埋下東西的地方很多。而且泥地上滿佈落葉，如果把泥土掘開，埋下箱子，再蓋上落葉，那麼，埋箱子的地方就很難找出來了。

司馬洛在一棵大樹的腳下停了下來，用手抹抹額上的汗。

蘭心也在他的身邊坐下。

「想一想吧！」他說：「想清楚，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日子已經差不多了。這不是計時炸彈，沒有準確的日子，很可能在我們預算的時間之前，細菌就會蔓延，但也很可能，我們是仍然趕得及的。」

「我正在想，」蘭心苦惱地用雙手掩着眼睛，「我正在想。但是，那些樹，到處都是一樣的！」

「你也不是一個笨人呀，」司馬洛說：「你也不會把那隻箱子亂埋一通的，你必然是埋在一個有特徵的地方，後來一找，就可以再找出來的！」

「我知道，」蘭心說：「我並不是一個傻瓜，但即使有特徵，也是局外人不會看到的特徵。」

那即是說，他們現在去看，也一樣看不到了。

他們在那林中坐着，呆呆地。司馬洛雖然帮着四面望望，想帮忙找尋一下也找不到。正如蘭心所說，這個特徵，也不會是普通人可以看到的。

他們懶洋洋地靠在那樹上，那裏實在是一個環境十分優美的地方，頭上枝葉濃密，雖然天是萬里無雲地晴朗，但是却完全沒有直接的陽光射下來，那濃密的枝葉就像一把巨傘似的把他們籠罩着。地上滿佈落葉，由於最近已經很久沒有下過雨，現在那些落葉已經乾了，一腳踐下去就會格格地碎裂。

那是一個很適合情侶談情的地方。

蘭心呆了一會，後來就慢慢地轉了過來，凝視着司馬洛。司馬洛也瞥了她一眼

，由於她的眼光有點異樣，他就身不由主地把眼光移開了。

但是，她却把身子挨過來，把頭擱在他的肩上。一陣女人特有的香味透進他的鼻端，但是那又不是香水的氣味。而且，他還嗅着這種氣味有點不尋常，一個女人需要男人的氣味。人雖然已經十分進化，但到底仍然是動物，仍然有着以氣味吸引異性的本能，雖然人們的嗅覺已經痲木到很少人能夠感到這種氣味了。

他却能夠有所感覺，也許因爲，他在女人方面的經驗實在豐富。

「抱着我。」蘭心柔聲地說，簡直近乎哀求地。

司馬洛也順從地抱着她。她的咀唇湊過來，他也很自然地吻了上去。她的咀唇很熱，反應也很强烈。她的身子一滾，便和他完全貼近了。

她的手伸進了他的襯衣下面，摸索着。這種動作她似乎是優爲之的，她能夠令到他的血脈馬上奔騰澎湃起來。

於是他的手也同樣地伸到了她的衣服下面。

兩個人在落葉上打滾着，幾乎像是兩個敵對的人，正在作着生死存亡的掙扎。只不過，這種掙扎却是快樂的，全無敵意的。

後來，在他們的咀唇分開來呼吸一下空氣的時候，他就替她把衣鈕解開，她也十分合作地支持這種行動。

很快，她的身上就只剩下了乳罩和三角褲。

綫條十分美妙，而皮膚非常嫩白的身體現在有了一個很大的缺點，那就是上面佈滿了一塊一塊又紅又紫的瘀痕。因爲最近一段日子，她實在挨打太多了。這些瘀痕是許久也不會過去的。

他停下來看着。

「你……一定覺得我很醜了。」蘭心苦笑。

「不，」司馬洛搖搖頭，「美不是單靠外表的。這就像一座冰山，沉在水面之下的比浮在水面之上的那一截更重要！」

「但我沉在水面之下的那一截，也是同樣的醜！」

「現在開始變了，」他說：「始開美起來了。」

很輕很輕地，他替她解開了背後的扣子，然後替她把乳罩褪了下來。好像白玉的山頂上裝了二隻珊瑚色的尖峯，這上面沒有瘀痕，他用咀唇輕輕地揩過峯頂，她就發生了一陣銷魂的痙攣。她把他的手也拉上去。

然後她把最後一件蔽體之物也褪了下來。

她的小腹是柔滑而平坦的，這裏沒有瘀痕。在一個生過孩子的女人來說，這實在是很難得的。多數女人在生過孩子之後，肚皮及大腿上多多少少會出現一點皺紋或者疤痕，她却是沒有。簡直完全看不出，她已經是做過一任母親了，只有肌肉的彈性特殊豐富的女人才會這樣。

跟着，他就再不能欣賞這個部份了，因爲他的身體已經遮住了他的視綫。

她的腿子稍爲屈曲着，遞過來，深深地容納了他。

她果然是彈性豐富的，而且熱情如沸。有人說生過孩子的女人就完全熟了，能夠充份地享受，這話一點也不假。她在他的身上，開始充份地享受起來了。

她的手把他緊緊地抓，不讓他離開太遠，就像害怕一遠離就會把他失掉似的。

而他也可以放心地享受。這個地區，已經給他們的人圍得水洩不通，只有他們兩個人能夠在這裏面自由活動，別人是決不能闖進來的。

他們在那落葉造成的地毡上面搏鬥着，掙扎着，發出着大聲的喘息。有時，她的腿子痙攣地踢動，就會把落葉也踢得飛了起來。

有一次，她還把地上的泥土也踢得飛起了一大塊。後來，一次劇烈的痙攣，她就完全靜止了下來。但內部的肌肉還是在緊張着，還是在抽搐着。直至內部也鬆弛下來了，她才嘆了一口氣。

「你知道我已多久沒有幹這個了嗎？」她問。

「沒有人制止你幹這個的。」司馬洛說。

「但我找不到機會，」蘭心搖搖頭，「最近一次已經差不多是兩年前了，而且還是交換式的，我爲了一件事要取悅一個男人。我找不到機會和一個我眞正可以喜歡的男人——甚至孩子的父親，也不是我眞正喜歡的男人。男人都是那麼壞，我也是一個壞人，我特別看得出別人的壞。」

「我也不見得是一個好人吧？」司馬洛自嘲地微笑着。

「你很好，起碼你對我眞好，」蘭心凝視着他，「爲什麼你對我這樣好？」

「爲了找尋那隻箱子。」司馬洛說。

「不完全是的。」蘭心說。「有許多地方，你根本沒有需要對我好的，例如你帮助我的女兒，你實在不需要，尤其是你還是要冒生命的危險。」

「有時，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司馬洛說，「不能斤斤計較代價！」

「問題就是在這裏，」蘭心說：「現在，這世界上的人已經很少很少人會這樣做了。每一個人做一件事情之前，總是要先計算一下，自己可能得到多少代價，以及可以佔到多少便宜。自己的便宜佔得愈多愈好。」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這就是爲什麼，有時我對這個世界是完全失望了。」

「我早已對這個世界完全失望了，」蘭心說：「起先，我也是想像和你一樣的，但是我找不到值得我這樣做的人！」她苦笑，「我是一個不值得你這樣做的人，但是你還是對我好，這是你遠勝過我的地方！」

司馬洛微笑道：「愛像一棵植物，你要收割，得先播下種籽，如果只是收割而不播種，那不久之後就沒有什麼好收割的了！」

她的身子又動起來了。她呻吟着說：「現在，我只是收割，以後再播種吧！」

他就讓她收割，而且要收割了兩次，然後他就播下種籽。

她銷魂地一點一滴都完全承受了。之後，她就這樣睡着了，手腳分開成

一個大字形，身上有幾個地方還黏上了一片兩片的落葉。她睡得好像一個小孩子般熟。

司馬洛微笑着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起來，就讓她睡。

她是需要這休息的，她一定很久沒有鬆弛過了。

而他，也是很需要這個鬆弛的機會。他已經很久沒有過一個女人了。沒有時間想這種事情，也沒有時間做這種事情。現在，也只是硬偷出一點時間來吧了。

後來，他爬了起身來，在林中走來走去，想分析一下，蘭心可能把箱子埋在何處。

但，樹林到處都是一樣的，的確看不出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他希望她快點醒來，繼續想。

接着他的思潮又飄得遠一點了。

他想起了以後。蘭心的以後。以後，應該如何處置她呢？她看上去像後悔以前做下的許多壞事，但是，她能不能悔改，別人肯不肯讓她悔改？她欠下了太多的債，太多了，有些人是已經走上了絕路，回頭已經太遲，她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希望他能夠帮助她，但不知道如何可以帮助她。因此他也沒有答應過她什麼。

也許，應該讓她自己來決定了。

到處都是落葉。那箱子一定是埋在某處的落葉之下。但，在那一處的落葉之下呢？

「司馬洛！」蘭心在後面叫。

他回過頭，看見她已經穿上了衣服，不過頭髮還是蓬鬆着，眼睛也不大睜得開來。

他走回她的身邊，她就嬌柔地投進了他的懷中。他輕輕地擁着她，柔聲地在她的耳邊說：「不睡了？」

她搖搖頭：「我已經休息過了，而且，我想起來了！我做了一個夢，我完全想起來了！」

司馬洛的血脈急促地奔騰了起來。「在那裏？」他問。

「你來吧，」蘭心拉着他的手，帶領他通過樹林，毫不猶疑地，似乎已經認清了目標，雖然到處的樹林都是差不多模樣的。

他們到達了出事地點。蘭心受到了幾個人襲擊的地方。

蘭心站在那裏，左右望望，然後又領着司馬洛直向左邊走去，通過了兩棵大樹的中間，再通過了許多其他的樹，終於到達了一棵紅色的樹的前面。

這究竟是一棵樹，他們大概都不知道，但總之樹葉大部份是紅色的。這的確是一棵別有特徵的樹，而且不是人為造成的特徵。

蘭心在這棵樹的脚下停了下來，指指地上，說：「這裏，就在這下面！」

司馬洛慌忙把地上的落葉推開，果然發覺那裏的泥土是新近掘開過，又掩上了的。他的血流得更速了。

「你掘吧！」蘭心說着，就在另一棵樹的脚下坐了下來。

司馬洛小心地從身上取出一把鏟子。那是一把很小的鏟子，而且是可以摺疊的，拉開來就可以用了。這把鏟子雖然小，卻是用特殊堅硬的金屬製成，所以掘起來是不會費力的。

但他發掘之前，他首先取出了一小罐汽油，淋在周圍的泥土上，再點上了一根香烟，把香烟丟到汽油上。汽油熊熊地着起火來了。

這是一步必須的預防工作。

如果那隻箱子是已經裂開了的話，那麼，周圍的泥土是會沾上那些細菌的。那些細菌，只可以希望用火去把它們燒掉。

裂焰冲天，那些汽油燒了好一會才燒完，泥土的表面是滾燙的，而司馬洛也不等了，他就拿起鏟子，在泥土的表面上發掘起來。

「不會很深的，」蘭心坐在那裏說：「我也沒有力氣埋得很深，我猜不會超過一呎深。」

如果她說得沒有錯，不過掘了一呎左右，他的鏟子就「鏗」一聲撞着了金屬。司馬洛的心大大地跳了一跳。他果然是已經找到了箱子，但，他也可能是正在面臨死亡。因為，假如箱子是已經裂開了的話，他就難以避免沾染到那至今還是不可治癒的細菌了。他和蘭心都是的。

他小心地用鏟子把箱面上的泥土撥開。幸而，他看見那箱面是完整的，也沒有看見他所害怕的紫紅色。他們的科學家指出，如果那些細菌溢出來的話，是會有這樣一種顏色的。現在沒有這種顏色，就表示箱子是仍然完好的了。

司馬洛小心地把其餘的泥土再撥了開來。

「找到了沒有？」蘭心問。

「找到了，」司馬洛說道：「但你……你不要過來，可能會有危險的！」現在，他的注意力是全部集中在那隻箱子上面了。

小心地，他把那隻箱子取了出來。亮閃閃的外表，一點裂痕都沒有。他們是來得及時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軟軟地坐了下來。

「怎麼樣？」蘭心問：「現在還有危險嗎？」

「沒有了，」司馬洛搖着頭，「沒有了，現在是安全了。」

蘭心說：「好了，司馬洛，現在你轉過來吧！」

司馬洛的頸背上的汗毛直豎起來，感到一陣陰冷。

因為蘭心的語調，實在是有點不尋常的。他慢慢地轉過來。他果然看見蘭心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指着他了。

就是他給她的那把槍，她竟然用這把槍來指着他。

司馬洛驚愕地看着她：「你幹什麼，蘭心？」

蘭心微笑，輕輕把槍擺一擺：「離開箱子，司馬洛，離開一點！」

「你瘋了？」司馬洛說：「你還想拿走這箱子嗎？」他憤怒得發着抖，充滿了被騙的感覺。他還以為蘭心是已經悔改，但他顯然看錯了。

蘭心憂愁地搖搖頭：「不，我不是想要這隻箱子，我只是想走，我要離開這裏，我要你陪我走出去。我答應過替你把箱子找回來，現在已經找到了，那麼我可以

走了！」

「走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總之我不能留在這裏，」蘭心聳聳肩，「留在這裏是沒有前途的，我不甘心坐牢，而我的改變也是已經太遲了。你帮不了我的。」蘭心說。

「你的女兒呢？」司馬洛問。

蘭心微笑着：「我的女兒，不是由你們保管嗎？你答應過的，你們會好好地愛護她，養大她成人！」

「你不能這樣。」司馬洛正色地說。

「如果你不高興，」蘭心又嬉皮笑臉地，「那你大可以把她殺掉的，不過我相信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司馬洛恨得牙癢癢的。

「現在你聽着，」蘭心說：「我祇是想你護送我離開這個範圍，離開你這個地方！這個箱留下給你，我不會帶走，所以，你最好不要亂動，如果你因此而丟掉性命，那就實在是太不值得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還是希望你留下來。」

「不，」蘭心搖頭，「我不能留下來，現在別再多說廢話了，司馬洛，轉過來，用背對着我吧！」

司馬洛祇好又依命，任從擺佈，轉過來對着她。

蘭心慢慢地走近，把槍伸到他的上裝下面，槍咀抵着他右腋之下，人則到了他的左邊來。她又命令道：「攬着我，司馬洛……」

司馬洛用左臂搭在她的肩上，於是，他們就像一雙情侶正在熱烈地互攬着似的，司馬洛搭着她的肩，她的右臂則在西裝之下攬着他的腰，只不過她的手上拿着槍，威脅着司馬洛的安全的。

「不要亂來，」蘭心說，「我再警告你，你知道我不是不會用槍的！」

「放下槍吧，蘭心，」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用不着槍的，你要走，那就走好了！」

蘭心搖搖頭：「這一次，我不能信任你！」

他們就這樣一起走過樹林，走上山坡，到了公路上。

那裏果然有幾部汽車以及差不多十個人員在守着，而且，司馬洛禁不住眉頭一皺地看到，老莫也在其中。

「你們到那裏去？」老莫問。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去吃點東西。箱子已經找出來了，你們下去找吧。就在出事地點的附近，很容易找到的。」

「為甚麼你不帶我們去呢？」老莫又問。

「我已經說過，我們要去吃點東西，」司馬洛說：「給我一部車子吧。」

他們走向一部車子，蘭心還是緊擁着他。

老莫忽然說：「梁小姐，你過來一下吧，我有話跟你說！」

蘭心和司馬洛都震了一震。

司馬洛低聲說：「小心點，蘭心，依他吧，我會讓你走的……」

「不！」蘭心堅決反對。

「聽見沒有？」老莫說：「我叫你過來！」

「我不是你的屬下！」蘭心說。

司馬洛連忙伸手去把車門拉開，並且側身擋在蘭心與老莫之間，一面焦急地催促她：「快點，快點上車！」

蘭心祇好上車，司馬洛也跟着她上車。這樣，他們兩個人的身子不免離開了一下，槍雖然沒有露出來，隔着上裝也可以看到槍的輪廓。

老莫是何等機警的一個人，如果不是如此，他不能成為S組的頭目了。他看神色，就已經看出有點不對了，不是司馬洛的臉上有所表現，而是蘭心的臉上有所表現。

「停下來！」老莫說着，手上就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他旁邊的人，手上也出現了一把手槍。

「你們不要開槍！」司馬洛大聲叫起來。

蘭心已經移到了司機位上，咬着牙發動了馬達。司馬洛連忙伸手按着她的手，喝道：「不要開車，停着，讓我來跟他們講！」

蘭心却不理會，還是咬着牙把車子開動了，後面响了兩响槍聲，車子的後窗玻璃忽然碎掉。

車子也失去了控制，向路邊直撞過去，撞到一塊凸起一呎半高的石上，車頭爬上了石上，再垂下大石的另一邊，後輪給擱起了，於是車子就不再前進，只是後輪懸空在轉動着。

司馬洛感到天旋地轉，忙咬緊牙齒，扳扶着車窗，定下神來，立即扭頭望過去。蘭心就伏在駕駛盤上，一動也不動，頸後有很多血湧出來。

司馬洛執住她的肩，把她搖動，一面叫了起來：「蘭心！」

一搖，蘭心便滾離了駕駛盤，而倒進了他的懷中。她的兩眼圓圓地睜着，一動也不動。她已經死了。還沒有機會說一句話了。

司馬洛呆呆地擁着她。

只有老莫有如此準確的槍法。兩槍都射中了她的頸後。

她的血染到了司馬洛的襯衣上。

幾個人趕到了車子的旁邊，最後一個趕到的才是老莫，司馬洛瞪着他，咬牙切齒地說：「你殺了她，你這……」

「她刦持你，」老莫說：「不是嗎？我救了你的命！」

「滾開！」司馬洛喝道：「都給我滾開……」

「你怎麼了？」老莫詫異地看着他，「你瘋了嗎？她想逃走，我們怎能讓她逃走？」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說：「你不會明白的了！」

老莫還是在那裏迷惘地看着他。

「她死了！」另一個人員說：「放了她吧，司馬洛。」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遲疑了好一陣，才慢慢把蘭心放了下來。不錯，她已經死了，抱着她也沒有用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老莫說。

「別問了！」司馬洛吼道：「你們不是要那隻箱子嗎？已經掘出來了，還不去拿？快！快去！快去！」（全文完）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煌忽然驚呼一聲，原來洞內發現曙光是一座水晶壁上透過來，衆人連忙湊近一看，原來李金貴在晶壁那邊，還見到幾位老者在那邊奕碁，天昊道長、林煌、鄭君武認出是丐仙鄒武、北海魔尊羅岳、六丁神斧丁中齊、極樂眞人、亘劍神君程無忌和棋仙抱雲子等人，他們推測這些前輩可能是來爲抱玉眞人祝壽，紀念生辰，又疑是海角蜃樓的反映，但是證明這些老前輩並未有仙去，仍在人世，正在驚惶之際，突然見晶壁那邊兩個小道童走來，交還那修羅令，林煌想捉着他們作爲人質離開，反被制肘，小道童說出阿貴已被師叔收他爲徒……

打賭險惹禍　丐仙散邪功

趙恨地自天一、天虛兩個道童出現後，一直沒有說話，心中對於兩人一身神奇的功夫，可說是又羨又妒，尤其是聽到李金貴已被極樂眞人收爲弟子，更是百感交集，不是滋味。

因而此刻當他聽到天虛提起不服氣李金貴之事，頓時有如遇到知音，脫口道：「對！阿貴土裏土氣，呆頭呆腦的，算得了什麼東西，只不過是運氣好一點罷了，怎能跟二位相比？」

天一目光一閃，凝注在趙恨地的面上，道：「你是誰？」

趙恨地爲了要找李金貴，已由鄭君武易容成凌三的模樣，此刻完全像是花子裝束。

他一聽天一的詢問，一時之間，反倒不知要如何回答才好。

天虛見他沒出聲，說道：「師兄，這人的裝束倒跟師叔很像，可能是丐帮的弟子。」

天一搖頭道：「不會吧！丐帮弟子怎會跟修羅門的人走在一塊？」

天昊道長忙道：「兩位道友，他是貧道俗家外甥，此次是隨貧道而來的。」

天一哦了一聲，天虛道：「天昊道長，你這外甥跟李金貴很熟？」

天昊道長頷首，道：「嗯，他認得阿貴。」

天虛笑了笑道：「那李金貴表面上看起來土頭土腦，傻裏傻氣，其實肚子裏還是很聰明的，不然程師叔一見他，怎會讚不絕口，說他是慧質，是練劍的好材料，而極樂眞人也說他樸實木訥近乎仁，是本門久尋未得的美玉……」

趙恨地聽得此言，心中的妒恨更是如火焚燒，忖道：「早曉得阿貴不會被本門所用，我在碰到他的時候，便該一掌結束了他，也免得以後生出這麼多的是非來，唉！其實那次他挨了太白雙妖一掌，我便不該救他，讓他凍死算了……」

其實他這都是空想，李金貴因禍得福，無意中逃出玄妙觀，在黑夜裏慌不擇路

的進入山區，且又闖進九九歸元陣中，得遇遠自海外趕來爲抱玉眞人祝壽的極樂眞人，被收爲弟子之事，已經成爲事實，絕不是趙恨地後悔所能挽回的。

趙恨地是悔恨與妒忌的情緒交集，葛仙童則是聽了非常羨慕。尤其是在他看了天一和天虛兩人的本事之後，那種欣羨之情更加强烈，忖道：「阿貴的運氣眞是太好了，眼看他在名師的琢磨之下，練個三年五載，出師之後，只怕我們帝君都不是對手了……」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際，只聽天虛又道：「他們愈是這麼說，我心裏就愈是不服氣，憑他那副笨笨的樣子，又能算得了什麼美玉？我看眼前那位小施主倒是一塊美玉！」

葛仙童聽他提到自己身上，不禁嚇了一跳。

天虛話聲一頓，道：「小施主，你貴姓大名？」

葛仙童一驚，道：「我……我姓葛，叫葛仙童。」

天一頷首說道：「好！不愧是仙童，的確名符其實，眞正的明珠仙露，美玉一塊！」

他說話老裏老氣的，目光更是如同電光似的在葛仙童面上打轉，使得葛仙童的臉都漲紅了。

天虛道：「葛施主，你也是修羅門的弟子？」

葛仙童點了點頭，尚未說話，只見天虛搖頭嘆息，道：「唉！眞是明珠蒙塵，美玉落在糞坑，糟塌了這個人材！」

林煌聽得這兩個小道士把話繞來繞去繞到了葛仙童的身上，隱隱猜測到是怎麼一回事。

他心中有些慌亂，道：「你們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天虛指着葛仙童，說道：「沒什麼意思，我跟你打的賭要落在這名小施主的身上。」

鄭君武沉聲道：「不可以！仙童是本門弟子，豈能……」

天一截斷了他的話，道：「你們不賭也可以，師弟，你把這塊鬼牌子毀掉！」

林煌喝道：「且慢！」

天一斜睨着鄭君武，道：「姓鄭的，你的意思呢？」

鄭君武道：「三哥，這件事千萬不可答應……」

林煌道：「老六，我曉得，一切聽我的便是。」

鄭君武皺眉道：「三哥，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林煌叱道：「事情的輕重緩急，我豈能不知道？」

天虛道：「對！事有輕重緩急之分，葛小施主再是重要，想必也比不上這塊修羅令牌對你們的重要吧！」

林煌咬了咬牙，道：「你也不用要貧嘴了，有什麼話說清楚了！」

天一道：「林大天魔，我師弟的意思是用葛仙童打賭，如果你抵得過他三招，我們不但把修羅令交還給們你，並且還負責送你們出去……」

林煌大怒道：「三招？你……你說我連他三招都擋不過？」

天一微笑道：「我可沒有說你一定贏不了他，或許你能擋得了他三十招，三百招也不一定，是不是？」

林煌冷哼一聲道：「好，我們就以三招爲準，如果三招之內我便落敗，那麼仙童讓你們帶走，否則……」

葛仙童顫聲道：「三叔，你……」

林煌寒着臉道：「仙童，如果你三叔連人家一個道童三招都抵擋不了，你在本門也沒有什麼出息，還不如跟隨他們去的好……」

葛仙童道：「可是弟子我……」

林煌道：「仙童，你對本門的忠心，我很明白，可是如今環境逼人，我也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有挺身一試了……」

他一抖長劍，凝神望着天虛，道：「小道長，請……」

天虛伸出左掌，道：「你等等。」

林煌道：「還等什麼？」

天虛將手裏那塊修羅令牌一揚，道：「天昊道長，這塊牌子交給你保管。」

天昊道長接過修羅令牌，瞥了林煌一眼，道：「貧道……」

天虛道：「貧道與他以三招定勝負，無論輸贏，這塊牌子都會交還給他，在此之前，請道兄代爲保管。」

天昊道長也不清楚天虛爲何要這麼做，掂了掂手裏的那塊修羅令牌，忖道：「如果林煌要在路上翻臉，或許我可憑之作爲護身符。」

他意念未了，只見天虛緩緩取出一柄短劍，面色肅穆的拔了出來。

一道青濛濛的光芒剛一漾起，林煌已沉喝一聲道：「第一招——」

劍洒星羅，盤龍出擊，劍刄光芒地朝天虛道童劃了過去。

他這一劍出手，洞中的溫度便陡然降了下來，衆人只覺一股寒氣撲面湧到。

鄭君武識得這是修羅七劍中最後一招「魔焰煉神」，一招之中，有九個變化，端的是奧秘無比。

他興奮地暗忖道：「沒想到三師兄斷臂之後，更加努力，不僅功力大進，並且還把這招最難練的劍招練成了。」

他知道這招劍法只要使出，便能藉劍法的變化，產生眞磁之力，再進一步，便能凝聚劍氣，練成了劍罡，至時憑着一道劍罡便可傷人於十步之內……

天昊道長似乎也沒料到林煌的劍上造詣如此之深，他腳下一移，挪到趙恨地和葛仙童的身前，發出一股眞氣，護住身前，唯恐他們受到無形劍氣之傷……

林煌出劍，天昊退身，只是刹那之間的事，倏地只見天虛嘴裏發出一聲低嘯，道：「好劍！」

他豎劍於胸，從那枝短劍上倏然吐出一道尺許的劍芒，顫動之中，如同豎起重重幕簾，將他全身都罩在裏面。

盤龍劍攻將過去，兩股劍芒相觸，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音。

林煌心中大駭，只覺自己這一招九式，似是刺向萬載寒岩，根本無法突破對方的劍網。

他在手腕顫動間，全身衣袍陡地鼓起，雙目怒睜，頭上千縷灰髮根根豎起，右

手捧劍回縮，凝視着對方，緩緩地向前一送。

鄭君武興奮地忖道：「三哥要使出劍罡了……」

但見從那盤龍劍的劍尖之上，幻起一道圓形的光環，似緩還急的向天虛推去。

天虛斂笑一聲，道：「區區的劍罡，還敢拿來在道爺面前現醜！」

右手一抖，那枝短劍巳離手飛去，刺擊而去。

天昊道長倒吸一口涼氣，失聲道：「馭劍術——」

那自林煌劍上發出的圈圈劍罡乍幻即滅，他似乎感受到一股壓力，連退兩步。

但聽得洞中響起一陣恍如熱湯潑雪的聲音，林煌滿豎起的頭髮巳落了下來，那枝軟劍也隨之垂落。

可是那枝虛懸在他面前三尺之遙的短劍，依然微微搖動，劍尖指着他。

鄭君武是在廿多年前，見到白氏家族的家長白儀方施展這種「御劍」之術，跟修羅大帝金浩作殊死之拚。

他沒料到事隔廿多年，這種神奇的馭劍術，又重現在一個十幾歲的道童身上，剎時如遇電殛，大叫的道：「三哥，你敗了！」

林煌滿頭灰髮披散，有如厲鬼，聞聲怒視鄭君武，道：「誰說我敗了？」

鄭君武純是一番好意，唯恐林煌會受到傷害，聞言一窒，道：「三哥！」

林煌咬牙道：「我還有一招——」

天昊道長忙阻止道：「林施主，不要逞強！」

林煌叱道：「老道，閉嘴。」

天昊道長苦笑了一下，沒有再說話。

天一道人道：「林煌，你還不肯認輸？何苦要……」

林煌獰視天一，道：「小雜毛，老夫不會如你的意！」

他眼見天虛御劍凝神，不敢說話，知道天虛到底還是年紀輕，功力不够純熟，所以可以聚力一拚。

因爲這種劍術之中至高無上的絕學，並非人人可練的，而且練成之後，功力深淺有分。

看這情形，天虛只是練成了馭劍術中的那步功夫，並非無法正敵……

林煌深吸一口氣，一抖長劍，嘴裏唸唸有詞，倏地一搖腦袋。

鄭君武駭然道：「師兄，不可——」

天昊道人也倏地明白林煌要做什麼，忍不住大叫道：「林施主，不可以……」

但是他話一出口，便見到林煌滿頭長髮披散而開，身軀如同漲大了一些，臉上泛起了紅艷的血光，不由得把將要說的話，又吞了回去。

因爲他知道林煌這種形態，正是要施出修羅門中最厲害的「修羅搜神大法」，將全身所有的精力潛勁都凝聚而起，施於一擊之中。

這種怪異的心法一施將出來，足可將所發出的力道，增强十倍，但是一擊之後，整個人便會如同大病一場，最少要苦練三個月才能回復原狀。

單是這一點倒還不算什麼，最可怕的還是，若這蓄勁凝功的致命一擊，遇上了功力高超的敵手，將這股勁道反震回來，那麼施法之人，立刻便會七孔流血，全身崩裂而死。

當年修羅大帝金浩，率領麾下十大天魔，以及數百弟子入侵白氏家族所居的衡山閒雲小築，一戰失利，撤退之際，便是仗着十大天魔居於第四的大力天魔蔡岩施出這種搜神大法，力擋追兵。

大力天魔以這種秘法，連吐三口鮮血，逼出全身精力潛勁，擊斃追來的白氏子弟，達八人之多，然而他自己也因而力竭而死，死狀極慘……

當年那慘厲的一幕，浮現在鄭君武的腦海，他不由駭然大叫，道：「三哥，不可以這樣！」

林煌怒目凝視着鄭君武，道：「老六，閉嘴！」

鄭君武面上浮起哀痛之色，顫聲呼叫道：「求求你，三哥，不要再逞一時的意氣……」

林煌叱喝着道：「我這是爲維護本門聲譽而戰，那是逞什麼意氣？你快跟我閉嘴！」

鄭君武見到他那滿臉通紅的恐怖模樣，不由打了個寒顫，再也不敢多說話了。

林煌緩緩轉過身來，凝目注視着天虛小道人，沉聲道：「天虛，老夫這第三招就要來了。」

天一和天虛兩個小道士，雖然一直跟隨在一代奇人、巳修練至地仙的抱玉眞人身邊，見過無數的奇人異士，可是到底沒有下山經歷過，更沒有遇到過身懷邪法之人。

所以當他們一見到林煌那等駭人的異態，不由得全都駭然失色。

天一目注林煌，只見他全身肌膚在這一剎變爲血紅，五官扭曲，面貌猙獰，尤其是那截露在斷袖外的斷臂臂樁，更是紅得像要滴出血來一般。

他强自鎭定，問道：「林煌，你這是要做什麼？拚命哪？」

林煌獰笑道：「你們藐視我修羅門的功夫，老夫就要讓你們見識一下。」

他一振手中的盤龍軟劍，但聽得一陣嗡嗡之聲低響而起，那枝軟劍微微顫動，挺得畢直，漾動的劍光，似乎也泛出一蓬血紅的光影……

天虛小道士心中忐忑，却强自鎭定下來，輕笑一聲道：「諒你修羅門只是些鬼魅伎倆，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來……」

說着，他緩緩將手中的短劍在面前劃了個圓弧，佈起一層劍幕，到時便將他全身都罩在裏面。

這正是黃山天玄觀中鎭觀的九招「大周天神劍」中，守得最嚴密的一招「混沌未開」，所謂無始無極，無形無像，正是天虛之相。

天一道童唯恐林煌弄什麼花樣，站立一旁，蓄勁以待，準備一有萬一，立刻發出「太清神罡」，替天虛小道士擋一擋，到時就算毀了約定，也不能使天虛小道士吃虧負傷……

鄭君武眼見林煌一意孤行，再也無法勸阻，趕緊走到趙恨地和葛仙童的身前，將他們拉住，急速向後退出數尺。

天昊道長乃是修羅門十大神魔中趙龍

之舅兄，跟修羅門的淵源極深，自然稍爲知道林煌即將施出的「修羅搜神大法」有何神奇之處。

他也退到了趙恨地身邊，低聲道：「鄭施主……」

鄭君武滿臉凝肅地道：「道長，等會要盡力護住他們兩個……」

就在這時，只聽林煌低吼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長劍隨着身軀前挪動，陡然劈出。

他這一劍跟方才完全不同，劍嘯刺耳，却看來去勢極慢，彷彿劍上挽着千斤巨担一般。

劍未落下，天虛小道士所佈出的劍幕巳感受到一股沉重如山的勁道。

那股勁道裂金斷石，既强且利，僅是稍一停滯，便巳穿透天虛佈出的六層劍幕，直射而落。

黃山「大周天神劍」一共只有九招，其中這「混沌未開」乃是唯一的守勢，功力高者，足可佈起十一層劍幕，方圓丈許之處都受劍幕庇護，滴水難入。

但是天虛小道士畢竟年紀還輕，功力不深，只能佈起七層劍幕，眼見林煌劍刄劈落，連破六重劍網，天虛小道士心頭大駭，身形陡退，逼氣催劍，招化「初現太極」，想要卸開那劈落的萬鈞力道。

不過他的劍式固然奧妙，修歷到底還淺，加以林煌此時施展的是修羅門的秘法，可藉吐血之術，催提全身潛力，付諸一出，所施出的勁道，較之方才何止增强一倍。

是以雙方相較之下，優劣立見，剎那之間，只聽「噹」的一聲，天虛小道士手中的短劍巳被擊落，那枝盤龍劍直穿而去，朝怔愕中的天虛小道士射到。

天一小道士未料天虛會如此不堪一擊，僅僅一招，便被林煌將那招「混沌未開」破去，驚駭之下，雙手平推而出，喝道：「林煌，慢來。」

他雖然發出「太清神罡」，可是林煌的劍勢是何等迅速？眼見天虛便將會一劍殞命，伏屍於地。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林煌只覺眼前一花，那閉目凝立於劍前，準備等死的天虛小道士陡然不見，彷彿變成空氣，溶化在黑暗中。

他心頭一怔，劍勢稍稍一頓，便聽到一聲沉喝道：「你跟小孩子拚命，豈不是太過份了？」

話方一入耳，他巳覺得劈出去的劍勢受到極大的阻力，似乎停了下來。

目光一閃，他只見面前出現一個蓬頭垢面，滿袖油光的老叫化子。

那老叫化子左手挽着天虛，右手兩指揑住林煌刺來的盤龍劍尖，任憑劍上寒芒迸射，竟然傷害不了他分毫。

林煌手握長劍，催勁下劈，却因劍尖被對方揑住，而無法動彈，那種感覺就好像他所面對的是山川河嶽，儘管如何出力的攻擊，也是徒然。

一個人的力量，又如何能跟「大自然」來對抗呢？

林煌口中含着的那一口鮮血，正要吐出來，但是那種無法抗拒的感覺，一印入心裏，使得他立刻萬念俱灰，不知該如何是好。

那老叫化見到林煌滿臉漲得通紅，沉聲喝道：「你還不快把這門邪功散了，眞想要全身碎裂不成？」

林煌知道施展這門「修羅搜神大法」是有去無回，若不能制敵，必定氣血回崩，裂體而死。

此刻照那老叫化叫他散去搜神大法，他却無法照辦，頓時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時，鄭君武搶前一步，恭敬的說道：「鄒老前輩，本門的搜神大法，一施展出來，便無法中途散功，尚請老前輩成全……」

那個亂髮如草，滿身油汚，雙手却瑩潔如玉的叫化子，正是傳說中的丐仙鄒武。他聞得鄭君武之言，長眉微軒，道：「什麼？那老魔頭傳你們這歹毒的功夫時，竟沒教你們散功之法？」

他目光閃處，見到林煌眼中全是乞憐、悔恨之色，不由嘴角撇了一撇，道：「若是按你的作爲，該讓你自食惡果，姑念我跟那魔頭還有見面之情，就放過你這一遭！」

說話之間，他左手大袖一拂，發出一股柔和的氣勁，將林煌體內提起待發的勁道緩緩散去。

林煌本是全身如向火焰聚燃，即將面臨爆炸，被這股溫柔清涼的氣勁拂體而下，頓如承接迎頭洒下的一片冷雨，通體舒泰，心火俱熄。

他嚥下了含在嘴裏那口鮮血，正想要跪下來叩頭致謝，誰知倏覺全身酥軟，連站立的力氣都沒有了。

鄭君武見到林煌身子搖幌了一下，癱軟了下來，連忙搶前將之抱住，道：「三哥，你……你怎麼啦？」

林煌嘴唇蠕動了一下，却說不出話來，鄭君武目光閃處，只見那枝盤龍軟劍竟然巳斷成寸寸，只剩下一枝劍柄，還握在林煌的手裏。

他心頭大震，還以爲林煌巳被丐仙鄒武功神功震傷，悲傷地道：「鄒老前輩，你……」

丐仙鄒武道：「他這是氣血驟然回竄之故，無甚要緊，只要回去好好休養半個月就行了。」

鄭君武聽他這麼說，這才放下心來，顫聲道：「謝過老前輩成全之恩。」

丐仙鄒武冷哼一聲，道：「若不是當年老夫跟你師父有過一面之緣，按照他今日這種作爲，就該讓他自食其果，氣血倒崩才對！」

鄭君武俯首聆聽，唯唯諾諾，不敢答話。

丐仙鄒武說道：「好在是我來了，不然讓他傷了天一和天虛這兩個孩子，你們修羅門的魔崽子，就算是百死也難贖這大罪！」

鄭君武垂首道：「是，前輩教訓的極是，敝師兄一意孤行，晚輩也曾加以勸阻，無奈……」

丐仙鄒武揮了揮手，道：「好了，你也不用多說了！」

他側過身來，只見天一和天虛兩個小道士垂手而立，吭都不敢吭一聲，那種恭

敬的樣子，使人看了不禁好笑。

丐仙鄒武笑道：「我就知道，這一定是你這個小雜毛惹出來的禍，不然人家要跟你們拚命做什麼？」

天一道童很尷尬地說道：「師伯，這……這……」

丐仙鄒武道：「你不用解釋了，極樂道友叫你們好言相勸他們離開，大概你們心裏不服氣，認爲這兒是洞天福地，不能讓修羅門下的魔崽子無緣無故的闖進來，所以逞强顯能，要賣弄一下你們學到的那些破銅爛鐵，對不對？」

他目光一閃，落在天虛小道士身上，笑罵道：「天虛，你說，是不是你惹出來的禍？」

天虛咧了下嘴，道：「師伯明鑒，您老人家神通廣大，明察秋毫，小的不敢欺騙您……」

丐仙鄒武叱道：「呸！小猴崽子，少跟我老人家嬉皮笑臉了，你說說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天虛將經過的情形，簡單的述說了一遍。

丐仙鄒武罵道：「你們不服氣他們闖進九九歸元陣中，所以要讓他們瞧瞧厲害？呸！你也不想想，才練了幾天功夫，竟想要三招便制服人家？若不是我老人家及時趕到，你們這兩個小雜毛，早就成了肉醬一團了。」

天一和天虛受到叱責，不敢吭聲。

丐仙鄒武望了站在天昊道長身旁的葛仙童一眼，那蹦緊的面孔上有了一絲笑容，招手道：「孩子，你過來，讓老叫化看一看。」

葛仙童一生可說從未經歷過這種奇異的事，在這一日一夜之中，他目睹了駭人聽聞的奇功，看見了神奇莫測的異人，以致那顆稚幼的心靈，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此刻，當他見到那師叔見到了尚要躬身屈膝的老叫化，在向自己招手，他心中不由一陣畏懼，瑟縮着不敢過去。

天昊道長推了推葛仙童，道：「仙童，鄒老前輩叫你，你還不快過去？」

葛仙童猶豫了一下，走了過去，跪下朝丐仙鄒武磕了個頭，道：「晚輩葛仙童，叩見鄒老前輩！」

丐仙鄒武右手虛虛一招，便將葛仙童抱了起來。

他仔細的端詳了一下葛仙童，道：「嗯！這孩子的確很可愛，難怪天一和天虛那兩個小雜毛會喜歡你。」

葛仙童被鄒武抱在懷裏，幾乎有些手足無措，再一聽到他如此稱讚，更是臉孔漲得通紅。

丐仙鄒武憐愛地揑了揑葛仙童的面頰，道：「孩子，你叫葛仙童？」

葛仙童點了點頭。

丐仙鄒武摸了摸葛仙童的耳後，突然「咦」了一聲，問道：「孩子，你是那裏人？」

葛仙童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

丐仙鄒武道：「你父親是誰？」

葛仙童依然搖頭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丐仙鄒武凝目注視着鄭君武，道：「這孩子是修羅門的弟子，對不對？」

鄭君武恭聲道：「稟前輩，仙童是本門帝君關門的弟子。」

丐仙鄒武道：「那他的來歷，你們會不知道？」

鄭君武道：「這個……」他頓了頓道：「仙童是我三哥在七前出外時攜回的！當時他只有三歲多，所以只有我三哥知道他的來歷……」

鄒武目光一閃，望向林煌，只見他面泛青白，全身癱軟，蜷伏在鄭君武的懷裏，顯然內傷極重。

鄭君武惶急地道：「鄒老前輩，我三哥的傷……」

鄒武道：「他死不了的，不過這一回去，最少得躺上個把月，才能復原……」

他略一沉吟，揚目道：「天昊，你過來。」

天昊道長吃了一驚，不知道爲何鄒武會認得自己？他急步向前，躬身打了個稽首，說道：「鄒老前輩呼喚貧道，有何教示？」

鄒武道：「你的身上，有沒有帶玄玉丹？」

天昊道長忙道：「稟前輩，弟子帶的有，此外還有一瓶參露丸……」

鄒武道：「他氣血回逆，元陽上昇，用一顆玄玉丹便行了。」

天昊道長不知鄒武爲何要爲林煌救治，略一猶疑，鄒武似是猜出他的心情，道：「此子頗似老夫昔日故人之後，老夫需要向林煌問幾件事，來澄清心中疑竇。」

天昊道長唯唯應諾，取出玄玉丹，餵入林煌嘴裏。

鄒武道：「你只須用修羅門平常之帮助行功手法，替他推拿一下，氣血行一周天，便可助他平復。」

鄭君武應了一聲，連忙扶着林煌躺在地上，自己盤膝坐於一旁，伸手替林煌施功推拿起來。

鄒武抱着葛仙童，右手輕撫着他的黑髮，似乎在沉思什麼。

葛仙童被鄒武摟在懷中，覺得渾身都不自在，尤其是從鄒武袖角傳來的一陣陣濃濃的油膩之氣，冲得他更加難受。

他輕輕地掙扎了一下，鄒武受到干擾，自沉思中醒了過來，俯望滿面窘態的葛仙童，慈藹地一笑道：「孩子，你要下去，是不是？」

葛仙童道：「老前輩，我……」

鄒武放下葛仙童，道：「天一，天虛，你們牽着仙童，我有一件事要向林煌弄清楚。」

葛仙童望着躺在地上的林煌，問道：「老前輩，我三叔沒關係吧？」

鄒武道：「他內腑受傷，需要好好的休養二個月……」面色一正，道：「孩子，你的面貌極似我昔年的一位好友，所以我需要向你三叔查詢一下你的身世，等會他醒來之後，你和天一藏在一旁，不可出聲，知道嗎？」

葛仙童有些疑惑地眨動一下黑眸，問道：「爲什麼呢？」

鄒武道：「我那老友有一子一女，他的兒子在十二年前成親，聽說育一麟兒，當年我在海外修鍊，沒回中原，等到五年之後，我重返川東，他們全家已經搬走，屋宇也付之一炬，多年來，我曾到處找尋，始終沒有消息，是以我……」

葛仙童笑道：「老前輩，您看我長得像您的老友，所以以爲我是他的後人？」

鄒武頷首，道：「不錯，老夫是這麼想。」

葛仙童笑道：「沒這麼巧吧？」

鄒武道：「老夫也希望不會這麼巧，否則……」說着，他的眼中神光暴射，在這昏黯的洞窟裏，如同炬光般閃爍着熠亮的光芒。

葛仙童嚇了一跳，連退兩步，天一道童趕緊伸手握住了葛仙童的手，說道：「小兄弟，別害怕，鄒師伯對你沒有什麼惡意。」

天昊道人一直默然注視着鄒武和林煌的情形，他心中思潮洶湧，反覆起伏，一時未能平歇下來。

他聽到鄒武對葛仙童所說之話，心中頓時想起昔年青城派覆滅之事，心中忖道：「據說丐仙鄒武原是川南一個樵夫，後來在青城深處迷失，無意中進入一個古洞，得到昔年許眞君留下的半本道書，是以才……」

想到這裏，他又聽到鄒武道：「天昊道人！」

天昊道長楞了一下，忙躬身道：「老前輩，有什麼事需要貧道效勞？」

鄒武道：「天昊，你身爲三清弟子，怎會跟修羅門的人走到一塊呢？」

天昊道長道：「晚輩此次到玄妙觀中，無意間遇見林施主和鄭施主兩人……」頓了頓，道：「由於貧道俗家妹子嫁給了修羅門神力天魔趙龍，故此……」

鄒武哦了一聲，不由的道：「原來如此……」

他指着趙恨地問天昊道人，說道：「那個傢伙裝成像我老叫化的徒子徒孫，便是你的外甥？」

天昊道長恭聲道：「前輩說的不錯，那正是貧道的俗家外甥。」

鄒武道：「昔年在茅山，我跟你師祖曾盤桓了半個月，相對談經論道，相處極爲愉快，自他屍解之後，我便遠至海外，留連東海七十二島之間，多年未返，此次回歸中原，也是夙緣，既遇見你，又見到了仙童……」

他望了葛仙童一眼之後，說道：「修羅門造孽太多，雖然我們這些老不死的已經息隱海外，或居於深山洞天，不問俗事，但是白氏一門昔年曾遭修羅門攻擊，多年來臥薪嘗胆，亟思復仇，眼看又是一場殺刼，你既處身三清，便不該介入這場仇恨之中，否則到時玉石俱焚，誰也無法救你……」

天昊道人聽了全身冒汗，躬身應道：「貧道敬領教誨，這就携同儆甥，回歸茅山。」

鄒武頷首道：「嗯！這才是明智之舉，記住，二年之內，絕不可下山，否則到時刼難一到，就悔之晚矣……」

天昊道長道：「老前輩，如果修羅門在這段期間找上茅山，晚輩……」

鄒武微哂道：「他們自身難保，如何還有能力再找你的痲煩？」

天昊道長頓時記起，太虛道人跟他說起那有關楊苓之事，心中頗有所悟，恭敬地行了一禮，道：「無量壽佛，晚輩這就告別前輩，回返茅山。」

鄒武點了點頭，側身道：「天虛，你帶天昊道人出洞。」

天虛道童應了一聲，說道：「道兄，請——」

天昊道長伸手一招，道：「恨地，我們走！」

趙恨地猶疑了一下，望着鄭君武，道：「大舅，我師叔他們……」

天昊道長沉聲道：「他們有他們的路可走，你又何必爲他們操心？」

趙恨地道：「可是我父親還在修羅宮裏，我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天昊道長輕嘆口氣，說道：「唉，孩子，難道你沒能從鄒老前輩的話中聽出，修羅門即將遭到大刼，到時候必然難逃覆滅……」

趙恨地心中意念紊亂，不知該隨天昊道長到茅山去，還是留在師門，一時難以決定。

就在這時，他的面前彷彿有炬光一亮，現出了一張宜嗔宜喜的秀靨，那美麗的笑靨曾使他神魂顚倒，縈夢繚繞。

趙恨地心中暗暗道：「苓妹，爲了妳，就算我要粉身碎骨，我也不能離開修羅門……」

一念至此，心有打算，便毅然道：「大舅，請恕我。甥兒既生爲修羅門人，死亦爲修羅門之鬼，我不能隨你老人家到茅山去了……」

天昊道長還沒說話，只聽得林煌道：「壯哉斯言，恨地，你不愧是我修羅門未來的繼承人，忠心耿耿，可表天日……」

趙恨地只見林煌緩緩的站了起來，與奮地道：「三叔，你好了？」

林煌雖然站了起來，可是面色依然蒼白如紙。

他朝趙恨地笑了笑，道：「我沒有關係了，多謝你的關心。」

天昊道長見到趙恨地堅決地不跟自己回返茅山，暗暗嘆了口氣，道：「林兄，請恕貧道先走了，貧道原是山野之人，不適塵囂，這次回山，將永絕江湖，不再作出岫之雲……」

林煌冷冷道：「很好，希望大舅爺你能修煉成仙，白日飛昇……」

天昊道長苦笑一了下，把手中的修羅令交給林煌，道：「林施主，這是貴門符令，請收回去。」

林煌接過修羅令，只覺百感交集，心潮洶湧，難以自巳。

爲了使李金貴的身份不致暴露，好得將來爲修羅門所用，成爲打入白氏大院的一着棋。

林煌曾一力担保，將這塊修羅令牌取出，交給李金貴佩戴。

後來李金貴在玄妙觀中遇到太虛道人的迷魂大法考驗，沒有洩底，反而由於他的祖母的出現，而使得事情變化得更爲複雜。

林煌就算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李金貴的奶奶便是昔年名震江湖的金花女俠金瓊華。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　飛．圖



中條山探秘

凌雲天道：「在下大仇在身，石誠等人均是附從，眞象難明，七皇子其時幼稚，聽令行事，癥結在太極慧劍佟景賢，佟景賢此刻必警覺自己身陷危境，如不出在下所料，他必趕向百毒宮求助，那時眞象方可水落石出。」

天羅判申環搖首，笑道：「少俠，眞有鬼神不測之機！」

× × ×

寒魄吐輝，時已三更。

七皇子心情沉重如鉛，面色鐵青，默然出神。

骷髏帮主指他日後必受極刑，九五之尊無望，宛如冷水澆頭，一腔熱望，俱化

確信是叛徒

烏有，這滋味難受非可筆墨形容，非身歷其境是無法領略。

太極慧劍佟景賢暗暗與其愛徒難過，長嘆一聲道：「妖言無憑，殿下豈可爲之所惑，骷髏帮主不敢向殿下尋仇便可明證，但骷髏帮主武功之强大，大出爲師意料之外，端午之約，艱險凶危，爲師要約請友人助拳。」

七皇子道：「恩師意欲邀請的是誰，骷髏帮主武功今晚尚未盡展露，徒兒實想不出還有什麼身負絕藝隱逸高人！」

佟景賢道：「武林之大，奇人輩出，卻罕爲人知，爲師與無量道雖不敢自詡爲一代宗師，卻堪與九大門派掌門相抗衡，但骷髏帮主武功似稍勝我倆一籌……」

無量道長冷笑一聲，說道：「這倒未必見得。」

佟景賢道：「道長，這並非負氣可以解決，端午之期匪遙，應未雨綢繆，佟某意欲去梵淨百毒宮，敦請百毒宮主出山相助！」

無量道長不禁一怔，道：「百毒宮主杜門絕客已久，恐不易爲佟施主說動。」

佟景賢微微一笑，似頗有自信。

黑無常馬驥立在遠處，一直以冰冷的目光注視場中拚搏情勢，暗暗驚駭骷髏帮主委實不可輕視，雖未全窺骷髏帮主曠絕的武功，但出手投足無不恰到好處，拿捏奇準，看似平淡，其實巳化腐朽爲神奇。

他胸中似有一項疑結未曾解開，骷髏帮主爲何來到中條萬蛇谷，倘謂向宮廷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見衆皇子相率而至，雖然將董浩棠帶來的信物誘跌在深谷中，使他無法見鬼醫程夢熊，但董浩棠事前却引排教護法馬驥帶令符來找鬼醫，程夢熊不敢出見，由凌雲天擋駕，七皇子和師父佟景賢截殺董浩棠、武顯揚也轉回來截殺七皇子、四皇子等人，七皇子帶來嶗山道長和馬驥門法，三方面發生混戰，凌雲天不想他們在萬蛇谷發生衝突，暗中出面調解，先將董浩棠、馬驥等人解圍，喬裝骷髏幫主將七皇子帶來的人如嶗山道長和佟景賢等高手挫折其銳氣，然後揚長而去，此一戰役，使宮廷皇子，江湖高手和羣邪都瞠目結舌，不敢妄動……

子尋仇，爲何又不伸手，置七皇子於不顧，反與不相干之佟景賢，無量道長訂下端午之約。

只見佟景賢目注馬驥，沉聲道：「馬老師，你我後會有期！」

馬驥陰惻惻地發出一聲冷笑，說道：「老朽在端午後，湘江洞庭間隨時恭候光臨。」

佟景賢那還聽不出馬驥弦外之音，不禁雙目微泛怒光，沉聲說道：「老朽如若不死……」

七皇子忙伸手一攔，道：「此時另樹强敵，甚爲不智，恩師，我們走吧！」

太極慧劍佟景賢鼻中冷哼，轉身一躍，穿空飛起，無量道人率着一名殘餘門下隨七皇子疾奔而去。

馬驥目送佟景賢等人身形消失後，轉

入山石後，似無離去之意。

乾坤居士武顯揚心中大急，却又不敢輕舉妄動。

突然，烟雲絮捲中忽見骷髏帮主五人身影慢慢走來，在七皇子方才立處停住。

五具面目猙獰骷髏，臨風屹立，黑衫瑟瑟飄飛，宛如凶神活鬼，氣氛爲之一變，令人恐怖顫慄。

忽聞一個骷髏匪徒，道：「本門九大高手泰半俱慘遭宮廷皇子毒手屠戮，七皇子實爲禍首罪魁，帮主爲何輕易放過！」

骷髏帮主冷笑，道：「老夫非是畏懼宮廷勢力，恐牽一髮而動全身，此次老夫下山志在覓擒叛徒，若誅殺七皇子，無異自墮叛徒毒計中，有道是君子報仇三年不晚，權讓他苟活性命一些時日何妨。」

「帮主證實了叛徒是軒轅手麼？」

骷髏帮主點點頭，道：「不錯！無疑是他。」

武顯揚暗道：「軒轅手是骷髏帮中叛徒麼？那麼是誰？」

另一骷髏匪徒，問道：「來此兩日，一無叛徒影踪，莫非太原分壇的飛訊有誤麼？」

骷髏帮主突然發出懾人長笑，道：「叛徒心意毒辣，他隱秘形踪，無非志在使老夫自陷所算，借刀殺人，兵不血刄，淳于亮呀淳于亮，老夫將你磔骨揚灰方消心頭之恨！」

武顯揚暗道：「原來是淳于亮奪獲軒轅秘笈。」

天際遠處忽升起一道旗花，金紅燦爛，瓔珞傘射，映現天邊。

骷髏帮主等五人倏地拔起，朝旗花升起方向電疾掠去！

黑無常馬驥身影疾現，右掌虛空一招，四道旗門回肩，身形一晃疾杳。

武顯揚等人紛紛騰出，那瀰漫山谷間絮霧倏地隨風消散，化作片片絲絲。

在武顯揚之後尚有滕鳳，千手鬼王等武林羣邪亦紛紛離去。

萬蛇谷對崖，仍是一團謎，似絮烟霏霧，無可捕捉，隨風消逝……

× × ×

張家渡不過數百戶人家，傍着濁浪滾滾黃河，一條短短街衢二十來家店肆，顯得異常冷落。

面對着渡口碼頭一家悅來酒店內，擺着七八張白木桌，坐了幾個土著居民在喝酒聊天。

一個瘦削精悍的中年漢子跨進店門，高喝道：「店家，打二十斤酒來，要快！這幾天口中淡出鳥來！」

此人本是魯籍，闖江湖已久，行南走北，語音雖略變，却脫不了魯音。

店家慌忙送上一把大酒壺四隻土碗，鹵牛肉，熟鴨，醬花生仁滿滿堆上三盤。

波心搖來一艘渡船，由上流斜斜駛來，船行甚速，轉眼巳自靠岸。

離船登岸人羣中現出一藍袍老叟及一灰衣老道，肩帶古劍逕向悅來酒店走入，擇了一副靠內傍壁幽暗座頭對首坐下。

顯然這一俗一道不常在武林現踪，並非知名人物，四個江湖漢子只注視了一眼，繼續談笑飲酒。

四五碗酒下肚，巳有三分醉意，嗓子也粗了，竟口沒遮攔。

只聽一個沙沉嗓子，笑道：「我等四人雖非響噹噹脚色，這次算是開了眼界，躬逢其盛，我等夙以豪雄自詡，却目覩骷髏劍主武功，眞是螢末之光比得上中天皓月。」

藍袍老叟聞得骷髏帮主四字，目中忽泛出一絲異樣光芒，望了灰衣老道一眼，似不勝駭異。

忽聞一人長嘆一聲，道：「太極慧劍佟景賢乃名滿江湖當世武林名宿，劍法高絕，竟爲骷髏帮主以空手入白刄曠絕武學將長劍奪出手外，盛名廢於一旦，可見樹大招風，名高身危，當時佟景賢內心之羞憤，無地自容！」言下不勝爲太極慧劍佟景賢難受。

「不知骷髏帮主訂下端午之約，佟景賢到時是否敢去華山赴邀。」

藍袍老叟忽地起身離座，走在四個江湖人物座前，抱拳笑道：「老朽聞所未聞，居然太極慧劍佟景賢敗在骷髏帮主手下，讓老朽作個東道主，容老朽一飽耳福如何？」說着五指一摸桌角。

只見桌角木碎飛揚，顯出五條顯明指痕，深及三分。四人不禁大驚失色，知道老叟定是武林高人，不禁肅然起立，一個錦衣勁裝中年漢子，抱拳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老英雄如不嫌棄，不妨請那道長一併過來，在下李通，萍水相逢總是緣，由在下作東道主就是！」

藍袍老叟哈哈大笑，道：「李老弟很會說話，既是如此，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時，灰衣老道巳走了過來。

藍袍老叟笑道：「這位道長是秦嶺三星觀主，道號太乙，老朽名喚藍隱眞，三十年前與佟景賢有一段不平常過節，老朽一氣之下，就此埋名江湖，爲習練絕藝，耗費了甚多歲月，待老朽再出江湖時，佟景賢盛名方如日中天時突告銷聲匿跡，邇來傳聞佟景賢又在江湖現踪，爲此尋覓其下落！」

李通便將相隨蛇神滕鳳等羣邪深入中條萬蛇谷所見聞梗概說出。

藍隱眞詫道：「太極慧劍佟景賢當代武林名宿，竟被骷髏帮主一招把長劍奪出手外，李老弟未免誇張失實。」

李通搖首正色，道：「我等四人均有目共覩，絕無絲毫不實，骷髏帮主雖名震武林，却無人知其生平事蹟，渲染過甚，似有傳言失實之誤，或許佟景賢認骷髏帮主乃盜名欺世之輩，又自負過甚，一時輕敵落敗，高手過招，黍米之差立判生死，佟景賢敗得無絲毫寃屈！」

藍隱眞點了點頭，目露詫容道：「宮廷皇子誅戮骷髏門下甚衆，此仇不共戴天，骷髏帮主爲何平白棄過這百年難逢大好時機。」

李通斟滿了一碗酒後，咕嚕嚕一飲而盡，朗笑道：「正如藍老英雄所言，如非在下等最後離去，也不無如藍老英雄這般想法，一則骷髏帮主不顧正面與宮廷龐大勢力爲敵，謂七皇子日後必不得其死，爲期不遠，不屑汚其長劍，再則他此次出山志在覓尋其門下叛徒，在此期間不欲多樹强敵，橫生枝節。」

藍隱眞不禁一怔，道：「他門下叛徒

是誰?」

李通微笑，道：「最近盛傳武林，威震江湖的軒轅手，大河南北幾乎婦孺皆知，却不知軒轅手眞實姓名來歷，倘非骷髏幇主與其門下談論，無意間吐出軒轅眞實姓名，在下迄今仍是茫然無知！」

藍隱眞望了太乙道人一眼，似有不信之色。

李通多吃了幾碗酒，已有六七分醉意，酒後口快道：「藍老英雄莫非疑心在下加枝添葉，所言不實麼?」遂將佟景賢等人離去後，骷髏幇主五人又匆匆奔來，似覓尋軒轅手踪跡，五人商談，無意間吐露淳于亮之事說出。

藍隱眞不禁面色倏變，目中泛出一抹異芒，却瞬轉如常，笑道：「淳于亮必非易與之輩，看來不久江湖上將掀起一場瀰天血腥浩刦，此乃天意，非我等所可挽回。」繼又微微嘆息一聲，接道：「佟景賢既已允下骷髏幇主端午之約，屆時必去華山，目前他定趕向梵淨邀約百毒宮主助拳，太乙道長，我等亦不妨改途前往川滇，說不定途中可遇上佟景賢，清償昔年過節之事！」

他說後並未有離去之意，反命店夥添酒加菜。

這時店外忽走入一個黃瘦病容滿面少年，却肩搭一柄長劍，望一副空座坐下，語音黯沙招呼店夥送上酒食，目光無神，默默無言淺飲慢酌。

店主走了過來，笑道：「羅達官，病好了麼?」

病少年苦笑一聲，道：「這一場病着實不輕，在下自認無望生還，定須埋骨他鄉，不料皇天見憐，周大夫藥到回春，在下打算再留兩天，後日即須趕回安慶！」

藍隱眞自病容滿面少年一現身走入，就暗中留神那少年，但聞得少年與店主問答，便疑雲頓釋，不再置懷。

李通四人盡興醉飽，告辭互道後會有期後，登上渡船駛向對岸。

這時，藍隱眞輕喟了一聲，以蟻語傳聲，道：「看來，那佟景賢所遇骷髏幇主無疑是叛徒淳于亮了，叛徒居心險惡，嫁禍東山，老夫意欲前往中條一探，或可得知叛徒潛跡之處！」

道人答道：「如屬下所料不差，淳于亮定潛居在萬蛇谷，因始終無人目覩那巧手鬼醫程夢熊。」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程夢熊封刀歸隱已久，未必尚活在人世，當年信物遺留江湖，雖爲宮廷攫有，但我輩江湖人物無德不報，焉有見信物不露面之理……」

藍隱眞愕然，說道：「你是指住在萬蛇谷對崖之人並非程夢熊，而是叛徒淳于亮。」

太乙道人點點頭，說道：「程夢熊物故已久，廬屋荒廢無人，被淳于亮無意發現，遂予鳩佔，淳于亮秉賦過人，悟性奇高，程夢熊在生前必留下遺物及排敎禁制，無異如虎添翼，幇主中條之行似大可不必……」

藍隱眞面色異樣難看，如罩陰霾，鼻中低哼出聲，陰惻惻地笑道：「老朽明白你暗示此行無異自投羅網，未免太輕視了老夫！」

太乙道人目露憂容，道：「屬下怎敢，幇主英明天縱，一代奇才，但淳于亮詭譎陰毒，迭獲奇遇，是以務須謹愼，俗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小不忍則亂大謀，請幇主三思！」

藍隱眞望了太乙道人一眼，道：「難道老夫就此返山，處於挨打之境不成！」

太乙道人略一沉吟，道：「他暗我明，倘屬下與幇主身份敗露，反蒙其害，何況訪覓淳于亮踪跡已責成葉壇主，若葉壇主查明淳于亮下落及陰謀，飛報總壇，幇主不在山中，恐良機錯失，應付無力，屬下以爲端午佟景賢拜山，淳于亮必潛伺在側，圖獲漁翁之利。」

藍隱眞道：「你所言委實有理，但萬蛇谷不可不探，查明虛實後，立刻趕回總壇。」說着身形立起，會了酒賬，與太乙道人雙雙離去。

這兩人正是骷髏幇主與其屬下高手，迭獲葉勝飛報，心神只覺不寧，中條與華山相距密邇，决定來中條一探。

病容滿面少年却是凌雲天，自葉勝脫險返來後，即密召鄧素雲壇下潛隱各處弟子到來，這悅來酒店店主及夥計均是鄧素雲手下易容僞裝。

他算準葉勝迭次傳訊，骷髏幇主必按耐不住下山一行，由華山入中條，取潼關入晋，逕由受鄉循黃河而下九十里，渡黃河由張家店入中條是最佳捷徑。

非但中條山四周，凌雲天佈署周詳，就是華山亦是眼目密佈，骷髏幇主華山山麓現踪，凌雲天即獲密報。

俟骷髏幇主與太乙道人離去後，凌雲天立即轉入後院，只見廳內神行無影竺九明、天羅刋申環、薛人傑、薛靈燕父女及八指閻羅耿若殿坐候自己，遂微笑抱拳道：「耿老師回來了！」

耿若殿立起抱拳欠身，道：「奉命入滇，訪覓百毒宮動靜及諸位姑娘踪跡，察覺梵淨環周百里鄉鎭，百毒弟子眼綫密報，對外江湖人物監視甚嚴，均守口如瓶，對百毒宮一字不提，耿某屢次欲擒其一名弟子施展分筋手法迫供，又恐打草驚蛇，反爲不美……」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耿老師一路辛苦了，此事須從長計議，一俟在下返回翠雲別府，若神鵰仍在，則可明眞象，屆時再作道理。」遂把骷髏幇主兩人已向中條奔去之事說出。

竺九明捋鬚大笑，道：「果然不出少俠所料，可依原定之計施行！」

凌雲天率着羣雄由後門掠出，撲向中條山而去。

× × ×

且說骷髏幇主、太乙道人撲入中條山，只見重山峻嶺，絕壑危崖，排雲障目，古木深翳行至一處山脊上，忽見遠處現出三條飛快的身影疾奔而來。

只見所來三人均是五旬開外老者，步履輕捷，太陽穴高高隆起，一望而知身負極高的武功。

骷髏幇主身形疾閃，掠阻三人身前，抱拳微笑道：「三位可是由萬蛇谷而來的麼?」

其中一面有黑斑老者，目露怒容，沉聲道：「不錯！我等從萬蛇谷來此，尊駕

問此是何用意?」

骷髏幇主語氣平和，道：「閣下請勿誤會，在下欲去萬蛇谷訪覓師門至友程夢熊，不明方向途徑，故而動問，煩勞指點，不勝感激！」

那老者聞言不由一愕，繼而笑道：「兩位不必徒勞跋踄了，程夢熊並不在萬蛇谷。」

骷髏幇主佯裝一怔，道：「閣下可是知其行踪麼?」

另一面目陰冷老者，忙道：「由此向南，可見一形似豎獅石峯，登上絕頂，即見峯壑之下一道怒澗，循着澗泉下行約莫五十里，尊駕倘遇一株霜幹凌霄銀杏，對崖即爲程夢熊所居。」

骷髏幇主抱拳，笑道：「承蒙指點，多謝了！」與太乙道人飄然走去。

忽聞身後語聲傳來，說道：「這人自稱程夢熊其師門至友，若爲骷髏幇主或宮廷高手聞悉，必罹不測之禍，你指點他則甚?」

「他自要送死，與小弟何干，劉兄不見此人神色顯露不信之色麼?我等趕路要緊，誰耐煩與其糾纏！」

骷髏幇主微微一笑，身法如快。

太乙眞人低聲道：「幇主，這三人既由萬蛇谷而來，何不詳細套問，也許可找出一點端倪，以免暗中摸索！」

骷髏幇主道：「老夫怎能不知，但叛徒既潛踪萬蛇谷程夢熊故居，定然眼目四佈，若詳予詢問，示人疑竇，豈非欲蓋彌彰。」

兩人一行施展絕頂輕功，登上形似豎獅嶺峯絕頂，果見萬壑叢中一水蜿蜒縈迴如鍊，疾瀉下得峯去，循澗而下。

驀地，一聲刺耳厲嘯騰起遠處，飄迴萬壑，逐漸遠引，餘音仍自裊裊不絕。

骷髏幇主不禁面色大變，聽出嘯聲係淳于亮所發，沉聲道：「是他！」

太乙道人亦感心頭一震，目露駭然之色。

奔出十數里之遙，只見澗旁一道淺峽內倒着四具屍體，三具仰面身死，目瞪口張，臨死前似驚懼已極，猙獰恐怖，另外一人仆身僵臥。

骷髏幇主詳察三屍，並無半點傷痕，似罹受極高內家手法，另一人尚未死去，兩臂蠕蠕動彈，忙一掌按向胸後命門穴上，掺抹坐起。

此人面目蒼白如紙，目中神光黯淡，須臾，嘴角泛出一絲淒涼笑意，微弱出聲道：「多蒙相救，但只能苟延片刻，不知尊駕能否替在下帶一口信麼?」說着，面現痛苦之色，嘴角溢出一綫黑血。

骷髏幇主道：「老朽力之所及，無不應允。」

那人喘了幾口氣後，道：「此事重大，事關武林安危，相煩去函谷關南永通客店中，通知一姓葉客人，那殺害我等之人並非骷髏幇主，而是淳……」

一口氣竟接不上，喉中湧出一股黑血，頭一歪，絕氣而死。

骷髏幇主不禁面色大變，目中射出兩道怒燄如熾，身軀微微撼震。

太乙道人太息一聲，道：「四人顯然本是門弟子，可惜他重傷內腑，言猶未盡，不然可獲知眞情，幇主，可取消萬蛇谷之行，不如折向函谷關與葉壇主晤面。」

骷髏幇主垂思沉吟良久，點首無語轉身與太乙道人疾奔而去，瞬眼間，身形如豆疾杳。

峽谷隱處突現出凌雲天，掠至四具屍體之前，一一點了九處穴道，餵服丹藥，逐漸甦醒過來疾躍而起。

凌雲天笑道：「倘非如此，怎可使骷髏幇主堅信不移，四位辛苦了，速回萬蛇谷！」

四人肅然躬身抱拳一揖，望萬蛇谷奔去。

凌雲天雙肩微幌，身如電飛望骷髏幇主、太乙眞人身後緊緊追躡。

函谷關在豫西靈寶縣西南二里許，絕壁千仞，深險如函，故名函谷，又稱淆函，所謂「左成臯，右函谷，前伊闕，後孟津」，爲洛陽四塞之一。

因函谷爲豫陝晋三省交通要衢，關內兩條南北大街，頗爲繁榮熱鬧。

永通客店門外騾馬成羣，負載纍纍，店主頭戴一頂瓜皮小帽，約莫五旬開外，蓄着兩撇鼠鬚，左手托着一支旱烟管，右掌舒展着離店商旅結算店飯錢，笑逐顏開，祝賀一路順風。

忽地迎面閃現一藍袍老叟及灰衣老道，店主一愣笑道：「兩位可是要住店?」

藍袍老叟微笑道：「住店與否端視情形而定。」

敢情那店主也讀了幾年書，哈哈笑道：「爺台很會說話，那要什麼情形兩位爺台能夠賞光?」

藍袍老叟面色微沉，道：「老朽與一位姓葉的朋友有約會，葉朋友住在此店，店家領我等入內如何?」

店主不禁一楞，笑道：「兩位來的眞不巧，葉客官今晨形色匆忙，似有要事離去了。」

藍袍老叟聞言不由一呆，道：「你可知他往何處去了！」

店主搖首道：「不知！」

藍袍老叟鼻中冷哼一聲，道：「葉朋友在你店中住了幾天?」忽瞥見對面屋簷下一條人影疾閃而隱，不禁臉色一變，低喝道：「快走！」拉着太乙道人疾掠如飛奔出關外，躍身在石崖上目光四巡。

太乙道人從未見過骷髏幇主如此驚懼，詫道：「幇主爲何如此驚恐，莫非已發現淳于亮形踪。」

骷髏幇主遂將瞥見對街屋簷可疑人影一閃之事說出。

太乙道人暗道：「震懾武林之骷髏幇主竟如此恐懼叛徒，即使淳于亮親自前來，縱使習成軒轅秘笈，雖未必落敗，何至如斯。」

骷髏幇主似察知太乙道人心意，寒電眸光逼視了太乙道人一眼。

太乙道人不由心弦猛震，面色大變，從骷髏幇主眼神中充滿了森厲的殺機。

骷髏幇主忽長嘆一聲，道：「由中條四名葉勝壇下弟子致命看來，淳于亮軒轅武學已習成五六成火候，令老夫大出意料之外他竟有如此神速的進步……」

淳于亮嫁禍東山，可見處心積慮已久，從對街疾閃而隱的人影推測，葉勝必已

察覺處境凶危，是以急急離去，我等查問店主，叛徒手下倘發現你我是何來歷，則我等……」驀然伸臂如電抓住太乙道人右臂，身形疾躍開去。

叭叭兩聲，兩隻白虎釘打中二人原立身處，深嵌入石，力猛勁沉。

骷髏帮主目光四巡，却無法瞥見人影，厲喝道：「胆大鼠輩，竟敢向老夫施展暗算偷襲。」

忽聞隨風傳來陰惻惻冷笑，道：「骷髏帮主，俟總瓢把子趕到，你就無法全命了！」

骷髏帮主藍袍一展，循聲撲去，疾如奔弩，雙掌滿蓄暗勁。

倘使這一擊出手，必然天崩地裂，威勢駭人之極，那知却大出意表，骷髏帮主身至半途，迎面忽送來一股綿軟罡勁。

骷髏帮主頓感心頭一震，雙掌一式「分花拂柳」推出。

只見骷髏帮主面色大變，因對方罡力具有極强的卸勁，立時撤掌，身形上揚，半空中掣出肩頭寶劍一式「石破天驚」劈出。

劍勢宛如天河下瀉，挾着悸耳銳嘯。

突聞一聲哈哈長笑，一條身影潛龍升天拔起，曳空如電而去，轉瞬即杳。

太乙道人駭然變色，震驚此人輕功已臻化境，自己望塵却步。

骷髏帮主身形落下，面色森寒鐵青，喝道：「我們快走！」

兩人望華山方向奔去，抵達潼關時，已是暮色四合，燈火萬家，投宿一家客棧中。

店夥領着兩人進入獨院，只見雕花長窗，糊紙潔白，毗隣西房可互通，陳設幽雅。

骷髏帮主頷首道好，向店夥要了酒飯備用。

太乙道人只覺如釋重負，道：「總算逃出叛徒眼目之外。」

骷髏帮主冷笑道：「未必，叛徒雖已探出本門總壇設在華山，却未知確處，故設計誘使老夫離山往中條窺探，老夫向以機智自負，但亦為叛徒所愚。」

太乙道人面色微笑道：「莫非淳于亮從劍主身上追踪出總壇所在麼？」

骷髏帮主沉聲道：「正是！你我一路奔來，愼密行踪，潼關密邇華山，僅須半天途程，叛徒必不料老夫不即趕回總壇仍逗留在潼關，但願此計能甩開，為本門消却危難，不過……」

突聞一陣急步走來，頓時止口不言。

只見店夥推門而入，送來酒菜，店夥將菜餚一一放置桌上，堆起滿面笑容道：「小的有一不情之求，不知兩位可否應允。」

骷髏帮主不禁一怔，道：「你有何求，只要老朽力之所及，萬無不允之理。」

店夥囁嚅笑道：「小的委實碍難啓齒，只因敝店客人已滿，方才有一雙少年江湖男女硬要住店，凶神惡煞，故而請求二位讓出一房，如蒙俯允，不勝感激。」

太乙道人不禁勃然大怒！

骷髏帮主忙示意制止，哈哈大笑道：「那有不應允之理，速去覆命！」

店夥千恩萬謝辭出。

骷髏帮主將房門敞開着，坐在上首，托杯淺飲，目光凝住院外。

只見店夥領着一雙少年男女由門外疾掠而過，少女穿着一身紅衣，膚白如雪，貌僅中姿，水汪汪雙眸流露出淫蕩之色。

但聞少女銀鈴嬌笑聲揚起在隣室，那少年的語聲極為低沉。

骷髏帮主面色陰森，太乙道人低聲道：「這一雙男女是否叛徒門下？」

忽聞隣室少年哈哈狂笑，道：「諒他也不敢，今晚自有他們好瞧的！」

骷髏帮主心中一動，目注了太乙道人一眼，道：「尚無法確定，今晚我等要留神一二。」

隣室一雙男女亦在飲酒談笑，似為一雙露水鴛鴦，淫笑穢言不堪入耳，骷髏帮主不禁微微皺眉。

三更時分，隣室突寂然無聲，似已入睡，月華如水，庭院中若積水空明，梧桐細訴，萬籟俱寂。

骷髏帮主房內一燈如豆，兩人仍未入睡，凝神屏息相待。

須臾——

五條黑影疾如鷹隼掠入院中，十道烱烱如電眼神逼視在兩間店房，人影如魅，令人不寒而慄。

一人忽雙手齊揚，叭叭聲響兩支鋼弩釘在房門上，弩尖透過門木。

弩尖忽爆裂，射出牛毛飛針，遍及房內每個角落，疾如芒電。

兩間房內竟一無動靜，來人面面相覷，錯愕不已。

一人橫刄護胸，身形飛起，落在門外，左腳猛踢而出，叭的聲響，竟踢開骷髏帮主臥室，身形電疾射入房中，刄光幻起一片寒飆。

身甫站實地面，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入耳：「老朽與閣下何怨何仇，出手恁地毒辣！」

那人聞聲大驚失色，轉面望去，只見一個揹劍老叟阻在面前，還有一道人影立在門側，目中威稜逼射，自己退路受阻，知大錯已鑄，難免一戰，遂冷冷的笑道：「實不瞞兩位，兄弟等找錯仇家，諒在隣室，兩位既不是我等所找之人，請即閃開去路！」

骷髏帮主淡淡一笑，道：「飛針惡毒無比，如老朽兩人不愼而中所算，這筆賬如何清償法。」

那人頓被問住，目中泛出森冷殺機，獰笑道：「這是二位自找死路，怨不得兄弟。」

此刻院中尚有四人，一聞得雙方語聲，即知有異，四人劈開隣室，房內竟闃無一人，迅疾又撲向骷髏帮主室中。

太乙道人俟四人撲入後，腕中長劍一招「怒濤斬鯨」，精芒電射襲向一老者。

老者身手顯非泛泛之輩，聞風知警，鬼頭刀反甩揮出，左掌呼地一掌推出，勁風山湧。

怎奈太乙道人係骷髏帮門下高手，又先發制人，颼颼反腕變招，青虹蛇奔。

突見老者悶嗥出聲，身形踉蹌倒退，左臂被劃破一道寸許的口子，鮮血如注湧出。

骷髏帮主面向先前掠入屋中的漢子，

道：「閣下也太猖狂了，諒五位不是無名之輩，不知可否見否？」

「天門九鬼！」那漢子獰笑道：「二位如執意為仇，我天門九鬼無不接着。」

骷髏帮主淡淡一笑，道：「原來是天門一脈，老朽也知九位名頭，還有四位何在？老朽欲知閣下係由何人唆㗇，如不據實回答，恕老朽辣手無情。」語聲森厲低沉，充滿無比殺機。

天門九鬼暴戾兇狠，向不服輸，明知鑄成大錯，却不示弱，那漢子冷笑道：「兄弟尤三立，天門九鬼一向獨斷獨行，二位如有不忿，請劃下道來。」

骷髏帮主忖料天門九鬼必有所為而來，未必不是淳于亮門下嫁禍，意圖延阻自己，使淳于亮在中條可及時趕來，不禁冷冷一笑，迅速右掌如閃電弧飛攫出。

尤三立大喝道：「找死！」鬼頭刀一式「縱江截斗」劈出，刀光耀目，寒飆飄飛。

骷髏帮主手法奇奧無比，五指一把扣着鬼頭刀刀身。

尤三立只覺一股陰寒罡力，循刀身透入左臂，直攻內腑，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手指僵直，鬼頭刀嗆啷墜地，面色慘白如紙。

其餘三人紛紛大喝，撲向骷髏帮主，刀光狂捲，左掌發出陰毒暗器，漫天花雨，罩襲骷髏帮主、太乙道人。

太乙道人大怒，似察知骷髏帮主斬草除根心意，施展辣毒劍毒，驚虹怒捲，寒芒蝟奔。

骷髏帮主雙掌吐出罡力，迎向綿壓而下。

只聽數聲淒厲慘嗥之聲騰起，天門五鬼紛紛倒下，斷肢缺腿，心脈壓斷，口噴黑血而亡。

太乙道人收劍回鞘，低聲道：「目前應如何處置？」

忽聞隣室傳來一聲陰冷哈哈大笑，道：「多謝帮主解救之德，有生之年，定當圖報。」語聲中夾着少女格格嬌笑聲。

骷髏帮主面色大變，一掌擊開通向隣室房門，房內已闃無一人，屋瓦承塵露出一尺許方圓破口。

只聽骷髏帮主厲喝道：「快走！」雙雙掠出院中，劃入夜空中，迅眼疾杳。

×　×　×

潼關東金陵關雉碟上，人影疾閃，晨光熹微，只見是凌雲天葉勝等羣雄。

活喪門賈慶哈哈大笑，說道：「骷髏老賊亡魂喪胆，足跡不敢再履出華山希夷峽半步，老弟，我活喪門賈慶平生未服過誰來，唯有老弟使我拜服，今後行止應如何？」

凌雲天略一沉吟，說道：「在下照原計施行，先趕往翠雲別府，諸位先行入滇如何？」

賈慶道：「也好，我等行程緩慢，老弟如有發現，立即趕來。」

凌雲天點點頭，偕同葉勝竺九明申環鄒雷四人作別而去。

潼關距嵩山五百餘里，凌雲天五人在潼關驟馬市集選購了五匹健馬，登騎如飛，朝陽影裏，徑塵漸遠。

未時，五騎已入澠池城，鐵蹄敲在青石大街上得得作響。

神行無影竺九明道：「竺某昔年有一好友喬松齡，落籍在澠池七賢巷，此人本是衡山名宿，家本豪富，雖久已無意江湖中事，但黑白兩道均有交往，豪爽耿直，磊落光明，我等何不去喬府作客，勾留一夜。」

凌雲天去心似箭，恨不能插翅趕至翠雲別府，但碍難啓齒拒絕，微笑頷首。

鐵筆蒼鷹鄒雷說道：「喬松齡莫非人稱鐵掌飛環，昔年名震三湘、南嶽的高手麼？」

竺九明點首笑道：「正是！鄒兄莫非與他也是舊識？」

鄒雷道：「並未謀面，只是神交傾慕而已。」

竺九明一拉轡頭，轉望一條敞長巷內馳去，轉了兩個彎，只見一座氣派宏偉大宅，朱門獸環，石獅分別，牆內隱隱可見簷角飛聳，樹木蓊翳。

竺九明微皺眉頭笑道：「竺某與喬松齡一別已十六寒暑，喬松齡居然在家納福，朱門緊閉，拒友來訪！」

申環道：「竺兄怎知他拒客？」

竺九明道：「昔年門雖設而常開，迎來送往，車馬不息，如今門可羅雀，可想而知。」說着縱馬上前落鞍，伸掌在獸環上敲了幾下。

忽聞門內宏聲喝道：「什麼人？」

兩扇朱門隆隆開啓，探首現出一眇目老人，花白長髮，滿臉皺紋，獨眼開闔間精芒逼射。

竺九明含笑抱拳道：「煩勞通稟，就說雷峯舊侶求見。」

五人中除了凌雲天戴着面具外，其餘四人均易容改裝，敢情這眇目老叟也似久走江湖，見竺九明面目陌生，獨眼神光打量了兩眼，神色不善，冷冷說道：「尊駕請稍候，容小老兒通稟。」身形走入內。

凌雲天忽察覺門後射出一絲刀光，不禁望了竺九明等人一眼。

四人亦察覺情景有異，神行無影竺九明暗道：「其中必有蹊蹺！」

突聞門內遠遠傳出大笑聲道：「張兄，什麼風吹得你來的，想煞小弟了。」

竺九明聞聲不禁一呆，不稱其為竺九明，而呼張兄，內中大有文章。

只見一身着錦緞長衫，方面廣頤，目若朗星，三綹黑鬚，軀幹雄偉老叟快步趨出，身後隨着一雙帶刀中年漢子，目光暗暗打量來人。

竺九明機警無比，快步趨前兩步，笑道：「喬兄出迎，小弟愧不敢當，歲月催人，小弟已兩鬢霜白，喬兄仍是風采如昔，足見喬兄養生有術 小弟飄萍江湖，一事無成。」

喬松齡大笑抱着竺九明，道：「張兄你我情若手足，不必客套。」說着目光轉注凌雲天四人一眼，接道：「這四位當是張兄好友，請至客廳坐敘。」

喬松齡肅容延入，前頭帶路。

凌雲天心中暗道：「這府內雖然華麗宏偉，却蘊藏着陰森殺機。」只覺暗中無數銳厲目光在注視着自己一行，不由暗暗警惕。

大廳佈設堂皇，雕樑畫棟，壁懸前人山水花卉蟲鳥，不遜王侯府第。

竺九明與四人一一向喬松齡引見，均揑造姓名，稱凌雲天爲孟騰蛟。

青衣小童端上五盞香茗送上，凌雲天接過一飮而盡，笑道：「普洱上品，香冽生津，在下酷嗜佳茗。」

言尙未了，喬松齡大笑道：「孟少俠，雖是普洱上品，怎値得掛齒。」申環等四人亦一飮而盡。

喬松齡目中閃過一抹異芒，只見廳外忽走進一僧二俗，僧人抱拳說道：「聞得喬施主知友來訪，貧僧料測必爲知名人物，可否與貧僧引見。」

喬松齡欠身立起，與竺九明道：「這位是百粵南華寺鐵杖禪師，另兩位係韓江雙傑魏霸柳元龍老師。」

鐵杖禪師威懾天南，武林中無人不知，但他極少涉足中原，如今竟現身在鐵掌飛環喬松齡府中，內中必有隱情。

俟喬松齡將凌雲天等五人假名說出，鐵杖禪師突放聲大笑道：「五位施主姓名係憑空揑造，並非眞實。」

竺九明淡淡一笑道：「我等均是武林無名之輩，何須隱瞞，大師說此話未免侮人過甚。」

鐵杖禪師目中忽泛出一抹殺機，沉聲道：「五位不知死期將至麼？倘不將眞實姓名見告，恕貧僧無法相救。」

竺九明目注喬松齡道：「喬兄此話當眞麼？」

喬松齡黯然苦笑道：「茶內置有劇毒，小弟也是身不由己。」

凌雲天忽身形一躍，疾如電光火石伸臂向鐵杖禪師攫去。

鐵杖禪師武功極高，見狀身形橫向疾閃，右掌一招「犀牛望月」，倏然推了出去。

凌雲天似預知鐵杖禪師必然如此，右掌奇幻無倫一翻，五指如鈎扣住鐵杖禪師腕脈上。

鐵杖禪師頓感右臂酥麻，行血逆攻內腑，腦門上爆出豆大汗珠，面色慘白。

喬松齡、魏霸柳元龍見狀不禁駭然變色，料不到鐵杖禪師會失手在凌雲天的手上。

鐵杖禪師目露怨毒神色，冷笑道：「貧僧一時失愼被制，也挽救不了施主五人性命，轉瞬即將毒性發作。」

凌雲天冷笑道：「未必見得！」

鐵掌飛環喬松齡長嘆道：「孟少俠，喬某並非有意相害，無奈身不由己，又因五位適逢其會，奉勸少俠不如放開鐵杖禪師。」

凌雲天朗笑一聲，說道：「看來幕後還有主使人了，鐵杖禪師不過聽命於人之輩，生殺予奪並非他所能左右，絕不能放他。」

柳元龍冷笑，說道：「那麼尊駕死定了。」

驀然，一條龐大身影疾射入廳，顯出那眇目老者，獨目中迸射精芒，大喝道：「撒手！」立掌如刄，向凌雲天扣住鐵杖禪師的右臂砍下，疾如奔電。

凌雲天冷笑一聲，左手兩指猛彈，一陣勁風似箭射向眇目老人掌心。

眇目老人如遇蛇蝎，面色慘變，撤臂仰身倒躍而出。

凌雲天怒喝道：「喬老師，我等路經拜望，並毫無不利喬老師之圖，如不從實說出原因，可別怨在下毒手無情。」

忽從廳後傳出清脆語聲道：「這無形奇毒，越是功力高其發作愈烈，雖暫逼軀內空穴滯留，延緩發作必無藥可救，喬老師，你與他說明原因吧，諒他們也逃不出府外。」

喬松齡道：「喬某與張兄乃童年之交，深知她心性爲人，只能情動，不可威脅，可否賜給解藥，容喬某用言語說降。」

並無回答，只見廳後轉出一個眉清目秀小婢，手托一只光可照人銅盤，盤內盛有五顆龍眼大小紅色丹藥。

凌雲天五指一鬆，鐵杖禪師噗通倒地，走向小婢之前，取出五顆藥丸，道：「喬老師，倘掬誠相告請屏退從人，另至密室，否則，恕在下等就要告辭了。」

眇目老叟身形一躍，抱起鐵杖禪師掠出廳外。

韓江雙傑魏霸柳元龍及帶刀漢子一齊退出。

凌雲天道：「壁縫有耳……」

只聽又傳來清脆語聲道：「孟少俠，你還有什麼隱秘不成？」

凌雲天朗笑道：「在下習性如此，任憑尊裁，喬老師，在下等要告辭了。」

喬松齡忙道：「少俠不必動怒，喬某帶路就是。」說着領着五人望廳外走去，轉向一處水閣。

凌雲天首先落坐，道：「喬老師現在你可以說明了吧？」

喬松齡面色微變道：「少俠何不速將解藥服下？」

凌雲天冷笑道：「此丸一經服下，即終身受其奴役。」

鐵掌飛環喬松齡默然無話久之，徐徐出聲長嘆道：「說來話長，非三言兩語可完，五位不如暫且忍耐聽命於她，否則絕難生離出喬某宅外。」

五人面色一變。

喬松齡忙搖手苦笑道：「並非喬某危言聳聽，事因宮廷爭儲而起，不料影响整個武林安危，五位到來眞是不巧，被疑爲對方遣來奸細。」

竺九明大笑道：「喬兄說話如此無頭無尾，小弟也無意宮廷是非，只求速速離去。」

喬松齡搖首道：「五位旣已知情，更是不能離去了。喬某可試爲解說，恐不蒙獲允。」說着轉身邁出閣外。

凌雲天目送喬松齡走出也未阻止，只垂首沉吟。

天羅判申環詫道：「少俠，我等何不衝出宅外，恐夜長夢多，坐誤失時。」

凌雲天道：「內情必不簡單，恐非一走了之能解決，不如坐以觀變，在下意欲查明事實眞象，喬松齡本非所願。」

竺九明詫問道：「怎知喬松齡本非所願？」

凌雲天望了竺九明一眼，突施展密語傳音，送入四人耳中道：「喬松齡尙未目睹竺大俠，即口稱張兄，分明示警我等，怎奈一時疏忽，自恃武功，雖明知有異，

亦要一觀究竟，錯在我等，怪不得喬老師，方才喬老師閃爍其辭，仍說明事關武林安危，可見茲事重大，何況喬松齡身爲所制，焉能撒手不管。」

忽見喬松齡領着一個身着紅衫中年漢子走來，此人雖五官均勻，却冷漠如冰，隱泛森厲殺機。

喬松齡抱拳笑道：「敎主請孟少俠前往一敍。」

五人不禁一怔，凌雲天冷冷說道：「在下一向不爲威勢所懾，是何敎主，但請言明。」

紅衣漢子冷冷答道：「見面就知，何必多此一問？」語聲尖銳刺耳，令人毛骨聳立。

凌雲天似不屑一顧，冷笑道：「在下五人從不落單，同來同往，何不請敎主來此。」竟然强硬已極。

紅衫漢子眼中暴射殺機，怒道：「你不怕死麼？」

「叭，叭」兩聲脆響，不見凌雲天如何出手，紅衫漢子兩頰挨了兩下重的。

紅衫漢子只覺氣血翻騰，眼中金花亂湧，齒落迸血，身形搖撼退了兩步方始沉樁穩住。

凌雲天冷笑一聲道：「尊駕說話無禮，略予薄懲，再如故犯，別恕在下出手辣毒。」

鐵筆飛環喬松齡目露憂急之容。

紅衫漢子突獰笑了一聲，掉面疾奔而去。

喬松齡太息一聲道：「府內囚禁了諸大門派中高人，少俠妄動無名，亦無濟於事，與其力勝，不如智取。」

凌雲天朗聲大笑道：「旣然如此，在下五人不妨瞻仰那見不得人的敎主。」

喬松齡再度領着凌雲天五人走向大廳，凌雲天暗暗觀察四外情景，只覺花間樹叢內殺氣隱隱，已然佈下天羅地網，不禁微微冷笑。

入得大廳後，只見喬松齡急步領着五人轉入廳後，立時情景大異，進入一間暗黑伸手不見五指的大屋，寒風澈骨，陰氣逼人。

驀地——

綠光一閃，只見一座高台上端坐一白巾蒙面少年婦人，一身白色羅衫，坐在一朶蓮座上，額頭戴翡翠玉箍，上嵌一顆明珠，碧綠寒光即係明珠發出。

旁立八個捧劍明艷的女婢，高台上置一鐵鼎，內燃檀香，烟霧裊裊，芬芳馥郁，瀰漫四週。

凌雲天目光四巡，隱隱察覺暗中尙伏有高手多人，退路已封閉堵死，不禁冷笑道：「敎主似與在下等有不共戴天之仇，非死之而後快，請問其故安在？」

白衣蒙面少婦響起一串銀鈴悅耳嬌笑道：「少俠太言重了，倘少俠與我易身相處，恐亦更甚於我，佛云霹靂手段，菩薩心腸，勢所難免。」

話聲略略一頓，又道：「請問五位，爲何不畏我無形奇毒，莫非五人出身百毒宮麼？」

凌雲天冷冷答道：「在下並非百毒門下。」

白衣少婦微頷螓首道：「看你武功，並非百毒宮路子，我對各門派武學無不瞭若指掌，但對你武功却困惑不解，一式之中竟含有無窮變化，囊括了各家之長，少俠來歷師承可否見告？」

凌雲天不禁暗暗心驚，道：「在下爲一棄兒，蒙恩師在荒郊中救出扶養，十數年來生長深山，從師習藝，但恩師來歷姓名一直諱莫如深，藝成後恩師突悄然離去，至今仍是茫然，無法奉告。」

白衣少婦似呆得一呆，又道：「如我所料不差，少俠必爲四皇子所網羅。」

凌雲天大笑道：「敎主更料錯了，在下並非受人驅策之輩。」

白衣少婦道：「如我延請少俠相助也難獲允了？」

凌雲天道：「入敎在下萬難應允，相助一臂之力那要看敎主圖謀何事。」

白衣少婦冷冷的說道：「希望少俠三思而後行，若不投在我敎下効力，恐無生望。」

凌雲天默然不答。

白衣少婦怒聲道：「喬松齡你脫去上衣！」

鐵掌飛環喬松齡面如死灰，却不敢違忤，緩緩脫去上衣，袒胸露背。

竺九明等人不禁駭然變色，只見喬松齡胸腹脊背處釘着九隻赤紅如火百足毒蜈蚣。

只聽白衣少婦發出一聲嬌笑道：「毒蜈與我心意相通，五位當不忍見毒蜈吸血，令友身受之慘。」

神行無影竺九明大喝一聲，身形疾如電閃掠在喬松齡之前，伸指欲抓喬松齡背後毒蜈。

暗中忽閃出一個紅衫漢子，橫向一拍，將竺九明逼開兩步，手法之快竟然奇奧絕倫。

白衣少婦得意的笑道：「若妄將毒蜈拔下，喬松齡死得更快，除了我無人可解救。」

凌雲天冷笑道：「這倒未必！」

白衣少婦似極驚疑，道：「那麼少俠不妨一試，人命關天，不要誤了喬松齡性命。」

喬松齡面色慘變，目光望着凌雲天五人，似乞求不要輕舉妄動。

凌雲天冷冷的道：「只要敎主不暗中施詭，喬松齡未必就如敎主所言，這府中如喬老師身受如此之慘，决不止喬老師一人。」

紅衫漢子冷笑道：「孟騰蛟，你不嫌話問得太多了麼？」殺機逼泛眉宇，顯然不忘方才在水閣外掌嘴之仇。

凌雲天右臂疾如電光火石飛出。

紅衫漢子竟然閃避不開，只覺右臂一麻，五指已扣在「曲池穴」上，左掌奇幻無倫一揮。

那碧綠珠光忽地一暗疾亮，但見紅衫漢子已是上身袒露，一襲紅色長衫及汗衣被裂成片片飛舞。

更令人駭異的是，喬松齡體上九隻赤紅如火百足毒蜈，已換易在中年漢子胸腹脊骨上。

白衣蒙面少婦嬌軀一陣撼震，驚得立不起來，尖聲道：「原來少俠是……」

（未完・廿九）

十君子傳奇故事

史太君下山　率衆赴普陀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風和伍仇一同來到羅浮宮中，在「水月軒」坐定，不久，史太君帶一群人來到「水月軒」中相見，蕭秋風以三跪九拜大禮叩見師母之後，史太君自是十分高興，接又介紹了史平，以及陳仙翁、方雷、施藩等人和蕭秋風相識，席間，史太君提及「黑石船」的所在，大家正茫無頭緒，不知黑石船在何處，而史太君却說了出來，原來「黑石船」是在南海普陀……蕭秋風把伍二叔所留絹册遞給史太君，史太君讀後，淚如泉湧，要蕭秋風等人去把卜窺宇找到，以報殺父之仇，同時，史太君更道出卜窺宇爲人奸狡，估計他隱居之處可能就是「黑石船」，同時史太君也早已備了船隻，以供追尋黑石船之用……

史太君道：「什麼?卜窺宇?」

曉梅姑娘笑道：「娘，女兒過去也曾姓艾呢!」

史太君楞了一楞道：「你們這是怎麼說的?爲娘可眞是糊塗了!」

曉梅笑道：「娘，那卜老丈主持『天下武林店』時，就是用的姓艾的化名!所以，我和天齊二哥都跟着他姓了!」

史太君道：「是這樣的麼?那艾天齊想必也有一身武功了?」

曉梅道：「娘，他已有了卜老丈六成眞傳!」

史太君說道：「卜窺宇的六成眞傳麼?那他的武功應是算得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了!」

曉梅姑娘道：「但與大哥相比，還差得甚遠!」

史太君點了點頭道：「那是自然的了!」話音一頓，忽然向蕭秋風道：「賢侄，艾天齊眼下何在?跟卜窺宇一道麼?」

蕭秋風道：「沒有!卜老丈發現他心性惡毒，已將他逐出門去!」

史太君笑道：「卜窺宇也會嫌別人心狠麼?這可眞是笑話了!」

曉梅姑娘道：「娘，這是眞的。」

史太君冷笑道：「卜窺宇是做個樣子給你看的吧!」

蕭秋風道：「師母，這倒不一定……那卜老丈曾有幾次機會可將徒兒、曉梅妹妹和雷三叔的兒子雷嘯天大哥置於死地，而他却沒有那麼做呢!」

史太君聞言嘿嘿一笑道：「傻孩子，這一點做作，就可以證明他不是壞人麼?他不殺你們，只怕還是爲了他自己吧!」

老太太的話，把大夥兒都說得怔了。

卜窺宇莫非眞的別有陰謀麼?

誰知道呢?

曉梅姑娘眨了眨眼，笑道：「娘，妳老人家有些危言聳聽啊!」

史太君笑道：「好姑娘，妳又大胆指責爲娘了麼?」

曉梅姑娘笑道：「不敢……女兒說的眞的嘛!」

史太君道：「乖女兒，爲娘在那兒危言聳聽了?」

曉梅道：「妳老人家把卜窺宇說得別有居心，我們怎麼瞧不出來呢?」

史太君大笑道：「妳們跟卜窺宇相識多久?爲娘又跟他相識多久?你們不能看透他，那還有什麼可怪呢?」

曉梅姑娘笑道：「娘，妳說卜窺宇爲他自己才不傷害我們，有什麼道理呢?」

史太君道：「諸葛亮七擒七放的故事，你們不知道麼?」

曉梅姑娘道：「女兒怎麼不知道?這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史太君道：「諸葛亮七擒七放，才使孟獲心悅誠服，永不西侵，蜀中乃安寧，而卜窺宇對你們則不到七次，就已收服了你們，使你們忘了殺父弒母的大仇，而不再與他爲敵，這等居心，還不狠毒嗎?」

曉梅失聲道：「這樣的麼?娘，女兒倒眞沒想到!」

蕭秋風心中却在自語道：「這也不見得是什麼惡毒啊!卜老丈也不過是想把寃仇化解而已!」

但是，他可沒有敢說出口來。

史太君此時已冷冷一笑道：「乖女兒，卜窺宇爲了破除你們復仇之心，使你們忘了父母血仇，而爲武林知者不取，這等心地還不狠毒麼?」

這倒是眞的!倘若那卜窺宇果眞如此用心，那也未免太狠些了。

蕭秋風聽得不禁呆了一呆。

曉梅姑娘秀眉一揚，笑道：「娘啊，想不到這卜老丈居然用心這等深……」

曉梅姑娘話音一頓，伍仇接口道：「嫣，孩兒與蕭大哥去趟南海好不好?」

史太君道：「何時起程?」

伍仇道：「即日起程!」

史太君搖搖頭道：「孩子，你太急燥了!」

伍仇道：「若不趕快，豈不要給卜窺宇藏匿的機會了麼?」

史太君道：「孩子，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啊!」

話音一頓，向蕭秋風道：「賢侄，那艾天齊的事，你怎麼打算?」

蕭秋風悚然一驚，應聲道：「這……弟子向未作最後決定!」

他這等說法，未免是有些令人意外得很。

尤其是伍仇。

他不止一次聽到蕭秋風的意見，要自己對艾天齊決不可視作仇敵。

此刻自己的母親問他，他怎麼會說未作決定了?

史太君聞言，低聲道：「賢侄，艾天齊本身爲人的好壞，老身不便置評，但是，在你對艾天齊有什麼行動時，你應該留心到他曾經爲你替死……」

蕭秋風道：「弟子沒有一日或忘。」

史太君道：「賢侄，你既有此心，怎地還未作決定呢?」

蕭秋風道：「師母，弟子原來是決心不去傷害艾三弟的!」

史太君道：「孩子，你這樣想，是對的!」

蕭秋風忽然嘆息一聲道：「師母，弟子近日忽然覺出艾三弟他……」

史太君道：「可是艾天齊並非昔日的替身?」

蕭秋風搖頭道：「那倒不是。」

史太君道：「孩子，什麼事讓你這等難以措置呢?」

蕭秋風尚未答話，伍仇已搶着笑道：「娘，大哥是因發現又有幾個大魔頭重入中原武林，在大哥的猜想之中，這批人可能是艾天齊弄來的。」

史太君問道：「什麼魔頭?他們都是誰?」

伍仇說道：「是『長山八島』上的七魔!」

史太君也似頗爲意外的道：「是『八冥天王』李化雨麼?」

伍仇道：「可不正是他們?」

史太君聞言，忽然沉吟不語。

「黑怪無常」施藩陡地冷哼道：「李化雨怎麼重入中原?」

神手仙翁陳飛則笑道：「史大姐，看來這事果然有些麻煩呢!」

史太君目光亮了一亮，沉聲地說道：「他們大概知道『十君子』已然不在人間了。」

陳飛道：「否則，諒他們也不敢如此大膽了。」

陳仙翁話音一落，史太君立即笑道：「陳兄，難道你不覺得他們太目中無人了麼?」

陳飛笑道：「兄弟果然這麼想!」

史太君道：「想那『十君子』雖然已歸道山，但是『羅浮宮』的人，可並沒有半身不遂!陳兄，咱們可能又得下一次山了!」

陳飛聞言哈哈一笑道：「史大姊可是靜極思動?」

史太君笑道：「陳兄，老身近年悟出一種降魔刀法，自信頗有威力，惜乎無人夠格試刀，難得他們出山，倒替老身解決了這一個難題了。」

伍仇笑着問道：「娘，你老可是要下山?」

曉梅姑娘也笑道：「娘，有妳老出面，魔教人物，又有何可怕?」

史太君笑道：「孩子，你們倒眞是替爲娘捧場得很!」

曉梅姑娘笑道：「本來應該捧!女兒不捧娘的場，那該捧誰啊?」

史太君大笑道：「乖女兒，妳這張小嘴，眞能把死人說活……」

伍仇笑道：「娘，妳老人家眞要下山去?」

史太君道：「怎麼?你可是不願爲娘下山?」

伍仇笑道：「兒子不敢!只是……」

史太君道：「只是什麼?還不快說出來?」

伍仇道：「孩兒覺得對付那『長山七魔』還用不到妳老親自動手。」

史太君笑道：「好兒子，你是說有你就夠了麼?」

伍仇說道：「不敢!兒子認爲以蕭大哥的『萬應神功』，已足可制服這批魔頭了。」

史太君笑道：「爲娘相信得過，但爲娘仍然要下山一行。」

伍仇笑道：「孩兒並非阻止娘下山，只是不想勞動妳老出手而已。」

史太君笑着向陳飛等三老道：「你們瞧，這兒子多孝順!唉……」

陳飛大笑道：「伍世兄這等用心果是可敬。」

伍仇道：「陳老也挖苦晚輩了。」

此時，史平忽然笑道：「大表哥，這回你肯不肯帶我下山?」

伍仇笑道：「這個……愚兄可作不了主。」

史平目光轉向史太君，可憐兮兮的笑道：「姑媽，求求妳老……」

史太君大笑道：「孩子，這回下山，除了留下幾個看守宮門之人，其餘的可都得去，你當然也包括在內的了。」

史平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

史太君目光轉向蕭秋風道：「賢侄，七魔諸人眼下何在?」

蕭秋風道：「據弟子接獲通知，他們出現在泰山狄家堡。」

史太君說道：「好遠啊!」話音頓了一頓，又說：「孩子，他們在泰山幹什麼呢?」

蕭秋風道：「據說是爲了宋相賈似道的『東山藏寶』之事……」

史太君微微一驚道：「那賈似道的『東山藏寶』已然出現了麼?」

蕭秋風說道：「業已被狄家堡中人尋獲……」

他迅快的將商必利與狄文青的事說了一遍。

史太君聞言了一呆道：「這商必利居然瞞了老身這麼久，沒能瞧破他的爲人，

不可謂爲心機不深的了……唉！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來眞令老身恨煞。」

伍仇忽然道：「娘，那商必利可是騙了妳老了？」

史太君笑道：「他敢？」

曉梅姑娘應聲道：「娘，那妳老人家又何必恨他呢？划不來啊！」

史太君笑道：「乖女，爲娘不會生氣的，妳別担心！」話音至此一頓，笑向史平道：「平兒，你相信姑媽的話了麼？」

史平連忙站了起來，低頭道：「平兒知罪了！」

知罪？這句話可把伍仇聽楞了。他忍不住脫口道：「娘，平弟做錯了什麼事了麼？」

史太君道：「這孩子不聽爲娘之言，硬要將那姓商的留在宮中，當年收留商必利之日，平兒還向爲娘一再表示，那姓商的乃是一位武功卓絕，心地善良，待人和氣的武林豪客呢！」

史平低聲道：「孩兒知錯……」

史太君笑道：「平兒，姑媽並沒有怪你，只是要你記住，以後決不可以外貌看人，那姓商的雖然外表一團和氣，但是他目光不正，姑媽早就知道他心術太壞，所以才曾要你將他逐出本宮，可惜你不肯相信……」

史平連忙應聲道：「姑媽，平兒今後不會再犯了！」

史太君笑道：「平兒，你的爲人太耿直了，今後可也得學點心機才好，否則姑媽就不放心讓你出外行走了！」

笑聲忽然轉爲長嘆，又道：「平兒，你也是姑媽一手扶養長大的，如果你吃了什麼苦，叫我如何對得起那死去的二弟夫婦？」

史平聞言，眼中出現了淚光。

伍仇看了看史平，低聲道：「娘，平弟已經記下了，妳老人家不要再生氣難過了。」

史太君微微一嘆道：「孩子，爲娘並未生氣……只是想起二弟夫婦被『十君子』誤解，終至葬身異域，心中有些難過而已。」

老太太此言一出，蕭秋風等一干十君子後人，可就臉上變了色了。

曉梅姑娘脫口道：「娘，『十君子』莫非跟平弟的老人結了怨麼？」

史太君聽得長嘆一聲道：「結怨倒沒有，只是出於他們不把爲娘的兄弟史彌遠看作正道人物，逼得他夫婦遠走西藏，而埋骨雪山……」

蕭秋風失聲道：「這怎麼會？」

史太君看了蕭秋風一眼道：「孩子，你爹自是不會，但是，別人可就不見得了！孩子，你可知道老身兄弟的名號麼？」

蕭秋風搖了搖頭，說道：「弟子淺見得很……」

史太君道：「孩子，武林中有位『黃泉魔王』史彌遠和『幽冥魔女』唐燕萍，你二叔對你提起過嗎？」

蕭秋風聽得大吃一驚。

他可眞沒想到那武林中呼爲「鬼影雙魔」的兩位大魔頭，竟然是自己二叔兼恩師的內弟夫婦。

他怔怔的道：「弟子聽二叔說過！」

史太君道：「賢侄，你二叔的口氣如何？」

蕭秋風被史太君問得訥訥應道：「這……這……二叔他……」

半晌，他沒說出下面的話來，因爲當年二叔說的話，叫他此刻難以說出口來。

是以，他訥訥地吞吞吐吐。

史太君忽然笑了：「賢侄，你二叔一定把他們狠狠地罵了一頓。」

蕭秋風苦笑一聲，道：「師母，二叔並沒有罵。」

史太君道：「沒有罵？」

這位老太太似是有些兒不大相信。

蕭秋風道：「師母，二叔果眞沒有罵，不過，他老人家只是說，說……那『鬼影雙魔』的手段太狠毒！」

史太君淒然地笑道：「這倒眞難爲他了……」

伍仇忽地截口道：「娘，爹跟舅舅吵過架嗎？」

史太君搖頭道：「沒有！」

伍仇道：「那……爲什麼爹對舅舅不高興呢？」

這可正是蕭秋風想知道的。

史太君道：「孩子，這話說來就話長了。」

伍仇道：「娘，妳老爲什麼不說出來呢？」

史太君搖了搖頭道：「往事只堪哀，孩子，提他作甚？」

曉梅姑娘忽然低聲笑道：「娘，這些事情，你如是能說出來，只怕對我們這些晚輩有很大的啓示，帮助我們更淸楚的了解人性……」

伍仇也道：「娘，是非自在人心，妳老爲何不說明白呢？」

史太君低嘆了一聲道：「爲娘不是不說，只是說起來徒增無限思戀之情……」

陳飛忽然一笑道：「史大姐，杯酒敍舊，旣可賞心樂事，也能增長年輕人見識，妳又何不痛快的說將出來，要他們也知道，天下有許多事情是不可聽信片面之詞的。」

「黑怪無常」也冷冷笑道：「史大姐如果不肯說將出來，只怕武林之中再也沒有別人願意爲史兄夫婦的疼苦作一番洗白了。」

聽這兩位老人的意思，是要史太君爲「鬼影雙魔」表白一番。

史太君仍在沉吟未語。

蕭秋風忽然笑道：「師母，妳老還是說出來吧！弟子相信，十君子縱然在此，他們也不會怪師母瞧不起他們的。」

史太君聞言，怔了一怔。

她目光在伍仇和伍重遠臉上一轉道：「仇兒和遠侄跟蕭盟主講過什麼話嗎？」

伍仇、伍重遠同時搖了搖頭道：「沒有！」

史太君道：「眞的沒有？」

伍氏兄弟道：「孩兒等確是未曾跟大哥提過妳老人家的事！」

史太君看了蕭秋風一眼，笑道：「賢侄，你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蕭秋風笑道：「師母，二叔曾經向弟子說過一件事！」

史太君道：「什麼事？快說出來！」

蕭秋風道：「二叔曾告訴弟子，當年十君子中，就有九位與史大俠夫婦有過節，弟子不知道這是不是眞的？」

史太君道：「你二叔沒說錯，老身記得，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與老身的兄弟夫婦有過糾紛！」

蕭秋風道：「師母，二叔說『霹靂震天』雷鳴三叔、『寒山狂客』强仁四叔、『朝陽神叟』展朝陽五叔、『天玄劍叟』尙陽和七叔，『東籬醉俠』過不取八叔和最後一位『九魂魔鈴』卜窺宇，都跟史前輩動過手！」

史太君笑了：「孩子，實際上只有六個人跟老身兄弟不睦！」

蕭秋風道：「師母，這七位叔叔中，可是那一位是二叔說錯了？」

史太君笑着伸手拉住在旁已經很不安的過曉梅笑道：「乖女兒，妳聽說妳爹跟平兒的父親有仇，可是心中很不安麼？」

曉梅姑娘道：「娘，女兒眞不知該怎麼說才是……」

史太君笑道：「姑娘，乖女兒，妳不必心中不安，妳們那位伍二叔可就是說錯了令尊，過不取從來沒有跟史彌遠見過面的。」

曉梅姑娘本來在聽到蕭秋風說出「十君子」中與「黃泉魔王」史彌遠，「幽冥魔女」唐燕萍夫婦有怨的人中，竟然有自己的父親「東籬醉俠」過不取時，心中確是不安已極。

但是，當史太君指出自己的父親並不曾與史家結怨以後，她頓時從心底高興得咯咯笑了起來。

「娘啊！女兒眞是白担心了。」

史太君笑道：「這只怪妳伍二叔說錯了……」

蕭秋風笑道：「當年弟子並不知道二叔就是十君子之一，所以，並未在意……而且……而且……弟子還覺得……」他突然住口，不往下說。

史太君笑道：「賢侄，你爲何住口不說？」

蕭秋風道：「師母，弟子當年的想法，委實很可笑，是以不說算了。」

史太君笑道：「賢侄，你不說老身也知道。」

蕭秋風漲紅了臉道：「師母，弟子年幼無知，尙求師母莫要見怪。」

史太君笑道：「賢侄，老身不會怪你的，當日你，一切唯命是賴，你二叔旣是向你吹噓『十君子』的俠義行爲，在你心中，自然會把『十君子』當作了聖人一般！凡是與十君子作對的人，在你心中，當然都是壞人了，這本是不足爲怪之事。」

蕭秋風道：「多謝師母見宥……」

史太君笑道：「提起昔年之事，說起來也怪不得『十君子』！」

蕭秋風聽得心中微喜。

因爲，他最担心的是這位老太太說恨於十君子，而她此刻這句話，就已說明她已不再固執自私了。

史太君語音一落，「黑怪無常」施藩一旁冷哼道：「史大姐，這也怪不得史兄弟吧。」

史太君道：「施兄，眞說起來，這只是一種誤會而已。」

施藩笑道：「縱然是誤會，其過也不在史兄弟夫婦。」

這位「黑怪無常」施藩彷彿對十君子很不欣賞。

史太君點了點頭，向蕭秋風道：「賢侄，這位施兄所說，乃是平心之論！」

蕭秋風道：「弟子相信！」

史太君道：「當年『十君子』所以與老身的兄弟夫婦結怨，乃是起因於舍弟伉儷在嵩山少林寺內，傷了中原武林人物，你二叔告訴過你麼？」

蕭秋風道：「二叔沒有提過。」

史太君道：「那已經是四十年以前的事。」

一聲長嘆之後，史太君才低聲說道：「老身與你二叔結婚後不久，正連袂行道江湖，爲天下不平之事，作那刀頭舔血的義行……」

陳飛哈哈一笑道：「史大姐與伍二俠的英姿，當年可眞迷壞了不少武林中的少年男女！」

史太君臉上掠過一絲淡紅的光彩，笑道：「陳兄見笑了……」話音一頓，又道：「就在老身與你們伍二叔遠在關外之際，舍弟夫婦也踏入了中原。」

曉梅姑娘笑道：「娘，叔叔和嬸嬸來中原幹嗎？」

史太君笑道：「乖女兒，他們一身武功，不在『十君子』之下，總不能永遠蟄居百粵之地，老死深山之中啊！」

曉梅姑娘笑道：「娘，誰說要叔叔跟嬸嬸老死羅浮了？女兒只是想知道叔叔嬸嬸同往中原，可是爲了什麼特別的事而去的。」

史太君道：「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他們夫婦只是想以武會友，交上一些中原道上的武林高人朋友而已！」

曉梅姑娘道：「娘，他們怎會又在嵩山少林傷了人呢？」

史太君道：「這個可就怪中原武林道上的許多朋友太眼皮子淺薄了！他們都瞧不起你叔叔和嬸嬸呢！」

曉梅姑娘道：「娘，那是那些人？有沒有十君子中人？」

史太君說道：「沒有！當時在嵩山少林正有一個武林人物的聚會，這個聚會的用意，原本是爲了對付藏邊的一位大魔頭的。」

曉梅姑娘笑道：「娘，女兒知道那位魔頭是誰？」

史太君笑道：「妳知道麼？誰告訴妳的？」

曉梅姑娘道：「是卜老丈！」

史太君道：「那卜窺宇倒是大方得很！姑娘，他告訴了妳那位魔頭是他的什麼人沒有？老身相信他會說的。」

曉梅姑娘笑道：「卜老丈說過了，那位魔頭是『毒手摩什』玄幻禪師，乃是『九魂魔鈴』卜老的師叔！」

史太君笑道：「不錯，正是那個老禿驢。」

曉梅姑娘道：「娘，中原武林爲何要在嵩山聚會，對付玄幻呢？」

史太君道：「這是因爲玄幻禿驢，要霸佔少林寺。」

伍仇失聲笑道：「娘，這和尚倒是個妄想吹簫的螞蟻，口氣不小啊！」

史太君聽得大笑，說道：「仇兒，你幾時也學會了說俏皮話了？其實，那玄幻和尚的武功，比之少林掌門心禪可强得多了。」

伍仇笑道：「那和尚武功再高，他總不能强着趕走少林掌門，而讓自己竟當起了中原武林第一大派的掌教吧！」

史太君笑道：「可不就是如此麼？否則，那玄幻和尚就要血洗少林！」

曉梅姑娘笑道：「玄幻和尚有這份能耐麼？」

史太君道：「有！以玄幻武功，想血洗少林並不爲足爲奇！」

曉梅笑道：「娘，少林寺可是想聚集中原武林道上的高手，來共同對付『毒手摩什』玄幻和尚嗎？」

史太君道：「正是如此，但却想不到舍弟夫婦也瞎打瞎撞，趕到了少林，這才引起了一場無妄之禍來！」

曉梅姑娘笑道：「娘，叔叔和嬸嬸可是不同意他們對付玄幻和尚，而帮着那玄幻和尚講話麼？」

史太君笑道：「丫頭，妳以爲妳那叔叔嬸嬸名號上有了個『魔』字，就帮着『毒手摩什』玄幻和尚講話麼？」

曉梅姑娘的玉面紅了。

她可眞是這麼想的。

史太君話音一頓，笑道：「乖女兒，妳別不安，爲娘並未怪妳。」

曉梅姑娘低聲道：「娘，女兒知道自己想錯了。」

史太君笑道：「姑娘，恐怕還不止妳呢？」

老太太目光在羣小身上一轉，連伍仇、史平都低下了頭。

陳飛適時笑道：「史大姐，這可也難怪，他們心目中都有着先入爲主的偏見，尤其是沾上一個『魔』字，就難免令人誤解了。」

史太君長長嘆息一聲，接說道：「陳兄，若非是那個魔字，大概少林之戰也不會發生了，以後與『十君子』也就不會結樑子了。」

陳飛笑道：「大姐，這大概是天命如斯……」

史太君搖頭道：「老身可就不信天命，當年中原武林朋友要是不以異心對待舍弟，又怎會弄得他夫婦一怒之下，出手却誅與會的卅六友？」

陳飛笑道：「當年之事，老朽曾經目睹，那些武林高人的氣燄，也實在叫人受不了，老朽若非在暗行之時因老王爺諄諄告誡，恐怕老朽就先忍住了。」

史太君低聲一嘆，道：「先父就是怕舍弟個性太燥，才要陳兄陪同他們前往，老身倒料不到陳兄說了實話，你幾乎先冒火了！」

陳飛聽得大笑道：「大姐，這事要是『羅浮鬼王』史堅王爺在世之日知道，只怕老朽少不得要面壁三年了。」

史太君笑道：「先父不會處罰你老哥的。」

陳飛笑道：「這可不一定……」

蕭秋風直到此刻才知道伍二叔的老丈人乃是武林當中被稱爲第一魔頭的「羅浮鬼王」史堅，怪不得十君子都忌諱提起二叔的夫人之事了。

史太君此時笑道：「陳兄，那時舍弟和弟婦能忍那麼久，可也眞不容易啊！」

陳飛笑道：「那回可眞難爲了史兄弟夫婦，若非長白派的長老們說的話太難聽，那場血戰可能就不會爆發。」

史太君笑道：「據說長白五老當日全部喪生，眞的麼？」

陳飛笑道：「長白五老，天山雙劍，崆峒七子、崑崙四佛，加上長江十傑，少林三僧，美滄二俠，黃河二鬼，一共是三十六位，全部命喪少林羅漢堂中！老朽一想起那場血戰，就不禁爲『羅浮神刀』叫絕！」

史太君笑道：「陳兄，『羅浮神刀』向來一招克敵，據舍弟告訴老身，他當日一共拔刀出鞘卅七次，但不知誰要他費了兩刀。」

陳飛笑道：「是少林三僧中的心印大師。」

史太君笑道：「少林心印倒是夠得上料了。」

陳飛笑道：「當時那卅六名高手授首以後，其餘的人都呆若木鷄，連一個人也不敢動了，那情景是人生難得一見！」

史太君道：「陳兄，盛況難得一見倒事小，舍弟夫婦被先父追回宮之後，面壁五年的罪可眞受得不小。」

陳飛嘆息道：「老王爺也眞是狠得下心來，五年面壁之餘，還須逼着史兄弟夫婦遠去藏邊大雪山，監視『毒手摩什』玄幻和尚，不許他們踏入中原一步……」

史太君道：「這可就是十君子惹出來的事了。」

曉梅姑娘插口道：「娘，這與十君子有什麼關係麼？」

史太君道：「先父在獲悉舍弟在中原血濺少林之事，大爲震怒，就派人前往中原，飭令舍弟夫婦返回羅浮！」

曉梅姑娘笑道：「娘，那也扯不上十君子呀。」

史太君道：「就在先父派人進入中原之時，舍弟夫婦已與十君子中的雷三弟，展五弟兩人動過手了。」

曉梅姑娘「哦」了一聲道：「是誰贏了？」

史太君道：「未分勝負！以當時情形而論，雷三弟比舍弟要稍爲高明一些，但是展五弟却並不比弟妹强，所以，雷三弟就有了顧慮，四人才打了個平手，結果是爲娘與二叔趕去，才勸開了他們。」

史太君話音轉了一轉，又道：「舍弟夫婦在起程回返羅浮之際，在北上又碰上了强四弟、尙七弟，和卜窺宇，結果又是一場血戰。」

伍仇脫口道：「舅舅輸了沒有？」

史太君長長一嘆道：「你舅舅勝了卜窺宇，尙七弟兩人，却在强四弟的劍下負了一點輕傷，若非陳飛兄在側，只怕舍弟定然不易脫身。」

陳飛笑道：「史大姐，妳是在捧老朽麼？」

史太君笑道：「陳兄，他們若非得了你這『璇璣客神手仙翁』的名號，只怕卜

窺宇就放不過舍弟夫婦二人。」

陳飛笑道「大姐，憑卜窺宇還傷不了史兄弟的。」

史太君長嘆一聲道：「這倒是眞的，卜窺宇當年果眞不是舍弟之敵。」

曉梅姑娘忽然道：「娘，就是這個原因，爺爺才要叔叔嬸嬸到藏邊去的嗎？」

史太君道：「只是這個原因，面壁五年已經足夠了。」

曉梅姑娘笑道：「還有什麼事與十君子有關？」

史太君又是一聲長嘆道：「可不是？十君子找上門來了。」

曉梅姑娘驚「哦」了一聲道：「他們找上羅浮來了？」

史太君道：「雷三弟、强四弟、展五弟、和尙七弟四人，率領了各大門派高手，突然連袂來到羅浮，向先父大興問罪之師，各大門派更是口口聲聲，要舍弟替經已死去的卅六位高手償命……」

悠然一聲長嘆，史太君忽然大聲道：「當日若非雷三弟老成持重，只怕又是一場血腥的屠殺了。」

曉梅姑娘道：「三伯父可是不許別人動武？」

史太君道：「虧得三弟知道先父的能耐，一力阻止那各大門派的長老，不許他們妄動，否則只怕他們也離不開羅浮。」

曉梅笑道：「娘，爺爺武功有那麼强麼？」

史太太君道：「傻丫頭，試想妳那叔嬸在少林連斬三十六高手的武功，就不難想到妳爺爺的武功如何了。」

曉梅姑娘道：「結果呢？又怎會弄成要叔叔嬸嬸去到藏邊？」

史太君說道：「這是你乾爺爺主動提出來的，當然，這也是因爲雷三弟的老成持重和强四弟的伶牙俐齒才說服了妳乾爺爺。」

曉梅姑娘笑道：「娘，强四叔比女兒還會講話麼？」

史太君笑道：「妳强四叔要跟妳比，還差得的多呢。」

拍着曉梅姑娘的粉腮，又道：「妳那乾爺爺盛怒之下，向妳雷三叔許下了諾言，五年面壁期滿之日，就派你叔嬸前去藏邊，誅那『毒手摩什』！」

曉梅聞言笑道：「娘，叔叔和嬸嬸難道門不過那玄幻和尙麼？不然，叔叔和嬸嬸怎麼一直守在藏邊，直到死在是處！」

史太君道：「乖女兒，那『毒手摩什』的武功，跟妳叔叔不相上下，那正是妳叔叔面壁五年，苦修精進，才能有此火候呢。」

曉梅姑娘「哦」了一聲道：「女兒明白了。」

史太君道：「妳眞是個鬼精靈，妳明白了什麼？」

曉梅姑娘道：「大概是未分勝負之前，雙方一個不許進入中原，一個不肯返回羅浮，娘，女兒猜的對不對？」

史太君笑道：「算是讓妳猜着了。」

曉梅姑娘笑道：「娘，叔叔又怎會喪身藏邊呢？」

史太君道：「那是平兒出世後的第三年，妳乾爺爺忽然去世，妳叔叔嬸嬸帶着平兒回來奔喪，就把平兒交給了爲娘，他們回到西藏以後，與『毒手摩什』就作了決不死不休的約戰，結果，苦戰三日三夜，兩人在比鬥內力之中，同告力竭，吐血而亡……」

史平忽然失聲痛哭！

史太君長嘆道：「平兒，丈夫有淚不輕彈，你忘了麼？」

史平聞言，果眞强忍悲聲，擦着淚應道：「平兒不敢忘記！」

話是說了，但那兩顆珠淚，依然滾了下來。

史太君搖了搖頭，凄然說道：「平兒，拿出英雄氣概來……」

史平乾咳了幾聲，果眞不再哭了。

曉梅姑娘適時道：「娘，嬸嬸呢？回來了麼？」

史太君道：「妳那嬸嬸在收殮了叔叔以後，就殉夫而死！」

曉梅聽得睜大了眼。

一千小俠，無不爲之長嘆唏噓！

史太君看了蕭秋風一眼，低聲道：「孩子，這些事你可是明白了？」

蕭秋風道：「弟子明白了！」他目光一轉，忽然向伍仇道：「賢弟，長輩的事，是非得失，愚兄以爲不應該再計較了！倒是關於艾天齊與卜老丈，我們得仔細的計較一番才是。」

伍仇說道：「小弟一切唯大哥馬首是瞻！」

蕭秋風道：「賢弟，師母旣決定下山，她老人家一定有了決策，愚兄由於艾三弟之事，已然顯得有些方寸已亂之感。」

史太君笑道：「賢侄，關於艾天齊的事，不妨押後些時！」

蕭秋風道：「弟子也是這麼想！」

史太君道：「眼下第一件要解決的事，便是找那『黑石船』和卜窺宇！」

曉梅姑娘笑道：「娘，那『黑石船』究竟是什麼東西打造的的呢？眞是石頭刻出來的東西麼？」

史太君道：「也算是，也算不是！」

曉梅姑娘一怔道：「娘，妳這是怎麼說的。」

史太君說道：「黑石船一共有兩個，一個是石頭刻的，而另一個却不是石頭刻的。」

誠然，石頭刻的船，又怎能在海上行走？

曉梅姑娘恍然一笑道：「原來這樣的吻……」

史太君道：「眞正在水中行走的黑石船，乃是用一種名叫『鐵石木』的木料所打造，由於這種木頭生來不但內外全是黑色，而且，其堅硬程度，不下於鐵石，所以叫做『鐵石木』！」

曉梅姑娘笑道：「那石頭刻的呢？」

史太君笑道：「石頭刻的，據說是在一處山谷之中……」

曉梅姑娘竟然搶着插口道：「娘，妳老知道地點麼？」

史太君笑道：「好姑娘，妳那麼着急幹嗎？」

曉梅姑娘笑道：「女兒是在想，那石刻的『黑石船』，必然包含着古怪的事在裏面。」

史太君笑道：「當然！」

曉梅姑娘道：「娘，究竟這石船中有什麼古怪的事，妳老曉得麼？」

史太君道：「這個恐怕連蕭大先生自己也不知道呢？」

老太太此言一出，大夥兒都表露得驚訝不巳。

伍仇失聲道：「娘，那石刻的船，在那兒？」

史太君道：「你爹曾聽蕭大先生說過，好像是在秦山。」

秦山？

這可大大出乎衆人意料了。

曉梅姑娘脫口道：「娘，二叔可說過有關這石船的什麼典故麼？」

史太君搖頭道：「沒有。」

話音一頓，又道：「這石刻的船，眼下倒不必急於去找，而那艘木製的『黑石船』，却不可以讓卜窺宇佔去用作害人之所。」

蕭秋風應聲道：「師母說的是，弟子主張先去南海……」

曉梅姑娘微微一笑道：「大哥，你以爲那船還在普陀麼？」

蕭秋風道：「師母說過，那船是泊碇在普陀的。」

曉梅姑娘道：「大哥，如果卜老丈眞的去了南海的話，你想那『黑石船』還會好好的泊碇在岸邊不動麼？」

蕭秋風抓頭道：「這……倒是不可能再碇上原處了。」

曉梅笑道：「這就是了！大哥，我們還得好好的研討一下呢。」

蕭秋風笑道：「依四妹之見呢。」

曉梅姑娘要他商討，他倒乾脆反問起對方來了。

老太太可爲曉梅姑娘打抱不平了，微微一笑道：「賢侄，這事是要大家商量，你怎麼認爲梅兒會巳經先有了主意呢？」

伍仇插口笑道：「你們瞧，娘在護着四妹呢！」

史太君笑道：「你們刁難她，爲娘自然要幫着她講話嘛！」

曉梅姑娘笑道：「娘，妳老人家倒別理會他們，他們難不倒女兒的。」

話音一頓，又道：「大哥，不管那卜老丈是否巳然駕船何往，普陀方面，却不能不派人前去查探，否則，我們又怎能知那『黑石船』駛往何處？」

蕭秋風笑道：「照四妹看，我們還是要去一趟普陀？」

曉梅姑娘笑道：「不必！我們啓程之前，先以飛鴿傳書，請總管在金陵派人馳赴普陀，如果此事能由『神通雙俠』自己去查，必能獲得可靠的回答，這樣旣不躭誤我們的行程，也減去不少惹人耳目的忌諱！」

蕭秋風笑道：「此計倒是可行。」

史太君笑道：「賢侄，事不宜遲，你就趕快修書，老身立即派人送往惠州城內的『天下武林店』，這樣在我們三日後動身之時，金陵方面，大概也巳派人去了南海，依老身算計，我們行抵粵閩交界之處，就可以得到回音了。」

老太太話音一頓，又道：「賢侄，你跟他們到書房去吧，從明天起，三日之內，老身要指點梅姑娘兩種武功，你們也不必向我請安了。」

蕭秋風恭聲應道：「弟子遵命。」

一干少俠，隨同蕭秋風肅立向史太君長揖，恭送老太太和曉梅姑娘等人，姍姍穿出斂軒，回至後宮而去。

伍仇微微一笑，向蕭秋風道：「大哥，咱們到書房去。」

史平笑道：「盟主大哥，兄弟和這幾位前輩得去打點一下宮內瑣事，恕小弟不陪盟主大哥去至書房了。」

蕭秋風忙笑笑抱拳道：「不敢，史兄請便。」

說着，又向陳飛等三位老人一禮。

史平等人去後，伍仇這才領着蕭秋風、伍重遠、木頭僧等一行，逕向左側的一處竹園的書房。

行走之前，木頭僧忽然道：「盟主大哥，留在雷家堡的衆家兄弟，是不是也要他們前來金陵一晤？」

蕭秋風笑道：「是了，木兄弟若不提起，愚兄倒幾乎忘了，待愚兄在書信之上加上一筆，請他們於日內立即趕赴金陵相會便了。」

× × ×

第四天的清晨。

羅浮宮前，浩浩蕩蕩的走出了一羣人人和一枱軟轎。

這些人便是：史太君、過曉梅、蕭秋風、伍仇、伍重遠、木頭僧、陳飛、施蕃、方雷，以及在金陵露過面的「方外雙絕」中的「瀞海駝僧」，與另一絕「蓬萊痴道」。

隨在史太君軟轎旁邊，是四名佩劍的丫鬟。

加上了兩名轎夫，和那位史平的小廝「小黑炭」，一行多達十九名之衆，在留守莊中的人恭送之下，向山下邁步行去。

當天的黃昏，抵達了惠州。

他們旣然並非十分緊急，是以一路行來，十分悠閒，直走了五天，方始到達粵閩交界的平遠。

奇怪的是，平遠「天下武林店」並未獲得金陵總店方面傳來的任何訊息。

史太君不禁笑向羣小道：「老身這一回可算走了眼了，乖女兒，那『神通雙俠』兩人的辦事能力，可靠得住麼？」

曉梅姑娘笑道：「聞、金二俠處事之才，可謂也無其匹，娘放心吧，依女兒的想法，不出十日，定可得到回音。」

史老太太笑道：「那我們是在平遠等？還是再向前走？」

曉梅姑娘胸有成竹般的笑道：「娘，咱們還是向前面走，邊走邊等多好！」

史太君笑道：「我們的行程，金陵方面能知道麼？」

曉梅姑娘笑道：「天下武林店的消息傳遞，十分迅捷，女兒相信，我們每一站的行程，聞、金二俠必然瞭如指掌！」

史太君笑道：「既是如此，咱們還是這等依着旣定行程走吧……」

一行人在平遠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向福建省內行進。

直到第九天的正午。

他們正準備打松溪城關之外繞道而過，轉奔浙江邊界，突然一騎快馬，自城內

向一行人馳來。

馬上之人，赫然竟是聞文。

蕭秋風眼力過人，在半里之外，他就看出了聞文，是以，他策馬迎了過去，並迅快的領着聞文過來拜見史太君。

一行人在城外的路上停下來。

聞文見過了太君問安以後，立即說道：「晚輩接獲盟主手示，當即請金兄弟坐鎭金陵，由晚輩單身匹馬，趕赴南海，買舟駛向普陀。」

史太君笑道：「聞大俠，那『黑石船』是否泊在普陀後山的潮音洞下？」

聞文點頭道：「『黑石船』仍然泊在潮音洞下。」

史太君笑道：「聞大俠，你發現了『黑石船』，就不該離開了。」

聞文知道老太太的意思，是怪自己爲何不在那兒坐守，倘是卜窺宇藏在船上，自己離開之時，對方如果啓碇他駛，豈不是徒勞心血了麼？

但聞文却早有安排，聞言恭聲道：「晚輩巳然派人在船側伺候，老前輩大可放心。」

史太君笑道：「聞大俠，你不是說單人匹馬的去普陀麼？」

聞文笑道：「普陀乃是我佛勝地，『天下武林店』在該處雖無分店之設，但普陀的『竹林寺』却是由本店派人經管，不啻亦是一所分店！」

史太君笑道：「敢情你們倒眞是分店遍佈天下了。」

聞文笑道：「老前輩過獎了。」

史太君道：「聞大俠，你派在船側的人，武功如何？」

聞文道：「此人乃是江南地帶的一位怪傑，人稱『千里獨行客』白飛虹，妳老人家一定聽說過的吧。」

史太君笑道：「白飛虹的名號，老身倒是知道，只不過早巳傳聞這位老弟巳經看破紅塵，遁跡荒山，不料他竟然也容身在『天下武林店』中而巳。」

聞文笑道：「白老果是看破紅塵，剃髮爲僧了。」

史太君笑問道：「是麼？他巳出了家了？」

聞文笑道：「白老而今乃是『竹林寺』的方丈，法諱普淨。」

史太君大笑道：「旣是白老弟看守此船，老身倒是放心了。」

聞文笑道：「若非普淨大師在彼，晚輩也不敢輕離了！」

蕭秋風此時忽然插口道：「聞兄，那卜老丈可在船上？」

聞文聽得一怔道：「卜老丈？老主人怎會在那兒？」

敢情蕭秋風在修書之時，並未述及查探「黑石船」之事，乃是爲了防止卜窺宇竊船出海爲患。

是以，聞文聞言之後，神情一怔。

這也是蕭秋風學來的乖巧之處。

他怕「神通雙俠」念起舊主之情，暗中幫助卜窺宇逸脫，故而，他不在書信之上提及卜窺宇之事。

但蕭秋風又怎料到「神通雙俠」的爲人，乃是耿直公正之人，縱然他說明了。聞、金二人也不會循私順敵的。

蕭秋風這一小心，孰料後來幾乎誤了大事。

聞文怔怔的在一旁站着，蕭秋風立即笑着說道：「聞兄，有一件事兄弟却瞞了你，心中頗爲不安，尙盼聞兄莫要見怪才好。」

聞文何等聰明，蕭秋風話音甫落，他立即笑道：「盟主兄弟，是不是你要找卜老丈？」

蕭秋風道：「正是。」話音一頓，他低聲一嘆道：「聞兄，兄弟本該在書信之上述明此事，只因兄弟一時有了私心，恐怕聞兄念及與卜老的故舊之情而暗中告知卜老，以致卜老逸去，所以，才騙了聞兄一次，當祈澗兄莫要見怪。」

聞文苦笑道：「盟主兄弟，你眞是多心了，想我聞文又怎是那等人？」

蕭秋風訕訕道：「聞兄見諒則個。」

聞文忽然大笑道：「盟主兄弟放心，聞某怎會那等小氣呢？說眞的，此事若是易地而處，只怕兄弟連請你去查探都不放心呢！」

他這一說，則把大夥兒都說得笑了。

史太君目光一轉道：「賢侄，旣是聞大俠巳來，『黑石船』仍泊南海，我們何不早些趕路，也好免得夜長夢多……」

蕭秋風道：「師母說的是，我們就急趕一程吧！」

此時，曉梅姑娘忽然一笑道：「大哥，你這一回可做錯了一件大事了。」

蕭秋風道：「四妹請指敎。」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不該瞞着聞大俠的。」

蕭秋風道：「四妹，愚兄巳經向聞兄致過歉意了。」

曉梅姑娘冷冷一笑道：「大哥，這事不是向聞大俠致過歉意就可了結的，你應該想得到，那普淨大師旣是『天下武林店』的普陀主持之人，他與卜老丈的交情一定不惡。」

聞文笑道：「姑娘說的不錯！普陀大師與卜老乃是數十年交情……」

曉梅姑娘又問道：「大哥，你明白了麼？」

蕭秋風一楞道：「愚兄不明白！」

曉梅姑娘道：「大哥，你這回多了點心，只怕反而誤事了！」

蕭秋風皺眉道：「四妹是指……」他話音未巳，聞文失聲道：「不錯，姑娘說對了！盟主兄弟你眞把事情弄糟了！」

話音一頓，突然向史太君說道：「老前輩，晚輩得快馬連夜趕去普陀才行，否則，那普大師說不定就會被卜老丈騙過去了……」

聞文話音未巳，蕭秋風也明白了，他大叫一聲道：「聞兄，小弟錯了，我伴你同去！」

雙腿一挺，人巳如同脫弦之箭，躍下馬背，風馳電掣一般，直向前路奔去。

曉梅姑娘此時忽然脆聲地喝叫道：「大哥，你莫要再鹵莽了，一錯不能再錯的了。」

蕭秋風電射而去的身形，應聲而急急的停住，他一掠而回，大聲道：「四妹，妳可是要愚兄不可先行而去普陀麼？」

曉梅姑娘道：「正是不要大哥先去。



」話音一頓，向史太君道：「娘，咱們兼程疾進，連夜趕路可好？」

史太君笑道：「那當然好！這回蕭賢侄太聰明了些，結果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蕭秋風紅着臉道：「弟子該死。」

史太君笑道：「沒那麼嚴重，孩子，上馬吧，咱們得趕快了。」

蕭秋風應聲躍上馬背，但他心中焦急得很，大聲道：「師母，何不派弟子等捨馬快行，先去普陀呢？」

史太君說道：「賢侄，你去問問曉梅吧。」

蕭秋風轉頭向曉梅道：「四妹，妳以爲愚兄不應先去，究竟爲了什麼？」

曉梅姑娘道：「大哥，依小妹猜想，如果那卜窺宇眞在普陀山中，則眼下你縱然趕去，那也是來不及的了。」

蕭秋風道：「四妹，早去一點總比遲去好啊！」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那卜老丈如是不在普陀，遲去又有何妨？」

蕭秋風道：「四妹是認定卜老丈不在普陀了？」

曉梅姑娘笑道：「那可不一定。」

話音一頓，向聞文道：「聞大俠，你在普陀逗留了多久？」

聞文答道：「屬下在普陀停留了一日夜！」

他這等稱呼，乃是因爲過曉梅昔日乃是主人的千金。

曉梅姑娘笑道：「聞大俠以後可別再這麼稱呼，而今算來，聞大俠應是『天下武林店』的眞正主人呢！」

聞文笑道：「姑娘，這可不敢當，『天下武林店』乃是天下武林人物所共有，如果有一位主人，那人應該是『武林盟主』才對！」

蕭秋風聞言忙道：「不可！聞兄別把這事拉到兄弟身上。」

史太君忽然大笑道：「聞大俠剛才這句話說的不差，賢侄，『天下武林店』的店主，照理應該由『武林盟主』兼任才是的。」

蕭秋風急道：「師母，弟子當不起這等重任。」

史太君笑道：「傻小子，這又是什麼重任？一切都由聞大俠代你主持，你頂多是掛個名而已，又有何不可？如果你連這點小事也不敢承担，這『武林盟主』的大責，你又如何挑得起來呢？」

蕭秋風被老太太問得無言可對。

聞文抱拳一揖道：「盟主兄弟，這事既蒙史老前輩決定，你就應允了吧，否則，『天下武林店』沒有店東，豈不令人笑話？」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這事你想推也推不掉的了，今天就在這浙閩官道之上，作了最後的決定，聞金二俠仍是總監督，有權處理店中一切，你掛上個名，當個店東，每年按時爲店中必需財物籌措一番就行了。」

蕭秋風聞言，先是一嘆，接着突然大叫道：「四妹，妳說什麼？要愚兄找錢供給店中支用麼？」

曉梅姑娘笑道：「怎麼？店東是白當的麼？」話音一頓，向聞文說道：「聞大俠，全店每年的支出，除了原有各地店產中的用地收成收入之外，是否尙有不足之數？」

聞文道：「全國各處三百七十九處分店，不包金陵總店在內，每年收支相抵，尙差五十萬兩白銀。」

五十萬兩白銀一年？

這可把蕭秋風聽傻了。

曉梅姑娘一笑道：「如果包括總店在內呢？」

聞文道：「約需加上一倍之數。」

加上一倍，那就是一百萬兩紋銀了。

蕭秋風連眼睛都閉起來了。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此後你每年只要籌到一百萬兩紋銀交給聞大俠，你就可以做你的太平店主人了。」

一百萬兩？蕭秋風心想，一萬兩我也弄不到。

他兩眼一翻道：「四妹，這個太平店東，我讓賢了！」

曉梅姑娘笑道：「大哥，你想讓賢也讓不了的！」

聞文適時笑道：「過去卜老丈主持店務之日，每年的差額，都是由老主人私下經營的幾個大錢莊和綢緞店中盈餘籌措，眼下這些錢莊，和綢緞莊，都擴大了門面，每年『天下武林店』的支出差額，不但不會短少，而且可能還有得多呢！」

聞文話音一落，蕭秋風長長的吐了一口氣。

他可像放下了一千斤重的担子一般。

曉梅姑娘笑道：「聞大俠何必說出來呢？你讓蕭大哥多着一點急，也免得他再有空想心事，弄得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蕭秋風聽得只好苦笑。

史太君笑道：「好個刁蠻的女兒，你蕭大哥被你作弄得夠了……」

曉梅姑娘笑道：「娘，這可怪他自己啊！他要是不對聞大俠要了個心機，眼下又那有許多要人担心的事呢？讓他自己心裏着急一番，也算不了什麼的了。」

史太君大笑道：「蕭賢侄，你明白了麼？一個人行事爲人，可眞一點大意不得，否則，就要惹上許多麻煩了。」老太太笑聲一歛，向聞文道：「聞大俠，你來此時走了多久？」

聞文笑道：「晚輩快馬加鞭晝夜未停，一共走了兩日一夜。」

老太太忽然皺眉道：「那要是像我等這麼抬了轎子，豈不要四五天麼？」

聞文道：「最快大約也得四天。」

史太君道：「太慢了……」一轉頭，向曉梅姑娘道：「乖女兒，咱們去到城裏看看可有快馬？買上九匹，咱們都換乘快馬，化上兩天一夜時間趕去吧！」

曉梅姑娘笑道：「娘，妳老也要騎馬麼？」

史太君笑道：「怎麼？妳以爲娘眞的老了？」

曉梅笑道：「女兒不敢！」她一轉話鋒，向聞文道：「聞大俠，這松溪城中可有買馬的地方？」

聞文笑道：「不必買，店中有的是千里良駒，要他們準備一下鞍韉就行了。」

（未完．卅九）

